

新世纪万有文库

越缦堂读书记（五）



李慈铭 著

由云龙 辑

虞云国 整理

辽宁教育出版社

. 49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越缦堂读书记

（五）

李慈铭 著
由云龙 辑· 虞云国 整理





辽宁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集　　部

1. 总　集　类

古谣谚　　清杜文澜辑

秀水杜文澜所辑《古谣谚》一部共一百卷。文澜以诸生从戎，今为江苏候补道，屡署两司，闻其精于词律，有补正万红友之作。此书虽体例纷糅，出入任意，然以经史子集分编，采取博洽，亦可观矣。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正月初十日

文选　　梁昭明太子选

读《文选》木元虚《海赋》。王弇州《卮言》以是赋从洪水发端，可移用之九河，不免辜负大海；结亦似未了。后之评《文选》者，俱以为不然。然细思此等大题目，起法实难。元虚从禹治九河、水尽归海着想，为海之大发源，虽似略大举小，亦避熟趋巧法也。至结处归到神仙杳冥，而又总之以包乾之奥、括坤之区、宏往纳来、何有何无等语，似亦更无余义；而读之若不满者，则礼足而词未足之病耳。或以为故留不尽之地，殊不然也。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正月十五日

文选理学权舆　　清汪师韩撰

文选考异　　**文选李注补正**　　清孙志祖撰

阅《文选理学权舆》八卷，钱塘汪师韩韩门撰，又补一卷。

《文选考异》四卷,《文选李注补正》四卷,皆仁和孙志祖诒谷撰。汪书分撰人、书目、旧注、订误、补阙、辨论、未详、评论、质疑九门,自撰人至未详,皆即李注,脊录以便检寻。评论则辑自唐迄国朝之论《文选》及注者。质疑则汪氏自记所见,以订注文之误。其于选学,可谓笃信谨守,实事求是者矣。名曰《理学权舆》者,以此为穷选理通选学之权舆也。孙氏为补辑《评论》一卷,于汪氏书中,亦时订正其失。《考异》则据潘稼堂、何义门、钱圆沙三家斠本,而更为参证异同,致称详慎。补正李注,亦古义湛然,精核不苟。世之读《文选》者,固当以此为津逮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九日

文选旁证　清梁章钜撰

终日小极多卧,阅梁氏章巨《文选旁证》,考核精博,多存古义,诚选学之渊薮也。闽人言此书出其乡之一老儒,而梁氏购得之。或云是陈恭甫氏稿本,梁氏集众手稍为增益者。其详虽不能知,要以中丞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二十五日

六朝文絜　清许梿编

阅六朝文。窃叹自来帝王能文,无如梁武帝,少以文士著名,著书至数百种。顾以英武之姿,手创基业,而晚境潦倒如是,诸子如昭明、简文、元帝,皆负异才,而夭殁僇辱,无一令终,在南北朝中,乱为尤甚,得非文字之厄耶!先儒谓高贵乡公深通经术,而死于司马昭,帝王之学,洵与文士异。余谓梁武亦然。至擅辞赋之美者,则推陈长城公、李陇西公两亡国主。余读简文、元帝诸赋,艳思绮抱,触绪纷来,亦何尝不独绝耶?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八月初七日

唐文粹　　宋姚铉编

阅《唐文粹》。《文选》体目分析，昔人以为病，《文粹》踵之，于各体中多区门类，尤近繁猥。然古人因事类文，备人取则，盖有所自；至《宋文鉴》出，而古法顿改，此亦不可不知者也。宝臣此选虽本之《文苑英华》，而别择精严，中、晚唐后朴野诡促之作，汰除略尽。今日校读其记二卷，苦无暇得毕读耳。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六月二十一日

唐诗鼓吹

读《唐诗鼓吹》。此书传出元遗山，后人疑之。钱蒙叟谓其所选皆与遗山论诗所谓高华鸿朗者印合，必非赝物。然其去取多未可解，所载许浑、陆龟蒙诸人肤俗之作尤夥。郝天挺之注尤陋，固不能无疑也。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六月初六日

唐宋元二十二家文　　明葛鼒选

坐舟至仓桥街，以洋一元买得明人葛鼒所选《唐宋元二十二家文》一部。唐四家：颜鲁公、陆宣公、李卫公、杜樊川。宋十六家：韩魏公、范文正、司马温公、范忠宣、邹道乡、二程、（合为一家）李盱江、张文潜、黄山谷、杨龟山、王梅溪、朱文公、陆象山、陈龙川、真西山、文文山。元二家：刘静修、虞道园。其去取殊未善，前有钱牧斋序文，深诋当时吾越孙氏之《评经》、楚钟氏之评《左传》，为僭妄之尤，其论甚美。又有杨维斗序。其书共二十二本，板多讹舛。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十四日

王渔洋尝欲选陆宣公、李卫公、刘宾客、皇甫湜、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之文为八家。予欲以刘、皇甫、杜、孙、皮、陆，更合元次山、独孤及、李习之、李观、欧阳詹、刘蜕为十二家

文，而以陆宣公、李卫公合王子安、杨盈川、张燕公、权文公为六家，盖皆以骈体见长者也。惜诸家集多所未备，所见者惟《唐文粹》中数篇耳。姑志此以俟异日。

十二月十五日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王士祯撰

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本，《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其谓晚年审定最谨慎之作。窃谓渔洋他选，若《古诗选》及徐迪功、高子业两家诗选，亦俱精当；《三昧集》及《十种唐诗选》，俱能成一家言；此选未必远过之。"玉楼天半起笙歌"一绝，竟至两见，亦未为精细。然名篇佳句，大略备矣。迩日偶取评点，时有独得处，因以识一时兴会所在，识力所到，不必为定评也。今日加墨讫，他日或更有所见，当续写上，亦不必他日眼力果胜今日也。但读书不辍，自有此一番境界耳。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初五日

唐贤三昧集 清王士祯撰

词章不可无考据，取近儒所论两则录之，以见此事之不易为。阎百诗氏《阮亭唐贤三昧集》云：祖咏《夕次圃田店》云"西还不遑宿，中夜渡泾水"，泾水当作京水。京水出荥阳经郑州，圃田在今开封府中牟县与关中之泾水，远不相涉。王维《宿郑州诗》"明当渡京水"可证。孟浩然《夜渡湘水》云："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浔阳当作涔阳。涔阳在岳州府澧州北七十里，湘水入洞庭，与汉时寻阳县在黄州府蕲州，东晋时寻阳在九江府德化县西者皆无涉。《河岳英灵集》正作"涔阳何处边"可证。王维诗"东南卸亭上，莫使有风尘"，卸当作御，御亭在晋陵吴大帝驻辇处，后人建亭。晋顾飏监晋陵军事，于御亭筑垒，以御苏峻。庾肩吾《乱后经吴御亭诗》"御亭一回望，风尘千里昏"

可证。又王诗"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见";两蔡州皆当作蔡洲。汉末蔡瑁居汉水之洲上,故名蔡洲,魏武帝尝造其家,在襄阳岘山东南一里,此地理之当考也。

段茂堂氏与阮芸台书云:许丁卯"溪云初起日沈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阁是谷之讹,溪云起而日轮不见,疑下沈谷中,谷与楼以实对,由溪云大起而日轮韬晦,而狂风满楼,而山雨暴至,《诗》"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三句神理,皆于此二句见之。凄凄者风满楼也。题是《咸阳城东楼》,首句"一上高楼万里愁",中联此二句皆是实景,时在楼中,故楼字不嫌复。日沈谷为远景,风满楼为近景,若作阁字,则语意晦甚,题外生枝,而又与楼复矣。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杜牧之"秋尽江南草木雕",本作草未雕,坊本尚有不误者,作草木雕便无意味矣,此误字之当校者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三日

全唐诗

再剪灯阅《全唐诗》,至刘若虚诗,遂加墨点识,且评之云:刘挺卿诗所传只十四首,钟伯敬、林古度、王贻上皆极赏之,以为字字可传。其诗多清空一气如话,却有不落色相之妙,然稍近率易。殷璠谓其气骨不逮,诚哉是言。古诗"天际南郡出,林端西江明,深林度空夜,烟月资清真"四语,最为高妙。律诗"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十字,亦有禅谛。《寄江滔求孟六遗文》一首,清气直达,却句句是律体,此境亦不易到。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二十九日

全唐诗逸　(日)河世宁辑

点阅日本人河世宁所辑《全唐诗逸》,其中佳句甚夥。第三卷所载亡名氏《海阳泉》等五古十三首,云得之藤原佐理真迹中者,其风格高逸,极似次山文房诸家,决非宋以后人所能为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二十四日

文苑英华　宋李昉等编

阅《文苑英华·书疏类》。其徐孝穆、王无功诸书,首曰徐君白、王君白,皆其后人刻家集者讳其名而但曰名,遂误为君耳。孝穆为陈武帝文帝未为帝时作与人书,尚皆曰陈讳白及陈讳顿首,岂有自称徐君者?无功虽高诞,亦不至是,盖文章无此体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月二十九日

检阅《文苑英华》。其所收赋至一百五十卷,唐赋居十之七八,陈陈相因,最无足观。中书制诰四十卷,翰林制诰五十三卷,表七十四卷,皆以当时所尚,而宋初尤重之,多足以考证史事。判五十卷,则唐代以此设科,其文虽寂寥,而不失雅驯。最可观者,书二十七卷,论二十三卷,碑九十卷,志三十五卷,可谓考据之渊薮,册府之鸿宝也。其杂文中不收柳州《乞巧文》、昌黎《送穷文》,而收沈下贤为邯郸伎李客子所作《乞巧文》,殊不可解。

十一月十三日

会稽掇英总集　宋孔延之撰

阅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凡二十卷,先诗后文。一州宅诸诗,二西园诸诗,三送贺监诸诗,四鉴湖诸诗,五兰亭古诗及前后序,附以宋人王相、王安国题兰亭康相墓颜鲁公断碑七古二首,六剡中诸诗,七五泄山诸诗,八石缴峰诸诗,九四明山诸诗,

十浙江诸诗，十一山水杂咏，十二云门寺诸诗，附若耶溪诗，十三天衣寺诸诗，十四应天寺诸诗，十五天章寺诸诗，十六禹庙诸诗，十七曹娥庙诸诗，十八寺观诸诗，十九送别诸诗，二十寄赠诸诗，二十一感兴诸诗，二十二咏人物诗，二十三唱和诗，二十四杂咏，二十五史辞（《史记·越世家赞》一首），二十六颂（李斯《秦德颂》一首），二十七碑铭，二十八记，（附唐太守题名及宋太守题名，至熙宁三年沈立止。）二十九序，三十杂文。每类皆有标目，或系以小序，而不立总目。所采自秦汉至北宋之文，其自序谓到官后命吏卒遍走岩穴，且捃之编籍，询之好事，得八百五篇，故多世所罕见。其书成于熙宁壬子，自署衔为尚书司封郎中、知越州军州事。据《嘉泰志》延之以熙宁四年任，盖代沈立者也。延之字长源，临江新淦人，庆历二年进士，历知润州、宣州，有文集二十卷，曾子固为撰墓志。有子七人，文仲、武仲、平仲，即所称清江三孔也。是书向无刊本，四库据祁氏澹生堂旧抄本录入。嘉庆丙子予姻山阴杜明经丙杰从文澜阁转抄付刻，末附札记一卷。《提要》称此书在宋人总集之中最为珍笈，精博在《严陵》诸集上；又谓其有功文献，裨益良多，诚为知言，越之人士，尤宜宝贵。惜明经所纂《拾遗》二十卷，未及刊行，今乱后杜氏藏书，悉归亡何有之乡，是书之版，亦久销毁，予特最其细目于此。故乡岩壑，按籍可稽，亦足以慰文字之古怀，通烟霞于梦寐矣。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二月初十日

古今岁时杂咏　宋蒲积中撰

阅宋人蒲积中所辑《古今岁时杂咏》抄本，曹秋岳藏书也。每卷有曹溶印，及溶一字印，皆朱文。书共四十六卷，装订为二十册，而讹舛甚多，且有空白，全不校勘，非佳本也。积中字致龢，眉山人，其本末无可考。前有自序，言宋宣献公所集《岁时杂咏》，前世以诗雄者俱在选中；然本朝如欧阳、苏、黄与夫荆

公、圣俞、文潜、无已之流，逢时感慨，发为辞章，端不在古人下，因择今世之诗以附之，名曰《古今岁时杂咏》。末题绍兴丁卯仲冬。其书自卷一至卷四十二，起元日，讫除夜，皆依节序编之；卷四十三至四十六，更以正月至十二月非关节序及有月无日之诗编次。盖皆依宋之原，第宋书止二十卷，此所取宋人诗过倍。每类皆先曰古诗，即宋所编自汉至唐也；次曰今诗，则蒲所续宋诗。于宋人如欧、宋、司马等或称公，或称谥，或称爵，又有韩资政(缜)、吕相公(公著)等皆称官，苏、黄、梅、陈等皆称字，而刘筠、杨亿、晏殊皆称名，又有豹林先生、东溪先生等称，颇无义例；不如宋选之概题姓名也。其中如本朝字，皆提行，敬字等皆缺笔，盖据宋本抄出。惜太艸艸，不足观。书贾索价甚高，至四十六金，今日以二十金谐定，然尚不值，明当退还之。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廿六日

赤城集　宋林表民编

今日少觉清爽，偶取架上宋临海林表民(逢吉)所编《赤城集》阅之，凡十八卷，皆辑台州掌故，文字大半冗漫，罕可读者。文至南宋，芜杂已甚，平生不喜鄙薄古人，要亦不能为违心之言也。表民尝续其父(名师藏，号竹村居士，以布衣终。)咏道所编《天台诗集》及陈寿老(耆卿)《赤城志》，此编所载以洪适《分绣阁记》、尤袤《玉霄亭柱记》、《节爱堂记》、唐仲友《中津桥碑》为最佳。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五月初九日

《赤城集》载元祐中天台令郑至道所作《刘阮洞记》，言洞在护国寺东北二里，斜行山谷，隐于榛莽。景祐中寺僧明照采药还，见金桥跨水，光采眩目，二女未笄，戏于水上。至道因植桃数百本，以追遗迹，由寺沿涧而上，名其涧曰鸣玉涧。涧东之坞曰桃花坞，坞北攒峰叠翠，左右回拥，中有流水，随山曲折。水尽有潭，清鉴毛发，群山倒影，浮碧摇荡。中有洞门，潜通山底，

其深不测，即寺僧见金桥之地也。名其潭曰金潭。潭之南浒，水浅见沙，中有磐石三，不没者数寸，可坐以饮。自上流浮杯盘，必经三石之间，俯而掇之，如在几案，名曰会仙石。其上三峰鼎峙，峻极云汉，东曰双女峰，西曰迎阳峰，中曰合翠峰。三峰之间，林麓疏旷，草木瑰异，左连琼台双阙之山，右接石桥合涧之水，曰迷仙坞。自坞以出，至于迎阳峰之下，有巨石偃于山腹，广袤数丈。寺僧因石为阯，构亭其上，前临清泚，瓦影浮动，鱼跳圆波，浮杯在目，名曰浮波亭。其文颇能状泉石之胜。是集所载涉台岳者甚少，惟此约略言之，灵山丽景，仿佛在目，足令羁客悦魂，逸侣企踵。

五月十四日

文章轨范 宋谢枋得撰

偶阅谢叠山氏《文章轨范》七卷，共六十九篇，皆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耑为举业设者。其选分放胆、小心二目，以昌黎《与于襄阳书》至庐陵氏《春秋》、《朋党》、《纵囚》诸论共二十二篇为放胆；以苏老泉《管仲论》至陶靖节《归去来辞》共四十七篇为小心；皆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大率韩、柳、欧、苏之文，韩文居三十二，大苏居十二，而厕入诸葛《出师表》及陶《辞》两篇，诠次无序。唯论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学韩不成，亦不庸腐，学欧不成，必无精彩。独《上范司谏书》及所选三论，气力健，光焰长。又论东坡平生作诗不经意，意思浅而味短，独《潮州韩文公庙碑诗》、《司马温公神道碑》、《表忠观碑铭》三诗奇绝，皆刻意苦思之文也，殊为当时创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言其中独《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两篇无圈点批注，似有所寓意。凡所标举，动中窍会，古文之法，亦不外此云云。今按所选如元结《大唐中兴颂序》、辛弃疾《绍兴辛巳亲征诏草跋》，皆寥寥数字，而亦收

入，殊所未解。顾元《序》标注颇精细，辛《跋》不经见，因并录之，以便吟讽也，其勾注圈点皆依样。

大唐中兴颂序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于灵武，(肃宗不受命于父而自立，与篡位同。)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太子立则称皇帝。)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天子退位，则称上皇。)於戏，前代帝皇有(盛业)(大德)者，必见于歌颂，(前代帝皇有德有功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今日无盛德有大业而见于歌颂。)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跋绍兴辛巳亲征诏书　　　辛稼轩

使此诏见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雠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

叠山以此两文入第六卷为小心，每卷首皆有小引，此卷首云：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曰：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云云。是则此卷所选，殆最留意，其第一篇即武侯《前出师表》也。《中兴颂序注》中以肃宗之立为篡，近乎苛论。灵武之举，应天顺人，唐之不亡，系此一着。宋人多诋之，迂儒不达时变，虽叠山亦不免。然其钩抉深细，于盛德大业分合处，指出微意，痕迹寂(？)然，虽声叟当日未必有此深文，而读者不可不推求至隐，此即寻间法也。稼轩以附会开禧用兵，稍损名节，然其拔贼自归，固无日不枕戈思効，即此四十六字，满腔忠愤，幡际天地间，如闻三呼渡河声矣。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月二十八日

台馆鸿章　明沈一贯辑

阅《台馆鸿章》，明万历间大学士沈文恭(一贯)所辑，而吴文

恪(道南)、邹四山(德溥)为之评点。其前有张文庄(位)及文恭两序,凡十九卷,皆明代人所作。为文十七卷,为诗二卷,分体为类,而又多分子目,琐屑糅杂,殊无伦次。蛟门阁老之文,染于当日涂饰险诡之习,而才气终不可掩。故此选虽意主应制,多取其闳肆开旸者,间或伤俗伤芜,流入江湖小说家言,而情文玮丽,名篇甚夥,且多不经人见之作,较之《明文衡》、《明文授读》等书,乃转过之。盖有明三百年古文可传世者,实为寥寥,而台阁荣世之文,则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其间铺华掞藻,尚存古风,似不如今时之专意颂扬,千篇一律。至名臣奏议,尤多犯颜强谏,无所讳忌。即下而山林小品,清言佳致,亦有可观。故裁以古作者之体格,经训之粹言,则多见绌;而就其一时人才,以甄综雅俗,抽英擢华,固亦有不容概没者也。是书板甚恶劣,鲁鱼豕亥,十而七八,盖当日坊市射利翻刻,故标题曰《三太史评选皇明台馆鸿章》云。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正月二十三日

四六法海 明王志坚撰

阅《四六法海》。此书所收颇多不常见之篇,唐四杰之作尤夥,《四库书录》颇称之。又谓其随事考证,亦皆典核。按其书中如辨死姚崇能算生张说事,谓崇卒时,说方在并州,无由得往吊,颇有见地。至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勃已以罪废,往省其父于交趾,途经南昌,遂有此作,旋即渡海溺死,年二十九,传记甚明,而志坚犹仍十四岁之妄说。是误始于王定保《摭言》,岂知其称童子者,乃对都督尊官言之,谦辞云尔。村学究造为此说,遂相传讹,志坚亦未能正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六月二十七日

皇明诗选 明陈子龙撰

阅陈卧子《皇明诗选》,卧子主张王、李之学,故所选格律可

诵,然亦有徒存腔拍者。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八月二十三日

明文授读 清黄宗羲编

阅梨洲先生《明文授读》,其子百家所编校,凡六十二卷,为奏疏四,表一,论五,议一,原考辨一,解说释一,颂赞箴铭一,疏文对答述丛谈一,书八,记七,序十四,碑文一,墓文五,哀文一,行状一,传四,赋五,经一。(蒋德璟《椰经》、《珠经》两篇)其中又各自分类。梨洲先为《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后又得徐氏传是楼所藏明集三百余家,遂增广为《明文海》四百八十卷,此乃即《文海》中择其尤者,加朱圈以授百家读之。百家乃并辑眘其父所论识之语,缀于各篇之下,间附以百家私记,而梨洲门人张锡琨为之付梓,亦间附锡琨记语。其篇中圈点,悉依梨洲原本。南雷之文,浩瀚可憙,而才情烂漫,无复持择,故往往不脱明末习气,流入小说家言。其论文主于随地流出,而谓方言语录,皆可入文。于明文痛贬前后七子,以宋潜溪、方正学、杨东里、解春雨、李西涯、王震泽、王新建、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郭江夏、钱虞山诸家为大宗,赵大洲、赵浚谷、徐天池、桑民怿、刘子素、卢次楩、吾惟可(谨)、汤若士、倪鸿宝、黄石斋、尹宣子(民兴)、李寒支、曾弗人诸家为别子。其极推者潜溪、新建、大洲、天池四家,极贬者空同、弇洲,而谓大复习气最寡,沧溟尚可附庸于孙樵、刘蜕,于二袁、钟谭则颇节取其长。于艾千子虽称之,而谓其传者当在论文诸书,他文摹仿欧阳,生吞活剥,亦犹摹仿《史》、《汉》之习气,又谓其理学未尝深思,而墨守时文见解,批驳先儒,引后生小子不学而狂妄,其罪为大。于虞山虽许以正宗,而病其不能入情。谓荆川、大洲文皆得之新建,则其宗旨大略可见。至以天池之芜俗而称为嘉靖间大作手,胜于震川,殊不可解。故所选颇泛滥驳杂,多非雅音。以先生学识之高,精

力之富，而鉴裁斯事，尚多溷淆，文章正法，固非易知者也。书中颇多范左南太守评语，字迹草率，中有及守柳州时语，盖是晚年所为。其评多致不满之辞，而议论亦未确实。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七月二十三日

阅《明文授读》，梨洲《明文案序》，言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无足怪也。其论可谓通矣。然窃有未尽者，古文为天地之元气，关乎运数。宋文最高者欧、曾、王三家，然已不能及唐之韩氏。欧、王毗于柳子厚，曾毗于李习之，苏氏老泉最胜，东坡次之，然仅毗于杜樊川，而笔力且不逮焉，子由则又次矣。遗山、牧庵皆学韩而不得其意，道园学欧而不得其神，此固气运为之，虽有豪杰之士，不能强也。至明文之病，非特时文之为害也。盖始之创为者，潜溪、华川、正学三家，皆起于草茅，习为迂阔之论，不知经术，其源已不能正。故其后谈道学者，以语录为文，其病�；沿馆阁者，以官样为文，其病霏；夸风流者，以小说为文，其病俚；习场屋者，以帖括为文，其病陋。盖流为四耑，而趋日下。国朝承之，于是四病不除而又加厉焉。道学为不传之祕，而傿之甚者，舍语录而抄讲章矣。馆阁无一定之体，而霏之甚者，舍官样而用吏牍矣。小说不能读，而所习者十余篇游戏之文；（近时一广东人缪姓者，所作曰《文章游戏》，恶劣至不可道，而风行海内已久。）帖括（此本唐人习明经科者帖经之说，明人借以言科举业。）不复知，而所仿者一二科庸滥之墨。至今日而自朝廷以及村塾之文，盖无一能成句者。其间杰出之士，非不大声疾呼而思救也，经师硕儒之所作，非不份份质有其文也，而世俗陷溺，乃至于是！且非独古文，时文亦然，夫明自嘉靖以后，时文之坏，坏于好用子史语也，好以

己意行文也。今则无论子，无论史，皆取材于一二科中之文，而意则合数十年天下数亿万人皆此意也。问之己而己不知，问之父师而父师不知，问之主司而主司亦不知，呜呼。是岂梨洲、亭林诸先生所及料者哉！吾故以为国运之忧，而时文之在所必废也。

七月二十四日

阅《明文授读》。梨洲《明文案序》谓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练，掩绝前作。而《授读》中评圭峰之文，以为逼仄，所争在句法奇险之间，非大家气象。（罗玘字景鸣，南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文肃，著有《圭峰文集》三十卷。《明史》入《文苑传》。吴人黄省曾言其为文苦思，或栖树颠，或闭一室。尝为都少卿之父作墓铭，谓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又谓崇祯时三吴以牧斋为典型，同时江右之艾千子、徐巨源，闽之曾弗人，卓荦相望。而《授读》中评钱受之文谓有五病，评千子文，谓其模仿欧阳，生吞活剥，犹王、李等之模仿《史》、《汉》。评徐巨源文，谓其赋艳丽，文则小品，皆抑扬不同。其讥千子尤甚者，以千子极诋陈大樽，而梨洲与大樽交契，故谓卧子晚年亦趋于平淡，未必为千子之所及。而圭峰则千子所推为大家，故梨洲亦驳之，然是选终未登大樽一篇，而圭峰、千子之文，入选颇夥。又千子与陈人中书，极口鄙薄，（大樽初字人中，后字卧子。）至今受者不堪，而是选亦载之，则又似未尝为大樽地。出入无定，疑是书多出主一（百家字）所为，非梨洲论定者也。所选自正学、阳明、圭峰、荆川、遵岩、震川、石斋、牧斋、天佣（即千子）数家外，虽间有可观，不过是议论好，或小品有致，求其知古文义法者，盖无一二，以此叹明文章之衰。

八月初一日

明诗综　　清朱彝尊纂

阅《明诗综》数卷。竹垞此选，最称完美，然于后七子，贬斥

太甚。沧溟仅选十八首，其七律七绝高作，多置不录。子相仅十七首，亦多遗珠之憾。子与、明卿，律绝俱佳，而竹垞尤峻诋之；徐取二首，吴取四首，弥为失平。其稍许可者弇州一人，亦多所刊落。即此后之公安、竟陵，丛诃攒骂，谈者齿冷，竹垞于中郎虽稍示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则全没其真，此尚成见之未融也。

沧溟诸君，可厌者拟古乐府耳，五古亦鲜真诣，七古高亮华美之作，自为可爱，惟不宜多取。至于七律七绝，则虚实开合，非仅浮声为贵，胡可非也。如谓其用字多同，格调若一，则又不尽然。观其随物赋形，古泽可掬，何尝不典且丽。至诗中常用好字，本自不多，陶、谢、韦、杜、王、孟诸公，何独不然？且明之高、薛、边、徐、二皇甫专长五古，比而观之，多有雷同，较其真际，亦不数见。牧斋、竹垞，于彼则誉之无异词，于此则诋之无遗力，不亦失是非之公耶！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二十七日

卧看《明诗综》。竹垞此书，精心贯择，与史相辅，余自十七岁即喜阅之，平生得诗法之正，实由于此。惟其议论，先惩王、李，后恶钟、谭，故于沧溟、弇州七律七绝诸名作，概从汰置。即子相之五古七古七律七绝，明卿七绝亦大有佳篇；而于子相尚有恕辞，明卿置之不齿。其于公安，略有采取，而集中五律七律，名句骆驿，十不存一。伯敬、友夏五古近体，亦有佳者，竟以妖孽绝之。而嘉定四先生以牧斋表章太过，亦等之自鄫。长蘅五古，如《南归》诸诗，岂在四皇甫下，亦慭置之。子柔五言，入选尤稀。又以牧斋力推孟阳，称为松圆诗老，故訾之尤力。集中五古深秀之作。以及七律之高婉、七绝之温丽世所传诵者，一首不登，此则选政之失平，矫枉之过正，故为异议，遂近褊衷，致一代之制作不完，使所选之常留遗恨，是可惜也。有人能为补之，且补注晚明诸人仕三王后官职出处殉国降窜及乾隆时之

追谥，则尽善矣。桑海诸公遗集，其时尚多忌讳，十九不出，尤宜搜辑存之也。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闰五月初八日

三节诗

偶于友人寄存破簏中料检文书，得吴其泰廉访所刻《三节诗》一册，……随阅之。《三节诗》为武进汤贻汾、商邱陈景雍、济源李仁元。汤字雨生，以祖父死事荫，积官至副将，盛事诗酒为名声。老被废居金陵，癸丑死事者。著有《琴隐楼集》，芜率无可取。其《无题》云："轻烟绿蜡三更榻，香汗红罗五月衣"，稍有风致。陈字熙堂，由进士为县令，殉节湖北之通山县。所著《春影楼诗》，仅廿五首，颇有通倪孤直之概。如《塞下曲》云："健儿枕人头，老马啮人骨"。《呈月坡师》云："我佛全其体，吾儒重于用"。《翥山署中杂诗》云："寒风偶一吹，沙泥落书几，独立楝花风，徘徊踏苔翠。"《窥园》云："窥园记前度，芳草随屐香。重来径已没，草生如我长。芟除力偶废，滋蔓遂相连。见恶不见美，谁谓顺其天。"《旅病》云："旅人少欢乐，惯受风霜侵，小病不自觉，自觉病已深。药方固无用，残卷聊搜尽，含怒强言笑，恐失僮仆心。"皆真率自喜。李字资斋，陈甥也。道光乙巳成进士，年仅二十。由舍人宰江西鄱阳，力战死，一家皆殁。所著《静观斋诗》，出入于韩、杜、温、李，格高采警，直到老成，乃百年来仅见者也。惜其殉难时，著作尽失，此卷乃其写似廉访者，吉光片羽，殊可宝贵。如《风穴洞》云："人马踏岚光，暝嶂苍然合，岩阴气漠漠，石古春飒飒"。《凌云阁》云："排空峰下突，涌峻槛孤上"。《王屋》云："一峰正崔嵬，万壑低破碎，岩虚日晦明，谷沓泉向背。"《轘辕关》云："入险渐觉高，下望悬如发，呼吸屹当关，危途感仓卒"。《奉先寺》云："剥蚀肃壮严，阴森溢飞动，冥冥妙香渺，黯黯山寒涌"。《等慈寺》云："地偏楼阁寐，天阔钟鼓

辔"。《西华道上》云："凉意飒深波，精辉带远客。"《柿林》云："遥阴山独青，夕气日更赤"。《开母石阙》云："殿迥纳晚翠，阁荒栖残叶"。《喜雨》五律云："三年但闻哭，一雨暂留春。未惜殊方湿，遥愁上赋贫。诸侯诚送喜，群盗尚窥人。野斗频消息，安危望重臣。"《过先外祖故宅》云："钓游前日事，池阁几回新？忽忽廿年梦，萧萧重到人！著书怀孝绪，扶醉恸王筠。千里山邱感，梁园宿草春。"《春雨枕上作》云："一雨滴萧瑟，愁人听到明。孤灯疏帐影，高枕远鸡声。黯黯沈残梦，迢迢入别情。模糊千里思，眠食感浮生。"《秋夜》云："百虫咽露息，一月转天高"。《夏夜直阁》云："独夜仍为客，微材已负官"。《旅怀》云："众中怜独影，梦外渺乡音。"《怀李春舫师南阳》云："月明唐子市，花发宋公园。"《出都感怀》云："青云三殿梦，白发两闱心。"《莘县夜感》云："河山新岁感，笳鼓异乡愁。"《秋夜》七律云："缥渺长空数雁鸣，千门急柝动高城。沈沈鼓角凉无际，飒飒关河夜有声。远道秋风惊战伐，故园新鬼怆纵横。客窗寂寞催寒雨，短烛单衣感别情。"《过无锡怀薛晓帆湘》云："同趋北阙三千里，独往南溪五六年，他日酒樽悲更远，近时诗卷向谁传？龙峰日没山光重，鹤渎烟生树影圆。思汝吟春复樗散，图书鸡犬载行船。"《重谒商丘外家感赋》云："楼台旧隐仍泉石，婢仆新来访姓名"。《怀耿石村云南》云："三月莺花仍辇下，九华烟雨梦梁州。"其余七古如《嵩岳观日出图》云："老鱼低日阴魅走，赤波剥剥鸣铜精"；又云："黑风夜撼壁间松，一卷生红照秋雨。"七绝如《杂事诗》云："玉篦金合证三因，燕语莺飞感梦青。刚是贵宫扶病起，下帘香细更无人(咏张无颇)。""一曲飞鸿急玉筝，螺杯碟碗酒还倾，王郎小妹工容态，魂断丰肌帐底声(咏汝阴许生)。""洛阳晓月怜红泪，鄂渚清波怨绿裾，旋发满眉十年事，湘烟无限葬春初(咏泛人)。""惆怅词人沈下贤，秦宫草长梦如烟。金钿香绣高楼冷，摇落梨花似去年(咏沈亚之)。"皆佳作也。此君稍假以年，

直可追古作者。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九日

碧血录

阅《碧血录》。所载诸忠被难时诗文,以顾裕愍《自叙》与李忠毅《就逮》诸诗为佳。顾公《自叙刑曹事》七条,语简意尽,真汉廷老吏。《狱中杂记》五条,皆见道语。《别同志绝笔》,首云“云阳市告了假才十日耳”,辞涉戏笑,尤非常情所能测,觉杨忠烈“刀砍东风于我何有”之语,尚有客气。《录》称顾公佞佛,于生死之际,了无畏怖;不虚也。李公诗气和律稳,竟似有意为文,《丹阳道中》二律尤佳。《录》中记天启六年五月六日王恭厂灾一事,其变甚钜,为古所未有,而《明史》颇略之何也。(撰是录者自称燕客,笔墨简洁,不但其人奇绝可传。卢氏文弨序言即是书首题汇次诸忠之黄煜者是也。卢序及赵氏怀玉序皆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六月二十九日

感旧集　清王士祯撰

夜阅《感旧集》。此实渔洋随时命人抄撮未成之本,故编次杂糅,所选亦不一律。德州卢氏编刻时,颇以己意更定,每人下多附补遗,亦纯疵不一;然人为补传,颇费搜罗,采辑之功,良不可没,顺治、康熙两朝诗人,亦大略具矣。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十三日

三陶文集

阅《三陶文集》。三陶者,常熟陶元淳字子师,(康熙戊辰进士,官广东昌化县知县。)及其子贞一字改之,(本字骏文,晚号退庵,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正靖字稺衷(号晚闻,雍正庚戌进士,官太常寺卿。)也。凡《子师先生文集》四卷,《南崖集》四卷。《南崖集》者,其

令吕化日官私文书也。《退庵先生集》二卷，上卷杂文，下卷《虞邑先民传略》及《自叙》。《晚闻先生集》十卷，又《补录》一卷。三陶皆粹然君子，学有本原，其文真实和平，而词藻斐然，抑扬往复，具于庐陵为近。《南崖集》所言民情利弊，洞悉豪发，殷殷请命，切于家事，循吏用心，令人观感。《退庵集》中有《读易偶识》四十二则，《读汉书杂说》四十则，皆平情析理之言。《明史纪传论》十三首，乃其修《明史》时稿本，亦醇实可玩。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十月十八日

阅《陶晚闻先生集》，晚闻晚年得第，深悉世变，故其文剀切多裨实用。第二卷经史说折子九篇，乾隆初轮奏所进者，皆推经义以言时事，反覆详尽，侃侃有古大臣风。第三卷《周官辨伪》，驳举桐城方氏载师廛人文刘歆窜入之说，条而驳之，极为明晰。《诗说》二十五条，虽不甚信序传，亦多任肊之谈，而涵泳经文，言之娓娓，多切于国政世变，全谢山氏比之范逸斋、严华谷，不虚也。《春秋说》七十八条，体段亦如《诗说》，而所得较多。《论班史》八条，颇不满孟坚，不如其兄退庵所得之深，而文甚条畅。《议官制》三事，极言郡守之权当重，道员之官可省，佐贰当各举其职，经历照磨等当以代幕宾，使自相辟召，而以名闻铨部，视守令之殿最而黜陟之，皆凿凿可行。第四卷《明史·张居正传》及《卫青张璁等传赞》，皆史馆拟稿。第五卷靖海侯施襄壮公等传九篇，亦国史拟稿，其体例与今稍异。太常年十五，从其父之昌化任，以县有浮粮银六百两，屡请上官不能革。及太常为御史，具疏言之，竟得请，以九卿归田，至课读自给，孝思清节，奚愧古人，观其自序，可谓有始有卒者矣。此集为正甫从兄贵池县知县同福所刻，去年冬始刊成，惜于《子师》、《晚闻》两集，有所删削，不能无恨耳。(子师汰十之四，尤可惜。)

十月十九日

抄补《陶晚闻文集》两叶。三陶之文皆醇实尔雅，有油然自

得之趣；退庵、晚闻较其先德尤胜，故虽近刻新出，不惜手写完之。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月初五日

古文辞类纂　清姚鼐选

阅姚惜抱先生所选《古文辞类纂》。其书凡分论辨等十三类，自唐宋八家文外，惟前及《国策》、《史》、《汉》骚赋，后及明之归有光，国朝之方苞刘大櫆，余不入一字，盖一家学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七日

清尊集

病卧阅《清尊集》，汪氏振绮堂所刻也。凡诗词十六卷，作者七十六人，道光甲申至癸巳间汪远孙小米、适孙又村兄弟偕仁和胡学士敬、余杭严明经杰、仁和孙学博同元、武进汤贞愍贻汾、归安张舍人应昌、钱唐吴总督振棫等为文酒之会，每月一集，分题赋诗，选其最而刻之。诗词皆缚于浙派，多饾饤局束之病，而言必典雅，多关掌故，承平觞咏，风流可思。汉上题襟，玉山酬唱，相去正不远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初一日

国朝文录　清姚椿辑

《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计文千三百八十首，分十七类，首论辨，终祭文哀诔，大略依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例而小变之。其甄录之旨，亦以桐城为圭臬，故于陆稼书、汪苕文、朱可亭、方望溪、刘海峰、朱止泉（泽沄）、姚姬传、张鲈江、朱梅崖、王述庵、管异之诸家文，录之最多，余亦大半心性芜言，俗体酿辞，漫无义法，沈溺桐城末派，全无别裁。然卷帙既繁，良楛杂出，亦时有不经见之作。如所载孟远上龚合肥、张侍读、魏蔚州、宋司

寇、于北溟等书六首，皆痛陈时敝，洋洋数千言。其自称曰：远会稽一贱士也，厕名成均；又曰：远会稽贱士也，九试棘闱不见纳，一赴殿陛不见用，则固为越人，而乡里不知其名，亦不知其著有何集。盖潜曜之士，姓名湮没者，不知凡几，深愧见闻之陋，而益叹选辑文字，有功幽微，自非浅鲜。张温和为此书序，言至道光三十年，录稿始成，足见用力毕生，搜罗非易。其选全谢山、王昆绳之史论，张皋文、彭廿亭之赋，似尚能持择。其于别派之胡稚威，选至数十首，而于毛西河、钱竹汀、凌次仲、孔㢑轩，不录一字，王山史、王于一、顾黄公、孙渊如，皆仅录一首，黄梨洲仅录二赋，汪容甫仅录《释三九》三篇，侯朝宗仅录三首，洪稚存仅录文二首(《征邪教疏》、《乐毅颂》)及天山等四赞，朱竹君、石君兄弟、钱新梧、阮芸台等皆不挂姓名，姜西溟、李穆堂等所录亦甚鲜。恽子居碑志高作，张皋文诸体文，概从屏置。计甫艸之筹南三策，魏叔子之《新乐侯传》，邵子湘之《卢忠烈公传》，皆古今有数名篇，而俱不入录。李寒枝、龚定盦为偏师巨伯，则或因未见而致遗。其姓名稍僻，即予之浅学所及见者，尚不下百家。此其综录之疏，亦可概见，至没于道光三十年以后者无论矣。程鱼门之《正学论》，阎怀庭之《文士诋先儒论》，皆病狂梦语；侯朝宗之《郭老仆墓志》，袁子才之《书鲁亮侪》，端木太鹤之《论易葬》，皆小说谰言，亦污简牍，是又何耶?

《文录》载张贞所作《杨石民先生传》，称杨名青藜，字禄客，莱州之潍人，国初副榜。顺治丁酉上书于安邱刘少傅(正宗)，历数其怙宠擅权，有曰龚芝麓之镌十三级，则以蜀洛分途也；赵清止之坎壈终身，则以避马未远也；周栎园之拟以立斩，则报复睚眦也；陈百史之无辜伏法，则争权竞进也。又指其家人居乡之不法，有曰时禁私鹾，则大车方轨而进，皆谓刘衙汤盐。时禁通洋，则大木连舻而下，尽称相府房料。又曰直指陈君，按部安邱，乃与盛伻并辔入城，未至府半里许，即下车行泥淖中。又过

半里许,然后升车云云;可见国初相权尚盛。而杨以乡里布衣,素未相识,尽言力诋,劝其速归,刘亦不以为忤,盖犹有古人之风。其全书文甚鄙拙。张贞字贞一,安邱人。叙事亦无法。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十五日

姚春木《国朝文录》中有康熙时会稽孟远上龚合肥等书六首,文各万余言,此君乡里无知者,姚氏不知何处得之,壬申岁欲录存其《上张侍读书》一首,甫写十之一,因其文太长,又其言时事,虽畅达而根柢太浅,无书卷以副其议论,其指陈利弊,亦时有村学究识见,遂辍不复写,近始补完之。褚少孙读《史记》言东方朔上封事万余言,武帝读之数日不能竟,辄乙识其处,此类是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十五日

国朝文录续编　清李祖陶辑

阅《国朝文录》,凡四十家,共八十有二卷。道光间江西人李祖陶所辑。四十家者,汉阳熊伯龙次侯(有《熊学士集》)、昆山顾炎武宁人(有《亭林文集》)、新建陈宏绪士业(有《石庄》、《鸿桷》、《寒崖》、《恒山堂》、《敦宿堂》等集)、余姚黄宗羲太冲(有《南雷文定》、《文约》等集)、商邱侯方域朝宗(有《壮悔堂集》)、南昌彭士望躬庵(有《耻躬堂文集》)、南昌王猷定于一(有《四照堂文集》)、临川傅占衡平叔(有《湘帆堂集》)、永新贺贻孙子翼(有《水田居文集》)、睢州汤斌孔伯(有《汤子遗书》)、宣城施闰章尚白(有《学余堂文集》)、泽州陈廷敬子端(有《午亭文编》)、丹徒张玉书素存(有《张文贞公集》)新城王士祯贻上(有《带经堂集》)、贵溪郑日奎次公(顺治十六年进士,有《静庵先生集》)、安溪李光地林卿(有《榕村全集》)商邱宋荦牧仲(有《西陂类稿》)、慈溪姜宸英西溟(有《湛园未定稿》)、广济金德嘉会公(有《居业斋文集》)武进邵长蘅子湘(有《青门旅稿》、《簏稿》、《賸稿》)高安朱轼若瞻(有《文端公集》)、兴县孙嘉淦锡公(有《文定公奏疏》)、漳浦蔡世远闻之(有《二希堂文

集》)鄞县全祖望绍衣(有《鲒埼亭集》)、钱塘陈兆仑星斋(有《紫竹山房集》)、漳浦蓝鼎元玉霖(有《鹿洲文集》)、丹棱彭端淑乐斋、(雍正十一年进士,官至广东肇罗道,有《白鹤堂集》。)广昌黄永年静山、(乾隆元年进士,官常州知府,有《南庄类稿》。)桐城刘大櫆才甫(有《海峰文抄》)、嘉定钱大昕晓徵(有《潜研堂集》)、桐城姚鼐姬传(有《惜抱轩文集》)献县纪昀晓岚(有《纪文达公文集》)、仁和赵佑启人(有《清献堂文集》)、铅山蒋士铨心馀(有《忠雅堂文集》)、长洲彭绍升允初(有《二林居文集》)、万载李荣陛奠基、(乾隆间进士,官云南知县,有《厚冈文集》。)安化陶必铨士升(贡生,有《萸江古文存)、宁州刘大绅寄庵、(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知县,有《寄庵文集》。)湘乡谢振定芗泉(有《知耻斋文集》)、长乐陈庚焕惕园(贡生,有《惕园存稿》)。祖陶字钦之,上高县举人,故所选多江右产。又以尝及陶文毅公之门,遂并数其父必铨为一家。盖识趣既卑,见闻又狭,其序文评语,多浅陋迂拙,全是三家村学究批抹时文习气,固不足与于选政。惟极诋袁子才之文为破律败道,讥朱梅崖之摹仿古人,而谓林云铭《古文析义》之选,最为俗劣,是亦少有见解。又自言此外别选魏叔子、汪尧峰、朱竹垞、方望溪、李穆堂、恽子居为《六家文录》;又选金元明八家古文,以继唐宋八大家,而杂辑此四十家,以见一代源流升降之略。其未能选盈一卷者,如毛西河、鲁絜非、王铁夫诸家,又都为一集,其人尚存者弗录,亦可谓有志于此者矣。四十家中自习见者外,陈宏绪为明尚书陈清襄公道亨之子,崇祯时尝官知州监军推官,(《明史》附见《道亨传》)本不当列之国朝人中,其文亦卑冗无法。郑日奎文颇能状山水,而有小说气。彭端淑文极拙劣。黄永年、李荣陛、刘大绅稍有可取,然不知古文义法。陶必铨《资江刘氏族谱序》、《二子名字说》、《瘗殍文》三篇颇佳,然其《二子名字说》,疑是文毅贵后其门客伪为之,余文皆不工。陈庚焕笔舌芜陋,议论间有可取。要之四十家中最恶劣者,莫如熊伯龙之文,其《李云田纪年稿序》,尤令人呕哕。伯龙时艺

名家，而古文几不成句，此俗学误人，为可叹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四日

批点李祖陶《国朝文录》中邵青门、郑次公、朱可亭、蔡梁村、姚姬传、彭二林、李奠基（荣陛）、陶士升（必铨）、刘寄庵（大绅）、谢芗泉（振定）、陈惕园（庚焕）诸家，随阅随评，凌杂无次。祖陶所选，虽芜陋可鄙，然郑之《静庵先生集》，李之《厚冈文集》，陶之《萸江古文存》，刘之《寄庵文集》，谢之《知耻斋文集》，皆予所未见。五家诚不足言古文，而次公《军阳山记》、《东山岩记》两作，状景颇工；《与陈元公书》一首，论明代文章门户之习，亦甚痛切。奠基好考古而陋学自用，妄诋汉儒，文尤芜杂。然其《佛生日辨》、《书杨宏山（士云）大理郡名博议后》、《驳李中溪（元阳）大理山川志》诸篇，议论严切，颇足传世，予为删改其累句，且正其题目。（《佛生日辨》原题作《中土附会佛生莀实考》；《杨宏山大理郡名博议后》，原题作《宏山不讳僭酋论》；《驳李中溪大理山川志》，原题作《论大理志传合天竺山川之谬》；皆不合法。）萸江之《资江刘氏族谱序》，考据议论俱可观。《二子名字说》，极似苏文安作，而绝不蹈袭。《瘗殍文》、《秋夜游东园记》两作亦佳。芗泉名御史，其巡城杖和珅妾弟一事，风节尤著。文虽率易，然如《游上方山记》、《登太华山记》，虽皆信笔叙次，无作家简练之功，亦尚不至拉杂如路程记，较之明人王履、蔡羽辈自为过之。《西涯雅集记》、《游焦山记》清彻可入小品。寄庵宰县，循声汔今尚在人口。寿阳祁文端当今上御极初，疏陈其政绩，诏列入国史馆《循吏传》。其文颇有气势，而芜秽弥甚。惟《伏生子孙世袭博士记》一篇，有关掌故，文亦疏畅，当与赵鹿泉《重修有子祠墓并立五经博士序》并传。其《东南山中看桃花记》三篇，亦小品之可观者。《惕园存稿》世尤罕见，其文亦芜儳涉市井气，然颇有资考证。如《衢州孔氏并官（今多误作犴官。）夫人楷木像记》（原本题作《孔氏夫子夫人楷木象考》，既不辞，其文亦是记，非考，故正之。）最有关系之文。《读明儒学案》上下

两篇，议论亦好，《拟增补明儒陈第传》足裨史缺。略最(俗撮字)其目于此，以备他日选择焉。

十二月十九日

阅《国朝文续录》凡四十九家，为姚端恪文然、杜于皇濬、顾皇公景星、王无异宏撰、中孚孟涵光、计甫草东、魏善伯祥、丘邦士维屏、徐巨源世溥、张篑山贞生、李维饶振裕、陆清献陇其、秦留仙松龄、徐健庵乾学、汪蛟门懋麟、赵伸符执信、俞宁世长城、赵恭毅申乔、王予中懋竑、谢霖石济世、朱斐瞻仕琇、杨勤悫锡绂、万字兆承苍、纪慎斋大奎、汪文端由敦、方文辀婺如、沈确士德潜、(沈本谥文悫，后追削。)沈冠云彤、陈文恭宏谋、陈䅲儒之兰(陈泰曾孙)、袁子才枚、罗台山有高、刘东桥潎、熊玉煇璟崇、陆朗夫燿、段若膺玉裁、洪稚存亮吉、沈埴为叔埏、管缄若世铭、茹逊来敦如、李申耆兆洛、许周生宗彦、张莲涛锡谷、焦理堂循、陆祁孙继辂、沈学子大成、陈恭甫寿祺、余卿雯廷灿、姚文僖文田，共六十七卷。有总序，有各家小序，每篇后皆有评语。去年何中允廷谦视学江右始为之刻行，而附以《迈堂文略》四卷，为五十家。祖陶陋学鄙见，妄操选政，哆然以古文家自命；而又好言经济理学，力攻汉学诸儒，蜷蜉自矜，尤为可恶。此选獶杂不伦，较前录弥甚。如纪大奎、陈之兰、熊璟崇、张锡谷辈，直一无所知之人。临桂陈相国、吉水武进李赵两尚书，亦岂得以文章论。篑山、双湖陋俗无讥。端恪、勤悫皆是通畅公牍，无意于为文。陆清献之庸僿，俞宁世之促陋，万孺庐之拙滞，沈归愚之芜劣，皆此事中之下下者。韫山、止水，经学既疏，文辞尤拙。即白田、果堂、懋堂、理堂诸君子，经术精深，而文实不工。今舍其考据论辨之篇，而取其序记志传之作，是何异拔梧槚而养樲棘，屏昌阳而进豨苓耶？盖此四十九人中，小足名家者，不过顾、王、魏、丘、徐(巨源)、汪(松泉)、方、罗、祁、孙、陆、陈(左海)等十人，其余鲜可节取。《文略》四卷，则尤芜俗庸劣，如市侩帐薄，村媪家书，

阅之令之呕哕。中允校刊亦极粗疏。以国朝文选者寥寥，虽牛溲马勃，亦可蓄取，故景荪以遗予，而予亦姑存之焉。

十二月二十八日

阅《国朝文录续编》，略批抹之。其中最不通者，临川陈之兰之《香国集》，令人欧哕。大士《太乙山房文》，方朴山已丑诋之，无论其孙矣。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初二日

阅《文录续编》，评勒沈双湖、管韫山、许止水、张莲涛诸家，皆文拙而议论谬者。

正月初三日

国朝文述　　清王搢编

阅市见有近人王搢所编《国朝文述》一帙，借归阅之，乃皆从《经世文编》录出，而稍增入数篇，因夜读之略遍，至四更方寝。搢字亮生，亦有文名。其书分类编次，不依时代。中如顾亭林《与人论学书》、汪文端(由敦)《上徐大司空论从祀书》、张蒿庵《袁氏立命说辨》、黄梨洲《六世祖小雷府君万里寻兄记》、《陆周明墓志铭》、董文友《宋太宗论》、全谢山《曲端论》、孙文定《三习一弊疏》、刘才夫《阮君传》、彭秋士《先府君述》、《亡妻龚氏圹铭》、钱竹汀《七出说》、章实斋《原史》、《永清义门列传序》、《韩节妇传》、彭尺木《曾孝女传》、《陈和叔传》、张积石《春秋常事不书解》、《夫人无归宁礼辨》、《性述》上下篇、管韫山《春秋公羊说》、陆朗夫《与王惺斋论佛教书》、王兰泉《续复仇论》、《与毕秋帆论续通鉴书》、《慰忠祠碑》、《郭舟山庙碑》、王惕夫《故明二杨将军传》、《李忠毅公行状》、姚姬传《朱竹君先生传》、洪稚存《邵学士家传》、恽子居《辨微论》、彭甘亭《刘晏论》、钱心壶《记强忠烈事》，皆佳文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五日

皇朝经世文编 清魏源辑

夜读《经世文编·学术门》之原学、儒行、法语、广论诸文，《礼政门》之家教、正俗诸文。此书名为贺制府长龄所辑，实出于邵阳魏默深一人之手。魏君博学有霸才，近宋之陈同甫。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而其时当汉学极盛之后，实欲救汉学之偏，以折衷于宋学，故其去取不免左袒于宋，而又欲合洛闽之性理、东莱之文献、永嘉之经制、夹漈之考索诸学为一，其志甚大，用亦甚要。惜其中如程鱼门之《正学论》三篇，姚姬传之《赠钱献之序》、《安庆府重修儒学记》，阎怀庭之《文士诋先儒论》，此皆猖狂不学率天下而为空疏无实之言者，何以滥登简牍耶？程氏之言曰："宋以来七百年之书，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难以究竟，是以穷居坐论，必《玉篇》、《广韵》、《说文》、《尔雅》之书，必康成、服虔、贾逵之末绪，以为人心之巧，呜呼！"程氏以唐以前书存者不多而视为易读耶？此真全不知学者矣。夫宋以后书虽繁杂，大率文从字顺，泛滥荒谬，其最精者为诸儒语录。又多纠缠空衍，千篇一旨，最其要语一编尽之矣。而唐以前书，即以《三礼注》论，有一生不能究者矣。姚氏之言曰："今日学者，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又曰："当朱子时，有象山、永嘉之学，杂出而争鸣；至明而阳明之说，本乎象山，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竞于考证训诂之涂。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藩，其识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夫姚氏以为汉儒之注，仅训诂而无精义耶？毛之《诗》，董之《春秋》，郑之《礼》，荀、虞之《易》，皆仅见经之枝而昧其根、得经之细而舍其巨者耶？象山之学，与新安互为出入，且不必论。若永嘉则伯恭、正则诸公，又何病于朱子耶？岂以吕氏身任文献之学固为玩物丧志耶？若阎氏谓

人之攻程朱者,以六经之言,皆其所不好,劫于势而不敢议。程朱去今未远,无圣人之号,于是以其宿怒积忤于六经之意,尽发舒于程朱而不能复忍云云。则尤阴险小人之言矣。呜呼,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至段氏玉裁《朱子小学跋》,有曰:"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之书,又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而戴敬咸(祖启)《答其子问经学书》,有曰:"今之经学,六经之本文不必上口,诸家之义训无所动心,所习者《尔雅》、《说文》之业,所证者山经地志之书,及其菁华既竭,精力消耗,则茫然与不学之人同。吾家东原,盖痛悔之。晚婴末疾,自京师与余书曰: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又云:吾向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不如学有心得者,公诸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也。"段氏之言,盖其自抑以尊先儒,谦而非悔;戴氏未知果有是言与否,即曰有之,夫读书未有不求义理者,其养心之言,即平时功力之证。至著书可窃等语,则贤者之失言矣。夫著书固将以明前言,示当世,启来学也。苟利于人,何必在己,且心得何物,而可公诸衢乎?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一日

夜手录《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其中名字官爵籍贯科次,多有舛误,稍为订正之。

二月初一日

下午小愈,编写《经世文编》八十册。魏氏此书体例扬榷,颇为尽善;惟前数卷论学术多采程晋芳、戴祖启、阎循观等愚诬之论,而于诸经儒论学问升降、辨名物得失、极有关世道人心者,皆不之采。盖魏氏未窥汉学涂轨,以为典物度数皆繁琐之事,声音训诂非义理之原;而不知一名物之沿讹有极害于政道,一音诂之失正有诒害于人心,学术不明,遂致畔经离道者。乾

嘉以来诸儒，固有掇拾细碎，病其委曲繁重，无与大指；而即一物一事，推论精深，大义微言亦往往而在，所当分别观之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金陵国朝诗徵 清朱绪曾撰

阅朱述之所辑《金陵国朝诗徵》。采择不苟，多有可观。所载程嗣章，上元人，廷祚之弟，字元朴，号南耕，谓緜庄专心经学，南耕专心史学，所著有《明史纪略》、《明儒讲学考》、《史学例议》、《金陵识古录》诸书。其诗有《明宫词》绝句百首，选九十二首，虽取材多出正史，亦颇有佚闻，足资采撷。其《寓贤卷》中采钱唐吴庆百（农祥）《金陵集》诗有《甲申南都纪事》、《甲申述事》、《乙酉南都杂感》、《乙酉秋感》等七律二十八首，颇高壮可诵。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正月初三日

国朝骈体正宗 清曾燠编

阅《国朝骈体正宗》，所取自毛西河至汪竹素（全德）凡四十二人，中多有仅取一篇者，乃至凌次仲亦止一首，汪容甫仅至三首，而吴榖人多至十六首，袁子才亦十二首，而《辞随园临幸上尹制府启》及《吴桓王庙碑》二首，为子才杰作者，乃反不列焉。曾氏此选与吴山尊《八家四六》皆以当家操选事，并风行于代，而两公实未能深辨气体格韵之间，故雅俗杂登，菁华多落。山尊自为之文，稍胜宾谷，而又以声气为进退，此刘圃三与宾谷所以各占一家也。国朝此事，跨唐跋汉，论定之责，其在后人乎？其在后人乎？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六日

国朝二十四家文钞 清徐斐然选

阅归安徐斐然所选《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共三百五十一

首,前有嘉庆元年归安吴兰亭、太顺曾镛两序。其中如毛际可、徐廷驹、茅星来等,皆滥竽充数,且采及陆陇其、袁枚,而如黄梨洲、徐巨源、顾黄公、王山史、李寒支、彭躬庵、傅湘帆、毛西河、张京江、陶子师、储画山、杭堇浦、陈和叔、刘海峰、邵思复、方朴山、全谢山、姚惜抱、钱竹汀、彭二林诸家,皆乾隆以前以文集早行,世所共知者,俱不录一字,其稍僻及后出者,更不必论。即其所选,如陈说岩之《午亭文编》,冯山公之《解舂集》,虽文未成家,而皆仅登五首,又颇拙劣。魏勺庭、邵青门、方望溪三家名作林立,而多遗大篇,取其小品。以王于一之《李一足》、《汤琵琶传》,侯朝宗之《马伶》、《李姬传》,为近俳不录,而采王之《孝贼传》、《义虎记》,侯之《郭老仆墓志》,乃弥近小说。勺庭《刘文炳》、《江天一》诸传,最为出色,乃屏不收,而取其《大铁椎传》,则俚率游戏,直是《水浒传》中文字。青门《卢忠烈公传》,为集中第一首,乃舍之而登老储之作。盖斐然本三家村学究,耳目陋狭,即予所约举之二十家,尚未能知。又专以时文挑拨之法妄论古文,务取其浅近滑易者,系以庸劣之批尾,乃井蛙自足,遽定为国朝二十四家,一何可笑耶!所录惟竹垞、湛园二家,甄别较当;其不取沈归愚、蓝鹿州等,亦差为有识。予阅此最早,尝为补订轸石、壮悔、叔子、望溪四家,今乱后失其本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二月十一日

2. 别　集　类

陶渊明集　　晋陶渊明撰

张公束来,以近日安徽新刻《陶渊明集》两册见赠,此即北齐阳休之所编十卷本也。卷七为《五孝传》,卷九卷十为《圣贤

群辅录》。咸丰辛酉独山莫氏得旌德缩刻宋本,其中宋讳缺笔至宁宗嫌名廓字,知为庆元以后刻矣。《桃花源记》"欣然规往"不作"亲往";《群辅录》比时本多八十余字。莫子偲题识谓与毛斧季《秘本书目》所称宋板《渊明集》皆合,桐城徐氏醵金重刊之,颇精致可观。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初五日

盈川集 *唐杨炯撰*

杨盈川《李怀州墓志铭》云:"公讳冲寂,字广德,左卫大将军西平王之孙,荆州大都督汉阳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案今上谓高宗,冲寂卒于永淳元年。)"案《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太祖子蔡王冈子安,字元德,隋右领军大将军赵郡怀公,追封西平王;子瓌汉阳郡王;子冲寂兖州长史。冲寂下一格注云缺。据此志则冲寂历官太府、鸿胪二少卿,青、德、齐、徐、宣、陕六州刺史,检校司礼太常伯,营州都督,蒲州刺史,少府监,检校将作大匠营义陵,银青光禄大夫,行少府监,检校右领军将军,以公事左授归州司马,迁中大夫,行兖州都督府长史,卒赠怀州刺史,其历官甚显,表止载其卒官耳。下云:长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是有二子,皆已历官,亦可补史阙;惜不详其名也。又《鄅国公墓志铭》云:公讳柔,字怀顺,恭帝之孙,鄅国公行基之子,薨于永昌元年二月;亦两《唐书》所未详。惟代王侑卒时年止十五,行基未必恭帝所生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五)六月十八日

陈拾遗集 *唐陈子昂撰*

阅陈子昂《感遇诗》。子昂人品不足论,其上《周受命颂》,罪百倍于扬子云之美新,所为诗虽力变六朝初唐绮靡雕绘之习,然苦乏真意,盖变而未成者。《感遇》二十四首,章法杂糅,

词烦意复，尤多拙率之病。缘其中无所见，理解不足，徒以气体，稍近汉魏。旋得张曲江起而和之，唐音由此而振，遂为后之论诗家正宗者所不能废，元遗山至有“黄金铸子昂”之语，亦可谓幸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五日

张燕公集　　*唐张说撰*

阅《张燕公集》，内有《谢赐钟馗及新历表》，足见小说言明皇昼卧骊山梦称钟进士者，固妄说也；与新历并赐在冬至时，又与今时用之端午者异。表中及钟馗者，惟屏祛群厉、缋神像以无邪二语，盖莫考其所始矣。燕国文博雅有劲气，其《驳行用魏征注类礼表》云：“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亦竟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违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又《改撰礼记议》云：“《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云云。皆独具卓识，有功儒林，后世若俞东老、吴草庐辈，颠倒割裂，盖未闻此论者也。其《赠别杨盈川箴》云：“才勿骄恡，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于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深得古人赠言之义。盈川时辈先于燕公，而其辞如此，尤非晚近所能。“才勿骄恡”四语，深中盈川之病。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二月二十八日

储光羲诗集　　*唐储光羲撰*

偶阅储太祝诗，其《田家杂兴》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

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读之觉景物高爽，即有清风拂拂从纸上来，小病为减。古人起病愈风，真有此快。此诗写田居光景，不过眼前，以吾所处论之，亦非极难，而惘惘求官，遂堕尘绁。山水赠往，风沙餍今，缅此诗境，几如苦海中望蓬莱三山，令人有不能作飞仙之叹。他日归约，终当以此诗为程。临川誓墓，东坡指江，得此不归，便非人类！太祝甘受伪署，其人颇与所言相戾，且诗虽取境高逸，而每入于浅俗，远逊王韦，次惭孟柳，如此篇者，亦非数觏。然若《同王十三维偶然作》云:“野老本贫贱，冒雨锄瓜田，一畦未及终，树下高枕眠。荷蓧者谁子？皤皤来息肩，不复问乡墟，相见但依然。腹中无一物，高话羲皇年。”数语写出淳闷气象，真复不让陶公矣。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十四日

元次山集　*唐元结撰*

阅《元次山文》。次山首变六朝之习，昔人推为韩柳若蚡。然其命题结体，时堕小说，后来晚唐五季以古文名者，往往俚率短陋，专务小趣，沿至宋明，遂为山林恶派，追原滥觞，实由次山。盖骈丽之弊，诚多芜滥，而音节有定，终始必伦，雕饰铺陈，不能率尔。既破偶为单，化整以散，古法尽亡，恶札日出。次山惟《容州谢上》诸表、《送谭山人归云阳序》及记铭小品，间有可观，然状景述情，较之子厚之记永州，何止大小巫之殊哉。《虎蛇颂》、《化虎论》等，不讳虎字，以肃代时太祖已祧；至它文屡用渊民，则宋以后传写者所肊测妄改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三月初二日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撰

阅柳文。子厚谪永州时，年仅三十三，其所表见已卓然。及在永五年，与萧翰林俛书，有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上声)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又与李翰林建书，有云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后所得者，不足把玩，亦已审矣。其言凄怆，读之酸鼻。然子厚后仅十年而殁，寿止四十七，而文章行业，照耀千古，迄今如未死者。以视仆之年已四十，文笔歌诗，自亦不在人后，而皓首场屋，入赀为郎，声称泯然，无一可恃。百病迭攻，奄奄视息，身虽拘于编氓，魂已游于岱狱，不又重可悲耶！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三月二十一日

阅柳文。二王八司马之事，千载负冤，成败论人，可为痛哭！子厚终身摧抑，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而绝不归咎叔文。若《牛赋》、《吊苌弘文》、《吊乐毅文》诸作，皆为叔文发，盖深痛其怀忠而死，雅志不遂。虽与中朝当事者言，亦但称之曰罪人，曰负罪者，终未尝显相诋斥。至《与许孟容书》则几颂言其冤矣。古人此等处自不可及，而世无特识，多为昌黎《顺宗实录》所厌(俗作压)，虽欧阳文忠、宋景文、司马文正尚皆不免，可叹也夫！

三月二十二日

中山集　唐刘禹锡撰

阅刘梦得《中山集》。中山叙记诸文，简洁刻炼，于韩、柳外自成一子。其《祭昌黎文》，谓“子长于笔，我长于论，以矛御盾，卒莫能困”，王厚斋笑其不自量，未为知言。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闰五月初八日

李元宾集 唐李观撰

吕衡州集 唐吕温撰

阅《李元宾集》、《吕衡州集》。元宾之文，昌黎以故交且早夭，因极称之，本非定论。后人无识，遂谓其才足与昌黎并，陆希声且谓其辞胜昌黎。今平心论之，元宾卒时年仅二十九，其文崭然自异，不肯一语犹人，使假其年，正未可量。即其所传诸篇，如《项籍碑铭》、《古受降城铭》、《吊监察御史韩弇文》、《吊泾州王将军文》、《上宰相安边书》、《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其文皆有奇气。余篇大率意浅语枝，嚣而无实。又少年负气，急于自见，所沾沾者，惟在科名，不止王阮亭所举与奚员外、孟简两书，作使酒骂坐态也。《四库提要》以与孙樵、刘蜕并称，盖不及孙，差过于刘耳。和叔之文，当时儗之左邱、班固，诚非其伦，然根柢深厚，自不在同时刘梦得、张文昌之下。其文如《三受降城碑铭》、《古东周城铭》、《成皋铭》、《酹王景略文》、《凌烟阁勋臣颂》、《狄梁公传赞》、《张荆州画像赞》，置之韩、柳集中，亦为高作。其他书表，多有可观，议论亦甚平正，此以见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其气势格律，皆出于学问，自非元宾辈所可及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十二日

王建诗 唐王建撰

阅《王建诗》一卷。仲初宫词固佳，其他诗都有俗气，乐府最名于代，虽稍有工者，亦多失之质直。七律格韵尤卑下，乃开晚唐五季庸劣一派，可谓恶诗。中唐以后人五律如姚秘监、王仲初等，皆极浅弱，稍于一二近景琐事，刻画取致，亦往往有工语。然道眼前景，每至取极俗极琐小极无意味者，乃堕打油钉铰恶道，仲初诗“小婢偷红纸”等类是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八月初九日

下贤集　　唐沈亚之撰

夜阅沈亚之《下贤集》。亚之文以峭厉名，然多俗气，中唐以后作家，往往如是。至于司空表圣、罗昭谏诸人，崛强几如驴橛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二十八日

李卫公集　　唐李德裕撰

夜阅《李卫公集》。中唐以后文，自韩、柳外，首推牧之，次则卫公，次孙可之，次李文公，次皇甫持正、李元宾，又次则独孤文公、元次山、刘中山、李遐叔、李子羽、梁补阙、萧茂挺、欧阳四门，若张文昌、元微之、李义山，又其亚也。刘文泉、沈下贤、皮袭美、陆鲁望，已不免村野气太重。司空侍郎、罗江东，则朴不胜俗，健不胜麄矣。

十一月初四日

白氏长庆集　　唐白居易撰

读白香山乐府。乐府自太白创新意以变古调，少陵更变为新乐府，于是并亡其题。香山从而和之，明乎得失之迹，咏叹讽谕，令人观感。今之乐犹古之乐，固不必排切字句，牵合声律，以为不坠雅音。然香山诗如《上阳白发人》、《骠国乐》、《昆明春》、《西凉伎》、《牡丹芳》诸篇，虽言在易晓，终觉冗长，音节亦松滑，不及杜之疏密得中也。至其佳处，如"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上阳白发人》)；"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牡丹芳》)；则固不可掩耳。《牡丹芳》篇中"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二语突接，亦见作家本领。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五月初五日

樊川文集 唐杜牧撰

读杜牧之《樊川文集》。牧之诗力求生新，亦讲古法，故晚唐诸名家中，尤为铮铮。子九(孙垓)《论诗绝句》云："若向生新论风格，就中尤爱杜司勋"，真知言也。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六月三十日

午后读樊川文。予自己酉冬于《唐文粹》中读牧之文数篇，不过谓其生峭便学，如孙樵、刘蜕之徒。今日复之，乃知才学均胜，通达治体，原本经训，而下笔时复不肯一语犹人，故骨力与诗等，而气味醇厚较过之。所著如《罪言》、《原十六卫》、《守论》、《战论》诸篇，前惟贾太傅《治安策》、《过秦论》，后惟老苏《几策》、《权书》，可以鼎立，固为最著；他如《李飞墓志》、《卢秀才墓志》、《李贺集序》、《注孙子序》、《杭州新造南亭记》、《上李司徒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黄州刺史谢上表》、《进撰韦宽遗爱碑文表》、《塞废井文》、《题荀文若传后》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体，气息亦直逼两汉。长篇如《韦宽遗爱碑》，尤见笔力。《燕将录》、《窦列女传》亦卓然史才，虽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间如层峦叠嶂，烟景万状；如名将号令，壁垒旌旗，不时变色；如长江大河，风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极洁谏果，味美于回，真韩柳外一勍敌也。至若《送薛处士序》，则讽以处士二字之难副；《上昭义刘司徒书》，则勉以讨贼之忠义；《上高大夫书》，则论取士之不可以资格；《与人论谏书》，则戒直言之激怒致祸；《投知己书》，则告以不急人知之素；《答庄克书》，则规以求人作序之非，具见生平风节。《唐史》言其以从兄悰贵显，常悒悒不乐，亦未可信矣。又考牧之虽稍见用于大中初，其时职史秉笔，未免于会昌朝事，稍形指斥，此亦君相之意。其微词见义，如《奇章公墓志》中直载刘从谏入朝还镇月日，及《杭州南亭记》言武宗毁佛寺事，固曲直甚明尔。

七月初一日

《樊川集》中《上池州李使君书》，有曰："今之言者，必曰使圣人微旨不传，乃郑玄辈为注解之罪。仆观其解释明白完具，虽圣人复出，必挈置数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辈解释，不足为师，要得圣人复出，如周公夫子；亲授微旨，然后为学，是则圣人不出，终不为学。圣人复出，即亦随而猾(《全唐文》作汩)之矣。"此等议论，唐中叶以后，人所罕知。樊川文章风概，卓绝一代，其学问识力，亦复如是。予向推为晚唐第一人，非虚诬也。宋子京深喜樊川之文，《新唐书》中传论，多取其语；其自作文字，亦力仿之。故于啖助等传论末学之弊，其识议亦与樊川同，非韩欧文章家所知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二日

樊南文集　　*唐李商隐撰*

上午阅李义山《樊南文集》。义山诗律雅炼，固不待言，古文亦齐名孙可之、皇甫持正、杜牧之诸家，四六尤为中唐后一大宗，论者谓不特非宋人所及，即王、杨四子亦觉逊之。余尝论四六虽大家所不经意，然初唐后竟失传。盖六朝人整炼者如白战健儿，流丽者如簪花美女，其气息神韵，均不可及，又能不见堆垛之迹，如徐熙画梅，无一瓣复衍。王杨四子稍滞矣，然如王、谢子弟，挥麈谈笑，总饶俊逸。燕、许二公更弱矣，而短衣劲服，犹有古装。至陆宣公、李樊南全以气行文，大开宋人门径，如法师参禅，武将赋诗，时露山野气、风云色，自郐以后无讥矣。樊南尤长者，推祭诔诸文，然概以四字成句，率多浮词套语。余雅不喜此体，近周叔子(誉芬)极诋之，谓其出语庸劣，有并不及宋人者。今日细看数篇，乃知国朝陈伽陵、吴薗次诸家，直胎息于此，一经传法，已堕恶道矣。惟小文如《李长吉传》、《与令狐拾遗书》、《虱赋》诸作，固自佳；《为王茂元檄刘稹文》，亦不弱陈孔璋辈。义山极推崇昌黎《平淮西碑》，其作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序》，力仿之，而才实相远，芜词枝语，冲口即出；称颂处虽极用意，亦时有失体语，与郑亚改本相较，相去远甚，此君固非大手笔也。序作于宣宗大中元年，时文饶已三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亚亦出中丞贬外。未几以吴湘狱，贬文饶司户崖州，亚以审是狱时为御史知杂，亦再贬循州刺史，而序中尚极意推重，拟之天之春秋，地之秦洛，人之伊周，足见卫公当日声望之隆，而朋党之固结不可解也。然不以失势反面，如郑公者，亦君子人与！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六月十八日

阅《樊南文集》，此书予于甲寅乙卯间观之甚熟，意颇轻之，今已二十五年，殊觉其可取者多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九月二十九日

玉谿生诗注　清冯浩撰

阅冯孟亭侍御(浩)《玉谿生诗注》。孟亭于此书几用一生之力。其考证史事，固为详尽，而笔芜词漫，附会迂曲，时复不免，转不及朱长孺本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四日

阅桐乡冯孟亭御史(浩)《玉谿生诗详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诗有钱香树尚书序及自序，文有钱茶山尚书序，又有王西庄阁学诗文注总集序。诗集前为史传、艺文志、年谱、赠诗、诗话，曰首卷。诗文各有发凡。其书极一生之力，多正朱长孺、徐艺初两家之误，屡有补订，极为细密，文后又附辑逸句，然颇伤蔓引，又多辨旧注不甚关系之事，且喜推测诗意，议论迂腐，笔舌冗漫，时堕学究之习。至求详太过，往往复沓琐碎，转淆检阅，其弊亦与其子星实鸿胪(应榴)所注苏诗正同。自宋讫国初钱蒙叟、朱长孺，注诗文家，皆断制简括，不如是也。然考玉溪诗文者，详博无踰之矣。朱氏极推义山之忠爱，有知人论世之识，冯氏颇诋之。西庄为冯之门人，乃益言其浮薄。冯、王皆

非知诗者，宜其言之过矣。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九月二十七日

阅《玉谿诗注》。冯氏不通训诂，所解时失之凿，又未深知义山诗恉，盖用力勤而识不足也。

二十八日

黄御史集　唐黄滔撰

阅《唐黄御史集》。凡分两帙，上帙赋诗杂文，下帙书启、祭文、碑铭。以影钞宋庆元刻残本为主，而补以明崇祯刻本。文江律赋颇有佳句，洪景卢《容斋四笔》已言之，余文亦颇不率尔。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九月二十五日

罗昭谏集　唐罗隐撰

阅《罗昭谏集》，诗文共八卷，康熙中新城张瓒所刻，四库所收即此本。惟此本第八卷即《两同书》，而《四库书目》，既于集部别集类收此八卷，复于子部杂家类列《两同书》二卷，卷数重出，殊不可解。昭谏所著《谗书》，自《文粹》所选外，不可得见，四库亦无有。顾涧蘋《思适斋集》中有《谗书跋》，谓系拜经堂本，盖武进臧氏刻者。（《谗书》乃吴兔床校刊，所谓拜经楼本是也。）尝问河之（按：顾瑞清），云其家有之，今毘陵之板，当已不保矣。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与人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十五日

骑省集　宋徐铉撰

阅徐鼎臣文。二徐兄弟为会稽人，陆氏《南唐书》载其世系甚详，而《宋史》作扬州广陵人。据陆氏《徐锴传》云：父延休，唐乾符中进士，仕吴为江都少尹，卒官，二子铉、锴遂家广陵。

《宋史》遂因此而误。今《钦定全唐文》从陆氏，作会稽人。吾越自宋以前，无卓卓以经术文章冠一时者，二徐实为崛起，是固乡邑之荣矣。二徐《说文》，绍千载之绝学，汔今海内家有其书，而大徐诗文，今四库尚存《骑省集》三十卷，小徐则散佚无几。陆氏书谓锴著《说文通释》、《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及他文章，凡数百卷。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其遗文多散逸者。则楚金诗文，固未尝一日行于世。今《文苑英华》尚存十余首，亦鳞爪仅见者也。鼎臣文多偶俪，虽不及燕、许之宏丽，而高秀整拔，颇近常、杨，五代宋初，固无其对。所作《吴王神道碑》，哀感古今。他若《岐王墓志铭》、《文献太子哀册》、《文齐王赠太弟哀册文》诸作，均为凄艳。其作《韩熙载墓志铭》，虽极推崇，而中有云：公少而放旷，不拘小节，及年位俱高，弥自纵逸，拥妓女，奏清商，士无贤愚，皆得接待，职务既简，称疾不朝，家人之节，颇成宽易，虽名重于世，人亦讶其太过。又云：向使检以法度，加以慎重，则古之贤相，无以过也。皆直言不讳。当时后主于熙载方极力褒崇，鼎臣与文靖亦有知己之感，而其词如此，亦非后世所能及。二徐兄弟忠于南唐，楚金以国势日削，忧愤得疾而卒。鼎臣当金陵被围，奉使入宋乞缓师，临行时请后主无止上江援兵，勿以使臣为念，言辞慷慨，至今阅者为之感动。而宋人小说，乃有归宋后向太宗述后主悔杀潘佑、李平之言。小人不欲成人之美，类皆如此！所惜者，楚金卒时，年已五十五，南唐赠礼部侍郎，谥曰文，可谓身名两全。而鼎臣随主俘虏，至太宗时，贬官冻死。犹之人笑褚公，不幸有期颐之寿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八日

柳仲涂集 宋柳开撰

阅柳仲涂《河东先生集》共十四卷，前为《宋史》列传及其门

人张景序，又国朝卢氏文弨序，末附景所撰《柳公行状》及国朝何氏焯两跋，浦阳戴殿海跋。仲涂初名肩愈，字绍先，其自为《东郊野夫传》及景行状皆同。而《宋史》作名肖愈，字绍元。仲涂以子厚为其祖，必无用元字之理也。文颇崭岸有笔力，胜于穆参军，而好为大言，则与之同，盖唐末江湖之气，犹未尽洗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十一月廿八日

阅《柳仲涂集》，其文言理及自誉者皆甚可厌，又喜多用语助字，或支离诘曲，唐季之恶派也。论事叙人，颇有佳者，又可以证史者三事。《上主司李学士书》云："开之大王父(讳璨)，唐光化中赵公(讳光逢)司贡士也，实来应举，赵将以榜末处之。有移书于赵公毁我先君者，赵公始得一书乃迁其名而进一等，前后得谤书二十六通，每得一书，必进一名。是岁也，赵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于第二，苟是时未止于二十六人之毁也，即必冠乎首矣。我先君后果作相于唐，而后有扶大难之美，陷乎身而君子到于今称之。"案大王父者，盖曾祖也。张景为仲涂行状，言曾祖佺、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为监察御史，世居魏，《宋史》及《东都事略》皆言开大名人，父承翰。考唐代亦无柳璨为相者，璨不成字，疑即柳璨也。璨传言光化中登进士第，昭宗末同平章事，后与蒋元晖等同为朱全忠所杀。惟璨为公绰弟公器之孙。《旧唐书・公绰传》云，京兆华原人；而《璨传》云河东人，盖举其郡望，皆与魏不相涉。仲涂以子厚为祖，是亦出河东，而其曾祖自名佺，此书乃称为大王父，又屡称为我先君，且以负国贼而谓以力扶大难陷身，皆不可解。盖以同宗之祖行，强相攀附，即其祖子厚亦然，文人虚夸之习也。然此一节，可以存唐代科名故事。又《宋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赠侍中孟公墓志铭》及《滁州祭孟太师文》，皆为孟昶子玄喆作，《宋故和州团练使李侯墓志铭》为李筠子守节作。《孟志》言玄喆字遵圣，母赵妃，早殒。蜀昶卒后尚有楚齐越国三夫人。玄喆历守兖州

贝州定州，加特进，以功封滕国公，授金吾统军知滑州，最后知滁州，以淳化三年九月卒，年五十六，赠侍中，有子十五人。隆证，曹州观察推官；隆诘，知□丰县事；隆说，吉州军事推官；隆诠，秀州军事推官；四人皆登进士第。隆谭，供奉官；隆谏、隆谔、隆说、隆谂、隆询，皆殿直；隆谌、隆译、隆谧、隆护，皆幼。（案以上只十四人，盖脱其一。）《李志》言守节字得臣，曾祖植，赠太尉；祖益，赠太师。守节以开宝四年二月卒，年三十三，无子，有弟曰钧，皆史所不及详。仲涂由第进士至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与侍御史郑宣等五人并以文臣有武略，改右班，出知州镇。仲涂改崇仪使，后加如京使，终于知沧州，而行状系衔曰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盖宋初武臣州任阶勋检校官，犹沿中唐以后藩镇之制，超越数等，至军州必兼御史大夫，则边镇多同，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犹如是也。其卒在咸平三年三月，年五十有四，《宋史》作四年误。又《宋史》言开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灏、沆，并进士第。考集中《赠大理评事柳公墓志铭》及《故赞善大夫柳君墓志铭》，则肩吾实仲涂仲父天雄军都教练使承昫之子，官至太子左赞善大夫知郢州，未尝为御史。有六子，湜、涚、液、淙、澮、浔，湜第进士，官中牟尉，无名灏、沆者，盖涚等后改名又第进士耳。史文疏舛，大率如此。

十二月初一日

穆参军集　宋穆修撰

阅《穆参军集》。凡诗一卷，文两卷，仅二十首，后一卷为附录遗集。前有祖无择序及《宋史》本传，后有南宋临江刘清之跋。参军为尹师鲁兄弟所师事，以古文倡其代，名与柳仲涂埒，而所作平衍疏冗，实鲜佳处。《上陈观察、刘侍郎》两书，干乞之辞，过于自卑。史言其任泰州司理时，以直获罪；又极表其刚介

之节，而两书皆在贬谪之后，盖亦苦节不贞者欤。其稍可取者，如《答乔适问学文书》，有曰："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上陈观察书》，有曰："古所谓文武之道，盖一道也，但治乱之用殊。所谓将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处之寄异。"《送崔伯盈序》，有曰："士困穷而笃于学，庶民困穷而笃于利，然学之利久，或泰于身，或数世而弗斩。庶民日赢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则涸，故少息则怠。"皆平实可味之言。《蔡州开元寺佛塔记》，前半言天下从佛之盛，由于圣人著礼明义以节生民之情，而不及死生祸福之说。佛于圣人之外，因民所恶欲而谕以死生祸福之报，礼义不竞，故佛猖盛于时。议论亦甚好。《送李秀才归泉南序》，小篇极有文情。要而论之，参军才无过人，学亦不竞。惟生昆体极盛之世，独矫割裂排比之习，以文从字顺为文，而说理明确。尹氏、欧阳出而推尊之，故名遂震烁，犹唐人陈伯玉之诗，殊无真诣，而于举世絺绘之时，独为古风，张曲江、李、杜从而崇奉之，名亦遂以千古矣。参军诗更无名什，惟过《西京绝句》云："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此本载代州冯如京评云不减龙标，固未为允，然气格殊不卑也。宋人说部，言其与丁晋公故旧，后以傲失欢，遂以行不逮文，短之真庙，故成怨郄。而集中《闻报晋公白崖徙雷诗》云："从来崖贬断还期，闻徙雷阳众共疑，却讶有虞刑政措，四凶何事不量移。"则怨毒之心，亦太甚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闰五月十九日

胡文恭集　宋胡宿撰

宋《胡（宿）文恭集》有《宋故左龙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即后主弟从谦也，其中多可补《十国春秋》之阙。云：从浦字可

大，本名从（今本作初，《四库考证》以为从字之误，是也。）谦。陆氏《南唐书》误谓从镒，改从浦；它书又皆作诵，亦不详其字。云：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后，南唐烈祖之孙、元宗之子。文恭为北宋人，与从谦父子同籍常州，又与从谦子友善，而此志明言宪宗子建王之后，则《五代史》诸书谓托于太宗子吴王恪者，皆风影无据之词。又云：后主友爱异于它弟，开宝中受言奉币入贡诞节，后主尝因置酒，恻然有勤望之劳，赋《青青河畔草》一篇，章末有"王孙归不归，翠色和春老"之句，当时士人莫不传讽。此它书皆未载。又云：入宋后，授右神武大将军领汉东郡事，移江夏及同谷。《南唐书》等皆作知随、复、成三州。据此则鄂州非复州也。云：卒年五十，男子七人：仲仪左班殿直，仲昕右班殿直，仲勖无禄，仲某三班借职，仲偃登进士第，历践省阁，今任尚书刑部郎中、淮南转运使，仲连右侍禁，仲荀郊社斋郎；三女，长嫁琅邪王王祐之，次二女内寺出家为尼，并赐紫方袍，善才号妙智大师，善聪号崇因大师；孙男九人，孝友剡县尉，孝嗣试校书郎。《十国春秋》仅载仲偃一人，止云：举宋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又有《故朝散大夫太常少卿致仕李公墓志铭》，即仲偃也，言仲偃字晋卿，进士丙科，历知蕲春县、大理寺丞、殿中丞，出知越州会稽县、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台州、都官员外郎知真州，召拜侍御史，迁司封员外郎淮南提刑，入为三司度支判官，除两浙转运使，赐紫除工部郎中判三司度支句院，假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充契丹国信使，还除刑部郎中淮南转运使，至和元年以兵部郎中知苏州乞病，以本官分司南京，听家武进，后四年告老，除太常少卿致仕，嘉祐戊戌卒，年七十七。子孝嗣秀州崇德令，孝直试校书郎，孙元规太庙斋郎。盖仲偃是江南李氏之显者，仲偃之知会稽县及为两浙转运使，孝友之为郯县尉，吾越府县志皆失载。又《故秘书王公墓表》云：本匡姓，曾祖克模、祖建宁俱仕南唐，为偏将，周师围寿春，国主令建宁赍密诏至守将刘仁

瞻所，致命而还。亦诸书所未及也。（放翁《南唐书》谓从谦后不知所终，其时年代未远，而不知其有子尝令会稽为两浙转运，且文恭四世掌诰，放翁亦未见其集，足见考古之难。）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七日

尹河南集　宋尹洙撰

阅《尹河南集》，据嘉庆间长洲陈氏刻本也。诗一卷，文二十四卷，《五代春秋》二卷，共为二十七卷，附录一卷，为本传墓表志铭祭文之属。师鲁文笔警特，议论通达，似唐之杜牧之，而平正较胜，色泽差减耳。然宋人如张、晁以下，皆不及也。欧阳文忠称其简而有法，知言哉。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十二月初二日

阅《尹河南集》。其卷二《考绩论》云，国朝考绩之制，自五品已下悉自上功状，有司程殿最覆奏以升退之，所以甄年劳而重禄赏也。按唐贞观故事，门下置具员，以次补庶官。建中三年，中书上言：贞观故事，常参官外官五品以上，每有除拜，中书门下皆立簿书，谓之具员，取其年课以为选授，此国之大经也。今诸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两考，余官各三考与转，余并准故事，宜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谨其官簿，取岁月当迁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举与自上功状者，钧其罚。据此，是宋制五品以下官皆自陈年劳，以乞迁转，故东坡未尝以岁课乞迁，其后至尚书承旨而阶止于朝奉郎也。卷四《王氏题名》云，陕郡开元寺建初院有进士登科题名二记，其一题云天复四年左丞杨涉下进士二十六人，实唐昭宗迁洛改元天祐岁驻跸于陕所放榜。第十四人王公讳澥之，第十一人刘岳，后官太常卿。开宝二年王公嗣子工部某所追书。此事可采入《唐代科名考》。（徐星伯尝辑此书，其稿本在故大理卿朱修伯学勤家。）又《题祥符县尉厅壁》云：县治都门外，所部多贵臣家，前世赤

县治京师，不以城内外为限制，事广而势任亦重。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阛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此乃因循权制，岂前世法哉。据此则宋时京县已治都门外，然开封尹及南宋后知临安府者，犹治城内事，至明而顺天府尹亦不与城内事。国朝因之，故京尹但取具员，无有以政称者矣。其卷十五《大理寺丞皮子良(字汉公)墓志铭》云其先襄阳人，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及钱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佐吴越国，为其丞相。父粲，元帅府判官。归朝，历鸿胪少卿。公幼能属辞，淳化中以家集上献。初尚书以文章取重于咸通、乾符世，及丞相、鸿胪，皆以文雄江东，三世俱有编集，总百余卷，至是悉以奏御。得召，试对便殿，赐出身，仕至巢县令，监筠州酒税。子仲容，官太常寺博士。《四库全书提要》已据此及放翁《老学庵笔记》证《新唐书》言日休降黄巢被害所说全异，赵云松《陔余丛考》亦辨之。此又言日休移籍会稽，子孙世越，至子良卒后始葬河南，则光业以下已为会稽人。吾乡郡县志宜以日休入流寓，光业入人物，而自来无及之者，盖是集世固罕得见也。

十二月初五日

尹师鲁卒时年仅四十七，而树立卓然，文章亦底于成，非特论事深切可喜，其言多类知道者，此杜牧之所不及也。集中《答王仲仪书》云："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为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进也于世不甚益，亦不甚损；小人才而进，虽树功立事，其蠹益深。"《与李仲昌书》云："贤而适不与己亲，不肖而适与己亲，足下虽能辨其贤不肖之异，而皆用其亲疏而亲疏之，岂以人厚己，弃之不祥，不己亲而强附之为佞耶？君子之亲贤，非以发其禄仕，振其名誉，盖将以立身而至于道者也，焉有亲贤而为佞乎？若不肖者业与之厚，不当绝之，毋自昵焉可也。世复有以附己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不独置亲疏其间，又从而反其

贤不肖之实，此所谓朋党者也。”皆不刊之论。其答王仲仪又一书云：某到随州，城东得一僧居，竹树甚美，颇有隐者之趣，所愧者以罪来耳。乃其贬汉东节度副使时，所言洒然，绝无怨尤，非知道者不能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正月十四日

苏魏公集　宋苏颂撰

阅《苏魏公集》，凡七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三为古今体诗，卷十四为挽辞，卷十五以下皆杂文，而内外制至盈十六卷，青词、斋文、祝文、乐词、春帖子、教坊致语，皆入内制。诗多酬应率尔之作，文亦颇病沓拖。子容当时负文学名，而所就止此，足见非特欧、苏为间出，即杨、刘、晏、夏、二宋、二刘、王（华阳）、胡（武平）诸公，台阁雍容制作之才，亦一代仅见也。然子容学有本原，集中如《立家庙议》、《承重议》、《学校议》、《贡举议》、《论前代帝王追尊本亲及嗣王公袭封故事》、《论祖无择对狱事》、《奏今后不许特创寺院》、《请增修尚书省稍复南宫故事》，皆准古酌今，深得国体。其驳吕公著、王安石等请复侍讲坐讲议，谓侍讲居侍读之下，若侍讲辄坐，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遇进说，皆当坐矣。足考宋设侍读、侍讲学士，班制自有高下，至今沿之，而《宋史》不详，尤可裨史阙。惟谓侍讲解诂旧儒章句之学，非有为师之资，不得自居传先王之道，则近于蔑经而阿主矣。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七月十七日

盱江全集　宋李觏撰

购得李泰伯先生《盱江全集》一部十册。此书按《钦定四库书录》言明左赞删其中《驳孟》一书，并点窜其文，使改而尊孟，殊为庸妄。今因不得其原本，姑仍赞本录之而附订其谬云云。

余尚有明槧残本三帙，今此本乃雍正间其后裔所刻，诗文集共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与四库所收者同。末又附其侄山甫诗文一卷，首有盱江先生像，又有明成化三年吏部验封主事左赞请修泰伯墓及立祠一疏，盖赞亦南城人也。书中字多讹脱，又半为不知病狂人涂抹，甚至有改窜者，字迹污率，语句不通；又往往破句读之。《庆历民言》三十篇中，恶札几遍行墨间，甚可痛恨。因其罕觏，故买之，付钱四百文去。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月十二日

欧阳文忠集　宋欧阳修撰

夜坐阅《欧阳文忠集》中《濮议》及《或问》数篇，以《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一句为主，谓降其服，不降其称，乃圣王之制，仁义并用。因援汉宣帝称其父史王孙为悼考，光武称其父南顿君为皇考故事，而谓濮王宜但称亲，不追崇封爵，因茔为园，即园为庙，令王子孙世承其祀，云云。议论甚正而当。至谓先王以父子天性之亲最重，生我者不可降，惟降其外物而已。而里巷鄙俗之人，乃谓人不可以贰父，遂绝其所生者之亲，至以为讳，此两制礼官台官议之所本也；则辞意未免强执过当。且痛诋当时谏官若范纯仁、吕诲、吕大防、赵瞻等之庸愚狂妄，借此泄平日之怨，肆行诬诋，对君悖谩，求得罪为名高云云。而其后英宗榜朝堂诏，遂明揭诲等及傅尧俞诸人营私诬罔之罪。欧公又谓台官与两制相为表里，意气愈盛，无所畏忌，英宗日后每语及此，未尝不击案痛愤。是公于当时诸君子几欲得甘心矣。吕、范辈皆一代名臣，公作此议已在神宗时，诸公皆迭进用，名位日盛，而公下笔时乃不为少留地步如是耶！

按濮议之兴，公与韩魏公在政府，只执皇伯二字之无稽，原未尝稍及尊崇之典。英宗一见皇太后责政府手书，遂急诏罢

议，自是久不言及。而吕、范诸公执其一得之见，遂豫以汉哀、桓待其君，而指欧公为首议之人，比于董弘、朱博，言一不行，遂空台求去。宋时待臣子最宽，朝廷愈留之，则求去愈力。甚至赵瞻、尧俞等以奉使契丹，不及同贬，乃力请出外。欧公谓赵瞻至对人言官家留我只少下拜。司马温公及韩持国以请留诲等不听，亦请偕去；此最儒者习气可厌处。且以当日魏公之定策国老，而台官欵其通宦官，荧惑太后，嘻，何其甚也！然欧公言当日儒官知礼者，如太常博士孙固，上疏亦主《仪礼》以称亲置园为是，而哄然群诋为奸邪，自是识者亦箝口不敢言。而欧公以蒋之奇议相合，遂援引为御史，此则未免各以意气行事矣。明代张文忠、桂文襄、霍文敏、席文襄诸人议兴献礼，援据较明，本可不烦言而解。而内阁及外廷百僚，皆力主一议，明之诸帝，皆草芥其臣，世宗一怒，遂至窜戮略尽，天下遂群以奸邪坐张、桂诸人，而诸人议论虽正，实皆以此希骤进，心术本与欧公悬殊；所贬者又皆老成俊乂，故张、桂尤为众恶所归。此虽所遭之有幸不幸，亦可以观君子小人之得失矣。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九月十四日

苏诗补注　　清查慎行撰

阅查初白《苏诗补注》本。初白于此书用力甚勤，盖平生瓣香，孜孜不倦；其中小有疵误，冯星实补注及《四库提要》亦加驳正。然冯注征引太繁，往往喧夺，不如此本简核谨严，用为家塾读本，为最宜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初七日

陶邕州小集　　宋陶弼撰

阅《陶邕州小集》，宋人陶弼所著。弼字商翁，永州祁阳人，官至康州团练史，事迹见《宋史》本传。诗仅一卷，七十三首，小

有风致。如"落照悬渔市,孤烟起戍营"(《秋日登南城台》);"月天高寺影,春雨一桥声"(《东湖》);"树色才分楚,江声未出蛮"(《阳朔县》);"花露生瓶水,松风落架书"(《罗秀山》);"瀑布声中窥案牍,女萝阴里劝桑麻"(《题阳朔县仓》);"兵送远人还海界,吏申迁客入津桥"(《天涯亭》);"一区海上神仙宅,数曲人间水墨屏"(《閤阜》);"安城太守知边计,菡萏花中阅水兵"(《安城即事》);皆不失为佳句也。此亦章氏所刻。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三月廿八日

李忠定公集 宋李纲撰

阅《李忠定公集》,明崇祯间桐城左罗生(光先)为邵武建宁县知县时所选,忠定后人刻之。凡《奏议》十五卷,《诗文集》二十二卷,附《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忠定《梁溪集》今所传者一百八十卷,近日闽中有新刻本,此不及三之一,甚至赋仅存二首,制诏全删去,亦云妄矣。然宋人文集每患太多,近所刻者版样滥恶,此本稍清楚,取其简便可耳。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五日

阅《李忠定公集》。其《荀彧论》申杜牧之之说,而以唐末之裴枢相儗,国朝魏叔子之论实本于此,盖未之见也。

四月十一日

庄简集 宋李光撰

读先《庄简公集》。四库据《永乐大典》搜辑成之,余家谱中有庄简所为祖父赞,余姚姜山有宋刻《家训》,《宋元学案》所采论学语五条,皆未收入;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所载《千山亭》一诗亦无之。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九日

读《庄简公集》。其中奏议书牍,言言剀切,肝胆照人。在

昌化时与胡忠简往复诸书，意气安舒，皆见道之言；而偶及于权奸当轴，劲直无所避。其家书及与故乡戚友书，皆处置如平时，诗尤闲适和平，若未尝在忧患。琼州、昌化两谢表绝无怨怼乞怜语，而贬斥贼桧，不少屈节，较东坡《儋州谢上表》尤为警绝。放翁尝记公青鞋布袜，闻命即行，及讥赵忠简效儿女子之语，盖学问冲邃，自信有素也。《四库提要》谓散佚之余，所存皆鸿宝，信哉。

四月初十日

罗鄂州集 宋罗愿撰

阅《罗鄂州集》，宋罗愿端良著。其文为当时朱文公、楼宣献所极推服，文虽不多，皆非苟作，简重谨严，议论纯粹，绝无南宋人迂冗酸腐之气。然求如《帝统》、《尔雅翼序》者，自两篇之外，亦不再见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十一日

朱子文集 宋朱熹撰

阅张清恪公伯行所选《朱子文集》，闽中正谊书院刊本也。共十八卷，有圈点。朱子之文明瀞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然其佳者在封事，剀切醇厚，不为高冗无实之谈。次则碑志诸作，叙事简洁，亦多情至之文。若序记已非所长矣。至书牍论学诸篇，不过诋苏学，攻陆氏太极《西铭》，纠缠不了，方言俗语，这的怎么之词，黄茅白苇，一望而尽，固不得以文字论者也。张氏此选，于封事不录一首，碑志表状，亦仅寥寥数篇，而书答乃独盈八卷，理学论文，固别有肺肠者耶？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初八日

攻媿集 宋楼钥撰

阅宋楼宣献公《攻媿集》。宣献名钥,字大防,四明鄞山人,嘉定中官至参知政事。四明博学推王伯厚,文章推宣献。集中内外制居半;近体诗格律庄雅,亦宋人中铮铮者。宣献著名党籍,生平大节皎然。真文忠序其集,谓南渡文章推李汉老、汪浮溪与公为三大家。今按其文,诏诰诸作,庄重简当,极合王言体;奏疏亦明畅;他文率多记山水寺观,不甚生色,殆亦以人重者欤。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五月十六日

阅楼大防(钥)《攻媿集》。其文辞尔雅,亦能原本经学,不坠南宋人空疏卤莽之习。观其《答杨敬仲论诗解书》、《答张正字论庄子讲义书》,皆确守先儒训义。《跋䌹书》、《檖书》及《答赵郎中书》论濂溪之濂字,于小学亦甚留心。《答徐敬甫书》言翼祖虽已经再祧,在臣子终不当以敬为名字及斋室之名,因言张南轩之字敬夫为非是,而引文潞公当翼祖祧时,或劝复旧姓,潞公答以老夫弼亮四朝,未敢遽改,此亦足见其学行之醇谨。王渔洋极称其题跋之佳,而惜毛氏未刻入《津逮祕书》,诚知言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二月初一日

阅《攻媿集》。宋世官制及科名选举之制皆屡变,史不能详。今考集中跋《元丰八年进士小录》云:是录大略与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终榜无一宗子,盖天族未有试进士者。任子当有自锁,试进亦不见一人。既无廷试,(案是年以哲宗在谅闇,故不廷试。)止书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职才二十五人。卷首只以二版书杂事,试官书知举,而不及参详以下,犹有明经科,谢恩延和殿,赐优牒于崇政殿门外,不晓优牒之义。四月二十九日奏号,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皆事之变。又跋《嘉祐二年进士小录》云:此录分试题为三等,殆不可晓。同年生无分职,姓名下每事辄容一字,事之因革类如此,不

能详考矣。又跋咸平元年王扶、盛京二家金花帖子绫本小录，有云：知举止列祖父，不及三代，诗限六十字以上，论限五百字以上；皆与今小异。今止书第一人，此直书状元，外氏书其母之封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此书荣侍下父祖未仕者，书不仕三代名下，书皇仕多有称皇不仕者，又或止书见任某官，每一项各空一字，皆与今不同。足见北宋科名制度，南渡后已不能尽知，无论后世矣。又云：艺祖一朝进士凡十五举，多者不过三十余人。太宗朝取士寖广至二百余人，独孙何一榜放三百三十五人，诸科合千余人。后世但骇其多，而不知前两年诏权停贡举，至是集阙下者万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后连四年俱有权停之诏。次五年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丧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诏以久停贡举，颇滞时才，令礼部据合格人内进士放五十人，诸科百五十人，来岁不得为例。于是进士孙仅等及高丽所贡并赐及第，此小录所载五十一人是也。（是科以真宗谅闇，不廷试，而敕下礼部放榜。登科记亦称省试，时犹得以帖子报中选者，非以不临轩策试而废也。）此榜止五十人，可以绫书。不知前此孙何一榜三百余人，亦可以绫书耶。五十人贯开封者三十七人，不应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国子监生并须品官子弟开封府有户贯者充，岂以此故士子多用开封贯耶？慈铭案：此三跋为考宋科名者所不可少。孙何榜为太宗淳化三年，《文献通考》谓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容斋随笔》言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上请。（《随笔》言上为陈大义。）得孙何等三百余人，诸科八百余人，是则举士不得谓非滥，而所取者又如此，则人才可知。史言是科钱易日未中三题皆就，上以其轻俊出之，宜其登选者皆庸庸矣。至咸平元年一榜，《通考》亦言自淳化五年停举凡五年，至是始行之，是榜五十人，高丽宾贡一人。密州发解官坐荐送非人，特诏停任。洪容斋谓自第一名至

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托籍为进取之便。《攻媿》所引端拱二年之制,亦犹今之江浙人多寄顺天籍登科也。攻媿谓是科知举四人杨砺、李若拙、梁灏、朱台符,台符即前一科孙何榜第二人,刘烨即刘温叟之子,中山刘子仪、参政李子渊皆在此榜,高辅国为高从晦之孙,父名保寅,吕蒙休为文穆公蒙正之弟,王克从为彦超中令之孙,句希吉为中正之子,盛京为文肃公度之弟,乐黄庭为乐史之子。李山房谓是榜知名之士几三之一,然则取士愈少者,得人愈多,不益可信哉。

十二月初五日

赵昌父诗集 宋赵蕃撰

阅四库本宋赵昌父(蕃)诗集,凡《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昌父事迹附见《宋史·文苑传》,以祖荫得官,不过簿宰之秩,平生大半隐居,而以老寿,官至直秘阁,没得谥文节,可谓儒生殊遇。素与朱子及杨诚斋等交契,其诗颇为当时偁重,与韩淲涧泉有二泉先生之称。其五古颇渊原陶诗,五律七律胎息中唐,具有洒落自然之致;又诗中多言梅花及山林闲适之趣,故笔墨间亦时觉萧然尘外。惟根柢太浅,语多槎枒,时堕江湖、击壤两派,《章泉稿》后附杂文二首,亦迂冗不足观。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六月二十七日

石湖集 宋范成大撰

阅《石湖集》。文穆诗颇兼率易槎枒之病;然其晚年写老疾之态,多如人意所欲言,于我今日,尤体状曲肖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七月十一日

阅石湖、诚斋两家诗。石湖律诗虽亦苦槎枒拗涩,堕南宋习

气，然尚有雅音，五七古亦多率尔，而大体老到，不失正轨。诚斋则粗梗油滑，满纸村气，似《击壤》而乏理语，似《江湖》而乏秀语。其五言如："寒从平野有，雨傍远山多"。"雨蒲拳病叶，风箓秃危梢"。"万山江外尽，一塔岭尖明"。"叶声和雨细，山色上楼多"。"竹能知雨至，窗不隔江清"。"远山冲岸出，钓艇背人行"。"烟昏山易远，岸阔树难高"。"山烟春自起，野烧暮方明"。皆上可几大历十子，下可揖永嘉四灵。而数联以外，绝少佳者。七绝间有清隽之作，亦不过齿牙伶俐而已，如《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云："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观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亦是寻常闲适语，不出江湖侧调，然已脍炙古今，其余盖鲜足观者。《退休集》尤晚年之作，老笔颓唐，其甚率俗者，几可喷饭。惟《至后入城道中杂兴》云："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升平。升平不在箫韶里，只在村村打稻声。""畦蔬甘似卧沙羊，正为新经几夜霜。芦菔过拳菘过膝，北风一路菜羹香。"两绝句最佳，非以前诸集所及。然二公高怀清节，皆以止足自期，乐志田园，不为物累，其诗亦以人重，故世乐道之耳。诵其《石湖养闲》诸什，《东园归老》诸诗，杂缀园亭，经营草木，乡居琐事，吴俗岁华，亦足以陶写尘襟，流传佳话，雅人深致，故自不凡。

十月初四日

南涧甲乙稿　宋韩元吉撰

阅宋韩无咎(元吉)《南涧甲乙稿》。无咎为魏郡公维之元孙，尹和靖之门人，朱子之友，吕东莱之妇翁，仲止(淲)之父。其诗文雅健，具有北宋典型，南渡以后可与晦翁、攻媿并称；而《宋史》既不为立传，其集亦久无传者，名姓翳如，可叹也。其中铭志颇多，殊病繁芜。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十四日

阅《南涧甲乙稿》，共二十二卷，四库馆辑本也。其答朱元晦书两书，一有云：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今年又从人假借矣。他时稍有余，尚当相助，亦已转语赵德庄矣，渠为地主，必能周旋也。一有云：岳祠须自请，朝廷意虽未可知，亦不应便以岳祠除下尔。至谓无用于世，非复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学何事？愿深考圣贤用心处，不应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与世推移，盖自有道，要不失己，但人于道不熟，便觉处之费力耳。此两书一在朱子葬母后庐墓时，一在朱子辞召命而愿复畀祠禄时。无咎既不应所求，而为之筹画，具见古人交情真挚，言无矫饰。其辞荐乞祠，又直言相规，侃侃不避，尤见无咎学识有本，为朱子所严事；而借贷往复，亦圣贤所不废也。

二月十五日

魏鹤山集　宋魏了翁撰

阅《魏鹤山集》中题跋，《津逮秘书》所刻本也。其《跋虞丞相帖》、《跋文忠烈公真迹》、《跋祖择之龙学帖》、《跋河东转运使王崧陷虏后家书》、《跋向侍郎子諲拘张邦昌家属檄稿》、《跋黄尚书出与任千载逢诗后》、《跋唐恭愍公遗墨》、《跋任谏议伯雨帖》、《跋虞雍公折虏使奏札》、《跋晏元献公帖》、《跋东坡获鬼章告裕陵文真迹》、《跋东坡辞免中书舍人稿真迹》、《跋高宗付吴玠凡事密奏宸翰》、《跋孟蜀断凭》、《跋韩持国帖》、《跋何丞相㮚家藏钦宗御书》、《跋郑忠穆公家问遗事》、《跋高宗赐吴玠招纳关陕流亡御札》、《跋山谷安乐山留题后》、《跋李文简公手记李棁等十事》、《跋司马文正帖》、《跋宋龙学帖》、《跋刘御史述帖》、《跋马御史涓帖》、《跋王拱辰等七贤帖》、《跋赵忠定公与游忠公仲鸿帖》、《跋吕文靖公试卷真迹》、《跋端明程公振谥刚愍议》、《跋张忠献公所与张忠简阐三帖》、《跋吴正宪公充帖》、《跋郑资

政刚中遗事》、《跋李清臣奏疏》、《跋晏元献公帖》、《跋苏文定公帖》、《跋陈正献公所藏孝庙御书用人论》、《跋陈忠肃公岳山寿宁观留诗》、《跋方宣谕宗卿庭实奏议》、《跋陈忠肃公帖》、《跋北山戆议》、《跋张忠献吕忠穆与李忠肃书》、《跋罗文恭公点谏稿》、《跋罗文恭公荐士稿》、《跋罗文恭公后省缴驳稿》、《跋辛简穆公与秦桧争和议奏稿》、《题蕲州仪曹范埙元帅府牒后》、《题吴武安所得高孝两朝宸翰》、皆足以考证宋事,深裨史学。其文亦多慷慨激昂,往往引诗以咏叹之,有周秦诸子之遗风,其议论亦甚平允。惟过贬荆公,动以王、吕、章、蔡并言。其《跋王荆公真翰》云:介甫既为相,而庳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见信于当时,而得以肆行其志也。则并其清节而诋之,非恶而知其美者矣。其《跋尤氏遂初堂藏书目录序后》备举宋世士夫家藏书之厄,谓其理不可晓,是真不可晓也。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正月初六日

蒙斋集　宋袁甫撰

看宋人袁正肃《蒙斋集》,闽中仿武英殿聚珍本也。正肃奏疏剀切详明,具见风力。南宋甬上人物如袁氏、楼氏者,文学政事,奕叶映耀。正肃之祖文友著《瓮牖闲评》,考据渊洽。父正献公燮著《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及《絜斋集》,根源深厚,皆有本之言。其后入元,则文清公桷《清容集》,又为一代之宗。楼氏自扬州安抚使名璹者进《耕织图诗》,其后宣献公钥、迂斋先生昉,世为儒学名臣。两家名位俱隆,而俱无宋世头巾习气。其学问切实,文章博雅,亦无当日空疏尘俗之弊,故可贵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三月二十八日

林霁山集　宋林景熙撰

阅《林霁山集》。南宋人诗,自《江湖小集》别开幽隽一派,

至四灵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为后劲，霁山其领袖也。所作高淡深秀，前跻石湖，后蹑梧溪。其诗本名《白石樵唱》。予尝谓南宋中叶后诗，姜尧章最清峭绝俗，德旸集名，适与之同，笔墨町畦，亦出一致，当时取号，盖非无因。诗有元统中昆山章祖程注解，虽不免村塾弇陋之气，而同时人物，多藉以考证。其诗中多及越中地名，盖霁山既与王潜同志相善，而王修竹又为风雅所归，遗民故老，多主其家，所谓王监簿者是也。王氏居陶山，霁山《白石稿》中，又有《陶山修竹书院记》，其起语云：越为东浙望，前将作监簿修竹王公为越望。可见其坛坫风流，胜游推重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八月十三日

元遗山集　金元好问撰

阅《元遗山文集》。遗山诗格固高，文亦屹为金元间一大家。元世潘文僖昂霄著《金石例》，屡引其所作为据。诗集为毛氏汲古阁刻本，所在多有，而文集罕得见。康熙间，无锡华希闵曾即元人刻本翻刻，流传亦甚鲜。此本乃道光丁未定襄李镕经合诗文刻之京师，错迕讹夺，字画甚恶，书有愈刻而愈亡者，即此是也。其文碑志居十之八，多可考见史事，文亦落落大方，殊有风气，而重滞平衍，时亦不免，颇觉远逊于诗，与宋之周益公、楼攻媿，元之郝陵川、危太朴，先后相斠，蹊径如出一致。其《东平行台严公（实）碑》、《雷希颜（渊）志铭》，最为佳作，《赠镇南将军节度使完颜良佐（即陈和尚）碑》独拙劣，中叙其大昌原、卫州、倒回谷三战三捷，及钧州之死，皆暗寞率易，毫无生气，而前后叙述非要，乃转芜冗。他作往往以空议冠首，多宋人理学肤语，尤可厌耳。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十七日

阅施北研（国祁）《笺注元遗山诗集》，颇参校众本，较汲古毛

刻多七律一首。其注则专详本事，所采不出金元史《中州集》、《归潜志》、《契丹·大金国志》、《遗山文集》及同时《滏水》、《滹南》诸集，多曼衍旁及之辞，而于诗之事义甚略，非善本也。首有例言数十则，乃合其文集校之。又为年谱，每年下分系所作诗文，而冠以旧序志。传末为附录一卷，则当时投赠诗文及后人评目语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二日

夜阅《遗山集》，后附《乐府》四卷，《续夷坚志》四卷，及凌次仲氏、翁覃溪、施北研所撰《年谱》三种。《凌谱》得之汉阳叶氏传钞，最有条理，辩论亦最详尽。然崔立《功德碑》一事，遗山终不能辞咎。《归潜志》所叙情事曲折甚明，凌氏必欲归狱京叔，力诋其诬，则可不必耳。《翁谱》亦分晰胜于施谱。

十月初二日

阅《续夷坚志》，此书无甚足观。惟一条云：古人称祝，多云千万岁。国初种人淳质，相祝惟云百二十岁。自太祖收国元年乙未至哀宗天兴二年甲午国亡，适得甲子两周，是其谶也。（遗山《甲午除夜》诗："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十月初三日

阅《遗山文集》。遗山与元之姚牧庵、明之宋潜溪，皆唐宋以后古文巨手。然余阅三家文，皆三遍矣，元文冗散，姚文沓拖，宋文平弱，实不解其佳处。

十月初四日

陵川集　元郝经撰

归阅《郝陵川集》。文忠诗文虽不免粗豪，然颇激宕有气势。其诗如《青城行》、《照碧堂行》、《汝南行》、《三峰关》、《金源十节士歌》，尤可传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一月初七日

黄晋卿诗 元黄溍撰

终日阅黄晋卿诗。五古学陶，而杂以选体，颇多神似，乃元人中之杰出者，他体殊未称耳。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正月初六日

松雪斋全集 元赵孟頫撰

阅赵文敏《松雪斋全集》，凡赋一，诗四，文五，共为十卷，(后附乐府)外集一卷，续集一卷。前有戴表元序及《元史》本传，至顺三年謚议及诏旨，杨载所作行状。国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刻本，其集十卷，是文敏子仲穆所编，外集至元间花溪沈氏所编，续集则曹氏所辑墨迹石刻诸诗及题跋也。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四日

圭斋集 元欧阳玄撰

阅欧阳文公《圭斋集》，道光十四年其族裔庐陵欧阳杰等所刻也，即四库所收成化六年刻十六卷本，国朝乾隆中浏阳后人据成化本重刻之，是本又合成化、乾隆两本，校以梓行者，上冠以《四库提要》、像赞及旧刻诸序跋，而本传惟取《元史类编》，不取《元史》，即其书可想。圭斋负元季文章重望，一时诏册、碑传、大著作多出其手，而集久散佚，此所存仅十之一，为赋一卷，附颂一首，诗三卷，记二卷，序二卷，碑铭二卷，阡表哀词传一卷，(各止一首。)经疑书义策问一卷，诏表册文铭说等一卷，题跋一卷，赞疏简启祝文祭文一卷，附录一卷。诗赋虽清雅，而浅弱易尽，文亦多落庸近，惟碑铭尚有气势，而自张齐郡公、赵国忠靖公(马合马沙)、许文正公、赵文敏公、虞雍公、贯酸斋、揭文安公数篇外，亦鲜有关文献。然一代盛名，其文终可传也。中有《喜门生中状元诗》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门传胪赐进

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业国学日新斋，余西厅授业生也。是日京尹备鼓乐、旗帜、麾盖甚都，导二状元入学谢师，拜予明伦堂。榜眼刘思诚、探花朗徐容尝因同年黄晋卿、彭幼元从予游，亦拜其侧。其余进士以门生礼来拜谢，圜桥门而观者万计，都人以为盛事，昔未有也。同寅举酒相属，偶成四绝，以纪其事云："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临轩。小臣报国无它技，馆下新添两状元。""禁院层层桃李开，天街绣毂转晴雷。银袍飞盖人争看，两两龙头入学来。""淡墨题名十二年，一官独自拥寒毡。居然国子先生馆，三五魁躔拜座前。""都人举手贺升平，不羡黄金遗子籝。进士从今成典故，唱名才罢拜先生。"案圭斋时为国子博士，据此则元时尚无新进士释褐国学、谒拜祭酒之制，而榜眼、探花已为第二、三人一定之称。《明史·选举志》谓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盖其称始于南宋时，而第三人亦可称榜眼，第二、三人亦通称状元，犹无一定；至元代遂为定名，明代竟成定制矣。新进士文庙释褐始于宋，其拜祭酒则定于明初，见《明史·职官志》国子监祭酒下，国朝因之。然无论曾入国学与否，鼎甲三人拜于堂上，余皆拜于堂下，其曾肄业成均者，复升堂三拜而止。拜祭酒、司业，不闻拜六堂助教以下，祭酒、司业又坐受状元等之拜。窃以为非曾在国学者，不应拜祭酒、司业，祭酒、司业亦不应坐受其拜，其尝肄业者自祭酒以至学正皆应拜，今沿习流失，皆非礼也。近世诣国学释褐者，惟一甲三人，余皆不往矣。圭斋所言，犹有师弟古意。其状元由京兆给旗帜、麾盖，盖即起于此时，此足补史志所未及。圭斋为仁宗延祐首科乙卯榜进士，故有淡墨题名十二年之句。集中又有《天历庚午会试院中马伯庸尚书、杨廷镇司业及玄皆乙卯榜进士偶成绝句》云："省垣东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战艺场；饱食大官无补报，两科来此校文章。""御史承差锁院门，侍臣传诏出天阍；试官被命联镳至，同榜三人出

谢恩。”是圭斋于泰定丁卯亦与主文，皆本传所未详。(集中又有《试院倡和诗》云：“至正群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杏园花发当三月，桂苑香销又七年。”案顺帝以至元元年乙亥十一月诏罢科举，六年庚辰十二月诏复之，次年辛巳改元至正，故有香销七年之句。元代开科始于延祐乙卯，故云重见甲寅前，以甲寅为仁宗改元延祐之年，先一年十一月下诏行科举，与此正同也。是圭斋于至正二年壬午复为主文，盖三为主文可考矣。)而至公堂之名，亦始于元代，此皆考科名掌故者所必资焉。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初一日

雁门集 元萨都剌撰

阅萨雁门诗。雁门五七言律，非宋人所能及也。七古亦俊爽，不独秾艳可取。七绝亦有高作。昔人有言元诗优于宋者，固非无见。予谓元诗优于南宋，元文则远过于南宋；而明诗又胜于元，明文则远不及元。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初五日

金渊集 元仇远撰

阅仇仁父(远)《金渊集》，武英殿聚珍本。山村书画名家，诗实非其所长，而气格颇苍老，不堕江湖恶派，故虽槎牙率易，终近雅音。是集辑自《永乐大典》得蒙高宗御题之什，比之苏、陆，可谓厚幸矣。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六日

铁崖乐府 元杨维桢撰

阅《铁崖乐府》诸集。其儗古诸篇务求尖新，而多近伧调，时病粗梗，至改撰焦仲卿妻等诗，真点金成铁矣。《咏史》诸作，亦多苦槎枒，识议亦往往庸下，不及其门人张玉笥时有警句也。注为乾隆间诸暨楼西滨孝廉(卜瀍)所撰，颇弇陋不足观，所注乐

府十卷,咏史诗八卷,逸编八卷。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五月二十三日

郑师山文集　元郑玉撰

书贾以澹生堂钞本《郑师山文集》四册来售。师山名玉,字子美,歙人,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不起。十七年,明兵入徽州,执至郡,不屈死,事迹详《元史·忠义传》。此本诗文集八卷,遗文五卷,附录当时酬赠诗文及后人题咏等一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及至正庚寅玉自撰《余力稿序》。每卷首有澹生堂图籍记朱文印,旷翁手识白文印,子孙世珍朱文印。山阴祁氏因乱移书藏云门山寺,后被卖出,半归石门吕留良,此其一也。师山力守朱子之学,大节凛然,其隐居山中,潜心《春秋》之学,著《春秋经传阙疑》三十卷,至今学者传之。尝往来富春,偶憩一岩石,临江可钓,唐兀忠宣公余阙为篆书郑公钓台四字,二忠相契,尤为佳话。其文亦简老,无槎枒冗沓之病,惟议论多近迂阔,不深切于事理,如《唐太宗论》谓隋炀之暴,太宗吊民伐罪,才足济事,而高祖庸人,不足有为。太宗当径起兵,不必以告高祖,则天下可自取,名正言顺,前不致有劫父之嫌,后不致有杀兄之事,亦不必仍立代王,蹈前代篡禅故迹。不知高祖为太原留守,世爵唐公,太宗不过一贵胄少年,手无一兵,岂能凭空起事?高祖久于军旅,遵养时晦,沈几观变,其初拒太宗起兵之请,且欲执送长安,皆老成持重,欲以觇人心之向背,非真碌碌者。古帝王起事,必有所资,汉高之因义帝、项梁,明祖之因韩林儿、郭子兴,皆非以匹夫崛兴也。《张华论》谓当贾后杀杨骏、幽太后时,华为重臣,朝野属望,即当废黜贾氏,申大义于天下,乃附会时局,苟幸未至大乱,卒致太后被弑,愍怀受祸,身亦族灭,为不知经权之义。然杨骏之诛,方以反名,贾后凶焰正炽,华虽三公,不过一文臣,无兵权之寄,岂能遽行废后之事?此皆

不免过当。《狄仁杰论》极称其为社稷臣，而惜其不早图反正，谓尚惑于当时习俗，以武后为真主，不知其为唐之罪人，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亦好为高论，宋儒责人无已之故智也。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一日

吴渊颖先生集　元吴莱撰

阅《吴渊颖先生集》，凡赋一卷，诗三卷，文八卷，共十二卷，又附录一卷。宋潜溪所编目录后有渊颖子金华县儒学教谕谔识语，后有一行云：金华后学宋璲誊写。潜溪自称门人，璲为潜溪次子，而只称后学，此可为法者也。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日

宋文宪全集　明宋濂撰

阅《宋景濂集》。文宪开有明文字风气之先。余家有《宋学士集》，自少读之，不觉其佳。丙辰岁更得其《浦阳人物记》，亦冗漫无取，顾常以其名重为疑。丁巳复得王忠文《华川集》，二公同师同官，又同得重名，为明代冠冕。亟阅之，则迂拙薄弱，又出宋下。而《四库书目》称宋文醇深演迤，王文醇朴宏肆，真不可索解。今夕即坊间借得《文宪全集》，彻夜翻读，竟无一赏心语。其常开平、康武义、华武壮、赵梁公、花东邱侯诸碑志，笔力孱弱，叙致拖沓。开平之采石战功，花侯之太平死难，皆全无生色。其为《龙泉章溢墓志》至五千余字述其世系，云远祖有曰严者，仕宋以兵部尚书守泉州，迁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迁浦城，是宋乃刘宋也。六部尚书之名，定于隋，宋时只有五兵尚书，安得有兵部乎？且泉州始于唐，亦非刘宋所得有，则无一不谬也。他文若《燕书》数十首，《演连珠》数十首，皆拙劣不足观。序记书后，亦无佳者。予幼读塾本古文，见有文宪《秦士录》一篇，即深厌之，今乃信所见之

不谬矣。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二十四日

翰文斋书贾送来宋学士集，康熙中浙江学政谕德彭始抟所刻，合嘉靖中韩叔阳汇刻三十六卷本，(有丰城雷尚书礼序)康熙中蒋超所补未刻遗集本，其文较黄溥所刻者几多两倍余。(黄刻止三百三十四首，韩刻至九百六十七首。又顺治中吴应台增三首，未刻集增二十七首。【本作三十八首，中十一首复出。】)而分卷止三十二。先赋颂诏诰表笺，次记序传等，以至杂文，而终于诗，又附录一卷。始抟自言先取明文各选本中对勘，又得朱竹垞所藏分年本，详校一过，然误字甚多，又有妄改者，甚矣刻书之难也。(黄溥本刻于蜀中，是本前载旧刻诸序，有天顺元年丁丑三月四川按察使黄溥序，言景泰甲戌官蜀宪，于先生曾孙贤得其遗稿，请秋官侍郎罗公三复汰其重复，正其差讹，若所述无补于人伦世教者，虽工亦刊去之，得三百三十四首。又有天顺二年四川按察使金溪王裕序，言其遗稿本五百余篇。)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十七日

宋学士全集　明宋濂撰

阅《宋学士全集》，明嘉靖中浦江知县韩叔阳所刻三十二卷本，又附录一卷，亦多误字，而较后来刻本为近古。金华文气从容而博大，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然颇乏精采，故罕警策可传诵者。其题跋三卷及杂著中《演连珠》五十首、《诸子辨》等，识议皆可观。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正月二十三日

华川集　明王祎撰

阅明王忠文《华川集》。华川以文与宋潜溪齐名，开有明一代风气之先，今阅之了不动人，何也？其拟《左传》文及补昔人名作不传者，若李文饶《丹扆六箴表》等，尤无谓。《许浑传》至

数十页，从来史体，亦无繁冗若此者。其《周官毛诗急就章》，则殊便于初学，可录以教子弟。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四月初一日

高季迪集　明高启撰

阅《高季迪集》中《避乱》五古数十首，愈觉苍老可爱，昔人于颠沛中不辍所业如此。故青邱死时，年仅三十九，而所作《大全集》诗至一千七百余首，散失者不与焉。人之成名，无不以勤者，书之以志愧也。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九月十七日

洹词　明崔铣撰

夜阅明工部侍郎汤阴崔文敏（铣）《洹词》，及按察使常熟杨五川（仪）《明良纪》四卷，书为江阴李鹗翀所合刻。《洹词》仅摘录其纪事，兼及议论，目之曰《洹词纪事钞》，颇杂揉无次。崔公嘉靖时人，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其论春秋中生事颇有特见。论宋代事亦具有识力，斥张魏公之不足用，尤确当。又言宋之君厚其臣，臣负其君；国有大政，不务审处而先抗论，不求济事而先洁名。汉唐之结夷狄，将以取之，宋直畏之。汉之明经以修行，宋之注经乃衍词。汉士质，宋士浮。金元之际，中州之文，气雄而词倔健，欲陈义而不精，故国易摧；南宋之文，气浮而词细靡，故国益弱。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气激而意肆，南渡益下，云云。皆明儒议论所未及。又谓仁宗明不照远，仁而容奸。富公、范公，划弊升治，其志速，其规阔。南宋张浚失之罔，陈俊卿失之懦，赵汝愚失之疏。又谓元祐任相专矣，然天子幼而不英，未闻女主而可大有为者；数语尤扼要，足为千古龟鉴。惟论道学力诋张无垢、陆子静、杨慈湖、陈止斋，而过尊伊川。又论文章谓止斋杂，叶水心谲，周平园漫，而称程伯子条

畅，叔子简肃，俱未平允。其论明代人物，颇诋刘忠宣（大夏）、周文襄（忱）、杨文襄（一清），而称李文达（贤）、李恭敏（鐩）、刘文和（珝）、刘文肃（忠）；又谓文达之夺情非本意，而罗文毅（伦）丑言过斥，盖以永乐以来，南士柄国，文达起北方之故。又极贬文毅与陈文恭（献章）、庄文节（昶）之道学，章恭毅（纶）、廖恭敏（庄）之黩货败节。所盛推者，李忠文（时勉）、薛文清（瑄）、王忠肃（翱）王端毅（恕）四公，其闻见甚近，当必有据。至谓明有汉之全盛亡其强，无宋之苟安有其弱，盖由士业草略，登仕太易，鲜治经世之学，官多牵制，迁代太数，不予专断之权。宣德、正统之间，其民朴，其君任人，最君子有为之时。而杨东里乃日与其僚嬉燕晋书唐律，遂失其时。孝皇信任内阁三臣及司马刘忠宣，而阁臣皆善私己，忠宣亦无以广德心者，致弘治之化逊于古。皆切中当时之弊，真名言也。（崔文敏，《明史·儒林》有传。）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九月二十四日

方孩未先生集 明方震孺撰

阅《方孩未先生集》，武进李申耆所编。凡奏疏四卷，《狱中自述年谱》一卷，《报恩录》一卷，《祸由录》一卷，《偶然賸稿》一卷，为诗一百四十一首，皆被逮及狱中所作。惟《武陵叹》十二首，为杨嗣昌作，则出狱后也。笔记六卷，曰《决疑》曰《定难》各一卷，乃崇祯十六年冬孩未为广东按察使。时吉王由长沙避难入粤，有楚中溃走之杨、汤两副将，以兵护之，至连州。粤人误传以为贼，署连守朱蕴钘遁，粤将严某接战而败，广州大震。孩未乃亲至连朝王，而王已于十一月十七日薨逝。孩未乃奉其柩厝于阳山，而安插两副将守蓝山赣州之险。《决疑》皆勘报处置等檄谕，《定难》则守省扼险等公牍也。曰《平反》两卷，则记其分守岭西及权按察时谳狱等事。曰《开节》一卷，则记其署布政时征解等事。曰《因才》一卷，则记举荐文武等事。以上六卷，

皆公牍文字，而称曰笔记，殊不可解。杂文一卷，附录一卷，则《明史》本传以及私传荐疏集序赠诗之属，共为十六卷。

孩未感愤辽事，自请出关，有慷慨国士之风，其即以此贾祸，尤为奇冤。然天启间六君子七君子，以皆下诏狱，无一得免，独孩未与惠元孺幸下法司，九死一生，得见天日。而庄烈于既死者赠谥褒恤，备极优崇，二人乃迟之又久，终不大用。当日廷臣争惠者尤众，刘忠介至书责乌程，罪其阻阨。其后惠得擢刑部侍郎，不久免归，卒以受伪职负世大诟。孩未声气，远不逮惠，台谏中自马如蛟、倪元珙一二人外，鲜入启事。后以寿州守城功，仅叙授广东参议。明自隆万以后，科道出为藩参臬副者比于谪降。故孩未在粤檄献忠伪官决战文，亦自称左迁，岂尔时朝论，终以巡关之举，失陷封疆，熊公既不见原，故孩未亦不能无议耶？然考之集，孩未实为襄愍督学南畿时首拔士，而其言辽事颇不以襄愍为然。尝言经抚终日不算敌而斗口，经说话虽稳而不肯做，抚肯做而漫无实著。又上经抚心同手异一疏，有云经抚两臣，一为臣之严师，一为臣之至友，皆以襄愍与王化贞并论，无所是非，此刘忠介所以作书规之。转眴而襄愍受祸，遂兴大狱，孩未为化贞所诬，郭兴治据以疏劾，至拟辟刑，其《年谱》及《祸由录》中屡言之。然则忠介之识，岂孩未所可几，不将叹为圣人哉！孩未血气之士，质美未学，其诗文亦然，大抵亢爽自喜，而绝无涵养，又不脱晚明文士小说家常。其遭难后自号为念道人，归心佛乘，遂概以禅宗语入文字，而意激语矜，亦往往自许过甚。其撰《年谱》，既自称先生，而夸诩者又不一而足。在粤处置吉藩时，以御史故官行事，檄谕皆自称本院，亦似非体。其《报恩录》中，皆纪一时急难之人，而尤感霍维华。至云死何足惜，独恨上无以慰母氏，弟无以慰浣叟，友无以慰钟西（即维华字），故篇中以浣叟始，以钟西结焉。孩未自言孤踪寡援，原不知东林为何人，亦不知何人是门户。其为诸生时，以军田诬

控于督府李公修吾(三才字),至就羁系,祸且不测,以张先生鹤鸣救得免。及为御史,上疏请增阁臣,为首辅刘是庵(一燝别号)拟旨切责。后以广宁失事被勘,张鹤鸣勘疏又称其有功无罪,御史胡士奇等疏请超擢,奉旨速议。而是时孙玮为掌院,杨、左副之,卒不复请,以明其于门户无与。盖李、刘、孙三公皆东林之主持,杨、左更不待言,而张则东林之劲敌也。其自辨可谓至矣。然以维华之奸狡而感之至此,实不可解,岂堕其术中耶?抑别有故耶?孩未身罹党祸,又关系辽事,而《明史》本传颇略。其列三案是非疏、再扫三案葛藤疏,持议最平,《明史》皆略撮数语,又易其上疏名目,阅之不甚了了。其崇祯初出狱恭谢天恩疏,自叙甚婉,而愿在朝。及被罪废弃,诸臣悉融成见,持论公恕,尤为可称。《从信录》诸书亦载之,而《明史》一字不及。孩未因疏论辽东阅臣姚宗文,遂婴党人怒,徐大化以与姚最厚,乘间报复,乃其以门户贾祸之由,《明史》亦不载。其父因梦方正学而生孩未,故名之曰震孺。其巡辽时副总兵罗一贯方官把总,为孩未摆马,孩未力荐其可为大将,后一贯卒立功称名将以战死。其在籍守寿州事,《明史》言之亦略。今观是集附录侍郎刘钟英所撰《方侍郎守寿实录》,则其时州城无一官,孩未坚守两旬,拒众数十万,其功甚伟,史公可法列上其事,亦极称之。《明史》于其官广西后,仅云用为广西参议,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马士英惮之,敕还镇,震孺忧愤而止。今观是集,孩未历叙按察使布政使以授巡抚,(据《笔记》开节一卷自序,称方子以癸未八月掌臬事,会藩司缺,则又署藩,似已真授按察使矣。然因才卷中请入贺万寿详文,仍自称本道叨守岭西。赵吉士《续表忠记》《巡抚方公传》,亦云以参议晋巡抚,盖崇祯特简,与《明史》不异。)其署臬时力辨吉王之非伪,散遣楚将,安集人心,及调兵筹饷备御,皆有功于粤。至《明史·吉王传》言,崇祯九年慈煃嗣为王,十六年张献忠入湖南,同惠王走衡州,随入粤,国亡后

死于缅甸。(《诸王世表》则谓慈煃以崇祯十二年袭,又阙一煃字不填。)据此书则慈煃入粤即薨,其入缅甸者,盖其嗣王;而弘光初立所谥曰贞之吉王,盖即慈煃,非其父由楝矣。《明史》表、传于由楝、慈煃,皆失其谥,并其世次亦不明,赖此足证其误。孩未署粤藩时,吾乡严公起恒以广州知府升蕲州副使,孩未力请奏留,谓民心所系属,无如此人,请俾以副使职衔,仍掌广州府事,自亦足见其知人善任,而《明史》诸书亦不载。惟附录郑之元所撰《侍御方公传》言崇祯初将加不次之擢,时长山相国与公同门,欲索重贿;赵吉士撰传亦云政府有索贿者,此似不足信。刘公贤者,必无是事,赵但云政府,或尔时别有主者耳。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十一日

升庵集　明杨慎撰

阅杨文献(慎)《升庵全集》,偶记数则:

《公羊传》云:葵邱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宋儒赵鹏飞必如数求之,谓葵邱之会惟六国,会咸、牡邱皆七国,会淮八国,并无九国,真痴人说梦矣。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此犹《汉纪》云叛者九起耳。《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六十篇,宋人不晓此耳。

僖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公》、《穀》皆言晦冥也。慎案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书晦者,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是也。《公羊》乃曲为之说,于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传曰:是月何?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亦不书。《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刘原父之言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书晦,乖伪之深者,甲午书晦则无说矣。左氏曲说,以为阵不违晦故败。噫,楚以晦而败,晋不晦而胜乎!是皆剿说之无理者也。

《左传》齐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产立公孙洩。明年明日，则有之矣，明月仅见此耳。

涑水曰：左氏书荀息之死，引《诗》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杜元凯以为荀息有此诗人重言之义，元凯失左氏之意多矣。献公溺于嬖宠，废长立少，荀息不能谏正，遽以死许之，是其言玷于献公未没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没之后也。左氏之言，贬也，非褒也。

宋陈襄《郊义》云：祀圜邱必以冬至日者，以阳复也。故宫用夹钟，于震之宫，以帝出乎震也；而谓圜钟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方泽必以夏至日者，以阴萌也，故宫用林钟，于坤之宫，以万物致养乎坤也；而谓函钟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吕不韦《月令》自东风解冻至水泽腹坚，后魏始入历为七十二候，其所载与《夏小正》、《淮南·时则训》互有出入。又见王冰注《素问》亦引吕《令》七十二候，与今不同。如桃始华为小桃华，雷乃发声下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驾下有牡丹华，王瓜生作赤箭生，苔菜秀作吴葵华，麦秋至作小署至，半夏生下有木槿荣，皆可以资博雅者。

《周礼》天官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农、山农、泽农也。郑玄曰：三农，原农、隰农、平地农也。孔颖达附会郑说曰：积石曰山，钟水曰泽，不生九谷，故郑玄不从之，可谓康成之佞臣矣。慎观地官司徒掌葛，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征草贡之材于泽农，是山农泽农，《周礼》本有，非郑司农杜撰，而郑玄原农隰农何所本乎？

《礼记·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冬祀井。《太玄》数曰冬为井。《白虎通》曰：春祭户，夏祭灶，秋祭门，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户以羊，灶以雉，中霤以豚，门以犬，井以豕。唐月令亦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盖行者井间道也。古者

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是祭井即祭行，《月令》与《时训》互言之，非有异也。

刘歆逢王莽之恶，欲以威刼群臣，遂伪作《周礼》，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条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礼鞭挞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为，而谓周公为之乎？歆其可胜诛哉！

《周礼》秋官有屋诛之文，郑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岂有夷三族之令典？盖屋诛者，即汉人下蚕室之类耳。郑玄此说，误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考工记》曰：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盖言大圭之首似终葵耳。其后讹为钟馗，俗画一神像帖于门，手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人又戏作传，托言见梦于明皇，尤为无稽。亦如石敢当本《急就章》中虚拟人名，本无其人也，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皆虚辞臆说也。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谋去公孙归父，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又帅师城郚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孙弘之布被，王莽之谦恭也，然则小廉乃大不忠之饰乎？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盖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朱注不得其解。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愚详观其评论，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邪，倾覆宗社，乃列之名臣录，称其文章道德。文章则有矣，焉有引用奸邪而可名为道德耶？苏文忠公文章忠义，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甚于安石。不惟此也，秦桧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讥其横。汉儒如董、贾之流，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亮则名之曰盗，又讥其为申、韩。

陶渊明则讥其为庄、老。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亹亹千余言，力诋之必使其不为全人而后已。盖自周、孔以下，无一人逃其议。或者门人纪录之过，朱子无忠臣，遂至此欤。

李密《陈情表》有少事伪朝之句，责备者谓其笃于孝而妨于忠。尝见佛书引此文，伪朝作荒朝，盖密之初文也。伪朝字盖晋改之以入史耳。

《左传》言羿射日落九乌。乌最难射，一日落九乌，言射之捷也，而后世不得其说者，遂以为射九日矣。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七月二十日

下午阅《升庵集》，又记数则：

世之说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统者，汉唐宋而已，秦晋及隋不得比之。余谓汉唐可称一统，宋仅与晋比尔，不得并汉唐也。宋自太祖开基，仅得五代疆土，而河东江南闽蜀岭南十国未平，史氏未尝以一统例书之。至太宗，诸国始平，至真宗而纳币于契丹矣，四传至神宗而割七百里地以献辽矣。靖康以后，称臣称侄，更不足言，而其一统之日，曾不得如西晋之久。及南渡以后，享国差长于典午，而气息奄奄，不啻倍焉。余尝谓宋之得国，非有深仁厚泽，大烈显功，幸取于孤儿寡妇之手；而赵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张良、李靖乎？故以方兴之师，而不能克久疲之辽；仗全胜之势，而不能制蕞尔之夏。景德之际，寇準之谋不尽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纲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时，则奉夷狄为骄子，继而真宗、仁宗之世，则敬之如兄长，至南渡则事之如君父矣。晋之东犹振刷磨淬，灭慕容，灭姚秦，灭李蜀，是虫死不僵，虎毙犹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晋，而况汉、唐乎？

小说载李泰伯不喜《孟子》，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子》，即考其集知之。《内始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

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省欲论》引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本仁论》引以至仁伐至不仁,《遥平集序》以子思、孟轲并称《送严介序》称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礼貌之。《常语》引《孟子》俭于百里之制。由是观之,泰伯盖深于《孟子》者也。古诗《示儿》云:"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则尊之亦至矣。今之浅学,舍经史子集而剿小说,以为无根之游谈,故详辨之。

今帝王庙,元世祖亦得与祀,盖以国家统绪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国,贬孔子为中贤,第儒流于倡后。国有大事,华臣仕于其朝者,虽大臣不得与闻;台省正官,非其族类则不任。兼事沙门,其称帝师者,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专席于座隅,与其君同受群臣朝贺。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得则屠之。征日本则十万之师,弃于海岛;遣使拓云南金,责安南陈氏以金人代身,其恶如此;然则史之称谓,皆溢美也。按第儒流于倡后者,元制以乐工为云韶大夫,职正四品,在儒臣上也。

唐人目武后之世为牝朝。

唐郭、李二将齐名。子仪持重,光弼劲捷,各有所长。以诗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韩,李如柳。论雅正则子美、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周有八士,马融以为成王时人,刘向以为宣王时人,他无所考。《汲冢周书·克殷解》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乃命南宫百达迁九鼎三巫,疑南宫忽即仲忽,南宫百达即伯达也。《尚书》有南宫括,疑即伯适也。则八士者,南宫氏也。以为成王时人,近之。又萧颖士《蒙山》诗,有季随蹑遐轨之语,蒙山有季随隐迹事,未知所出,亦奇闻也。

孔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晋金谷二十四友有刘琨,唐八关十六子有刘栖楚,其亦中行独复者乎?

汉光武渡呼沲河，俄顷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后帝命其处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孙，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击刘曜，济自大堨，以河冰泮为神助，号为灵昌津，此其去光武远矣。

黄鄮山尝曰：考亭于介甫爱而不知其恶，于东坡憎而不知其善，然特激于汪玉山一时往复之书耳。玉山极口称东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护东坡，考亭乃深求其短，遂有宁可取介甫之说。考亭有性气，此一时有激之言，非平日议论之正也。然其苗脉，亦从为伊川护法中来；甚至介甫作诗骂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诗为是，盖因为门庭起见，遂有此焉，偏处亦不自觉也。鄮山，朱子门人之门人也，其言如此，可谓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论，非特有激于汪应辰。全观张南轩《与朱元晦书》曰，闻兄在乡里，因岁歉请于官得米储之，而春秋偿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苗之讥，兄闻之作而言曰：介甫独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奋然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某以为过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异日流祸，恐不可言！南轩此论，可谓朱子之诤友矣。夫朱子学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论，曷尝誉骓兜而贬元凯耶？

于公异露布，为德宗所叹赏，陆贽忌才，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壈而终，惜哉敬舆而有此也。

辛甲为商纣太史，七十五谏而去。其后周人封之，著书一篇，见《汉书·艺文志》。

韩文《讳辩》汉有杜度。按庾肩吾《书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韩公亦误用。何不曰春秋有众仲，战国有骐期？

唐人谓中书舍人为小凤，翰林学士为大凤，丞相为老凤；盖以中书省有凤池也。宋时犹袭其称。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乎在自立也。

仓颉、沮诵共造文字，今但知有仓颉，不知沮诵。

卢怀慎身为上相，家无担石，孜孜体国，至死益坚。属疾则念明皇倦勤，将有险人乘间之患；遗言则荐宋璟诸贤，以为社稷无穷之谋，岂区区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为功必己出者能尔耶？史以伴食讥之，误矣！

黄东发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郑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己独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郑五之罪人也。呜呼，伊尹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郑五，斯可矣！又曰：棨之初相，独惊怪而固辞，其进甚明也。唐末诸相，率植党与以持之，棨之既相，独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进退如此，不贤而能之乎？迹其生平，守庐州而盗不入境，留缗钱而盗不敢犯，亦有过人者，不谓之贤不可也。

荀彧沮曹操受九锡，唐裴枢持朱温除一太常卿。文中子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欧阳永叔以枢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与人乎？呜呼，文中子、永叔可谓愚矣！荀、裴二人，既与曹操、全忠同为逆谋，非一日矣，其靳九锡，惜一卿，欲微示异同，以掩时人之耳目。其心必曰我已许其大，其细者不许，彼未必怒也。操与全忠之意，必疑曰彧与枢之意中变矣，细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忿，杀之不恤也。而文中、永叔之论，毋乃为所欺乎？

殷之德，阳德也，故以男书子。周之德，阴德也，故以女书姬。

《墨子·尚贤篇》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

赵师罿为赵千里从子，尹京有政声，戮杭州奸僧事尤奇。而谄附韩侂胄，至学犬吠以为迎合。

宋赠《鄂王岳飞谥忠武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戡定祸乱之文，合此两

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古今之同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今天下岳祀，皆称武穆，此未定之谥也，当书忠武为宜。

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醍醐》诸书，证引赅博，洵近世所罕有。惟议论多僻，又喜杜撰附会，以英雄欺人。其论理学则极诋陆、王，论经学则极诋郑康成。论文则虽喜左氏，而亦文致其失。论诗则极诋许浑，谓无异张打油、胡钉铰；而于少陵亦有微词，率多逞其臆说舌锋，不可为据。如以《左氏传》裨谌谋于野则获，谓以《论语》草创一言而附会之；孔父之妻美而艳，谓以孔父正色而立朝一语诬之；此皆全无情理。左氏好浮夸，亦不至若是。诋许浑《凌歊台诗》有宋祖歌舞三千之语，谓史称高祖清俭寡欲，而浑诬之若此，是目不见书。不知宋世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世称祖，凌歊台乃世祖孝武帝，非高祖武帝也。其论正统，谓女主夷狄篡逆不得为统，因谓中国当绝元代之统，不当帝之。夫女主篡逆固已，若绝元而不帝之，则统不中绝乎？且其言曰：中国为五帝三王之所自立，夷狄岂得而有之；而以文中子之帝元魏为可诛。夫通生于元魏，不帝魏而将谁帝乎？且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然则舜与文王，亦当绝之中国乎，其论之偏多若此。且又影撰古书以欺后世，尤不足以为据。即其讥郑康成杜撰三农名目而郑司农之说为正。夫以司农、山农、泽农之名为非杜撰则可，若其说为确则非。盖地官明言于山农征絺绤，于泽农征草贡，其与九谷固无关涉。康成亦知其不可通，故更撰原农、隰农二名。升庵读书博而不精，即此可见。升庵以力谏大礼，廷杖谪戍，生平风节，本有足观。而其后居滇时，严介甫以诗属点定，遂与酬和订交，因痛诋夏文愍为小人，而以河套之议为不度

时势。夫桂洲诚有可议，然其与曾襄愍谋复河套，则社稷至计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诋之，可知其徇私隐而违公是矣。即其父子俱以大礼议忤世宗，放弃以死，直声震一时。然当时张、桂之议，以犯盈廷众怒，天下争诟之。迄今是非论定，张、桂所言，实为允协；杨文襄早有张生此言圣人不易之语。升庵父子力持濮议，亦由读《仪礼》不细故也。胜国考据之学，远不能望昭代，惟文宪与陆文裕为一朝弁冕。文裕《俨山外集》，余亦摘记之，虽博奥不及升庵，而议论较正。余又感二公生同时，又相为友，亦一时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踪迹亦与介甫尤密，卒后，介甫为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确然，不为所污，是其遇固优于升庵，而人品亦胜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学，而皆为嵩所结纳，奸雄之牢笼贤智，又何如哉！

七月二十一日

阅《升庵集》，又札记数则：

陈文惠公尧佐《吴江诗》云："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西风斜日鲈鱼香。"后人于其地立鲈乡亭。又《碧澜堂诗》云："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涵一万家，谁向月明中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二诗曲尽东南之景，后之作者，无复措手。

萧遇《春日诗》，"水隄烟报柳，山寺雪惊梅"。唐人赏之，谓不减庾子山。

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绝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试举一二："卜得上峡日，秋来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又："雨滴空阶晓，无心换夕香，井梧花落尽，一半在银床。"又："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宫，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中。"又："命笑无人笑，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渡可怜宵。"

鲍照诗"秋霜晓驱雁,春雨晴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诗"朔风驱胡雁",本此。又庾信诗"秋风驱乱萤"句,亦甚奇。

古人殿阁簷稜间有风琴风筝,皆因风动成音,自谐宫商。元微之诗"鸟啄风筝碎珠玉"是也。今名纸鸢曰风筝,非。

陆贾《南中行纪》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女子以彩丝穿花心,绕髻为饰。梁章隐《咏素馨花》,诗云:细花穿弱缕,盘向绿云鬟",用陆语。

王右丞诗"杨花惹暮春";李长吉诗"古竹老梢惹碧云";温庭筠"暖香惹梦鸳鸯锦";孙光宪"六宫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妙。

孟东野诗云:"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雪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其辞风华秀艳,有古乐府之意。余尝令绘工绘此为《四时婵娟图》,以花当春,以竹当夏,以月当秋,以雪当冬。

《唐书》武后之世不见有征云南事。余观《骆宾王集》,颇见其事,今具录其略。《畴昔》篇云:"膏车秣马辞乡邑,萦辔西南吏邛僰",此骆宾王亦从宦于蜀也。其《行路难》云:"去去止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原饶毒雾,溪谷多淫雨",则从征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贼诺波弄杨处露布》云:"浮竹遗胤,沉木余苗";又云:"三胎裔镇",此山即南中巨防也。又《破蒙俭露布》云:"俗带白狼,人习贪残之性;河沦赤虺,川多风雨之妖。水积炎光,山涵毒雾,竹浮三节,木化九隆,郑纯之化不追,孟获之风愈扇。"又云:"营开嶲穴,旆转邛川,峻岐折板之危,滇池漏江之固。"又云:"城接祠鸡,竟无希于改旦;山多神鹿,终未见于择音。"又《代姚州道李义祭赵郎将文》云:"滇浦挺妖,昆明习战,致令王师失律,凶狡凭陵。亭候多虞,故有负于明代;《春秋》责帅,岂无惭于幽途。"合此观之,始虽小胜,终亦败师,史不书者,盖当时不以闻也。唐之败于南

诏，不止杨国忠而后隐蔽，武后之世已然矣，故详著之以表史氏之遗云。

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云："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酉阳杂俎》谓燕公读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午在南方则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解。愚按《晋书·天文志》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阴阳而配节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证。以一行之邃于星历，张燕公、段柯古之殚见洽闻，而犹未知焉，姑阙疑以俟博识。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者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韦苏州《对残灯诗》云："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遽眠，解带翻成结。"梁沈氏《满愿残灯诗》云："残灯犹未灭，将尽更扬辉，惟余一两焰，犹得解罗衣。"韦诗实出于沈，然韦有幽意而沈淫矣。

陈张正《见邻舍诗》云："檐高同落照，巷小共飞花"。符载诗："绿迸穿篱笋，红飘满户花"。于鹄诗："蒸藜尝共灶，浇薤亦同渠。传屐朝寻乐，分灯夜读书"。刘长卿："鸡声共林巷，烛影隔茅茨"。徐铉诗："井泉引地脉，邻杵共秋声"。梅圣俞诗："篱根分井口，壁隙透灯光"。总不如杜工部"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一首之妙。

李端《古别离诗》云："水国叶黄时，洞庭霜落夜，行舟闻商贾，宿在枫林下。此地送君还，茫茫似梦间，后期知几日，前路转多艰。巫峡通湘浦，迢迢隔云雨；天晴见海樯，月老闻钟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青霄歌一曲，白首对汀洲。与君桂阳

别，令君岳阳待，后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远山云似盖，极浦树如毫。朝发能几里，暮来风又起，如何两处愁，皆在孤舟里！昨夜天月明，长川寒且清，菊花开欲尽，荠菜泊来生。下江帆势速，五两遥相逐，欲问去时人，知投何处宿？空冷猿啸时，泣对湘潭竹！”此诗端集不载，《古乐府》有之，然题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诗真景实情，婉转惆怅，求之徐、庾间且罕，况晚唐乎？

《丽情集》载湖州妓周德华者，刘采春女也，唱刘禹锡《柳枝词》云：“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此诗甚佳，而刘集不载。

《古乐府·清溪小姑曲》云：“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唐李义山诗云：“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小姑，蒋子文第三妹也。杨炯《少姨庙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澜未歇；蒋侯三妹，青溪之轨迹可寻。”

《古乐府》有《朱露曲》，解云：因饰鼓以鹭而名曲焉。徐陵诗有枭钟鹭鼓之句。盖鹭色本白，汉初有朱鹭之瑞，故以鹭形饰鼓，又以朱鹭名鼓吹曲也。

太白诗“羌笛横吹阿亸回”。《阿亸回》，番曲名，张祐集作阿滥堆，盖飞禽名也。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番人无字，止以声传，故随中国所书人各不同耳。难以意求也。

唐郑嵎诗，“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词名鹧鸪，本此。

《玉女行觞》，《神仙留客》，皆炀帝曲名。

江淹《咏美人春游诗》，“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词名《点绛唇》，本此。

王荆公好解字说而不本《说文》，妄自杜撰。刘贡父曰：《易》之《观》卦，即是老鹳；《诗》之《小雅》，即是老鸦。荆公不觉欣然，久乃悟其戏。又问东坡鸠字何以从九，东坡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

笑曰：然则滑是水之骨也。

高欢立法，盗私家十备五，盗官物十备三，备，偿补也，音裴；今作赔，音义同，而赔字俗，从备为古。

朱文公书，人皆谓其出于曹操。操书传世绝少，惟《贺捷表》元时尚有，文公所学必此。刘恭父学颜鲁公《鹿脯帖》，文公以年代近远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此又见文公之书出于操，无疑也。

郝陵川论书云：太严则伤意，太放则伤法；名言也。元人评书画皆精当，远胜宋人。

梁武帝诗，瑟居超七净。瑟与索同；萧索字一作萧瑟，则索居亦得作瑟居也。盖瑟索皆借用，正字作槭。

七月二十四日

早起，摘录《杨升庵集》。

郦道元《水经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渊无潜甲；又曰：鱼若空悬；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极造语之妙。

说者云，宋人小说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说不及汉人。如华峤《明妃传》云："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云，"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于横《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此岂唐人可见。

《拾遗记》曰：禹治水所穿凿处，皆有泥封记，使玄龟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经》：黄帝游幸天下，有记里鼓。《道路记》以里堆则堠起轩辕时也。

尝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此言也，虞绍庵尝举以教人，诚读书之良法也。

唐杜暹聚书万卷，每题其后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

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其言似矣，然而未达也。司马温公云：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此兴废之常理也。余尝爱赵子昂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真达者之言哉。

《续锦带集·迎宾启》云："水候锦缆，陆迟华銮。"

褚亮诗："彤驺出禁中。"盖伍伯戴红帽以唱驺，自唐已然矣。

禊，水上祓除也，有春禊秋禊。《论语》浴乎沂，注上巳祓除，此春禊也。刘禎《鲁都赋》曰："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禳，国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子鼠丑牛十二属之说，朱子谓不知所始。余以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所能为也。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日月阴阳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余可推而知矣。（此亦臆说。按《北齐书》文宣帝母有长子羊儿年，次子狗儿年之语，则南北朝时已有之，然法不得其解耳。）

点与玷通，古诗多用之。束晳《补亡诗》，"鲜侔晨葩，莫之点辱"。陆厥诗，"既叨金马署，复点铜驼门"，杜子美诗，"几回青琐点朝班"是也。

文章有似歇后语处，如渊明诗"再喜见友于"，杜诗"友于皆挺拔"、"野鸟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荩从武帝登楼，受诏赋诗立成。帝谓其祖溉曰：荩实才子，恐卿文章得无假手于贻厥乎？又称故卿曰维桑之里，称师曰在三之义，称子曰则百之祥，皆此类也。

七月二十六日

偶阅杨升庵集，又录数则：

山林家四和香，以荔枝壳、甘蔗滓、干柏叶、黄连和焚；又或

加松毬、枣核、梨核，皆妙。

印色古方用蓖麻油，或用煎糊油，皆未为佳。近传用川山甲油，取其不渗。试之良妙。

刘聪以婢为后，王鉴谏曰：不可以污玉箦而尘琼寝。

茨檐贱士，见《晋书》。苇庵渔父，见《广异记》。

《中朝故事》云：天街两旁槐木，俗号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街，以其成行排列也。

《海物异名记》密丁魁，蛤之子也。江瑶池，海月也。天脔瓦陇，蚶子也。青叶盘，海镜也。西施舌，鳣子也。西施乳，河豚肠也。

吐绶鸟谓之锦带功曹，即诗所谓卬有旨鹝也。可对金衣公子。

梁黄门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犹豫，因此而传耳。乃知犹即鼬也。

《尹子》曰，诗咏流离，史书枭獍。流离鸟名，少好长丑，盖毛、郑旧说也。

邹衍言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载于《史记》。其说曰：东南神州曰旦(音晨)土；正南邛州(《隋书》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书》作拾)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一作桂)曰肥土；西北玄州(《隋书作营州，一本作宫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汉人作《河图括地象》，全祖其说。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从祀之位。史炤《通鉴释文》曰：此九州其昆仑统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农地过日月之表，盖神农之九州也。

道经言海外蓬莱阆苑有五岳灵山。一曰广乘之山，天之东岳也。在东海之中，上有碧霞之阙，琼树之林，紫雀翠鸾，碧藕白橘，主岁星之精，居九气青天之内。二曰长离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宫绛阙，赤室丹房，紫草红芝，霞膏金

醴，主荧惑之精，居一气丹天之内。三曰丽农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华之阙，三素之城，玉泉之宫，瑶林瑞兽，主太白之精，居七气素天之内。四曰广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琼楼宝阙，金液龙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气玄天之内。五曰昆仑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间，上当天心，形如偃盖，上有琼华之阙，光碧之堂，瑶池翠水，金井玉彭，主镇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气中天焉。

东海之别有渤海，南海之别有涨海，西海之别有青海，北海之别有瀚海，犹五岳之外有五镇焉。

邹衍书，四海之外有裨海环之。《说文》，以小益大曰裨。《西域传》有裨王，《汉书》有裨将，书名有《裨苍》、《裨雅》，皆以小益大之义。

唐诗"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黄河也，折支河也，湟河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内水沱江也。

又录文集《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传闻于永昌张愈光者尤急。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则暂归，约同谒执事于渝，此彦会也。张以病不果行，走以献岁甲之鼍，路贯贵治，竟逢其违，匆匆匆匆。留手笔付马生以答前款，区区拳拳，未蒇万一。童永昌来，乃辱赐荡栉，丰逾千言，始则善诱之太甚，中则相知之已深，末复相期之极挚。走虽昏髦，敢忘酬旃。下走赋质愚戆，天禀倔强，不能以过情接物，虚言定交；独重钦下风，景眷高躅，繄有由矣。自昔文人，类略细谨，仰高明则濯缨清泠，牵丝壁立，不依禾涓，不谒黄鼺，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饫闻镂膺者也。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俾其易入。而一时奔名走誉者，自叩胸臆，叵以惊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从之，纷其盈矣。蜉蝣撼树，谓游夏为支离；聚蚊成雷，以舒雄

为小伎。豪杰之士，陷溺实繁。执事则独复不染，特立无缁，此又鄙人之沃闻镂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长也无奇，然窃有狂谈，异于俗论。谓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此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

不可不知此等议论。何仲默亦谓古诗之法，亡于谢玄晖；古文之法，亡于韩昌黎。虽才人好为高论，然亦足以增广识见。

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原于覆篑，江则原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窃不自揆，欲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确乎不移，而影颓吴泉，昏及赵荫，迹类愚公，力疲夸父矣！束发以还，颇厌进取，幸兹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补刖。回维千钧之弩，一发不鹄，则可永谢，焉复效枉矢飞流，嚆箭妄鸣乎？故无宁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赏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诗或托物起兴，如崔延伯每临阵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宋子京修史，使丽竖爇椽烛；吴元中起草，令远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岂能执鞭古人，亦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若所谓老颠欲裂风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尊谕托忘机忌之教，则岂敢当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负俗，斯则受贶良厚，不敢文过。末复以见志垂载为勖，此叔达汲王无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壮脊之灶欲烬，游岱之魂将至，捧诵良言，深负德爱尔。

刘绘与升庵原书谓：足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艳曲，耽意于美色，抱尺寸者从而讥讪，以为困踬夷险，降志辱身，厌溺嗜欲，不超玄远。其略知足下者，又为足下之才之惜。以仆之愚蒙，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

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将求夫安与适也。古人卧酒家，买田宅，拥声伎，皆豪杰盖世之才，岂独无抱尺寸者之见也。

《与余鹤卿书》:

自七月之变，分手非所，不面之阔，蘱焉五年。断金暌于参商，渴琼发于寝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别之后，两枉珍翰，一投嘉藻，启缄伸纸，喜与怍会。既睹手迹，兼照心素。滞荆之迹，虽同仲宣；投河之怀，夐异贾傅，欣惆欣惆，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阙便驿，迁延至今，倾翘益勤。走孱弱之躯，不耐瘴疠，戊午春月，忽中末疾，笃癃沉痼，行动仰人。穷荒绝域，乏医鲜药，闭门抱影，越岁逾时。近兵燹甫定，而扎瘥大侵，继之蓬心摇兀，难以托根；波臣涸辙，又复转徙。孤悬浮寄，望乡益远，无悰寡侣，较顷弥甚，儋石同栗里，而室无阿舒之愉；迟暮如子云，而门无好事之问；僻远视琼儋，而馆无白鹤之假；寂寞均柳永，而游无黄溪之适。时复静言，进维畴曩，承清尘于俊造，厕华景于英柳，桑梓芝兰之契，宴笑过从之雅，微言疑义之析，酒赋琴歌之欢，炳焉服膺，宛犹昨暮；忽而影响，旷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刍狗之谈；释氏露电之喻，其最得乎！独居多暇，感集悲来，辄藉此言诠，以濯情素。款襟其辽，覙缕莫罄，时有南风，更冀良讯。

升庵议论之可取者，如论天则谓邵子有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而朱子遂云天外更有躯壳甚厚，所以固气。然则天之躯壳，谁见之也；而《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言为切要。论嫦娥则以为常仪占月之讹。论新旧《唐书》，则以为姚崇要说十事，《旧书》备载问答语；而《新书》裁节之，全失语气，小宋之割裂类如此。论范少伯载西子游五湖，则谓越王灭吴，沉西施于江，曰使浮鸱夷以终。杜牧误会浮字，且

以范蠡号鸱夷子，而亡夫差以鸱夷沉子胥于江，遂有一舸逐鸱夷之句，而后人讹传至今。论西海之祭，则称邱文庄公谓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通西南岛夷，即西海也，宜于云南城望祀之，今望祀于蒲州为非。论小说则以《汲冢周书》为害义丧教，首为诬圣之书。其后《十洲记》、《汉武帝内传》、《洞冥记》、王嘉《拾遗记》、王仁裕《天宝遗事》，宋有《碧云騢》、《云仙散录》、《清异录》，皆浅漏虚妄，可以焚弃。论班史《古今人表》，则讥其有四谬。列曾子于冉闵、仲弓之下；列鲁隐于下下，而葛伯及于上中；列嫪毒于中下，而陈仲子与之同等；此识见之谬。以夔、后夔为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韦、豕韦为二人，而一居下上，一居上下；邮无恤与王良并著，范武子与士会俱垂，此荒略之谬。鸿荒以来，非汉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刘氏之臣。固作《汉书》，纪汉事耳，乃总古今以著《人表》，既乖其名，复乱其体，此名义之谬。有仲尼之圣，然后可以裁定前人，宪章后世，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使其自署，当在何等？此妄作之谬。论陈寿无史职故灾祥靡闻之语，谓寿因父受髡辱，加兹谤议。按黄气见于秭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无史官，此事何由而书？《蜀志》又称王崇补东观；郗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又按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见，大赦改元；寿自书之而自戾之为不可解。是皆足以备稽考，非一时偏谬者比。

升庵编戍后，世庙犹念之；乃以狎妓自污，至绾角髻，簪花、穿绯衣，令妓舁之行。内侍有自滇回京者，以闻，世庙以为病风，乃得免。是其佯狂避祸，同于袁海叟之对使者唱月儿高一曲，亦古之智士欤！诗文皆宗六朝，苦少真意。文更有貌为高古者，率割裂补缀，不足当方家；且议论多偏驳。尝作《二伯论》，谓《春秋》称霸，惟桓与文，而五伯之说，起于

战国策士，而孟子述之，不足为据。因以秦穆公之穆，为恶谥之缪，引董无心言暨《史记·蒙恬传》为证。且谓古之得缪谥者，秦鲁以之。夫《春秋》以来无恶谥，惟废弑者间有之。秦穆虽未得比桓、文，然在秦则创霸者也。且其置晋君，服邻丧，用孟明，皆人所难。而勤王则先出师，攘楚则愿从役，其心术较晋文为正。孔子亦录其书为《秦誓》，是即在中国，亦令主也，岂有康公为其子而加以恶谥者乎？升庵以其置晋君而先惠、怀为幸祸，三良之殉为穆公遗命，其何所见而云然？至论道学，则痛诋象山、慈湖、白沙、姚江为伪学，而于朱子亦力攻其短。论政事，则以王荆公为奸邪之尤。论诗，则伸六朝，屈三唐；而于同时何大复屡有微词。且以蜀人而专右乡曲，皆其失也。

闰七月初三日

倪文贞公集 明倪元璐撰

阅《倪文贞公集》，首卷为谕、祭文、史传、墓志、像赞，卷一至卷四为制诰，卷五为策论，卷六至卷八为杂序，卷九卷十为墓志铭，卷十一为行状，卷十二为妇人志状，卷十三为其父琼州公行述，卷十四为杂传，卷十五为记及题跋，卷十六为题跋，卷十七为铭赞，卷十八至二十为书牍；以上为文集二十卷。又奏疏别为十二卷，其制诰之作，文贞在日，门人杨忠节公廷麟等为刻《代言选》六卷，（倪公当弘光时曾得谥文正，而杨公当永历时亦谥文正，可谓真师弟矣。）而文文肃为之序。其酬应之作，文贞自编为《应本》一集，而黄忠端（道周）、陈忠裕为之序。奏疏则宋忠节（玫）为之序。乾隆壬辰其玄孙安世，乃合编《代言》、《应本》，益以书牍为一集，平郡丞圣台吴知州璜为之校订，而铅山蒋编修士铨主讲蕺山书院时为之梓行。文贞长于论事，故制诰奏疏，俱严重剀切，似陆敬舆、刘邃父，他文则学沈亚之、孙可之，喜出以奥涩，

然善叙情事，与同时黄石斋相上下，在明代中固铮铮秀出者矣。其诗别有刻本，乙卯、丙辰间予曾见之，殊诡僻不入格，盖学青藤未至，而染于并时王遂东一派者。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初七日

严介溪文集 明严嵩撰

阅《严介溪文集》。其中碑志诸作虽平弱，然颇简洁，无芜冗之病。吾乡若陶庄敏公（谐）、孙忠烈公夫人杨氏墓碑，皆其所作，当时固以元老大手笔为荣，今日几同佛头着粪，可为忾叹！观其自撰先茔诸碑，历叙孤寒之迹，时已为少师，世蕃亦为太常少卿，请假修墓，而词气抑然，自称不肖无以副先德，亦似非丧心昧良者，使不及败而早死，复无奸子，亦足安其邱垄。所谓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也。其前列湛文庄诸人序文凡十余篇。朱竹垞尝言甘泉一序，尤令人张目；又谓道学者寅谀乃如是，然则如升庵、荆川，固不足责矣。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六日

张太岳集 明张居正撰

阅《江陵张文忠公文集》。凡诗六卷，文十四卷，书牍十五卷，奏对十一卷，万历四十年壬子其第三子修撰懋修所编，时去文忠之没三十年矣。前有沈鲤、吕坤两序，及懋修所撰凡例两则；又述先公致祸之由一篇。末有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等所撰《行实》一卷，则文忠初丧时也。有荆州高以俭后序。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书牍》十五卷，字字老谋，最为可观。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七月二十七日

阅《张太岳集》。其杂著言秦之治胜于周,此文忠杂霸之术,有激言之,不可以训。

七月二十八日

阅《张太岳集》。文忠于徐文贞、顾华玉感恩知己,惓惓毕生,即于高文襄虽始合终隙,然与文贞书,极称中玄明白爽直,举动极合人心;于止开泇河之议,亦称其公心虚受,易于转圜。其奔父丧及奉母入都时,两次道过新郑,与高相见,至于涕泣。及高没后,与其弟书,为之画策,令文襄夫人具疏请恤,又为之陈乞于上,其言肫挚,皆见由衷之诚。王大臣之狱,亦数与人书,言极力调护,至以百口保之,则文忠之心,千载如见。盖新郑之逐,以欲去冯保而反为所乘,实以十岁天子,改为十岁孩子之言,激慈圣怒,故没后神宗犹衔之,谓其欺侮朕躬。文忠当是时不免以权势相轧,幸其去而不救,若谓其与冯保合谋,已非事实。至大臣之狱,全由冯保所构,文忠无与也,因杨博、葛守礼之言即力救之。而今《明史》诸书,乃谓文忠谋陷高;《纪事本末》等书至云文忠改锦衣揭帖中凿凿有据四字,葛守礼识之,笑而纳诸袖,文忠觉之,曰彼不谙体裁,我为润色之耳;则诬甚矣。文忠果改揭帖,何肯出以示人? 葛方请救于文忠,何敢纳帖于袖,其将以为劫制耶? 文忠何如人? 而险忮如是又粗疏如是耶? 至夺情时吴中行、赵用贤等疏上,尔时文忠盛怒欲杖之者,盖实有是事也。其时学士王锡爵等请之而不得,亦实事也。而《纪事本末》等乃增饰之云,尚书马自强为之解,居正跪而撚须曰:公饶我,公饶我! 锡爵造丧次请之,居正索刀作自刭状曰:尔杀我,尔杀我! 径入不顾。此等形状,直市井亡赖之所为,而谓文忠有是耶? 文忠之夺情,当日累疏乞归,言甚哀恳,朝廷诏慰,部院疏留,亦皆往复数番,而史乃云朝廷亦无意留之,居正谋之冯保,且讽其所荐吏部尚书张瀚乞留,而瀚不肯,其事已不可信。又造为此言,盖出吴、赵等怨者之口。文忠旋败,仇怨愈

多，人主积嫌，朋党日盛，皆以江陵为口实，然其诬诞，亦何能欺三尺童子哉！唐时牛李分党，既卫公败，而宣宗衔之不已，僧孺后人皆贵，其党益盛，遂造为卫公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至对杜悰称小子。王氏应麟谓以文饶为人大概观之，必无是事，盖僧孺之党诬之。余谓文饶已尝为相，时以节镇入觐，何至惊喜于一御史大夫。且杜悰膏粱驽材，文饶视之，奚啻涕唾，而造为小子之称，此不出悰等奴侩之识见，史官无识，野乘多诬，古今若此等者，何可胜道哉？

国初王尚书鸿绪修《明史》时，东林复社余焰未熄，尚书吴人，所任万季野等皆党人弟子，追原祸始，归咎江陵。季野著《群书辨疑》，列其二十四大罪，则当日之议论偏畸可想。乾隆时张文和重加刊修，稍为持平，故如改锦衣揭帖、跪言饶我等事，皆钦定《明史》所不载。近日陈稽亭《明纪》亦不取，而夏嗛父《明通鉴》载之，陈之识胜于夏矣。究而论之，文忠之才及任事之勇、谋国之勤，有明第一人也。其量狭而少容，知进而不知退，则学不足也。刘台之劾文忠，本以私恨激而为之，非出于公，文忠遽谓国朝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座师者，怒遂不可解，然尚曲意救之。及御史傅应祯亦以门生劾之，于是怒益甚，以为天下无一人谅其心者。其与司空陆五台（光祖）书，极言国事之不可一日无己，而以陆为应祯解者，庸人之常言。至夺情事起，而吴赵皆以门生劾之，则益愤怒横决，几欲死之，而文忠之祸，遂中于是，明之党祸，亦由此起矣。使之忠能容吴、赵等而坚请奔丧，主眷未移，朝局未改，其所设施，未必有人变更也，奈何不审于轻重之间，犯不韪以为众的乎？其后庄烈时杨武陵亦任事才也，而亦以夺情婴众怒，然则后之人有不幸直此而才万万不逮江陵者，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七月二十九日

俨山外集　中和堂随笔　　明陆深撰

日间阅陆子渊先生(深)《俨山外集》,摘数则于此:

周《诗》"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氏训曰:不显、显也;不时、时也。《集传》亦因之。不字当是丕字,《清庙》之"不显不承",即《书》之丕显丕承。

《孟子》所论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农作之,名曰天府。黄帝曰合宫,虞曰总章,商曰阳馆,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执字当是埶(即蓺字)字之误。隶书埶執字相类。埶乐也,是即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与四教亦是四事。

为长者折枝。枝肢古通。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犹折腰也。古诗云折腰载拜跪,陶渊明以五斗米折腰,盖即为长者揖拜耳。

三代公族,有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

世言三尺法者,盖用三尺竹简书律法。诏书谓之尺一,亦以一尺版书诏。囊封加玺,又谓之玺书。

杨德祖与曹孟德读《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宁绍两界中,孙权据越,当时孟德何缘得至江浒耶?

《水经》有三疑。桑钦能著书成一家言,《后汉·文苑》何不为立传?钦之名姓又别无考见,一疑也。《水经》所具,至到源委,遍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穷极,一疑也。所称郦道元注,道元后魏时人,其书该洽浩博,后来引用者,但称出《水经注》而已,不知经注复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览《通典》,亦载《水经》郭璞注三卷,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书。且云所作诡诞,全无凭据,拟于《吴越春秋》、《越绝》之流,其论当可信与。

唐补阙薛谦光上疏,谓:戎夏不杂,自古所戒,夷狄无信,

易劳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迁中国。至谓冒顿强盛不能入中国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围而纵高帝者，为不习中国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心不在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汉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惟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叛，四方响应，遂鄙单于之号而窃帝王之宝，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内徙，止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为其用耶？言甚剀质，尝观辽金元与五季二宋相终始，卒为中华之患者，亦坐燕云之外弃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代之龟鉴也。

今衢州即古之太末，其山与武夷山石理大类，予未能周履其地，观其起伏脉络，即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记道山亭，亦谓粤之太末，吴之豫章，为其通路。今广信古之豫章，上饶诸山自武夷发，而龟峰尤类武夷，岂其左右臂耶？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冀即今之山西，地瘠天寒，生物鲜少，盖自古为然。

予尝谓后世文章之快畅者，若《阿房乱辞》，《阳冰篆赞》，可谓千古如新，百过不厌者也。赞曰："斯去千载，冰生唐时，冰今又去，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吾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正于斯。呜呼郡人，为吾宝之！"此刘中山禹锡之作。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虏骑，亦能制胜。

萧齐衡阳王钧好学，尝细书五经置巾箱中，谓之巾箱五经。宋博学弘词科，许士子持书入试，故巾箱板行书甚多。巾箱盖始于六朝。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四月二十九日

上午阅《俨山外集·古奇器录》,因摘于此:

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记事珠。

龟兹国进一枕,色如玛瑙,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见于梦。玄宗名为游仙枕,以赐杨国忠。

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叶,于杯足上有镂金字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吹如沸汤。

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解寒犀也。

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巧。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腑脏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瘥。

王元宝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质。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至,巡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视,爱而不受,曰此龙皮扇子也。

学士苏颋有一锦文花石,镂为笔架,尝置于砚席间。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颋常以此为雨候无差。

虢国夫人有夜明枕,设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灯烛。歧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天气严寒,而此鞍在坐如温火之气。(以上俱见《开元天宝遗事》。)

东方朔得西域国玉枝以进武帝,帝赐近臣年高者,云病则枝汗,死则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见《洞冥记》。)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胜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九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盘龙,以口衔灯。燃则鳞甲皆动,烂炳若列星。复铸铜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纳绳,则琴筑

笙竽等皆作,与真乐不殊。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宝饰之,铭曰渥屿之乐。有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吹息则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

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书靖庆历中知桂州,境穷僻处,有林木延袤数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辄有笛声发于林中,甚清越。土人云已数十年,终不详其何怪也。公遣人寻之,见其声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为枕,笛声如期而发,公甚宝惜。凡数年,公之季弟欲穷其怪,命工解视之,但见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虽善画者不能及。重以胶合之,则不复有声矣。

五月初五日

阅陆俨山《外集》,又摘数条:

土圭之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废井田,汉兴,始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至今版图皆准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

立步制亩,经土设井,使八家同之,自黄帝始。世儒多谓难行,予行东西南北皆万里,自吴越外田多荒废,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扰。昔在山西按察时,尝与于布政湛议,欲于京域外仿菜园之制,每三十亩凿井一区,用以浇灌黍麦,庶几岁获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于朝而不果。汉时龙首渠田,亦凿井有深四十余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盖古法也。

自古取民之制计岁。故谓之岁办。贡助彻皆什一。汉法最轻,史称三十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当时民力可想也。两税三限作自杨炎始。《唐书·食货志》两税具载,并无三限条格。蔡介夫云,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

月;如此止是两限尔。想两税俱限以三次征输,亦有缓征之意。虽然,炎固万世罪人也。

已上三条,皆关于国计民生之大者。忆昨与季贶(周星诒)论井田,谓此法为圣贤政治首务,何不能经久若是。今日吴越间即湖滨峰末,一弓隙地,无不开垦种作,而丁口之数尚倍差于田,复何能一夫百亩,按数均给? 季贶谓往时行山东燕赵间,有荒芜数百里不见禾黍者,且西北万山曼衍,皆可垦辟。试思顾宁人流寓所至,皆能耕凿致富,非明验耶。予谓吾乡之无闲田,皆以水利不修之故。使更有司牧如汉马公臻筑南塘复鉴湖故事,将水有所归,如邑中青洄湖、贬石湖、瓜渚湖、盎觞湖、白洋湖诸巨浸,皆可壅障增填,此均田所以必兼治水也。今阅陆公语,恍若先得我心矣。

五月初七日

上午阅《陆俨山集》又摘数则:

天下之务,日开而未已,如茶古所无,今则不可阙。茶之用始于汉,著《茶经》始于陆羽,榷茶始于张滂。《尔雅》槚苦荼,茶之名始见于此。《吴志》孙皓密赐韦曜茶茗以当酒,饮茶始于此。(注以早采者为茶,以晚采者为茗,又名荈云。)

今世所用折叠扇,亦名聚头扇。吾乡张东海先生以为贡于东夷,永乐间始盛行于中国。予见南宋以来诗词,咏聚头扇者颇多。余收得杨妹子所写绢扇面,折痕尚存。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正今折扇,盖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制为泥金面乌竹骨充贡。出自东夷,果然。

北齐文宣天保七年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是役颇大。明年又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乌纥,凡四万余里,高洋备边如是。

长子羊头山秬黍可以累律,河内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

则无验。今长子与河内地相连属，岂天地之气钟于此耶?

唐制宰相不正名。初因隋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不敢居，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皆号宰相。然不轻授，故常以他官居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其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始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他官居职者假他名犹故。自高宗已后，宰相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东西台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门侍郎郭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倩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书，讫不改焉。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两学士并监修国史，并除焉。太祖乾德间，以赵普为相，为置参知政事以副之，谓参庶务以毗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预奏事，不升政事堂。至道元年，诏与宰相体例并同亲王；而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则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敕除授者在敕尾存其衔而已。神宗新官制，于三省置侍中中书尚书二令而不除人，以尚书令之二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复别置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参知政事之职。徽宗政和间，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间复为左右仆射。高宗建炎间，改尚书左右仆射各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乾道间，又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元儒马端临谓宰相总百官，弼天子，既不当侪之他官，而其上不当复有贵官矣。唐自开元以来郭元振、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为节度使，谓之使相，而宰相之职，侪于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后，文潞公、吕申公相继以平章国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勋臣名将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节镇带同平章，事非一人，极而至于王建、马殷、钱镠之辈蜂起盗地者，皆欲效之，盖鄙他官而不为，而必欲侪于宰相，以自附于郭、李，则唐中叶以后所谓平章者如此。文、吕以硕德老臣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于是蔡京、王黼相继以太师总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于韩侂胄、贾似道皆欲效之。盖卑宰相而不屑为，而必欲求加于相以自附于文、吕，则宋中叶以后所谓平章者如此。其感叹于世变者深矣。

五月初八日

又《中和堂随笔》摘录：

孙权有舸名驰马，曹真有骑曰惊帆，正堪作对。

曹子建号绣虎，王仲宣泥下潜蛙，邓艾伏鸾，陆云隐鹄，皆喻其文也。

唐以雄紧望三等分别内郡县，以上中下三等分别外郡县。

余往来漕渠，未尝不三致意也。通塞者，天幸焉。使北方无惰农，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国家详于讲漕，而略于讲农，岂未之思乎。

五帝三皇之法，后世所存者无几；秦始皇极不道，而其所为后世不能改者三事，称皇帝一也，郡县二也，长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语也。长孺在汉廷号不学，何其言之悲壮明快若是？万世而下，读者如新。

陆机赴洛，舡装甚盛，为戴渊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三间，士衡住东头，士龙住西头，史书若此矛盾与！

戴渊字若思，南渡历官散骑常侍骠骑将军，爵秣陵侯，为王敦所害。敦诛，赠右光禄大夫，谥曰简。《晋书》以避唐高祖讳，称其字。郑樵《通志》亦不改，今皆称戴若思矣。

五月初五日

袁中郎全集　明袁宏道撰

阅《袁中郎全集》，系明季浙中所刻，合诗文共为四十卷，不分《锦帆》、《解脱》等集名目。公安之派，笑齿已冷，皆谓轻佻纤俗之习，创自石公。今观其全诗，俚恶者固不免，如唐人"小婢偷红纸，娇儿弄白髯"之类，迁流愈下，几同谐谑，然佳处亦自不乏，静细之思，幽隽之语，触目皆是。中郎一门风雅，出处可观，其得盛名，良非无故。后人固不可专学此种，而论诗宜平心审定，公是公非，自有千古，不可执其瑕颣，因噎废食，遂至埋没古人。今为略采其佳句于此，弃短从长，芟芜擢秀，可以泯门户之见矣。

"孤塔冲人立，寒云并马归"。(《良乡道中忆弟》)"侍儿偎火语，黠鼠背镫行"。(《宿涿州》)"纵心搜乐事，信口释群书。"(《任意吟》)"好花营地种，熟鸟认枝栖"。(《和江进之寒山诗》)"檀烟熏睡犬，松子食鸡雏"。(《初夏同江进之坐池台》)"白石连云煮，青苓带雨锄"。(《张伯起》)"近花安酒臼，避雨约床书"。(《曹以新》)"菜香齐吐甲，树楥欲蒸花"。(《嘉兴道中》)"画壁屯云族，红栏蚀水衣"。(《过龙井》)"花风香水气，梅雨润苔钱"。(《得钱字》)"茶烟和雾出，镫影入流青"。(《宿落石台山房》)"树分菱藻月，滩响鹭鹚风"。(《饮南池》)"愁听传事板，懒答问安书"。(《病起》)"夜虫亲火语，窗鼠触明回"。(《夜起》)"池容通国水，柳散一城风"。(《柳浪馆月中泛舟》)"角杯穷酒事，分帖记花时"。(《除夕观诸公饮》)"坐依藤架月，

行傍藕塘风”。(《月下偶成》)“野客团茶社,山僧访芋田”。(《夏五雨不止》)“水含苍藓色,窗满碧畴风”。(《柳浪杂咏》)“晓风棉子落,村院瓦松香”。(《和散木韵》)“夜雨沈丹灶,秋花蔽井床”。(《再和散木韵》)“迎风收栗子,过雨剪花头”。(同上)“花纹粘草地,人影散花池”。(《九月二日集二圣寺仍用散木韵》)“窗衔半岭日,院锁一池风”。(同上)“小榜依蚕市,枯杨卧水祠”。(《村居杂题》)“坐久衣粘石,人归雪满窗”。(《和僧韵》)“柳繁风絮乱,波浅水芽香。老学耕田法,贫添省事方”。(《清明》)“酒香知社近,村静识年丰”。(《暑中舟行入村舍》)“暮烟慈竹岭,秋水菊花渠”。(《过龙君超新置山庄》)“渔樵分氏族,花果认干支”。(同上)“霞光红涨壁,水气绿浮山”。(同上)“高云排鹤路,怒沫响鱼梁”。(同上)“寒泉鸣废圃,邻月影高幢”。(《夜话清梵阁》)“风传初稻信,雨应热海潮”。(《夏日泛舟便河》)“山连内史宅,水到贺公门”。(《送周观国还会稽》)“沙平晴献雪,树老夜屯风”。(《江上》)“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开”。(《郊外小集》)“一沤淙石底,万户枕泉声”。(《过荆门观蒙惠泉》)“猎蹄晴卷雪,高隼怒盘风”。(《邺城道》)“山烟随涧出,松火隔林香”。(《雪中投宿栖隐寺》)“暮风欹鸟翮,春水玩鱼纹”。(《游赤壁》)“凿曲添鱼舍,芟枝减鹤栖”。(《柳浪馆杂咏》)“橘皮消酒气,栗尾乱书床”。(《小集吴嗣仙斋头》)“梦寒孤渚雪,茶响一炉风”。(《扬州舟中晨起》)“方言从事译,山景隶人知,廨舍巢鹦母,乡田贡荔枝”。(《送洪子崖之归化县》)“废杨穿竹屿,小舫载茶烟”。(《登苏门山泛舟百泉》)“马顾横桥水,僧归别路松”。(《书所见》)“故宫秋草里,小邑水声间”。(《过华清宫》)“异沙千种色,密雨一湖泉”。(《再泛百泉》)“菊残将入枕,棉老渐装衣”。(《九月登高二圣寺》)“鹿皮充卧具,鹊尾荐经床”。(《张幼于》)“问方医病竹,邮水泛春茶”。(《双林寺逢本上人》)“谱石增新样,和香觅旧方”。(《雨中过王宫谷香光林》)“树头悬笠子,经背写花方”。(《潇湘舟中别某禅人》)“负暄梳败发,发篦理残篇”。(《病起偶题》)“饥鸟共分香积米,落花常足道人

薪”。(《游虎跑泉》)“山水情多长爱画,旃兰气少亦清人”。(《斋中偶题》)“破懒始知经有味,送眠微觉酒多情”。(同上)“研酒和来香泛帖,瓶花吹落湿沾书”。(《戊戌初度》)“买镫聊复欢儿女,弄笔粗能遣岁时”。(《十六夜和三弟》)“公亭客过开生酿,石室僧来判种花”。(《送夹山舅令太原》)“花前屡泛摈愁酒,架上聊存引睡书”。(《和江进之杂咏》)“坐客始闻烹水法,高人时有乞花书”。(《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馆即事》)“几回寺里寻花去,独自江头看水还”。(《初正偶题》)“柳态美如新栉发,山容亲似远归人”。(《久雪忽晴喜而有作》)“风信暖寒观树色,药苗深浅记竿痕”。(《花朝和坡公韵》)“松下压槽经月醉,花间弹局一枰香”。(《和萃芳馆主人鲁印斋韵》)“尽日竹烟消酒去,有时莺语入帘长。春塘雨过波纹乱,花坞风回蝶翅香”。(同上)“桐叶烟中遮去艇,麦苗风里散行人”。(《雨中集袭名世平远楼》)“莲叶漏中倾研汁,木查花底读方书。丛筠傍屋多藏鸟,小市通江易得鱼”。(《四弟旃檀馆即事》)“细雨小添浇药水,落花时逐渡溪风”。(《谢于楚陶孝若见访柳浪》)“全栽芝菊为疆界,尽写云岚入券书”。(《托龙君超为觅仙源隐居》)“桐阴恰好当窗复,柳色终宜近水看”。(《郊外水亭小集》)“拾翠女来虚槛外,分蔬人立小畦中”。(同上)“近日弹章中贵少,一时谪籍楚人多”。(《赠人》)“几年夜雨慈恩寺,十度春风奈子花”。(《暮春游韦氏庄忆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顾升伯偕游此地》)“空崖壁冷长留雪,古屋云昏尚锁龙”。(《登华》)以上皆五七律,清新名隽,何减姚武功、贾长江耶?其五七古殊少可采,绝句尚有风致,不及备录,要以此两体为工,选择已略遍矣。集中打油钉铰之作甚夥,几有同于戏剧科诨,不成文字者,竟可焚弃。朱氏《明诗综》亦谓其才情烂漫,无复持择,颇录取其佳者,而所登太狭,遗落甚多。后人有读予是编者,可以想其闲静高淡之概,亦烦俗中一服清凉散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七日

天佣子集　明艾南英撰

夜阅艾忠节文集，其文多谈制艺，虽不免有支离处，然佳者殊近庐陵。先生累试不得志，集中多诋斥主司进士，读之可为累欷。其《募修文昌帝君阁疏》，尤令人失笑。予尝谓今人遇穷达事，辄标一字曰命，此固天地古今不易之理。然思天即人心，好善恶恶，人之情也，何至科第命禄，而颠倒妍媸，无所不至？是上帝直一冥顽不灵之物，不然则造化二字乃全是戾气恶气所为，故专收庸秽恶劣之人，而苦志力学者，至使无地自立。每求此理，深不可解。读千子此文，可破涕已。

千子偏袒江右，呰警云间，不遗余力。其《答陈人中论文书》，秽骂丑诋，至谓足下此时尚不能读《归震川集》，且执贽师陈仲醇辈，待深思十年后，徐徐与不佞论文。此不俟阅至终篇，令人勃然不平矣。余按吴梅村《复社纪事》，言自二张倡社，江右如陈大士、罗文止辈，靡然从风，独艾千子出其书相诋。后同人毕会于弇州山园，陈卧子年十九，诗文已倾一世，艾睨之曰：若年少何所知，复使酒骂座，卧子不能忍，直前殴之，乃嘿遁去。嗣后镌刻时文，盛与吴中为难，实非千子本意云云。是则千子此书，当在山园大会之后，毋怪其肆口愤詈也。卒之一殉义于鲁监国，一捐躯于益藩，忠裕忠节，并荷赠谥，生为参商，死同箕尾，虽两集各行，成言具在，而丹心朗节，均炳汗青，呜呼，此可见君子之不同矣！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十六日

谭友夏合集　明谭元春撰

昨夕今晨，稍理清坐，因取《谭友夏合集》阅之，其集为《岳归堂新诗》五卷，《鹄湾文草》九卷，《岳归》并已刻《诗选》八卷，诸稿自序附诸名家序一卷，共为二十三卷。诗文皆分体编录，中有评点。每卷首分标徐九一、张天如、杨维斗、钱吉士、顾麟

士、杨子常、周勤卣、张受先、周介生、钱彦林、朱子若诸人姓名，而皆副以吴郡张泽艸臣，盖皆出此人手也。竟陵之派，笑齿已冷，秀水朱氏，至比之泗鼎将沈，魅彪并出，为明社将屋之征。予幼时见坊本有选友夏游记数首者，窃赏其得山水之趣。及阅所评《水经注》，标新嘬奇，时有解悟。前年在京师，见所选《诗归》，虽识堕小慧，而趣绝恒蹊，意想所营，颇多创得。因谓盛名之致，必非无因，纤巨高卑，视所成造，要亦秉其夙悟，运以苦思，执专门之矩规，树并时之壁垒。而小道易泥，欹器惧盈，纵惊流俗之观，益来识者之诟。根本不实，洼水即干，吹毛索瘢，遂无全体。众弃之薮，莫擢其翘；千喙一谈，竟从摈绝。今日阅其全集，总其大凡，诗则格囿卑寒，意邻浅直，故为不了之语，每涉鬼趣之言，而情性所姱，时有名理；山水所发，亦见清思。惟才小气粗，体轻腹陋，俚俗之弊，流为俳谐。故或片语可称，全篇鲜取，披沙汰石，得不偿劳，见斥蓺林，盖非无故。至其散文之病，差亦同诗，传志诸篇，立言无体，几为笑柄，多类稗官。而书牍序言，颇有意致；铭辞游记，尤可取裁。叙泉石之奇，能超形想；写友朋之乐，足散人怀。铭或具体于东坡，记多得力于郦注。其以蔡清宪为师，钟退谷为友，皆有古人之风，亮节直言，庶乎无愧，洁情远韵，亦自足多，世人平心观之可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九月二十三日

唐荆川文集　明唐顺之撰

阅《唐荆川文集》。凡诗四卷，赋一首，书六卷，序二卷，记一卷，说铭诔赞祭文一卷，志铭二卷，（附行状二篇）墓表传一卷，杂著一卷，（附数论五篇）共十八卷。荆川之文，自同时王遵岩序之，以为吴之英华，惟季札、言游两人，继之者荆川，其言绝诞，固不必论。国朝邵青门则谓荆川之规八家，醪醴之湑魄，则又訾之太过。王阮亭谓荆川之文，浑茫演迤，可与少游、无咎、文潜之

流驰骋后先，而洮汰锻炼之功，有所未暇。盖其中年自诡讲学，而又不能忘情于用世；又其学博而杂，荆川自以为徙业者不晓其蕺，(此见《答王遵岩为作文序书》。)殆非尽诬，其论最为平允。往时亡友孙二廷璋最不喜荆川文，屡质之予。予尝再阅其集，亦多不满意。今平心论之，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其于学问，盖无一得，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最为可厌。观其所往还最密者，遵岩外惟吾乡之王龙溪，吉水之罗念庵，而与吾乡季彭山书，谓其治经当融真机以求古圣贤之精，则其学可想见。序记诸作，多简雅清深，不失大家矩矱。传志墓表诸作，最为可观。其叙事谨严，确守古法，于故旧之文，尤抑扬往复，情深于词，多造欧、曾深处。以有明而论，逊于震川，胜于潜溪，而齿于遵岩、弇州之间，其名震一代，良非无故。至其最著名者，叙沈希仪广右战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为奇作，其中叙次历历如绘，备极声色，固足动人。《明史·沈希仪传》多采节之，便与它传迥殊。然自捕韦扶谏以下，稍嫌支蔓，所记诱缚岑金事，虽曲折尽情，而太拉杂有小说气。且此两事，皆不得谓之战功，若改其题为书事，则无病矣。诗皆平直浅率，观其与王遵岩书，谓文莫高于曾南丰，诗莫高于邵康节。此其诗文之优劣所分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七月二十日

阅《荆川文集》。荆川为人，王弇州极诋之，至谓其父民实之死，由荆川谮于分宜所致。《野史》中遂有谓王氏兄弟于荆川为不共之仇，其卒于泰州舟中，乃王氏兄弟所鸩，此固无稽。而荆川晚出从戎，骤膺节钺，则人多议之。然荆川立身自有本末，其官翰林而忤时两黜，直声炳然，盖亦负气之士，思欲自见于天下。既久不用，则遁而讲学以自高，一旦得效尺寸之地，遂攘袂而起，力疾驰驱，经营海上，指臂不应，尽瘁以殁，此其遇亦可悲而心亦良苦矣。是时当国者严分宜，视师者赵文华，凶德参会。

荆川方思自效，不得不委蛇其间，形迹疑似，易生嫌谤。观其集中有《与赵甬江司空书》，力辞其修葺先墓，则亦皭然不滓。《与杨椒山书》，推以豪杰，而劝其含蓄沈幾，少养其锐，其相爱亦甚挚。《答曾石塘总制书》，亦极致推许，而微劝止其河套之役。(目录中又有《答夏桂州相公书》，而无其文。)与胡宗宪素相善，又共事行间，而集中有与胡梅林总督十三书，皆惓惓兵事，未尝及私。其与白伯伦仪部书，有云三十余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扬都堂，世间便有许多摇撼，其牢骚不平之气，溢于言外。而今之论者，尚讥其媚权躁进，或谓其轻出无功，徒累晚节，皆责备过甚者也。惟荆川本文士近名之流，而自谓悟道，妄思以讲学名，遂过为高论，唾弃一切，此固文人之通病，而荆川尤为其拙者欤。

七月二十二日

浪淘集 明程嘉燧撰

阅松圆《浪淘集》，明季鄞人谢三宾所刊。合涉江、春盘、山楼、蓬户、空斋、咏古、溪堂、移居、雪浪、遇琴、春湖、荆云、春帆、松寥、雪江、吴江、易水、尝甘十八卷，都为一集，分上中下三卷。孟阳诗于嘉定四先生中尤为清妙，惟气力薄弱，不能为长古，然近体绝可爱。尝谓采松圆及我朝厉樊榭二家诗为摘句图，悬之坐右，朝夕诵之，可以除烦去腻，解凡入仙也。松圆材力既局小，读书又不多，钱蒙叟推为一代宗主，自难服人，然其平生耽精诗画，得于山川者深，所作风致绝世，自足名家。其雪江以后四卷，殊无佳什。盖雪江、吴江系北游时作，易水系居都下时作，长安风物，尘埃肮脏，无复烟霞泉石之习，所作遂顿无姿致，肤浅拙俗，气体不侔。惟《除夕踏雪看松绝句》云："长安雪后无来往，报国门前独看松"，二语稍有风味。尝甘为南归以后作，则老手颓唐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六日

堵文忠公集 明堵允锡撰

阅《堵文忠公集》，凡十卷。一至三为奏议，四为书启，五为论著，六为传志，七为序文，八九为辞章，十为附录。牧游之谥，《明史》本传及王氏史稿皆作文忠。今按其集附录墓表及家传，皆云赠镇国公（《明史》作浔国公），谥文襄。后上跸云南，念公忠勤，改谥忠肃。表乃其同年进士永历时兵部尚书孙顺所撰。（顺绵州人，后降清。）传乃其幕客胡某所作，当必不误，岂后又改谥文忠耶？然表传皆作于其殁后十余年归葬之后；顺之降我朝，亦已在大兵下滇永历入缅之时，设有改谥，不容不知，（卷中又附滈湖外史所作传，亦云谥文襄，改忠肃。）是盖正史之误矣。诗文皆直抒胸臆，工拙可不必言。忠肃负才略而不甚醇，颇近权谲，然其最被世诟者，以常德之役，疑马进忠而召忠贞营，激变弃地，致何中湘执而楚事遂不可为。今据孙表胡传所言，则忠肃未尝疑进忠，亦未尝召李赤心等；而赤心等之请并取长沙，假道常德，忠肃且力阻之。嗣以高必正轻骑突至，有奸人郑可爱构于进忠，遂焚城而走。是诸书言忠肃欲令进忠以常德让赤心辈者非也。且诸书皆言何中湘以诸营悉去，自衡州携三十人追赤心等，至湘潭，仅存空城，遂被执。据表及传，则中湘已与忠肃会师长沙城下，马进忠之兵亦复至，同次湘潭。何公以楚事自任，议命进忠攻长沙，忠肃率忠贞营援江右，赤心等乃拥忠肃东行。不旬日而清师袭湘潭，进忠走，何公死之。是则诸书言中湘驻衡州未与忠肃遇者非也。以情事度之，进忠方烧船走武冈，岂能遽返？中湘方期大举攻长沙，岂便欲分兵东救？此盖孙、胡曲笔，为忠肃讳者。然谓忠肃必欲用忠贞营以分十三镇之功因而挠败者，恐不然矣。胡传又言，忠肃卒于浔州时，有妾叶氏，遗娠生男，匿南宁山中。孙可望将常荣入南宁，以兵胁叶，叶大骂曰：吾宰相妾，岂污若手！遂抱儿投邕江死。此足为忠肃增

色，而诸书皆失载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二十日

刘子全书遗编 清沈复粲辑

阅《刘子全书遗编》，沈霞西所辑，凡二十四卷，杜春生为仿董无休氏例撰钞述于首。卷一卷二为语类，首曰《证人社语录》，次曰《问答》，次曰《学言》，皆董氏删存之余也。卷三至卷十为《文编》，首奏疏六，次揭六，次书百一十九，次启四，次序三十七，次引二，次题跋四，次考一，次议一，次记三，次杂著十八，次墓志表状传赞共十，次祭文四，次《刘氏家传》二十三，次《刘氏内传》三；次诗九十七；皆采之董氏所删及法帖墨迹家谱者也。卷十一至卷二十三为裒(此俗字，当作捊。)纂，首曰《阳明先生传信录》三卷，次曰《人谱杂记》二卷，次曰《中兴金鉴录》七卷。《金鉴录》者，刘子于南渡时命门人同纂。曰祖鉴，法高帝也；曰近鉴，法宋高宗也；曰远鉴，法唐肃宗、晋中宗、汉世祖也。曰王鉴，法周宣王、殷高宗、夏少康而附以越王句践也；曰帝鉴，尧、舜、禹、汤、文、武也。卷二十三附录《明史》本传。卷二十四附录历任始末诰命世谱，为其次孙士林(字子志)所编，行实则士林所撰也。其前又冠以像及赞。霞西搜寻至勤，亦可谓不遗余力，而忠介文以人重，虽片言只字，芒寒色正，自足流传，则其宝守之功，尤不可泯。然其中如与族弟诸书，多琐屑家事；与祝开美诸书，视缕方药，半无文字，此等皆必不可存。答张生考夫第二书，末附注张语，贬斥姚江，隐讥忠介，此即杨园畔师之实据，而一概载之，尤为无识。至忠介本不能诗，董氏编入全书者，已无一可观，今并其删弃之什，掇拾靡遗，弥为拙劣，《明史》忠介本传出于拙手，叙次芜涩，乃不能参互诸书，加以考订。蒋士铨所作像赞，俗气满纸，至以熊廷弼与魏忠贤并论，其所见盖不能及儿童，而概为阑入，是知别择之事不可不属之人也。其书校

勘粗疏，误文夺字，层见叠出，又不逮全书远矣。

朱竹垞《明诗综》小传（即《静志居诗话》）载思陵赐忠介敕词曰：疏食菜羹，三月不知肉味；敝车羸马，廿年犹是书生。以为庄烈之知忠介，未尝不深。今考此编所载诰命，则四语乃天启元年忠介官太仆时制词也。疏食菜羹，作素食布袍，盖其时众正盈朝，忠介方由行人骤历三迁，旋又擢副通政，几欲引之政府，故其词头推重如此。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一月十六日

瞿忠宣公集　明瞿式耜撰

《瞿忠宣公集》十卷，道光乙未岁刻于常熟，武进李兆洛申耆所编。卷一卷二为《掖垣疏草》，卷三至卷六为《留守封事》，卷七为《畊石斋诗》，皆其赎徒家居时所作也。卷八为《桂林诗》，其留守时作也。卷九为《浩气吟》及家书五首。《浩气吟》者，其被执临难时与江陵张忠烈所唱和，故附以《别山遗稿》也。卷十为杂文。忠宣身任危疆，百折不悔，明诏褒谥，无容赘辞。其文侃直周详，悉由忠爱，固不当以优劣论。诗颇浅率，未为当家，而亦时有清新之作。尝见鲁可藻《岭表纪年》，颇讥稼轩标榜五虎，不免勋镇习气，今观是集，亦有不可解者。

如《任人宜责实效疏》中力荐王永光之秉铨，吕纯如之任中枢；《直纠贪昧疏》，痛劾来宗道、杨景辰，而谓施凤来、张瑞图各有本末；《黔事速赐处分疏》，痛劾张鹤鸣，而以杨鹤与傅宗龙、朱燮元并荐。夫永光乃力护逆案之人，纯如则逆党矣。今《明史》本传但载其荐永光而不及其荐纯如，盖为之讳。瑞图之附会逆阉，岂与宗道辈有殊？而乃谓其各有本末，原不相掩，其不相掩者何在耶？鹤贻祸疆事，祸烈于张，乃与朱、傅并称，奚止老、韩同传乎？至其在桂林时，屡疏称鄂国公马进忠之功，而进忠终坏楚事，此皆当日优崇悍镇，无可奈何也。荐兵部左侍郎

程源经理黔蜀，此盖恐其浊乱朝政，欲假事权以出之，非得已也。而当五虎下狱时，连上三疏申救，(全谢山谓尝上七疏。)且谓臣与五臣交称莫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至后专上一疏，引咎乞罢。此则可藻之所谓勋镇习气，不至于标榜矣。当南都之亡，忠宣本欲奉桂端王长子安仁王监国，以隆武既立而止，故其家书中屡津津言之。至云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逼辱者，非为唐王，为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视予为患难交。计其时为丁亥正月，永历已正位数月，此亦似非臣子所宜言。其丙戌九月所寄书，则云今隆武三年历已颁，太子庆诏已发，只要复得江浙南直，见得孝陵，便成得个天子。是时隆武帝已于汀州被难，而粤西尚未知也。其后则于隆武之变，言之甚若漠然，反以己之不入闽为幸，至云此是天佑善人，巧留我于粤地，拥立桂王，真是时会适逢，机缘凑巧。夫此何事也！国家巨变，三年之中，连丧三君；一线海隅，苟延残喘，尚何时会机缘之足云？且其时漏舟覆巢，危亡俄刻，凡为太祖子孙者，苟可以利社稷、资号召，即为明朔之所系，亦何论庄烈之昭穆，神宗之子孙？斯时即无桂王，岂别无可立者？而又何功何巧之足言耶？其述绍武拥立事，乃直称苏观生曰苏贼，陈际泰(此别一陈际泰，三水人，登崇祯庚辰特用榜，非临川陈大士也。)三水之兵曰贼兵。其于同事诸臣，无不致斥，丁光三(魁楚)、何象冈(吾驺)无论矣，如述靖藩之变，曰里边见东方声张，逆王声势太很，竟认西抚已无生路。曾二云(樱)急急举荐其乡同年晏日曙代吾，日曙时在家中，突然一开府，从天而降，岂能按捺得住，随星驰从间道至永州，牌来择十二月廿五到任矣。吾作一书，告以不能即日交代之故，彼初意怫然，已而勉强延过一月，至正月廿六则已到任矣。此指隆武初以忠宣为兵部右侍郎时也。尔时事势，真所谓是何天子、是何节度使，而尚为一广西巡抚如此张皇乎？述永历初枚卜之事，曰李孝源(永茂)尽有相才，今已加阁衔，但以守制为辞，坚不赴召，盖绝顶

乖巧。当时事艰难之会，落得借守制推辞，傥将来真见清宁，做相公岂无日子。况今业已宣麻，又落得做一山中宰相，此所谓讨尽便宜者也。(李映碧《南渡录》，载甲申十一月升工科给事中李永茂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潮等处，时永茂忿忿，谓先巡京营，与诸弁争庭谒礼，故阱彼使外，然因阱得擢，殆非也，皆谓阁臣王铎以同乡私之云云，此亦见其巧宦之一端。)吕东川(大器)每事决断，不肯模棱，第其性气太刚，度量太窄，若识其性而与之同心共事，还胜光三多多，以其本体干净，不似光三之龌龊耳。楚中有姚昆斗(明恭)滇中有王昆华(锡衮)，蜀中有王非熊(应熊)，粤中有何象冈(吾驺)、黄玉仑(士俊)、陈秋涛(子壮)皆旧相也。何逃难而归，即陈亦身家念殷，未必肯离故土。黄已老，非熊人多畏其愎，第其人实有才学，老词林中所罕匹者，将来拟起姚昆斗，用文铁庵(安之)，然亦非济变之才云云。其论吕文肃王巴县二人优绌固当，陈忠简初之不赴闽召者，以崇祯时驳议换授之嫌，继之不朝永历者，以丁魁楚猎捧首辅之嫌，卒之崎岖起师，屡败不恤，子先战死，身罹极刑，夫岂身家念殷者？即其逆亿孝源，亦似过刻，若蕲水琐琐，盖不足讥，与文夷陵泾渭迥判，亦不得以一概论。其《报中兴机会疏》中，载钱谦益所寄书，力陈进兵之策，谓中兴之基业事功，惟我皇上今日为最易。今日之要着，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皇上则驻沅州或常德，为居重驭轻之势。今日之急着，宜先招降辰常镇将马蛟麟，王师则亟北下洞庭，以图入长江，为处处响集之计。按其时在永历三年九月，为我朝顺治之六年，时江左久平，谦益已以祕书院学士告病回籍，而犹潜通书牍，以示不忘故朝，此真反复之尤。忠宣乃极称其忠驱义感，言不及私，是全谢山所谓为其师太过者也。(语见《鲒埼亭集外编·浩气吟跋》。)其永历元年三月十二日《飞报首功疏》，自谓心坚似铁，又谓可以告无罪于皇上。六月初一日《破□大获奇功疏》，十一月十六日《飞报大捷疏》，有谓督率诸镇，成此大功，皆督抚臣何腾蛟一人之力，而辅臣严起

恒、宪臣刘湘客、科臣万六吉、督臣于元煜、按臣鲁可藻与臣式耜调停措置，备极苦心，左右赞襄，不遗余力，殆未可谓因人成事者也。皆似未免矜张太过。其报其孙昌文入粤疏，言昌文少聪颖，长有血性，其出门之日，不告父母，不谋师友，至诚感神，终遂其志。又谓为忠臣难，为忠臣之子若孙抑又难；亦似失对君之体。其诗中又屡称其孙为文孙，尤古今所仅见。忠宣一代伟人，其文字所存，当与日星不晦，末学小生，何敢吹索。然是非自在，要不得谓非君子之过耳。

其集中可证史事者，如崇祯元年六月为原任刑部尚书王纪请谥，得旨王纪忠节可嘉，准与他谥。乃知天启朝名臣如吏部尚书周嘉谟、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工部尚书钟羽正，皆不得谥，而纪独得易名庄毅者，以忠宣为之奏请也。永历三年十一月，为楚宗通山王蕴釬请晋爵承袭大宗，其疏谓楚恭王子定王四子：世子监利、钟祥、兴国。世子三子俱死难，今之应继大宗者，止兴国、监利、钟祥之亲枝。所云定王，盖即华奎，为张献忠沉于江者。故疏谓其新谥定王，(疏中备载昭王以下传授世次，云愍王被杀，次子袭封，是为恭王。恭王新谥定王，定王四子云云。文不可通，盖恭王下有脱文，当云恭王二子，长子袭封，与德化俱死难，新谥定王。案李氏《南渡录》载弘光元年二月辛酉谥楚王华奎曰贞，与此又异。此谓新谥定王，岂由永历改赠耶？)而定王支子，又有监利、钟祥、兴国三郡王之封。今《明史》表传既不著定王之谥，而表所载华奎支下有一汉阳郡王蕴铳，为华奎庶一子，万历二十四年所封，又与此不合。疏又云昭王生十子，庄王嗣封而外，巴陵、寿昌、岳阳、景陵无后，崇阳以罪除，其传国永安、通山、通城、江夏四郡。案《明史·诸王世表》，楚昭王子自庄王外，止巴陵、永安、寿昌、崇阳、(表作荥阳，盖误，楚封不得涉河南。)通山、景陵、岳阳、江夏八王，无通城。惟明末在江南起事者，有通城王盛澂，计其名之世次，为华奎之孙行、蕴釬之子行，不知楚藩中果有此一支否？盖无可考。若通山一

支，则《世表》所载，已传十世，至容枘(太祖命名楚宗下曰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而蕴釪则为容枘之祖行矣。疏中力讼蕴釪之功，谓其当郝摇旗来奔，力请督师弹压，今夏楚师入粤，亲冒锋镝，调停主客。又谓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督辅何腾蛟以齿序昭明题请，奉旨蕴釪且嗣封通山郡爵，其大宗稍俟平定举行。是则蕴釪以永历元年绍封通山王，而何、瞿二公以其有功，为之请绍楚封，故瞿疏云：时平则先嫡长，世乱则先有功也。后有诏谓藩封大典，谱系攸关，著宗人府同礼部会议，妥确具奏。其年三月，又为靖江王亨歅请更封靖王，其疏谓亨歅自前王肆虐，备极荼苦，槛车既迈，幸袭旧封。当皇上正位端州也，即欲虚旧府，备行宫；迨皇王移跸(当作逡趑)桂林也，又复捐私橐，以充御饷，可谓乃心天室，克尽宗子之谊。伏察藩封体统，一字与二字迥殊，而独靖江与亲王无异。盖因开国功高，假此以明优异；而岭峤绝徼，尊之以示弹压也。今乞皇上亟因旧宠，特降新封，易两字而为一字，锡名靖王，在亨歅不过安其崇显之常，而在朝廷已式广其时庸之谊。盖隆武初亨嘉谋反被擒后，即绍封亨歅为靖江王，忠宣更为之请进一字王。亦有诏令礼部会同宗人府九卿科道确议具复。此二事后俱不知得请与否，皆可以裨《明史》之阙。吾乡何中湘之谥，《明史》诸书，或作忠烈，或作文烈。中湘虽以乙科起家，而致位督辅，殁晋王爵。明世自嘉靖以后，宰辅虽或不由翰林，其谥无不用文字者。然至末造，辅臣殉国者，则以忠烈之谥为重。如黄石斋固以辞臣起者，而隆武帝谥之曰忠烈，不用文字。永历帝之于中湘，正不异隆武之于漳浦，其谥忠烈，盖无可疑。至文烈之谥，永历朝得此者三人：张尚书家玉、张侍郎同敞、杨阁部畏知，其尊崇皆下中湘数等。今阅《瞿忠宣集》，有《哭何中湘文节王诗》。文节之谥，当时所轻，中湘不应得之，此盖误也。鲁王谥史道邻亦曰忠烈，可知二字之重。亚此者为文忠，明季得此者，弘光时谥孙阁部承宗、贺阁部逢圣、

孔阁部贞运、马庶子世奇，隆武时谥刘侍郎同升、夏考功允彝，鲁王时谥高阁部弘图，永历时谥陈阁部子壮、瞿阁部式耜、吴阁部贞毓。

《浩气吟》末附张忠烈《别山遗稿》，其和忠宣诗，自署衔名曰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门生张同敞，则别山固未晋尚书也。今野史中有称柱国少师兵部尚书者，盖其殁后追赠之官。诗中有自注一条云：先曾祖居正，谥文忠，先祖敬修，谥孝烈；先叔祖允修，谥忠烈。按敬修为太岳长子，官礼部主事，以籍没时自缢死。允修为太岳第五子，崇祯时荫尚宝司丞，死张献忠之难，二人皆不应得谥，盖永历时以别山故别赠者。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十九日

刘蕺山集　明刘宗周撰

夜读《蕺山集》中诸表志。蕺山先生不以文章名，其叙事亦多循俗称，未尝讲求义法，然真气旁薄，字字由衷之言，转非文士所能及。如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醒涵臧公、(名照如，字明远，长兴人。)工科右给事中聚洲王公、(名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封资政大府兵部尚书原任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字廷谏，字信卿，吉水人，忠肃公邦彦之父。)诸志，丁长孺先生、(名元荐，长兴人，官尚宝司少卿。)礼部尚书孙文介公、江西参政养冲姜公(名士昌，字仲文，丹阳人。)诸表，皆极言朋党门户之害，追源祸始，反复抑扬，深情如揭。刑部河南司郎中日乾赵公(名会桢，字衷如，慈溪人。)墓志，据事直书，黑白自见，未尝回护赵君，而亦不以异同致疑，尤见公心如称。少师恒岳朱公墓志，详而有要，笔力亦足相副。大中丞张浮峰先生、(名元冲，字叔谦，山阴之白鱼潭里人。)福建右布政使马湖来公(名斯行，字道之，萧山人。)两志，皆有裨乡邦文献，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二十五日

读《刘忠介集》中诸书。忠介之论学颇直截，较诸儒之言心则分情性意志之先后，言理则分气质知行之偏全，殊为一扫葛藤。其下一卷言时事出处，尤为老谋深识，字字名言。吾越之为理学者，阳明尚矣，龙溪亦经济之才，忠介难进易退，不竟其用，其抱负宏深，实足为名世间出，非宋元诸儒及薛、胡、曹、蔡之比，亦非并时梁溪、漳浦所能颉颃。庄烈知而不用，天之所以亡明也。其《与周绵贞(起元)书》云："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其所以异于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破绽可乘，安得不授以柄？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与丁长孺书》云："山林学问，只是平淡布素，不必冥冥，亦不必汲汲。党锢之日，徐孺子亦其人乎？问以国家事，笑而不答，兄复喃喃口不绝世事何也？"第二书云："封疆连丧，而朝士犹争经争抚，言是言非，尚无定案，迄于弥月不用一人行一事，束手待毙，国事至此，真可痛也！今日公论，似反出于小人；外患即不来，小人亦当翻局，助内珰以杀正人君子，而况外忧内难，且汹汹交作于旦夕乎？目下禁中事益可虞，阁部大老中无有见及此者，恐大祸只在目前。吾党劫运，义无可逃。山林廊庙，同是君臣之义，不知吾党他日之不负相许者几人耳！"(时为天启壬戌。)观此可知当日东林诸君子蹇裳濡足之习，先生亦心非之，故言之凛然，绝无适莫，而先幾之哲，尤非赵、邹、杨、左诸公所及。故先生虽首劾客、魏，而其后仅遭削夺，终不及于惨祸，则先生之自处瞬然有以致之也。其《答方孩未(震孺)巡关书》，力匡其不善处经抚，但以不和二字藉口。有云："今日之局，经处内而抚处外，势不得不以经随抚，协力成功；而抚身逼虎狼之穴，又不得不决言一战，以侥幸于万一。为经略者，眼空一世，所见无人，固其素性。一旦身膺节制三方之寄，其肯一一寄人篱下而惟抚之进止乎哉？此措置之不善也。丈何不明言其事，当一委经臣调度抚臣。抚臣既不受节

制，则当以经臣驻节广宁，身决战守之计，而彻回抚臣居山海关，以听调度。倘经臣不愿居广宁，则当听经臣自举一巡抚，更换旧抚，惟其调度，无不如意。由是而功成，则朝廷固不惜通侯之赏，败则不难以尚方膏七尺之颈，而当是任者，虽有卸担卸罪之计，无所用之矣。不然，是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绝物而已。经臣宜何居焉。”（时为天启辛酉。）其于辽事，洞若观火，而熊襄愍日后之祸，亦已烛照，且益见当日之不善用襄愍，所谓自坏长城。此其识岂叶文忠、邹忠介、魏忠节等所可同日语哉。其与钱牧斋书，慰其丁丑之被逮，有曰小人之欲借门下以杀君子者久矣，而门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祸发而不可解，生死之际，宠辱之交，前人处此，已多榜样，幸门下自爱。《与黄石斋少詹书》，唁其戊寅之得罪，有曰：“语云汉文不能用贾谊，谊与有故焉。当此之时，君负臣乎？臣负君乎？以征近事，千古同慨。仆不意门下学古之道而仅以长沙拟也。”其词严义正，皆有泰山岩岩气象。其《上温员峤（体仁）相公书》，（在丙子七月）历数其营私弄权，辞直而不绞，胜于庐陵之《上高司谏书》。其《与章羽侯（正宸）吏掌垣书》（在辛巳八月十三日）切责其旷官缄口，气婉而益严，过于昌黎之《争臣论》。至罢官时与祁世培（即忠惠公）、祝开美（渊）、恽仲升（日初）诸书，国变后与张考甫、祁世培、熊雨殷（汝霖）诸书，皆非有意为文，而危切深警，精神迸溢，读之令人振悚，此先生所以为有明第一流人，亦道学中之第一流人欤。

二月二十七日

楼山堂集 明吴应箕撰

夜阅吴次尾《楼山堂集》，《粤雅堂丛书》本也。凡文十九卷，赋一卷，诗十七卷，前有周仲驭、侯朝宗、陈卧子、陈名夏诸人序。次尾以气节经济震动一世，集中史论五十九篇，持议侃侃，多有特识，如宋之陈同甫一流。时务诸策，亦慷慨如其人。

其《国朝纪事本末论》一卷，尤有裨于国故，诗则粗率枯梗，非其所长耳。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七月二十二日

琅嬛集 明张岱撰

夜阅张宗子先生(岱)《琅嬛集》。先生著书颇富，如《史阙》、《鹃舌啼血录》、《西湖梦寻录》诸书，余甚慕之而不得见，所见者《石匮藏书》及《陶庵梦忆》两种耳。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二十三日

钞本张陶庵(岱)《琅嬛文集》两册，前有王白岳(雨谦)、祁雪瓢(豸佳)两序。陶庵全集向藏李柯溪小李山房，后归一贾人子，孙姓。此集皆序记小文，诙谐鄙俚，为明季山林中下品恶派。惟所载《越山五佚记》，虽文甚俗劣，而小有裨于志乘。五佚者：一曹山，二吼山，三怪山，四黄琢山，五蛾眉山也。又有《快园记》，言园为御史大夫五云韩公别业，有翦韭亭，载郡志，后归韩氏婿诸公旦，改名快园，明末以归陶庵。观记中所称，盖即锦鳞桥之韩衙池也。又《兴复大能仁寺记》，言嘉靖丙辰胡总制豪敚为吕相国花园，寺及佛像，一日尽毁，住僧无漏愤而自经死。吕氏后造无量庵于城西墙下，以奉寺之伽蓝，又塐吕文安、葵阳、姜山三先生像于寺，最后祁德公以三千金复之。胡总制即胡宗宪，吕相国花园，即樛木园也。此二事亦可采附郡志。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四月十八日

初学集 清钱谦益撰

阅《初学集》中《太祖实录辨证》两卷，奇作也。于李善长狱事尤详，备载洪武二十三年善长及家属等供招，及太祖昭示奸党录手诏等，谓善长以与胡惟庸姻亲瞻顾，首鼠两端，文吏奸深，负恩怀诈，故底于罪，而供招之不足信，狱辞之傅会可疑，皆

列著之。又谓善长实下狱受诛，国史谓太祖召见抚慰归家自经者，非。其子驸马都尉祺已前一年卒，幸不及祸，史谓谪居江浦，于二十六年卒者，误。其辨李文中之卒，据王弇州《史乘考误》引李景隆袭爵诰文，证文忠之非令终；其辨常升之袭封，据《逆臣录》言升为蓝玉之甥，与玉通谋，玉诛后又于三山聚兵谋逆，是升于洪武二十六年伏法无疑，诸家纪载谓升于靖难兵至时，与魏国公分道力战者，失实；皆深裨于史事。至于龙凤丙申七月记张士德之擒，载临海陈敬初(基)诗云："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楚公即士德元所赠者，寇指明太祖也。时蒙叟为明臣，而于陈诗语略无避忌，盖明代文字之网最宽，如陈之《夷白集》等听其流布，无所禁耳。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三月十三日

四照堂集　清王猷定撰

阅王于一《四照堂集》。文学《史记》，少嫌霸气，然情韵绝好。诗学七子，甚粗傹。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九月初五日

寒支初集　清李世熊撰

阅李世熊《寒支初集》八卷，先诗后杂文，前有释本峣序、彭士望序、叶颖序，道光间宁化知县余姚陈垲以活字版印行者也。寒支以一诸生，固守其志，不应征命。自言受学于黄漳浦最晚，而终身服膺，观其与漳浦辞荐书，及止其出师书，识议侃侃，不啻诤友，故漳浦复书，亦未敢以门人视之。其诗文皆幽折奇奥，与并时彭躬庵、傅青主相似。盖沧海横流，商声孤唱，郁伊善变，其势然也。其文如《闽社采风录序》、《赠林君若序》、《纺授堂(曾弗人堂名)集序》、《畸人传序》、《妖祥志序》、《艺文志序》、《反

恨赋》、《明光禄寺署丞李公墓志铭》、《邓秀才显卿墓志铭》、《雷孝廉墓表》、《答叶慧生书》，皆思溢物表，俶诡万状，读之令人心怖，虽非正宗，固天地间不可朽之文也。它若《黄槐开传》、《罗宣明传》、《傅相公传（冠）略》、《画网巾先生传》、《乞免廷试疏》（上隆武帝）、《明淅川知县愚山揭公（春高）墓志铭》、《宁化县知县徐公（日隆）墓志铭》、《贵州镇远府知府李公（世辅、即元仲之从兄。）墓志铭》、《云南永昌府通判刘公（廷标）墓表》、《监纪推官吴公（世安）墓表》，俱可以考见桑海间事，而文亦伉壮可传。其余佳篇尚夥，惟有拟闽督院与海上一书，则似可不作耳。旅馆凄辰，寒雨如晦，百忧坌集，无可晤言，幸得读此异书，差堪自遣。而惊喜悲惋，交迭相乘，正如浊酒楚骚，只益凄结，惜不得并其二集读之。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二十七日

借得李元仲《寒支初集》元刻本及其二集，杭人汪士瑮家故物也。初集较新本仅多《狗马史记序》上中下三篇，然有目而去其文。《狗马史记》不知所谓，或以喻明季误国降贼诸臣，触讳故去之耳。（寒支以丙戌祝发僧般名曰寒知，见《岁纪》。后改寒支，盖取东坡词拣取寒支不肯栖意也。见释本峣所作集序。）

二集凡六卷，前有《寒支岁纪》。寒支生于万历三十年壬寅，卒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八十五岁。据其子权跋，言《岁纪》自丙戌以前，寒支所自书；丙戌以后，权所续录。中载试文之甲乙，交游之广远，想见明季士不务学，标榜声气，以社稿为钓弋，以奔走为耕畬，虽贤如寒支，亦不免也。集凡诗一卷，文五卷，其晚年所作，多平易，无警拔者矣。所载张煌言、郭之奇、杨畏知诸传，亦颇疏舛。郭传言其任福建提学副使时，郑成功方应岁试，求食饩不得，仅置二等。又言巡抚张肯堂欲庇其私人莫远，遂诬劾郭。巡按陆清源不平，亦疏纠张。此则他书所未见。鲵渊贤者，何至于是？寒支盖感郭试擢第一之恩，故甚其言耳。（案顾亭林《圣安本纪》，载甲申九月升福建提学副使郭之奇为詹事

府詹事，谓之奇由庶吉士改礼部郎出为副使。自来庶常既散馆，无再入翰詹者；亦无有以监司为翰詹者，之奇以副使四品入为詹事三品，尤事所未有，此著其乱制也。又案李映碧《南渡录》，言之奇以庶吉士散馆为礼部，转提学，至是因按臣陆清源荐，忽批转詹事，阁臣王铎所拟也。乙酉二月丁卯，停福建巡抚张肯堂俸，命剿贼自赎。巡按陆清源候考核调。新升正詹郭之奇外任用，明旨责其玩视地方，专构小隙也。之奇忽内忽外，有同儿戏。观此可知其事本无分曲直者矣。）

六月初一日

祁忠惠公遗集　　清祁彪佳撰

夜阅《祁忠惠公集》中《越郡园名记》，以壶觞村为山阴山水最佳处，余以为不及湖塘也。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四月二十一日

梅村集　　清吴伟业撰

阅吴梅村文集。梅村文不及诗远甚，前人皆言之不必论，余独喟其中如《王永吉、张鼎延碑》、《梁西巘墓表》，每叙及易代之际，格格阻碍，若因人笑褚公而并自贡其忸怩跼蹐之状，其亦合六州铁不能铸此错者耶？梅村出处之际，固属可原，比之钱蒙叟，殆不可同年而语。其出也，以蒙复社党魁之名，杭人陆銮劾其有异志，故不得不应召。虽然，国破家亡，而尚欲护持社局，致匪人得以东林遗孽龄龁之，遂以一生为天下笑，宜哉！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十九日

旧有吴枚庵笺注《梅村集》，此予十七岁购书第一部也。前携入都，复以赠允臣，今复取阅之。忽忽三十年，阙帻之交，已无一有，惟与此书相对矣。梅村长歌，古今独绝，制兼赋体，法合史裁，诚风雅之適传，非声韵之变调。而世人不学，皮傅唐人，辄藉口杜韩，哆言正变。岂知铺陈终始，正杜陵之擅场；虬

蜉毁伤，入昌黎之雅谑。嗟兹聋瞽，难语精微，世有知言，必契斯恉。至其诸体，未可概论，五古间有佳篇，七绝亦饶隽致，五律七律，沿袭云间，要皆具体古贤，不足专门自立。枚庵之注，亦未为精。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二十六日

点阅《梅村集》。其言矾清湖之胜；令人神往。吾越之芝塘湖，风景相似，而地多山，尤为秀绝，矾清所不及也。贫瘁奔走，一椽之下，终不遂怀，平生游屐，亦多未至，眷言鸥鹭，深负林泉。

九月二十七日

阅吴梅村七绝《读史有感》八首，盖亦为孝陵董贵妃作也。其第一首云："弹罢熏弦便薤歌，南巡翻似为湘娥，当时早命云中骑，谁哭苍梧泪点多？"第二首云："重璧台前八骏蹄，歌残黄竹日轮西。君王纵有长生术，忍向瑶池不并栖。"第八首云："铜雀空施六尺床，玉鱼银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其情事皆甚显。又《古意》六首，其第一首云："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那得恨长门。"第二首云："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第四首云："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第五首云："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约，此去惟应礼玉真。"则皆不知何指矣。或云为摄政王娶肃武亲王妃而作，然诗恉不似言朱邸也。疑章皇崩后，嫔御有出嫁之事，年代已远，国史又讳之，莫得而详。后来世俗悠谬之谈，遂从此出，君子所不道焉。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月二十日

南雷文定　　南雷文约　　清黄宗羲撰

阅《南雷文定》卷二《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云周益公

《思陵录》钱清江者，东自三江口来，西过诸暨，约三百余里，阔十余丈，运河半贯其中，高于江水丈余，故南北皆筑堰，上水别设浮桥，渡行旅。大舟例剥载，小舟则拖堰而过，梓宫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开闸，水势奔注，久之稍定，两岸以索牵制，始放御舟。将达南闸，大升轝继之，御舟受触，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闸口。轝舟不能入，横截南岸，册宝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冲其腰。既而灵主亦来，复冲册宝，势尤可畏。运使赵不流顿足垂涕，几欲赴水，当日之险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钱清上流之水，引入钱唐，三江口作闸，潮水亦不入钱清，而钱清与运河相浑，有江之名，无江之实矣。案钱清江东晋以前为浦阳江，韦昭等所称三江之一，实浙江之别流。今清流演迤，阛阓夹列，并不知有江名。而舟子由此地者，多折而南入西小江以取萧山，盖计水驿较近十里。其地山水回复，村港纷歧，易于藏匿，乃屡有盗贼之警。观梨洲之言，彭、戴二太守之功，其可忘乎？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一日

借得《南雷文约》，尚是旧版，已多漫灭处。余每劝乡人有力者合《文约文定》刻之而无听者，越俗不好古，亦其一也。此书自丙辰阅一过，今二十六年矣。梨洲文鲜持择，才情烂漫，时有近小说家者。望溪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盖指是也。然本原深厚，随在倾吐，皆至情至理之言，读之餍心，昔人所谓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三月廿七日

壮悔堂集 清侯方域撰

阅侯朝宗《壮悔堂集》。朝宗文，气爽而笔灵，颇有飞动之观，惜根柢太浅，不学无术，多近小说家语耳。余自十八九岁时，见其文，甚喜之。嗣于壬子冬得其全集读之，大惊，以为隽

爽劲利，几于无篇不佳。今日重阅，深叹其徒有机势之胜，全无酝酿之功，其佳处往往直到龙门，离合变化，俱有神会；而用事之陋，措词之浅，乃多近伧父面目。足见古人作文，须读书养气，行文不必征典，自有经籍之光。以朝宗之天分，而能加以学力，杜牧、皇甫湜不难到也。国朝古文推方望溪、魏叔子为最，彭躬庵、姜湛园、邵青门、毛西河次之，此皆卓卓成家者也。魏根柢笔力俱胜，而气稍霸。彭笔力相等，而稍稍秩于法度。方最醇正有风度，顾未免平淡太甚。姜、邵皆讲求蕴蓄，极自爱好，顾所就不大。毛文名不及诸家，而所作俱兀傲俊悍，法度井然，不在姜、邵之下，其殆以博学掩者也。与朝宗辈流者，若王于一、储同人、李穆堂，亦间有佳篇。王太近小说；储多有时文气；李多泛然酬应之作，佳者鲜矣。汪钝翁自命正宗，文亦稍有风神，顾迂冗芜拙，不知剪裁。汤潜庵儒者之文，喜尚无语录气，叙事固非所长。自王以下，皆不能成家者尔。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初一日

昨夜阅朝宗文，论之如右。私念向与叔子兄弟俱极赏之，以为国朝一名家。今睹其若《吴伯裔伯元传》、《张渭徐作霖传》、《宁南侯传》、《与田仰书》一二佳作外，殊觉底蕴尽露，大异昔日所见。昨自书肆携其集两册归，以一借叔子，不知叔子观之，当作何语。今晚叔子亦甚诋其浅陋，不足为古文家，向日称之太过。乃相对大笑，窃各自喜近年读书进境如是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初二日

砥斋集　清王宏撰

王山史《砥斋集》世不多见，仅见于朝邑李时斋《关中文钞》，其文颇有佳者，如《刘文靖公从祀录》、《郃阳世系谱后》、《艾千子罪王弇州论》、《侯朝宗责于忠肃论》、《水火论》、《山来阁记》诸作，议论笔力，皆足胜人。其《甲申之变论》，词意激烈。

末一段云:"顺治初山阴王思任寄书龙门解允樾,其词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终之曰继之以崇祯勍(俗作尅,经典只作克。)剥自雄。呜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时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于刻责而肆为无礼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诗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数十日之生之多者,盖谓其死非殉难,不能择于泰山鸿毛之辨也。呜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报之之符也。"案季重卒于丙戌,在鲁王航海之后。所云顺治初者,盖当甲申、乙酉间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国论已定,惟乡评尚在疑信间,观此则知其女已有违言,无待清议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见耳。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七月二十二日

二十七松堂文集 清廖燕撰

夜半不睡,阅廖柴舟《二十七松堂文集》。柴舟名燕,国初曲江布衣。集凡十六卷,其文颇疏隽,欲以幽冷取胜,自负甚高。前题宁都魏和公阅,文后多系评语,盖山野声气之士,而议论偏谲,读书无本,不脱明季江湖之习。其为《金圣叹传》,极口推服,称为先生,(言圣叹本名采,字若采,鼎革后,更名人瑞,字圣叹。)则宗尚可知矣。中有《上吴制府乞移李研斋柩归金陵书》,言李官至兵部尚书,国变后隐居金陵,复避乱至韶州仁化县,卒于万山中。据全谢山氏《鲒埼亭外集·达州李侍郎长祥事状》言卒于毗陵,然柴舟亲与其子交,吴制府即吾乡留邨尚书,时以粤督行部至端州。李公子言吴公与其父有文章交谊,因谋还柩金陵,柴舟为之上书,自当得其实也。又有《南阳伯李公传》,言元允字源白,淅川县人,世居县西鹁鸽谷。本姓孙氏,少孤遭乱。崇祯中李成栋驻防淅川,往依之。及从成栋入粤反正,因以为子。后至钦州,为靖南王所执,百计诱降,不少屈。一日诸将校射,

笑谓曰：汝曹何不以我为的丛射之，令汝曹快心，我亦得见汝曹高下。闻琼州瓦解，痛哭三日夜不绝，与弟源赤同日遇害。临刑，语持刃者令面西，曰我君在西也。二妾亦相率赴海死。所叙较诸稗史为详。源赤盖李建捷之字，建捷真定人，亦成栋养子，后封安肃伯者。又有《祭澹归和尚文》，首题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澹归即金道隐（释名性因，澹归其字。）是道隐卒于康熙十九年冬也。皆足以资考证。其两上吴制府书及谢吴侍郎书，皆指留邨尚书，以献所为文极被嘉奖。又附刻吴公与韶州守令两书，誉之甚至。尚书以戎幕起家，而礼下文士，谦若不及，其风流可想。是集为日本监察妻木氏所刻，前有江门盐谷世序，末题文久二年壬戌，妻木、盐谷皆姓也。世宏下有字毅侯一印，知东国名字相配拟于中华矣。此为去年何学士如璋使彼得之，归以赠铁香，铁香以粤中久无板，谋更刻之，属余为之序，故志其略于此。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十月十五日

施愚山集　清施闰章撰

阅《施愚山集》。愚山古文学永叔、子固，而词气太弱，仅得子固之迂缓，然自冲和肖其为人。内有《张长史墓志》，言山阴张氏为衣冠甲族，长史之祖为明显官，乃吾乡白鱼潭张氏也。今则子姓寥落，皆编农籍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一日

湛园集　清姜宸英撰

阅姜湛园文，湛园文章简洁纡余，多粹然有得之语，此集皆其未第时所作，穷老不遇，他人皆为搤掔，而湛园和平自处，绝不为怒骂嘻笑之辞，其加于人固数等矣。七十通籍，一与文衡，非罪牵连，身填牢户，文人之不幸，盖未有如湛园者！每读其

集,辄为之悲惋不置也。湛园学养深醇,故集中论古,皆具特识。其《楚子玉论》、《荀氏八龙论》等作,尤有裨于世教。《萧望之论》,亦为杰作。往时德夫读《汉书》,深不满于长倩,屡与予议论,皆与湛园暗合,恨尔时偶不记此,未及举以相证。湛园谓望之量狭而妒前,附魏相则劾赵广汉;恶韩延寿为左冯翊声名出己上,则劾韩延寿;以霍光轻己,则谋霍氏;以丙吉居己右,则短丙吉;又诅冯奉世,排张敞,尤极与予意同。又《黄老论》、《书史记儒林传》、《读孔子世家》诸篇,皆正议卓然,足以推明史意。其《书史记卫霍传后》云,论者多左霍而右卫,熟观太史公传,所谓两人点穴处,则左卫也,其于霍多微辞。传叙卫战功,摹写惟恐不尽,至骠骑战功三次,皆于天子诏辞见之,此良史言外褒贬法也,其言诚当。然左右字似误用。自来书传,皆以右为助,左为觭,此当云论者皆右霍而左卫,下当云则右卫也,方合文法。予尤爱其《贺归娶诗·序》云:"或谓予曰:古者婚礼不贺,故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今者贺之,礼欤?曰:奚为而非礼耶?礼不云乎,贺娶妻者云,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盖娶妇之家,不可以是为乐,而姻戚之情,则自有不可废者。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谓佐其乡党僚友供具之费而已,是其所以谓不贺也。曰:予闻之郑氏,进于客者,其礼盖壶酒束脯若犬而已,不闻其以诗也,以诗贺亦礼欤?曰:奚为而非礼?诗间关车之牵兮,说者曰,宣王中兴,士得亲迎,其友贺之而作,非今诗之祖与?文王新得后妃而关雎以咏,亦此物也。"可谓说经解颐,不愧读书人吐属。车牵之义,出于宋儒,与《传笺》不合,故更以《关雎》义佐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二月十九日

思复堂集　清邵廷寀撰

夜阅邵念鲁先生《思复堂集》,所载明末文献极多。《章格

庵传》，言行遯后数年，忽一日有僧径入其家，登中堂之楼。公长子妇闻之，曰此必我舅侍郎也。肃笄出谒，则已去矣。此事诸家传志中皆所无也。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初三日

阅《思复堂集》。全谢山讥念鲁为学究，颇抉摘是集之谬误。念鲁腹笥俭隘，其学问诚不足望谢山津涯，而文章峻急，则非谢山所及。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一月十八日

念鲁私淑梨洲，自任传姚江之学，尤勤勤於残明文献，舂拾表章，不遗余力，虽终身授徒乡塾，闻见有限，读书不多，其所记载，不能无误，要其服膺先贤，专心壹志，行步绳尺，文如其人，前辈典型，俨然可想。鲒埼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过矣。至以王遂东为不食而死，陈玄倩为山阴产，鲒埼皆纠其谬。然礼部死节，越人相传，孤竹名庵，采薇署号，揆其素志，盖已不诬。或江上之溃，适遘寝疾，固非绝粒，不失全归。死际其时，无待引决，首邱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称觞，暧昧之事，妄疑降辱。太仆里籍，向无定著，《明史》以为会稽，《齿录》以为仁和（据《崇祯丙子同年录》），而祖居山阴，亦载于录。正命小赭，始终是乡，迹其生平居杭可考者，惟与陆鲲庭相讦一事，是则鲒埼杭有后人之说，沧桑迁徙，亦未足凭。举此二端，正不得谓纪事之疏也。第八卷有史论十数篇，皆言明事，中有予六世祖殿纂公评语，盖亦相交契者。

十一月二十日

解春集　清冯景撰

夜拥衾阅《解春集》。山公文疏隽可喜，而时不免小说家言。其力攻伪《古文尚书》，与并时阎氏相唱和，乃其生平最所致意之学。文集中第八卷第九卷，皆驳古文，论疏证，与百诗相

往复之书，而总题曰《淮南子洪保》，以与百诗订交在淮南，而洪保者大安也，盖犹晚明人著书之余习。他所考证，亦多碻核可传。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十九日

方望溪集 清方苞撰

夜阅《方望溪集文集》。予不阅此者，近十年矣。其文终有本领，而义法未纯，由读书未多，情至处弥为佳尔。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十六日

阅《望溪文集》。其敍天伦悲苦处，枨触生平，时为泫然废卷。痛莫切于伤心鲜民之谓矣。

十一月十七日

阅《望溪文集》。望溪粹然儒者，其文多关世教，又语必有本，事能见道，自责之言，尤近圣贤克己之恉，宋儒以后，诚不多见。惟务以至高之行，绳切常人，其《家训》及示道希兄弟诸书，谓春秋二祭及考妣忌日皆三日斋，生日及祖考妣忌日皆二日斋，祖考妣生日及高曾祖妣伯叔兄弟忌日皆一日斋，期丧虽伯叔兄弟皆终丧不御于内，缌麻丧虽舅甥亦终月不御于内，大功以上同财共居，小功以下同财异居，妇人归宁，非远道不得信宿，父母殁不得归宁，其亲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来视者相见於堂，食饮于外，嫂叔惟吉凶大节以礼见，此皆今日所必不能行者。古人于祭，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皆止时祭耳。忌日惟父母有终身之丧，亦止一日不乐不饮酒食肉而已，期丧惟祖父母及妻终丧不御于内，余皆止三月。大功同财异居，小功异财，望溪谓圣人制法以民，非贤者所宜自处，是以礼为未尽，而责其后世天下之人皆务加崇于古哲，而不肯俯就礼文，恐无此理也。凡教人者，必使中材可及，家训尤宜浅近简易，俾子孙可守，望溪所言，亦大而近迂矣。又古有世封世禄，故有宗法，后世无

之,故无所谓宗子。惟嫡庶之分,长幼之别,则无论贵贱,万世不易,此即宗法所寓也。望溪拘守礼文,未明礼意,谓必立宗子,祭必于宗子之家。不知古之宗子,禄足以收族,爵足以驭贵,故皆宗而尊之,今之宗子,何所取也。自唐及今,定制士大夫皆祭及高祖,其或立祠堂,通祭始祖以下者,皆民间私为之,朝廷特不禁不问耳。望溪乃定其先世曰某始迁,某死节,某有重德,某始为大夫,当百世不祧,余亲尽则祧。不思百世不祧,是天子诸侯之制,私家何可拟也。望溪立朝,议论亦多如此,泥古而不切,强人以难行,当时皆厌苦之。虽曰尧舜君民之心,不知尧舜之世,民亦未必皆法尧舜,所谓比屋可封者,不过嬉游化日,安分自守而已。儒者陈义过高,适足坏事,此温公所以不满于伊川也。然其大体严正,足以箴砭人心,使我辈不肖者读之,凛然如对师保父母,其益非浅。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三日

阅《望溪集》。其读经读子史诸文,多不可训;时文序寿序亦嫌太多。若其书后之文,语无苟作,墓铭志传,亦多谨严,叙述交游,尤为真挚。与人诸书,无不婉切有味,此实可传者也。余二十年前读之,多为浮气所中,又过信钱竹汀、汪容甫诸公之言,颇轻视之,故自后从不寓目,此以知读书贵晚年也。

二十七日

阅方望溪文。望溪能知《周礼》经体之精,《仪礼》品节之妙,及荀子之醇处,其识自在并世诸家之上。惟任其私肊,谓《周礼》有刘歆窜入处,因推及於《仪礼》丧服之尊同不降,《礼记》之《文王世子》、《明堂位》及《杂记》之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一条,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使其子主之一条,《尚书》之《康诰序》、《君奭序》(召公不说语)、《毛诗》之序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传》,《史记》之《周本纪》、《鲁世家》、《燕世家》,荀子之《儒效篇》,谓皆歆所窜入,以媚王

莽，而傅会莽事，信口周内，绝无依据，不知子骏何仇，而于千余年忽遭此罗织。其言之断断甚无理，而悍然不疑，往往读之失笑。又拾朱子之唾而痛诋《诗小序》，尤为无识。故尝谓《望溪集》中读经二十七首，当删去太半，则于望溪之学，不为无益，所以深爱望溪也。然如《读大诰》、《读王风》、《读周官》、《读仪礼》、《读经解》五首，简括宏深，必传之文，非望溪不能作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四日

孟邻堂文钞　　清杨椿撰

阅武进杨农先学士（椿）《孟邻堂文钞》。学士为明崇祯癸未状元冰如修撰（廷鉴）之孙，芝田谕德（大鹤）之子，四世清华，一家先后入翰林者七人，集为其曾孙鲁生所刻。前有朱石君太傅、赵味辛郡丞两序，凡十六卷。学士颇以古文史学名，其文平正而乏剪裁，论明史事，殊有深识。卷五至卷十序说，考辨书论，皆言经义，如《说卦考》、《伏书孔书篇数考》、《盘庚考》、《武成考》、《伏书非口授辨》、《汉儒不见古文尚书辨》、《郑声淫说》等作，皆有卓见。其时汉学诸儒未出，即百诗阎氏之书，亦似未见，而所说多与阎、惠、江、王诸家暗合。其论九族，虽异先儒，亦为近理。其论服制丧主诸书，皆有可取。惟以《孝经》为汉晋诸儒所缀辑，条驳其谬；以《周礼》为文种、吴起、李悝、申不害之徒所增窜，有与齐次风书十二首，皆各举一事推论其非；以《仪礼》为鲁臣臧文仲、季文子等所为；以《诗》为无风雅正变之分；以《关雎》、《鹊巢》、《采苹》为皆求贤人之诗；则皆不根之言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二十日

阅《孟邻堂文钞》。其与明史馆提调吴子瑞书，辨王民望、唐荆川事，谓民望之死，非由于荆川。民望逮下狱时，荆川在南讨倭，已逾七月，至次年冬民望死西市，而荆川已先半载卒于泰州舟中，可证野史言弇州兄弟遣客刺荆川死之妄，其说甚确。

然引万季野说云，民望与鄢懋卿同年相契，力恳其劾己以求罢。懋卿谓上于边事严，喜怒不可测，止勿劾。民望乃自属艸，付其门人方辂上疏劾之，帝果大怒，遂下狱论死。是民望之死，实自为之，与严氏亦无涉。然果尔则弇州兄弟，何以切齿分宜？世蕃之刑，至买其一胛，持归祭墓，熟而啖之。据沈德符《野获编》，言介溪以弇州兄弟皆得第贵，怒世蕃谓其不肖，世蕃遂谋中伤之。而民望闻杨忠愍之死，为之悲叹，属其子振恤其家，祸以此起。它书亦言分宜因弇州与忠愍游，又经纪其丧，适以求古画于民望不得，怒遂不解。盖论者谓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荆川指其中一人闭口喝六，证为赝物，固属附会东坡指李公麟画故事，而王氏父子结衅严氏，则固有之事也。如杨氏言，则以荆川阅兵劾疏，实阴为民望解，鄢懋卿又力沮民望之求劾，似其死全出世宗意矣。

七月二十一日

果堂集　清沈彤撰

阅《果堂集》。其《仪礼女子子逆降旁亲服说》以为此圣人制服之权，郑注独得其义，然以《传》文专指嫁于大夫说，遂谓大夫为其子、昆弟之为士者大功，则子以将出降，而父以尊降，皆大功也，故可以嫁士，不得降旁期为大功，虽其子可以嫁，若其父则不可以嫁子逆降之礼。惟大夫之女子子有之，不及于士，则失经意矣。《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此专解经嫁者二字。已嫁之女于期不降，此以大夫之尊，故降其私亲之为士者。又曰：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此包大夫士而言，《传》文本甚明，如沈氏所言，岂士之女子子成人者，独无出道乎？又谓其子可以嫁，然则将谁命之乎？盖此条降服惟主女子子言，不及其父其子当逆降者。父无论大夫士，临嫁将事，以尊行者摄

之，不必泥《礼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之文，谓须父降然后子亦降也。其《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为本亲问》，言于本亲高祖无服，亦非高祖正尊之服，虽出后，亦当如为本亲曾祖服也。其《礼记问丧篇后记》言孝子自升屋之复，三日之后敛，以及既葬之虞于亲攀号而不释，无时不望其复生，形虽不可复生，而其气则留，故亲之魂可以复反於宗庙，则真精理名言矣。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九月初一日

青溪文集　清程廷祚撰

阅程绵庄（廷祚）《青溪文集》，嘉庆间其从曾孙国仪所刻。前有姚姬传、汪瑟庵两序。凡论三卷，辨一卷，说议考一卷，序一卷，杂著一卷，书后及碑记一卷，书三卷，尺牍及行状志铭墓表一卷，共为十二卷。绵庄为经专考据之学，识趣豪迈，欲一空依傍，锐然独出于世。其学虽不专汉宋，然与程朱时致异同，而称其远绍圣门，功不可及。于汉儒则多诋諆，谓其未尝闻道。盖自以所讨论者皆得圣人之精，固非汉儒所及见，而亦不同宋儒之空说，自负可谓至矣。然其文往往陈义甚高，而不切于世用。其论《易》论《书》论《诗》论《周官》及论六书，辨《禹贡》南江，辨《古文尚书》，辨堂庭庙寝，辨六宗五祀，辨姜嫄庙，辨圣庙从祀，辨石鼓文，抨击康成、叔重以下诸儒，不遗余力，实皆臆决景撰，又颇添改古书，以成曲说，不足为据。其与程鱼门论万充宗《仪》、《周》二礼说书云："大抵浙儒多特识而喜自用，往往失之于粗，非独西河为然"；然绵庄之自用而失粗，实较充宗尤甚。集中与鱼门及袁简斋论古文书甚夥，而三人之文俱未窥古文门径。简斋尝病绵庄之好考据，鱼门尝病绵庄之攻朱子，以为身后无子，是其显报。然绵庄固未能为考据，亦未显背朱说，是适成为枚与晋芳之见而已。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二十七日

樊榭山房集　　清厉鹗撰

偶阅《樊榭集》。太鸿学问渊洽，留心金石碑版，尤熟于辽宋轶事。其诗词皆穷力追新，字必独造，遂开浙西纤哇割缀之习。世之讲求气格者颇诋諆之，以为浙派之坏，实其作俑。然先生取格幽邃，吐词清真，善写林壑难状之境，其佳者直到孟襄阳、柳柳州，次亦不失钱、郎、皇甫。昔人评顾况诗，为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容以为词，先生殆可当之。惟七古意务数典，而才力又苦逼窄，未免襞积饾饤，毫无生气。议者举其最弱之体而概其他制，又以学者之不善而集矢先生，诚为过也。予诗与先生颇不同轨，而生平偏喜先生诗。同社中叔子、孟调、莲士雅有同嗜。三子中叔云有其秀，孟调有其幽，莲士有其洁，所趣固近，宜其尤相契矣。今日天气渐暄，小室对炉，稍有春意，体中微疾，客怀益深，因取先生诗读而摘之，便如置我云门、柯山中，松赓谷吹，花韵波香，秋琴独张，春舷孤扣，不复知户外十丈软红尘矣。先生游跡，北至广陵，东至越，南至婺；而笠屐所事，则於西湖、西溪，穷极幽讨。数其六十年中，仅两至京师，皆不久归去，山水之福，令人羡妬。其能贫而不出者，则以当时有扬州马氏兄弟，为之供馈也。井丹高洁，雅不甘让先生，独安得如玲珑山馆主人，为晚世之郑庄孔北海乎？征君词亦精细，苦乏韵致，远不及诗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正月二十八日

道古堂文集、诗集　　清杭世骏撰

阅杭大宗《道古堂文集》。大宗学问贯串淹洽，以诗古文负重名。诗学少陵，仅得其腔调；古文亦少剪裁；而证据辨博，自非读破万卷者不能。

其论王充《论衡》，谓充悉书其祖父之劣行，且创或人问答，

扬己以丑其先，甚至谓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膀奇人，是直名教之罪人，书虽奇无足取。而范史称之为孝，殊无识见。近时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其端实自王充发之。

其论许劭，谓劭以月旦评重汝南，而不能知太史慈，致刘繇恐用之为笑。诸葛诞与陆逊书，称许子将辈更相谤讪，或至于祸，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又许文休为劭从兄，私情不协，摈之不得齿叙。是劭之评论，特以耸动汝南一时之人，非灼然真赏，而谢承、范晔《汉书》推之太过。

其论荀爽，谓爽恐李膺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之，而书辞曰：久废过庭，陟岵瞻望，竟至以父为喻。夫常人之于周公、孔子，相去万万，亦不过以师尊之，而爽之言若此，是其坏伦丧己，失莫大焉。东汉气节固高，然皆傲於宦官而谄於名士。孔融之于郑玄，韩融之于陈寔，李丰、郭冲之于杜畿，皆执子孙之礼；若爽者，又特浮慕而已。初爽与北海公沙孚相约不事权贵，后爽依违董卓之世，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孚相见时乃至割席而坐，使膺尚在，有不麾之门墙之外哉！

其议朋友制服，谓《丧服传》曰朋友麻。《汉郭有道碑》：朋友如韩子助、宋子复服心丧期年者二十四人。后汉张劭死，范式为服朋友之服。晋京兆韦泓受应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唐裴佶与郑余庆特相友善，佶殁后，余庆行朋友之丧，而史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丧服变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然今日必不可行。或朋友死于外，无亲者为之主，《仪礼·丧服》记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归则已，此犹可遵也。

其辨牛耕，谓于经无所证。《周礼》大司徒言任地者备矣，独弗及是。郑康成注闾师云，掌六畜数者，农事之本也；贾《疏》，六畜惟牛可为农事。注里宰云，以岁时合耦於耡，合人耦

则牛耦亦可知也。据此二言,则似六典未设以前,已有牛耕之事。至《考工记》贾公彦《疏》谓后汉用牛耕种,故有歧头两脚耜,据此则似古无牛耕,牛耕始于汉也。汉平都令光教赵过以人挽犁,始见于班书《食货志》,后遂以为牛耕之肇始,宋之学者多不信之。浚仪王氏引《山海经》,谓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夫《山经》出于伯翳,与后稷并时,焉知其孙叔均之事乎? 此为后人所羼入可知。平园周氏据贾谊、刘向,以为饱牛而耕,出于郑穆公之语。水心叶氏以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若非用耕,于牛何取? 夫《新书》、《新序》掇拾旧闻,皆生於秦火之后,不可为据。孔子弟子之有字,非据史迁之列传,即文翁之学堂图;而《家语》一书,又出于王肃之增加,皆不能确凿。若谓春秋之世已有行之者,当时功利之臣无一言及此,非心计疏也;盖征发繁兴,人车牛辇,悉以供战斗之用,其所以不得兼者,势也。杜元凯疏云:古者匹马邱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其言似可听,其实一无所据。余以为牛耕之制,盖自秦始创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粮,其明证也。故吕不韦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亦因其国之所利言之也。故太史公《律书》言牵牛云,牛者耕植种万物也。夫牵牛本于《星经》,《星经》本於甘石,甘石之徒生于战国,然则耕植种万物之语,非秦之制乎? 若赵过之以人挽犁,则汉世遂以为常法,而非其所特创者欤。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六月初六日

夜阅《道古堂集》。大宗史学胜于经学,其文颇取藻于班、范,得气于韩、苏,而体例未精,纯驳不一。碑志之作,多沿俗称,以徇时好,然古隽爽劲,时有可观。盖学人之才制,非作家之峻裁,虽不免词科习气,亦一世之杰矣。予尝品浙人之登大科者,康熙己未,则西河鸿而不博,竹垞博而不鸿。乾隆丙辰,则息园博而不鸿,堇浦鸿而不博。合而斠之,则齐之腹笥,已俭

于萧山，杭之才华，实逊于秀水。若言毛之天姿，朱之学力，则又二君折轴喘牛所不能骋，先后悬隔，非可强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初七日

阅《道古堂集》。其论辨说议诸作，予于甲寅之夏，曾手录一过，今日读之，弥见其佳。与人书亦多隽作。《汉爵考》及所条卢氏《礼》注，尤为精密。

十二月初九日

阅杭大宗《道古堂集》。文博而采振，真鸿词人语也。其胎息于范蔚宗为多，惟拙于叙事，有清藻而乏笔力。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初四日

阅《道古堂集》。堇浦以赵清常、钱遵王皆为藏书之藏书，非读书之藏书；以汪钝翁为文人之说经，以高澹人之《天禄识余》为徒尝禁脔；其言皆确至。谓朱竹垞亦诗人之说经，则过矣，竹垞之学，恐非堇浦所能及也。其碑志之文，拙于叙事，然徐文穆、梁文庄两志，独严整有体裁；其他传畸人瘁士及序记小品，吐属清华似范、谢，标举冷隽似皮、陆，《待月岩记》、《三殇瘗砖》两篇，尤一时之独绝。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一月二十七日

阅《道古堂集》。堇浦考据之文，多未甚核。如《毛诗叶韵序》，谓车与华同在麻韵，车音居，始自吴之韦昭，古无居音也。不知唐始有麻韵，古读华如呼，故荂从雩声，雩从亏声，凡麻韵之字，古皆在鱼虞模歌戈五部也。《欣托斋藏书记》谓《仪礼·乡射》大夫之觯长受而错皆不拜下，注脱二十字，疏脱五十二字，此沿其同馆吴氏绂之说，谓下节卒受者以虚觯降下注，今文无执觯云云二十字，及疏今文此经云执觯者云云五十一字，当在此节下，今官本已逡改，然戴东原、卢抱经皆以为非，宋严州单注本亦在下节，虽吴说似较近理，要不得竟谓之脱也。《席宝箴遗诗序》谓唐制中书与翰林为兼官，故知制诰者必学士兼舍

人之职。不知唐翰林有院，中书有省，未尝相兼。翰林学士无定品，亦无定员，除者皆带他官。舍人为中书令之属，正五品，上有定员。中唐以后，多以它官除知制诰，即舍人之职，而不真除舍人。其翰林学士则备顾问，参机密，其任日重，有以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者，则舍人不过带官，不复知制诰矣。《张氏五世著述记》谓倚相以左史为官，丘明遂大放厥辞，此以左氏为倚相之后，乃郑樵之妄说，黄楚望已驳之矣。盖其学博综泛滥，强识而不审思，然每举一事，元元本本，罗列家珍。如言中书掌故，言家集，言年谱，言家谱，言朋友之服，言期功去官，皆条举数十事，真不愧博学鸿词也。惜其《续礼记集说》、《北齐书疏证》、《金史补》三书，俱无由得见；《三国志补注》虽收入四库，民间亦未版行耳。

十二月初一日

阅杭大宗《道古堂集》。大宗之文，雅赡富丽，不愧宏词之选，惟其考据则多不确。如谓刘歆列《孟子》於兵家，盖据《汉志》兵家阴阳有《孟子》一篇，而不知儒家自有《孟子》十一篇，班氏自注名轲、邹人，子思弟子甚明，兵家之《孟子》列力牧、鬼容区之后，师旷、苌弘之前，盖三代以上人，其详不可考，安得混之。又谓余佘各自为姓，以余氏先训与佘不通婚姻为非。不知佘字本佘之讹变，因转音如蛇，犹厍氏之别为厍音舍，刀氏之别为刁音貂，皆本无其字。《广韵》九麻尚作佘，不作佘也。又谓余之先世在汉有为大司马及司徒者，不知两汉大司马安得有余姓，司徒亦无姓余者，此皆其失之大也。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五月二十五日

阅杭大宗《道古堂诗集》。大宗诗分《橙花馆集》、《过春集》、《补史亭剩稿》、《闽行杂录》、《赴召集》、《翰苑集》、《归耕集》、《寄巢集》、《修川集》、《桂堂集》、《岭南集》、《闲居集》、《韩江集》、《送老集》共十四集。《闽行杂录》者，其未第时应聘为福

建壬子科乡试同考官时作也。《修川集》者,罢官后修《海宁志》时作也。大宗才情烂漫,诗学苏、陆,颇工写景。其刻秀之语,同时如厉樊榭、符药林等往往相近,所谓浙派也。其叙事咏古之作,用字下语,亦颇横老,又与同时全谢山为近,盖笔力健举,书卷尤足以副之,自非江湖涂抹辈所及。余最爱其《书汉书高后纪后》一首云:"孝惠弃天位,吕氏恣傲扰,后宫美人子,一一痛孤藐。代王亦侧室,非吕焉用剿,乃知平、勃谋,用意甚阴狡。专心媚长君,畏忌及黄小,济北一何愚,清宫殊草草。异哉兰台史,此义未搜讨。眇眇四皇子,阑入《恩泽表》。"卓识雄论,独出千古。盖少帝及四王,实孝惠子,特非张后子耳。平、勃诛诸吕时,恐日后不利于己,而迎立代王,史、汉《高后本纪》中皆明言之,其后并加殺害,因名之为非刘氏子,肺府如见。余向有此议,后读俞理初《癸巳类稿》,言之甚详,然此诗已先发之,夫岂寻常议论哉。文帝谓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侧室者,《左传》赵有侧室曰穿,又卿置侧室,犹言庶子也,非后世称妾之谓。侧室之子,犹言庶生之子,非当阼之适子也,诗用侧室字,亦见斟酌。又《邱严夫妇合昏诗序》,述仁和民严辉远女,字吴兴邱天柱,天柱贫,严欲它昏,女恚将自殺。其所鞠外母徐诉之县,县令历城高模字彦范,为具衣襦环珥,即日成婚於县廷,以仪从载酒肴送至邱氏,释辉远弗罪,令往婿家饮食以愧之,予天柱银五十两,营生计。因及康熙末县民王四聘刑书马仁女,马更卖其女於典史蒋某为妾,四讼之县。时郡守蓬莱张为政墨吏也,受蒋赇,以属钱唐令芮复传,芮遂匿其媒勿出,坐四诬,杖而荷校一月,女竟归蒋。牵连书之,以见令之贤否,关于人心风俗甚大,冀后之修志者录而存之,此尤足以当诗史也。

六月三十日

阅《道古堂集》。堇浦诗亦秀爽,而风格太卑,无一真际语。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四月十二日

石笥山房文集　清胡天游著

阅胡稚威先生《石笥山房文》，乃道光丙午山东所刻本，嗣又有淮上本，所载较多，讹舛亦稍正。闻杜征君煦有手校本，搜采更广，惜未梓行。此本文仅六卷，鲁鱼帝虎，几不可读。先生文之工，固不待言，其经学尤绝。乾隆丙辰举鸿博，辛未举经学，皆以先生为第一。惜其书无传，今惟散见文集中，若《汤陵考》、《古冀耿地辨》、《耿非祖乙所迁辨》、《论周尺》、《与周内翰论洪范书》数篇耳。先生自言尝作《地表》一书，今亦无存。相传其著述为阮文达以千金购去，然仪征经学，自有本末。其所传若《诗书古训》、《考工记车制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曾子十篇注》，纂述岁月，皆可考见。他若《大戴礼注释》、《仪礼注释》，皆其专治之书，而未见于世。（或疑文达《揅经室集》中诸经说，当有取之先生者，然以文达为人大概观之，断不至是。）其未为诸生时，已为汪氏中、凌氏廷堪诸经师所盛推，岂肯攘他人之作以为己有？况仪征表章同时诸儒，不遗余力，赡其家，刻其书，惟恐知之不尽，何独于先生而遗之，且效郭象、何法盛之故智耶？盖先生诗文皆随手散弃，其所撰纂，尤不自爱惜，遗失殆尽，固非仪征所能见矣。吾乡之硕儒，以王方川先生及先生为最，次则家松云先生，皆无著作传世。即仪征诂经精舍中人，若何先生兰汀、顾先生廷纶、刘先生九华，亦泯然无闻焉，足见传者之难矣。王先生名增，乾隆辛卯进士第二人，由编修左迁知县。松云先生名尧栋，乾隆壬辰进士二甲第二人，累官至云南巡抚。乡先生之有遗书者，惟茹三樵先生《敦和易学》十种，最为汉学之精诣，顾世不甚行。樊先生廷锜《孟子注疏校补》，其书未完，亦鲜独绝之义。稍传于时者为范蘅州先生家相《诗瀋》及《三家诗拾遗》两书。国朝山会人著书收入四库者，亦惟此两书耳。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初八日

阅胡稚威文集，造句炼字，独出奇秀，惟散文终嫌有骈俪蹊径。然吾乡究推独出一头地，未肯与文妖以下人并论也。其持论极服樊宗师而诋欧阳以下人，即所作可见。

稚威文工于刻画，而纪事之法甚疏。故碑志诸作，体例乖谬，不胜指驳。如《赠太仆卿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墓志铭》，竟不言其为山阴人；《句容县知县周应宿墓表》，言君特以其文，四方士无识不识率皆字谓君，而不著其葆山之字，其他大率类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十日

刘海峰文集、诗集 清刘大櫆撰

桐城刘大櫆诗文皆不能成家，其文尤乏佳处，虽稍有气魄而麄疎太甚。其生平于古人文法亦甚留心，而所作往往轶于轨度；又或摹仿成拙，转多可笑。诗稍胜于文，苦无作意。而程鱼门、姚姬传辈极推之，姬传称之尤力。其为作传有云：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苞何足道哉！邑子刘君者乃今之韩、欧也，云云。又为之作八十寿序，中亦举此事为言；且举周书昌语，谓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夫望溪虽稍散弱，不及震川，而气澹神清，粹然有味，自深得于欧、曾者，岂海峰所可望耶，姚氏寿序中又云：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隽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臂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云云，其推崇可谓至矣，岂果天下之公言乎？姬传为人，不至以乡曲之故阿好如此，盖其性习相近，遂致此蔽耳。传中有云："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初白官止编修，为侍郎者其弟嗣庭，以作《维止录》伏法者也，姬传

殆承望溪不看杂书之弊，故道眼前事，往往有错误者。此事《援鹑堂笔记》亦载之，而《随园诗话》作刘公甗语。简斋固多妄说，然其叙此事，谓望溪先谒汪钝翁，钝翁斥之；复谒王阮亭，阮亭亦不之誉；乃谒公甗云云，则较有本末，或足为据。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六日

茨村咏史新乐府　　清胡介祉著

阅《茨村詠史新乐府》上下二卷，山阴胡介祉著。介祉字存仁，号循斋，礼部尚书衔秘书院学士兆龙之子。康熙间官湖北佥事道。乐府共六十首，皆咏明季事，起于《信王至》，纪庄烈帝之入立也，终于《钟山树》，纪国朝之防护明陵也。每首各有小序，注其本末，时《明史》尚未成，故自谓就传闻逸事，取其有关治乱得失者谱之。今其事既多众著，诗尤重滞不足观。惟《阜城死》下注云："忠贤生前作寿藏，壮丽侔陵寝。国变后，名下奄犹葬其衣冠，今在碧云寺。"《浣衣局》下注云："客氏每归私第，大学士沈漼与有私，人皆指为嫱相。故客氏归，归未旬日，忠贤必矫旨召入。客氏亦不知书，而强记尤胜忠贤。忠贤用轻红纱绣花鸟作大幔，恒与客氏密语其中。夜宴毕，阅廷臣章奏，细商责处当否，移时方就寝。客氏惮张后严明，谤以蜚语，谓海寇孙官哥所生，非张氏出。且扬言欲修筑安乐堂，行废后故事，又将遣名下宫人潜往河南，访后家世。后闻之窘甚。适客氏归私第，其母动以危言乃止。（又言张裕妃之被谮以死，由于过期不育。）客氏常令美女数辈，各持梳具环侍，欲拭鬓则挹诸女口中津用之，言此方传自岭南祁异人，名曰群仙液，令人至老无白发。"《刘状元》下注云："故事内阁拟策问二条，御笔点用其一，鲜所窜改。崇祯甲戌殿试问知人安民，帝亲洒宸翰，更其大半。时诸进士率关通内阁，先得题旨，制策皆宿构。及兹入对，仓皇裁答，多不合旨。惟杞县刘理顺素硁硁自守，无所揣摩，至是条对特详

切。及读卷官循故事硃圈进呈十六卷，刘不与。上阅进呈者不当意，命再呈十二卷，刘在其中。帝览而善之，遂拔置第一，舆情未厌也。后甲申之变，刘竟阖门殉节。"《三罪辅》下注云："薛国观赐死，在廷申救，帝出其二揭。一请废翰林院，一请更监视内臣冠服如朝士，时始知其奸谄。"（以国观与周延儒、温体仁为三罪辅。）《迎太后》下注云："福王太后谕选中宫，使奄人田成选淑女於杭州，太后亲命之，其言甚亵，致来物议。或言不早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假皇后》下注云："或言马士英为凤督时，有首告居民藏王印者，取观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负博者持以质钱。士英物色之，以为真福王也。国变后，遂推戴以邀援立功，天下皆以为真福王矣。"数事皆他书所罕见。余如《复社行》之极言社人之恣横，《新女子》之极言思陵之寡欲，《东阳恨》之极言许都之冤愤。《懿安后》之极言张后之严正，《京营弊》之极言戎政之积坏，《内帑疑》之力白庄烈之无余藏，《衣冠辱》之备写诸臣迎降之状，《睢阳变》之详叙高杰被害之事，亦皆有裨史事。至极称杨武陵之才，为崇祯朝第一任事相，而廷臣以门户故制其肘，极称毛文龙之功，以袁崇焕诛之为冤；又谓文龙日以币物致津要，华亭陈继儒布衣负重名，方游辇下，独不见及，衔之，遂构之于钱相国龙锡；皆非事实。其以太监王之心为殉节，以构殺薛国观为出于曹化淳，以童氏为福王藩邸继妃，以周镳为南户部主事；亦不免小误。称庄烈为怀宗，亦非是。书为诸暨郭云也石种花庄刻本，前有宿松朱书字绿序，后附录李骕《书懿安皇后事》一首，《贺宿纪闻》一首，皆力辨懿安死节为旧宫监王永寿所目睹，并无乱后流落事。骕又据宝应陶征《故宫词》力斥许承钦言烈皇盗嫂之诬。（言承钦为湖广汉阳人，崇祯丁丑进士，官户部主事。国变后，居扬之泰州。尝大会宾客，言烈皇宫中秽事，绝诬妄。后见陶征《舟车集》中有《故宫词》云："慈宁宫禁老莓苔，元日惊传法从来，上下隔帘遥拜毕，六龙飞辂一时回。"自注：故宫人左氏遭乱，流落为

民间浣衣妇，年今五十余矣。尝言懿安皇后居慈宁宫，元旦烈皇朝后，后必答两拜，重帘邃密，不相见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初七日

芝庭先生集　清彭启丰撰

阅彭尚书（启丰）《芝庭先生集》。其诗庸率不足观，文亦平弱，而冲和有自得之致。其碑志传状之作颇夥，多有关文献，而文体亦洁。如《明巡按山东御史宋忠烈公祠堂碑》、（忠烈名学朱，国朝大学士文恪公德宜之父，忠烈死济南之难，《明史》附《张秉文传》，言其死节，而诸家野史，皆言不知所终，或言其降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传》，乃列之通谥第一等。）《明周忠介公祠堂碑》、《惠定宇传》、《教谕韦君传》、（教谕名前谟，字仪喆，芜湖人，子谦恒，一甲第三人，官编修，通经学。）《左都督洪公（名起元，应山人。）神道碑》、《史文靖公神道碑》、《浙江平阳镇总兵官朱忠壮公（天贵）墓志铭》、《左都御史沈端恪公墓志铭》、《云南巡抚甘公（名国璧，汉军人，云贵总督忠果公文焜之子。）墓志铭》、《湖南巡抚冯公（名光裕，代州人。）墓志铭》、《左副都御史赵公（名大鲸，字横山，仁和人。）墓志铭》、《宁绍台道叶君（名士宽，字映庭，长州人。）墓志铭》、《浙江海防道庄君（名柱，字书石，武进人，方耕先生之父。）墓志铭》、《左副都御史雷公（鋐）墓志铭》、《礼部尚书沈文悫公墓志铭》、《礼部左侍郎胡公（煦，时尚未赐谥。）墓志铭》、《大学士陈文恭公墓志铭》、《户部右侍郎蒋公》（名炳，字晓沧，阳湖人。）《墓志铭》、蒲城县知县顾君、（名楗，字肇声，元和人。）沧州知州徐君、（名宇作，建宁人。）陇州知州郑君、（名大纶，如皋人。）赠文林郎昭文县知县康君、（名惇，兴县人。两广总督基田之父，时总督尚官通判。）云南马龙州知州吴君（名三复，吴人。）等墓志铭，皆立言醇雅，序次不蔓。奉直大夫汪君（名士荣）、赠通议大夫袁君（名志镳，皆苏人。）两志，言乡里善人之状。《右赞善钱君（名本诚，字胄伊，太仓人。）志铭》，叙交旧之谊，皆简质有味，极似欧、曾，

《钱志》铭辞，尤警绝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初一日

鲒埼亭集、外编 清全祖望撰

夜阅《鲒埼亭集》第四十二、三两卷，皆论史帖子。谢山最精史学，于南宋残明，尤为贯串。阀阅之世次，学问之源流，往往于湮没幽翳中，搜寻宗绪，极力表章，真不愧闳谱之目。其论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及吴农祥《啸台集》、邵念鲁《思复堂集》，颇极诋谌。《与绍守杜君札》力辨王遂东之非死节，而极称余尚书，自是乡里公论。杜守名甲，尝刻《传芳录》，于有明越中忠臣，皆绘像系赞，而有遂东，无武贞，盖未以谢山之言为信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月十九日

阅全谢山《鲒埼亭诗集》，共十卷，诗八百三十六首，道光十四年慈溪郑尔龄据董小钝校本及二老阁诸本付刻。先生诗为余事，而当日与杭堇浦、厉樊榭、赵谷、林意林、马嶰谷等唱和极多，颇以此得名，亦颇以此自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肊，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五七律颇有老成之作，暇当最录，以见其凡。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五日

阅《鲒埼亭集外编》。全氏服膺宋儒，而覃精考据文献之学，盖承其乡厚斋王氏嫡传，于汉注唐疏，擘穴极深。如《汉经师论》、《前汉经师从祀议》、《唐经师从祀议》、《尊经阁祀典议》、《原纬》诸篇，皆极有功于经学，《汉经师论》尤为诸儒干城。而《荆公周礼新义题词》、《陈用之论语解序》、《王昭禹周礼详解跋》等篇，谓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因力欲存王氏一家之学。其《礼记辑注序》、《跋卫栎斋礼记集说》，深慨于陈汇泽之陋学，而以卫氏之书不列学官为惜。跋《夏柯山尚书解》，极

以明代专用蔡《传》为非。《读吴艸庐仪礼纂言》，谓艸庐此书，本于朱子，然四十九篇流传既久，不宜擅为割裂颠倒。诸所论列，其于古学，真能笃信谨守者矣。其《左氏谥说》一篇，卓识通议，远出顾震沧《春秋谥法考》之上。集中余文辨正名物创通大义者尚多。至另刻《读易别录》一书，剖析精严，尤《易》义之橐钥。余辑《国朝儒林小志》，惟载汉学名家，虽姚惜抱、程绵庄、程鱼门、翁覃溪诸公自名古学者，皆不列入，而独取先生，固不仅以《经史问答》一书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初六日

终日阅《鲒埼亭外集》。予尝谓国朝人著作，若全氏《鲒埼亭集》、钱氏《潜研堂集》，皆兼苞百家，令人探索不尽。次则朱氏《曝书亭集》、杭氏《道古堂集》，亦儒林之钜观，正不得以鸿词之学少之。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四月十二日

阅《鲒埼亭外集》，补订数事。一、《跋崇祯十六(误作十七)年进士题名录》中会稽余增远，误称其若水之号。山阴金廷韶，误作廷诏。又是科有山阴李安世、余姚李安世，亦未分析。一、《读使臣碧血录》，言冥报事，尚有熊廷弼、吴裕中之殺丁绍轼，(熊见《三垣笔记》，吴见《南雷文约》。)颜佩韦等五人之殺毛一鹭，(见《剥复录》。)雷演祚之殺阮大铖。(见《南略》诸书。)一、《读幸存录》言夏文忠官考功郎，不当称小宰；其时小宰为吕公大器。不知明人称吏侍曰少宰，不曰小宰，其称吏部郎曰小宰，犹唐人之称小天。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二十八日

终日阅《鲒埼亭外集》。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

集耳。其疾恶过严，避俗过甚，则于诸书受病亦不小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八月二十七日

全谢山谓蔡中郎书熹平石经，未及写诗，至魏正始中乃补立《毛诗》、《鲁诗》，此特以章怀注引《洛阳记》止有《尚书》、《周易》、《公羊》、《论语》、《礼记》以符五经之数。然蔡邕本《传》明言六经，不应无《诗》，是谓魏时所立，已属无据。至洪氏《隶释》所载《诗经》文，皆是《鲁诗》，其间有齐韩字，盖兼载二家异同之说，本未尝有《毛诗》。全氏因《隋书·经籍志》《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下注云，梁有《毛诗》三卷亡，遂谓《石经》鲁、毛并列，亦恐未确。

八月二十八日

阅《鲒埼亭集外编》。其《水经浙江篇跋》云：此篇错简狎出，故不可读。浙江固至钱唐而止，然其江浦则由灵隐而阼湖，而临平，而御儿，而柴辟，而及于东岸之固陵，而查渎；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而后由永兴以入越，由是而山阴，而会稽，则了然矣。又云：浙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晓然，若无水何以有浦？又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桥？既有之，则知其与临平湖水合，由临平而达御儿之柴辟，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于柴辟，浑涛东注，以趋固陵，是江水至御儿已与浙江合。案《水经注》此篇叙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又径会稽山阴县，又东北径重山西下。（重山即种山，今之卧龙山。）复云：浙江又东径御儿乡，又东径柴辟南，又径固陵城北，又东径相塘，又径永兴县北，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御儿者，今石门县也；柴辟者，今海盐县地也；固陵今西兴；永兴今萧山县也。江水既至今绍兴府治之卧龙山，而复至石门嘉兴，且云东径，其为错简无疑。戴东原氏据归熙甫本，移浙江又径固陵、相塘二段于东合临平湖之下，又径会稽山阴县之上。然下云径重山西下，又东径御儿、柴辟，又径永兴，则仍东西颠倒；且将固陵、永

兴离析，尤为非是。谢山仍依原本误文为说，而欲移又径会稽山阴县至东北径重山西一大段于径永兴县以下，其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二语，本属之临平湖下者乃移之西陵湖下。而西陵湖者，郦氏云：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亦谓之西城湖，盖即今之临浦，六朝所谓渔浦也。柤塘即查渎，亦曰查浦，盖即今之龛山。以《三国志孙静传》、《宋书》孔觊等传证之，可知毛大可《杭志三诘三误辨》谓查浦萧山地在峡旁者，是也。毛氏又谓浙江两岸东西相对，有三渡，上折从富春江来，一入钱唐界，而两岸有定山为钱唐地，东岸有渔浦为萧山地，夹江而峙；其在中渡，则钱唐西岸名柳浦，萧山东岸名西陵，亦夹江而峙；其下折则在钱唐海宁之界，东南岸萧山有同浦，西北岸海宁有盐官渡，亦夹江而峙；皆据《宋书》孔凯、顾琛、吴喜诸传、《齐书·沈文季传》为说，自尚可通。惟以同浦为即《汉志》东部都尉治之回浦，则大谬矣。宋齐时之回浦乃江口小渡，地名偶同耳。谢山意以柳浦当今之闻家堰，谓浙江由富阳经今六和塔下，由灵隐会武林水，径临平会临平湖水，径石门合浙江，然后由海盐、澉浦径海宁以东，注萧山之西兴。然郦注此篇错乱甚多，终不能諟正也。今人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以御儿、柴辟尽入之山阴县下，盖为郦注错简所误。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二月初三日

阅《鲒埼亭集外编》。其《释奥》一篇殊为纰缪，谓古有奥神，故《礼器》云：燔柴于奥，郑注奥当为爨者非。不知《五经异义》引《大戴记·礼器》本作灶（见《御览·礼仪部》），故郑又云或作灶也。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正月二十三日

阅《鲒埼亭集外编》。此书终身阅之，探索不尽；然其经学自不逮史学也。

正月二十五日

宝纶堂集 清齐召南撰

夜阅齐息园《宝纶堂集》，共八卷，皆杂文之属。虽未成家，然颇有气魄，浩浩落落，随笔涌出，与并时杭大宗相伯仲；其学术亦相同，道古较稍精密耳。集中《轮进经史劄子》十篇，无锡秦瀛谓极似真西山《大学衍义》文字，可为确评。进呈《尚书》、《左传》、《公》、《穀》、《礼记》、《汉书》考证诸序，篇篇可传。《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提纲挈领，部居画然。《驳山东巡抚请更孔子诞日议》，《驳升任副都御史陈请更祀启圣王元配施氏议》、《再驳方苞请祀施氏议》，皆其官礼部侍郎时所作。孔子生日，亦从原议据《穀梁》十月庚子，为今八月廿一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春秋》经有明文。则十月庚子为廿一日之确据。《公羊》作十一月庚子，齐氏谓传写之误。按陆氏《释文公羊音义》，于庚子孔子生下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则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公羊》本与《穀梁》同，今为误本也。)而以今作八月廿七日为非。又以《史记》作襄公二十二年为误，特谓旧典遵行已久，未可轻改耳。《启圣王元配》驳《家语》施氏生九女无子之说，谓《史记》并无其文。《家语》出王肃伪造，不足据。又斥方望溪据《史记索隐》及《祖庭广记》之非，皆有卓识。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十七日

学福斋集 清沈大成撰

阅《学福斋集》，华亭诸生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所著。凡文集二十卷：卷一为论说解及与人书，卷二至卷七皆经史子集序，卷八为赠人序，卷九为寿序，卷十卷十一为记，卷十二为辞铭赞偈，卷十三为书后文，卷十四为题跋，卷十五为碑表，卷十六为志铭，卷十七十八十九为传文，卷二十为祭文哀词杂著之属。前有惠氏栋、江鹤亭(春)诗文合集序两首，任氏大椿、程氏

晋芳、戴氏震、张氏凤孙文集序四首。凡诗集三十七卷：卷一曰《策卫诗钞》，卷二曰《修门诗钞》，卷三至卷八曰《啖荔诗钞》，卷九曰《西泠诗钞》、《浣江诗钞》、《蓺兰诗钞》，卷十卷十一曰《近游诗钞》，卷十二至卷十八曰《百一诗钞》，卷十九至卷三十皆曰《竹西诗钞》，而卷首冠以《花朝》、《月夕》二赋。前有杭氏世骏序一首。乾隆间吴中三布衣名最重，惠栋松崖、李果客山及先生也。惠精于经学而不为词章，李工于词章而不究经学，兼之者先生而已。松崖经学，自非先生所能及，然汪大经作先生行状，（沃田父裔堂，以贡生援例授六合教谕，世宗时引见，奏对称旨，擢直隶州知州，既改注知县，选授天津青县，以争减水河役忤巡道，自缢死。）言其所校十三经、《史》、《汉》、诸子、《说文》以及梅氏历算诸书，无不精密。先生集中《释悲文》，亦云手校书万卷，而与松崖、东原两君交。松崖为作集序，言生为古学，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沈君，大喜过望。又云："沈君与余，不啻重规叠矩，其学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东原之序云："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知之独深。"又云："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研究靡遗。"则其学之大略，已可知矣。其文清雅简秀，意味油然，而论经谨守汉儒，论文必本《说文》，论算术痛辟西法。释道岐黄，皆所综究，虽所传止是，而宏儒梗概，固悉具也。其《前苏州府知府童公传》，为吾乡心朴太守作，所述政绩甚备，可以入郡邑志传。略最于此云：公讳华，字心朴，浙之会稽人。年十六，为博士弟子，数试南北闱不利。素为高安朱文端公所知。雍正元年，文端为主司，亦报罢。喟然曰，吾之不能以科名进，命矣！遂入资，输橐驼阿尔泰军营，以知县用，年四十九矣。会纂修律例，文端以其名上，令再芟削，原书四十册，芟存十六，保任引见，命往直隶查赈，怡贤亲王器之。补平山县，至即开仓出粟七千石贷民。旋擢真定府，权按察使，户部

议以私借仓谷例免官，奉特旨仍居职。丁未，怡贤亲王奏理京南局水田营田，先后得田三百五十顷，移知苏州府，务休养生息，有古循吏风，而发奸摘伏如神。越三年引见，命往陕西。经略鄂公檄办九家窑屯政，穿直渠，溉屯田四千余顷，民即屯所起祠。旋署肃州府，治如在苏时。次年病免，而甘抚某诬劾之。乾隆元年，甘抚罢，起知福州，改漳州。福抚某嗛其抗直，甫越载，即中以事，失官还家，是冬遂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请田太湖滨议》一卷，《橐驼经》一卷，《九家窑屯工记》一卷，《铜政条议》一卷，《长岐纪闻》一卷，《忠臣传》六卷，《诗文乐府》九卷，藏于家。其归苏州时，吴人称之曰况公再世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五日

阅《学福斋集》。沃田文既冲夷，诗亦清婉，高者逼中唐，次亦不失宋人风格。其古诗亦有老成可取者。盖所为诗文，皆未尝刻意求工，故于文之义法，诗之标格，俱有未逮，而纡余曲畅，栖托清和，自是儒者之言，非专门名家比也。生平最相引重者，浙江布政使前广东巡抚重庆王楼山（恕），福建巡抚常州潘敏惠（思榘），常依其幕府。交游最挚者，惠、戴而外，则程绵庄、陈和叔、许竹素、黄莘田、程鱼门，次则吾乡傅玉笢及杭大宗、程易田、丁龙泓、王榖原、汪康古、王兰泉诸公，想见一时人材之盛。而资其游息者，则江橙里、鹤亭兄弟也。沃田少师黄唐堂，与秦树峰尚书、陈和叔有三俊之目，见其哭和叔诗中。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七日

阅沈沃田《学福斋集》，其文清和婉约，持论有本，不愧儒者之言。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七月十七日

梅崖居士集、外集　清朱仕琇撰

《朱梅崖外集》，文气醇朴，而法散语枝，殊有南宋迂冗之

习,然立意不苟,固粹然有道言也。大凡得盛名者,其所作必有独到处,不可轻议,而张皇幽渺其辞,刻雕藻绘其字,虽所诣极工,所谓可惊四筵,不可适独坐者,如吾乡龚定庵、胡石笥是也。乃近有妄人,未通当世声律之文,而离上析下,颠倒句读,魃魌为形,蝇蛙为声,剿别字以为博,貤缪文以为奇,而哆然吓于众曰:自有浙江,惟有定庵,圣人也;次则云持也,其自居盖在龚、胡间矣。字画狞恶,逼真其文,又曰:是北朝古法,非二王家法也。然捧韀龋笑者,惟晞兴化郑燮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客有传其警语者云,树吹客去风加意,山为我来云掩羞,是且不足为寿门舆皂矣。余以其人向师越岘观察者也,越岘古文得之新城,固出于梅崖者,因牵连书之。以告乡之后生,无污此习。(梅崖高弟为新城鲁山木,山木传陈硕士,而越岘由硕士及宣城梅伯言以私淑桐城者。)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初七日

阅《梅崖集》。其文卑冗,全不识古文义法,而高自标置,甚为可厌。究其所得,特村学究之稍习古文者耳。余在家时,粗阅一过,意便轻之。迨入都,则士大夫多有称之者。嗣见其外集,文虽冗曼而颇得淳实之气,又疑向时阅之不尽。两日来悉心披诵,则笔弱语陋,疵累百出。恽子居尝谓梅崖于望溪有不足之辞,而梅崖所得视望溪益庳隘。然庳隘二字,实未尽梅崖之病,其去望溪,盖不可道里计也。余雅不喜菲薄前人,而势有不得不言者,今日因举其集中尤荒谬之文,用笔批勒之,以诏来学,毋使村野驱鸟人孟浪言古文字!

四月初二日

戴东原集　清戴震撰

阅戴氏《东原集》。此金坛段氏所刻,共十二卷,后附《戴氏

年谱》及《校刊札记》。戴氏音韵考据之学,固为卓绝,而不肯以此自居,谓穷极性命之理,其最切要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又谓文最忌整,故所作务为拙古,以自比于周汉之儒。然义理固由考证而出,戴氏之学,训诂、名物、地理三者为最。其言阴阳性命,则去董江都等尚隔数层。所作《原善》三篇,缀集经子之言,而又欲自明所得,支离漫衍,按之皆糟粕耳,其中略无真际,而徒貌为高古,以自附于垂世立教。其《法象篇》、《书孟子言性后》等作皆是类也。尝为陆稼书之《学辨》三篇,戴氏之《原善》三篇,一以辟陆王,一以正程朱,皆自谓功不在禹下,而适所以自发其覆。稼书于学本无所见,其逞臆骂人,自张其门户可矣,此辨出而楬然尽露,不特学术之诚伪无所发明,并阳明之是非亦茫然莫辨,而但坐以亡国之罪。然则矿税之使,阉孽之党,以及崇祯时误国之温体仁、陈演、熊文灿、丁启睿,皆阳明之徒耶? 将鲁之亡,由洙泗之龂龂,是何异痴人之说梦也? 戴氏于学,实有所得,而必高自位置以自欺而欺人,亦所谓好为其拙也。至文章之学,非有夙分而专精其业,亦不能工。戴氏讥司马子长、班孟坚皆艺而非道,而其所自为,仅仅通文句耳。艺固不工,道亦未至。若谓文必去整,尤是瞽言。经生之文,自有注疏家法,不计工拙可也,乃必自居于本末兼赅,而既欲明自汉以来未闻之道,又欲扫尽自汉以来一切之文,则志大而近于妄矣。其代冀宁道山阴徐飞山(浩)所撰《夏履桥义庄记》,可以采入《山阴县志》。

段氏年辈与戴相若,而先戴举于乡,入都后始相见,时戴尚为诸生,段之学亦已卓然成就,而委挚师事,终身北面。戴殁后,宝其遗书,事必尽力,服习师说,没齿不衰,犹有汉儒之风,可谓真师弟也。并时若姚姬传程鱼门,亦尝称弟子于戴,而身后辄有违言,鱼门至肆詈其无子,以为攻宋儒之报。盖二人实瞢于学,当日亦未深知戴之得失,徒以名盛而推附之,故致其师称而卒亦不果,(戴氏有《辞姬传称师书》,见《文集》。)以视段氏之分

量,相去固甚远矣。

戴氏以二十二岁成《策算》,二十三岁成《六书论》,二十四岁成《考工记图注》,二十五岁成《转语》二十章,(言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谓与《尔雅》、《方言》、《释名》相辅而行,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谱求之,段氏谓此于声音求训诂之书也。其书未见。)二十六七岁成《尔雅文字考》,(此书段氏言在苏州吴慈鹤家,未刊。)而廿九岁始补休宁县学生,四十岁举于乡,五十一岁始以纪文达、裘文达两公言,于文襄荐之,特召入四库馆充纂修。五十三岁,会试不第,特命一体殿试,列三甲,授庶吉士。五十五岁卒,时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五月也。在馆四年,校定书十五种,(《大戴礼》、《水经注》、《仪礼集释》、《仪礼释宫》、《方言》、《周髀算经》、《张邱建、夏侯阳、海岛、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孙子算经》、《仪礼释误》、《蒙斋中庸讲议》、《项氏家说》。)皆钩纂精密,至于目昏足痿,积劳致疾而殁。高宗深契其学,特畀馆选。而同时钱萚石、翁覃溪辈尚力诋之,覃溪至欲逐之出馆,盖以其进士翰林,非由八股,而世之以庸滥恶札取巍科高甲者,眯目入馆,涂改金银,不二十年坐致台辅,贤愚安之,以为固然。明之文衡山年老召入供奉,得一待诏,而同时姚、杨两状元,谓翰苑中岂容画史,迫逐之去。清康熙间鸿博之举,髦硕辈登,而当时有野翰林之目,致所谓三布衣者,皆不安其官,竹垞且得谴而去。习俗移人,难晓如此。直至今日,桐城谬种,尚以邵二云、周书仓及戴氏三君之入馆为坏风气,变学术,人无人心,亦可畏哉!戴、段两君,乡举房官,皆为金匮县知县韩锡胙,字介屏,吾浙之青田人,亦科名佳话也。江氏、戴氏谓元与魂痕当依三百篇析为二,殷韵当从唐人与真同用,上选拯韵去声证韵当分出独用,无锡秦文恭韪其说,奏请刊正韵书,荐钱氏大昕及戴氏任其事。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其请,时为乾隆廿八年癸未。见段氏所载《戴氏年谱》。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二十一日

午坐南窗负暄，点读《戴东原文集》。东原之文，醇质简古，不肯为一偶句。其意欲追周秦而上之，而于西汉董江都、东汉郑司农为近。其《答彭允初书》，辩程朱陆王之学甚详。与所著《原善》三篇，及《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孟子字义疏证序》诸篇，互相证明，发挥性命理欲之恉，极为透彻，然亦太辞费矣。余以为此等皆汪容甫所谓宋以后愚诬之学，实不足辩者也。其《与是仲明论学书》，谓诵《尧典》数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则龃龉失读；诵《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此则令人读之，隆冬沍寒，汗流浃背，学者所当人书一通，置座右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二月初一日

春融堂诗词、文集 清王昶撰

阅王述庵《春融堂诗词》。述庵学诗于归愚，词则以竹垞、樊榭为宗。其诗分《兰泉书屋集》;《琴德居集》、《三泖渔庄集》、《郑学斋集》、《履二斋集》、《述庵集》、《蒲褐山房集》、《闻思精舍集》、《劳歌集》、《杏花春雨书斋集》、《存卷斋集》、《卧游轩集》共十二集二十四卷，计二千余首。《兰泉书屋集》至《述庵集》，虽气格稍弱，而醇雅清绝，律绝尤有风致，盖皆其未仕以前所作，得于山水之趣者为多。《蒲褐山房集》至《闻思精舍集》，则召试官中书直军机房后所作，已不免尘沸沓冗。《劳歌集》三卷，乃罢官后从征缅甸金川时之作，戎马阅历，滇蜀烟云，多入歌咏，诗又较前为胜。《杏花春雨集》以后，则凯旋晋秩，自此扬历中外，致位九卿，老年颓唐，可取者鲜矣。总其大要，实胜归愚，盖源流虽同，而读书与不读书异也。《琴画楼词》四卷，亦多清雅

可诵。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阅《春融堂文集》及《年谱》,文共四十卷。述庵笃耆郑学,兼综四部,其文尔雅,可考证经史及国朝文献掌故者甚多。吾乡王毂塍氏称其文为一大作家,而谓其碑志大篇,多系失明后口授之文,故有记忆偶误者。(按述庵归田后病目眚,旋愈,未尝失明。八十外复病眚,未几谢世矣。毂翁殆误记同时王西庄光禄失明事耶?)今按其书中如吾乡《商宝意先生墓志》,言先生为明文毅公辂九世孙。文毅为严州淳安人,其子孙未尝迁居绍兴,而质园屡称其高祖等轩冢宰公。冢宰名国祚,与刘忠介公同年成进士,崇祯中官至吏部尚书《明史》屡见章格庵(名正宸)等传中,即国初贝勒所聘六遗臣之一也。设如此志此言,则冢宰为文毅之来孙,《明史》文毅传末亦不容不及。予家居时曾见冢宰祖父两世墓碑,其叙系未尝及文毅,此殆据其家状之误而不能辨正者。述庵旁通内典,其《书楞严经后》,谓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书昌永年及余四人,今观其中如《跋龙舒净土文》、《跋华严楞严等经》、《书佛顶蒙钞后》、《心经浅释跋》、《大崇仁寺五百罗汉记》、《游雞足山记》诸篇,固非贯通宗乘者不能为也。(其时究心佛典者,有瑞金罗有高台山、吴县汪缙大绅、长洲彭绍升允初,而台山尤广通净业。述庵作台山墓志,亦极推其覃精梵乘,过于唐之梁补阙、白香山,宋之晁文元、苏文忠,明之宋潜溪,而此处独未数及,岂以台山仅为举人,不得与士大夫耶。)《年谱》二卷,乃其婿金华府知府严荣所编,颇繁冗无体例。

二月二十九日

偶阅王述庵诗,略加评点。五古渊源选体,非不清婉,而意平语滞,故鲜出色。律诗殊有佳者,七绝尤多绮丽之作。晚年才情衰谢,又劳于官事,往往率易。惟《论诗绝句》四十六首,议论平允,诗亦蕴藉可传。其极推归愚,则师生门户之见耳。尝

怪尔时姚姬传非绝不知文，而力尊其师刘大櫆，比之昌黎；王述庵非竟不知诗，而极口其师沈德潜，比之老杜，虽情深衣钵，然二君以为一家之私言，能尽掩众人之耳目耶？此亦不自量之过矣。

三月初九日

纪文达集　清纪昀撰

阅《纪文达集》。文达敏捷兼人，辨才无碍，其文长于馆阁应制之作，它非所经意，多不自收拾。是集共十六卷，其孙刑部郎中树馨等所缀辑，凡赋一卷，律赋一卷，雅颂一卷，谢恩折二卷，拟表诏疏等一卷，论记一卷，序二卷，跋一卷，书后一卷，策问及书一卷，器物铭一卷，碑表行状等一卷，传一卷，墓志铭及祭文一卷；前有阮文达、白小山、陈稽亭、刘文恪四序。惟第一卷第三卷飏颂之文最工，余多率尔；传志纪事之作，多信手而书，略无剪裁，盖敏而不能深思，易而不免入俗。人之才力，各有所限，固不可强也。

夜阅《文达集》，其谢折、器铭多不足存，子孙不学之过耳。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二日

阅《纪文达集》。其《议奏山东巡抚疏》、《请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两通，驳山东邱姓不得为邱明后及其志谱之谬，皆确；惟谓左邱是复姓，则非。邱明自是左氏，段金坛之说不可易也。其《景城纪氏家谱序例》援引详明，可为作谱之法。

四月初四日

潜研堂集　清钱大昕撰

阅《钱竹汀文集》。潜研自为近世集部中一大家，不特《答问》十二卷，考据邃密，其各体文辞旨和雅，又皆有资于经史掌故，凡所论辨，精确可依。近时南海曾钊谓惜其不能尽删应酬

之文，桐城姚莹谓其《轮回论》可不作，然集中应酬之文，皆非泛为；《轮回论》言甚痛切，尤有关于世教，二君所指，皆非知言。惟力诋方望溪，其与友人书，至比之孙鑛、林云铭、金人瑞辈。又《跋望溪文集》，举李穆堂语，讥其作曾祖墓铭，省桐城而曰桐，谓县以桐名者有五，此之不讲，何以言文？又举金坛王若霖语，谓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深中望溪之病。此皆未免过当。望溪之学，诚不足望竹汀，而古文义法粹密，神味渊源，自为国朝弁冕，非竹汀所能及也。望溪之为桐城人，天下知之，后此当亦无不知之，为其曾祖铭墓而仅称桐，自不能移之桐乡、桐庐等处。况此一字出入，或偶尔失检，岂遂可没其全体耶？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二十五日

阅钱竹汀集中题跋六卷。予每阅鲒埼亭、潜研堂两家题跋，深叹其学之无所不赅，令人茫然莫测其涯涘。此六卷中尤精者，如《跋汗简》，谓说文所收九千余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据经典，皆用古文说。间有标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别体，非古人只此数字也。作字必先简而后繁，有一二三，然后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注古文于弌弍弎之下，以是知许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别字，非弌古于一也。后人妄指《说文》为秦篆，别求所为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此论读《说文》者不可不知。又《跋义门读书记》，谓《宋书·陶潜传》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休文生于元嘉中，所见闻必不误。其云所著文章，固不云所著诗也。诗亦文章之一，而其体则殊。文章当题年月，诗不必题年月，夫人而知之。《隋志》载《渊明集》九卷，今文之存者不过数首，就此数首考之，《桃花源诗序》称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称义熙三年，此书晋氏年号之证也。《自祭文》则但称丁卯，此永初以后书甲子之证也。自唐五臣注《文选》，误读《宋书》，遂谓渊明诗

题如是。义门乃援陶诗书甲子者八事,讥休文纪事失实,不知本传未尝及诗也。举此二条,可见其读书精细,为前人所未有。

三月十六日

钱竹汀氏之学,浩博而精密,国朝汉学诸儒中为大家,然千虑一失,亦或不免。如武进刘申甫驳其《春秋答问》,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故楚成王、蔡景公皆不书葬,谓吴楚君从无书葬之例。至蔡景公实书葬,三传经文皆同,不知钱氏所见何经?实失检之甚者。今日阅其集中《题跋》六卷,兼综百氏,抉摘得失,诚为学者资粮。然如《跋复古编》云,罙与突,须与湏,畐与荅,形声俱别,而并为一文,此误之甚。按《复古编》罙下云周行也,从网米,武移切,别作寞,音深,灶突也。须下云而毛也,从页彡,借为所颏字,相俞切,别作湏,荒内切,与沬同。皆分别画然,何尝并合。畗下云满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又当也,或作荅,小尗(即菽)也,别作答畣并非,德合切,又伏堛二音。详张氏之意,盖以今用荅当之荅当作畗,不当借小菽之荅。许君畗读若伏,而大徐本音芳逼切,小徐本音彼式反,古音职德同在一部,故张氏读畗为德合切,并不误也。(段氏《十七部音均表》第一部并列德声伏声。)谦中于小学甚深,岂有此等字尚不能辨别者?其《跋会稽志》云,陆氏家世贵显,放翁父子预修此志,而传人物只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亲如此。案嘉泰时志,其传人物乡贤,例止及宰执。陆氏惟农师官尚书左丞,得称执政,故止及一人。其后《宝庆续志》,始补列侍从,张淏《序例》中明言之,钱氏考之未审也。其《跋渭南文集》云,宋初有凌迟之刑而未尝用,读放翁《请除凌迟奏状》,谓自五季多故,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非圣世所宜遵,乃知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时固已用之。案宋自神宗熙宁八年赵世居及余姚县主簿李逢、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等逆谋之狱,徽宗崇宁四年妖人张怀素及朝散郎吴储兄弟等之狱,皆凌迟处斩,不待南渡时

也。钱氏《养新录》中亦已载之，而此尚未及追改，皆检记之偶疏耳。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二日

惜抱轩文集 清姚鼐撰

阅桐城姚鼐姬传《惜抱轩文集》。惜抱以古文名天下，自谓由方望溪以上溯欧、曾，接文章正脉，近颇有訾謷之者，同人中若孟调、仲嘉及素人三昆排之尤力。今平情论之，其传志疏冗遢仄，奄奄有暮气；论亦苦束涩，寡自然之致。序记间有病碎杂者，然佳处直逼庐陵，颇为乾隆后文章家之俊。总之，姬传才力薄弱，不免时露窘色，而春容淡雅，固有得于师承。且其学颇具根柢，故亦鲜作无本之言也。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六月二十七日

阅姚姬传《惜抱轩文集》十六卷，《后集》十卷，《法帖题跋》三卷。姚氏之文，自谓远承南丰，近淑望溪，而实开桐城迂缓之派。予于丙辰之春曾阅一过，尔时日记中谓其碑表志传散漫不足观；而序记诸作春容大雅，有得于师承，为乾嘉间文章之俊。今日阅之，殊觉诸体多冗滞平弱，前言非也。姬传人品高洁，故文无龌龊气，而性情和厚，语言亦无险怪之习，此其可取者。惟生平学术颇疏，又习于望溪而好议论，意欲持汉宋之平，出入无主，遂致持议颇僻。如《与袁简斋书》，谓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以诋毁程朱，率皆身灭嗣绝。其为绵庄文集序，亦深讥其非议程朱，流于蔽陷；而复及东原持论之僻。今绵庄书不可得见，毛氏、李氏固不免矜气之辞，若东原则惟为程朱拾遗补阙，未尝肆言攻击也。又如谓《左传》非丘明一人之书，其中记魏事尤夸，多出吴起所为。《说文》亦非专出于叔重，故中引经文多自相歧异，乃后人所增各经师之说；而许氏原书可取者，多贾侍中等说，皆近武断。(王氏宗炎《晚闻居士集》中《与章实斋书》，有云

来谕以儒者学说不广，囿于许、郑之说，此言深中近日之病。鄙人尝谓西汉经学，深于东汉，董、刘无论，即匡衡亦岂易几？若叔重《说文》，自是一家之学。而谓违此者即非圣无法，此拘虚之见，非闳通之论。）孔子曰：信而好古。古人之善学者，于经文及汉世大儒之书，墨守而不敢贰，缺者补之，略者申之，疑者通之而已。宋以后儒，逞其思力，好为异论，而经学遂衰。姬传之论《左传》论《说文》，亦似有理，而前之通儒，岂无见及此者？而不言，恐导后人以疑经不信古之渐，故不敢妄作聪明也。姬传于经学虽未能精研注疏，而解经颇有细心，自与宋明一切卤莽灭裂者有间。

史学则自《史》、《汉》以外，竟似涉猎未周。如《黄徵君传》，为国初济阳黄调鼎作者，言南京福世子监国，立苏州巡抚山阴祁彪佳女为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调鼎，则全是委巷无稽之谈。又《礼恭亲王家传》，其首叙云：礼恭亲王讳永恩，其始封礼烈亲王，讳代善，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太宗，有大功于社稷。子惠顺王，未嗣爵先卒。惠顺王子讳杰书，嗣爵为王，是为康良亲王。生康悼亲王，讳抚太。悼王生康修亲王，讳崇安，修王之子则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过人，祖母悼太妃尝病，时修王督师于外，恭王甫五岁而侍汤药云云。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贝勒云云。乾隆十七年袭封康亲王云云。下又云：初烈王始封曰礼亲王，及惠顺王嗣爵，于康熙初改号曰康亲王。自是传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谓宜复祖号，乃复封号曰礼亲王云云。夫上既云惠顺王未嗣爵先卒，而此又云惠顺王嗣爵于康熙初改号曰康亲王，数行之中，自为矛盾，前后不相照复，至于如此。且其文叙次无法，尽失体裁。礼烈亲王，礼封号，烈谥也，而曰始封为礼烈亲王，几似两字王矣。惠顺王既未嗣爵，则惠顺者谥乎？两字王号乎？抑后所追赠者乎？何以都不叙明。康熙初改封康亲王事，亦宜先叙于杰书嗣之下，眉目方清，此胸无史法故也。他若《翰林论》，言翰林为近臣有言责，重于

御史，而今之翰林皆不知职；其持议甚正。《五岳说》言《虞书》第曰东巡之为岱宗，而南西北未尝言岳为某山，其四岳定名，必非唐虞之制，说亦辩而核。论《史记·老子列传》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引陆氏《释文》及《后汉书》章怀注所引《史记》皆作字聃，知伯阳谥聃之文，乃玄宗以后俗人所妄改，谥必无取聃者，尤确。《与许孝廉庆宗书》，论其所作《世室考》引《曾子问》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伸己说，以当七庙为句，此非愚见所安。古今之隔远矣，议礼者非特汉以后不可合，虽周人之言，亦或舛乖，必难衷于一是。又内载朱子说，不应书名。《复袁简斋书》，谓古人以玄为服采之盛，礼所云冕服皆玄也。衣正色，裳间色，谓之贰采，惟军礼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袀服。宿卫之士，当用军礼，衣裳同色，故赵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黑非贱服。古帝王革命，虽有易服色之事，而其大体皆上玄而下纁黄，虽魏晋而降，制犹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尚黑，举矫而变之，遂亦及于章服。自隋唐以后，以紫绯为品官上服，朝会皆衣之，无复尚玄之礼矣。又祭之有尸，始盖亦出于上古之俗，而圣人因以为礼，此亦仁孝之极思。凡祀天神无尸，而配者人鬼有尸。若太公为尸之说，则不可信。猫虎之尸，亦说之者过耳，不可因此遂讥古人之为谬。尸盖废于秦世，秦俗戎也，然则废尸乃夷礼，设尸非夷礼也。所论皆谨严不失古意。

其《朱竹君先生传》、（朱传言先生素为刘文正公所知，及请开局修辑《永乐大典》内古书时，文正在军机处，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金坛于文襄公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卒用先生说。后先生时持馆中事迕文襄大憾，为他志表中所不及。）《刘海峰先生传》、《张逸园家传》、（名若瀛，桐城人。兵部尚书秉贞曾孙，左都御史若淮弟，官直隶知县，为热河巡检时，杖留守内监于文焕。）《方晞原传》、（名根矩，歙人。朱石竹相国乾隆丙午科主江南试，自决必能取晞原为第一人，而晞原已不应试，以诸生终。晞原为婺源江慎修弟

子，戴东原尝言新安三士：郑用牧、金蕊中及睎原也。蕊中即金氏榜。)《内阁学士张公墓志铭》、(名廷瑑，字桓臣，桐城人，文端公子。雍正元年，以兄文和公为考官，回避别试成进士，入翰林，历官工部右侍郎转内阁学士，告归。兄弟六人，贵者四：长廷瓒，官少詹事；次文和公；次礼部侍郎廷璐，卒年八十有四。)(张公充日讲起居注官。起居注素无条例，为者繁简任意，漏遗冗赘。公精思为之，寒暑在馆，十余年编载详赡，上以为善于其职。于是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独公为然。)《原任少詹事张君权厝铭》、(名曾敞，字恺似，廷璐之孙，翰林侍讲若需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官检讨十余年。御试翰林列第五，进侍读，四迁至少詹兼学士，又值试翰林，列第三，诏特褒美而不迁官。己丑为会试同考官，所荐中者较他房多且再倍，以磨勘所荐举人梁泉卷疵颣数十，遂革职提问。未几事白，而梁泉故乡举第一，诏复梁泉举人，少詹竟废不用，后复五品顶戴。)《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赠太傅钱文端公墓志铭》、(公年八十六再入都祝皇太后八十寿，犹健步，上见公益喜，赐紫禁城骑马，再与九老之会。公子汝诚，以户部侍郎侍养于家，及是随公入朝，父子卿贰，持杖扶携，出入宫苑禁闼之中，观者以为荣。)《副都统朱公墓志铭》、(名伦瀚，汉军人，由武进士选三等侍卫。圣祖伟其才，使兼直武英、养心殿。数年，改刑部郎中，出为宁波衢州知府、浙江粮储道，入为御史，出为湖广道，复为御史给事中，擢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公在浙时，世宗夜梦道士见而请曰：吾天台山道士也，来就陛下乞所居地。帝寤异之，使问于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观，今为人侵废，且为墓矣。诏还为观，俾公董其事，观成而民无疾焉。著诗一编，曰《天台游艸》，其辞尤奇，隽士多诵之。自圣祖爱公画，世传宝朱公指画及书。)《严冬友墓志铭》、(君以献赋赐举人，官中书，入军机。辛卯会试，刘文正公为考官，值军机事有当关白，君挝鼓入闱得见，既而出。同考官朱学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试而屑屑治吏事为。)《孔信夫墓志铭》、(名继涑，衍圣公季子，乾隆二十六年与兄子广森同举山东乡试，时姬传为主试官。)《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任君墓志铭》、(为礼部主事时，诏开四库全书馆，是时非翰林而为纂修官者凡八人，兴化与姬传与也。后姬传以病先归，任以忧归。及书成议叙，其六人尽改为翰林。大臣又以任与

姚名奏，称其劳，请俟其补官更奏。姚以母老不出，任独往，然大臣竟不复议改官事。任以循资为御史。）《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名九皋，字絜非。）《袁随园君墓志铭》、《东阁大学士王文端公神道碑》（《知足斋集》有公志铭。）《清河道朱公墓表》、（名澜，江宁人，子绍曾，安徽布政使，孙即嘉庆己未进士广东巡抚庄恪公桂桢也。）《砀山县教谕瞿君墓表》、（名塘，字濬川，嘉定人，王氏鸣盛门人。其子中溶，诸生，为钱氏大昕婿。《春融堂集》有君志铭较详。）《臧和贵墓表》、（《知足斋集》有《臧礼堂家传》。）《博山知县武君墓表》、《广西巡抚谢公墓志铭》、（名启昆，在翰林时为乾隆庚寅恩科河南乡试正考官，辛卯会试同考官，得巡抚会稽陈大文、布政使历城方昂以吏绩名，检讨曲阜孔广森以文学显。按陈公后历任总督尚书，其乡试寄籍河南杞县。）《广东布政使许公墓志铭》、（名祖京，字依之，德清人。祖镇，翰林院编修，南昌府知府；父家驹，举人，西安教谕。公举乾隆戊子科浙江乡试第一人，己丑成进士，历官至云南按察使。姚州拟狱误，部驳承审官知州应降职。公言州本拟如部所论，臣饬改之，咎乃在臣。奏上，纯皇帝愈重之，擢广东布政使。在云南时，总督李侍尧怙势求贿，及败，属吏多得罪，公独不为所累。及在广东，仁和相国孙文靖公毅勇贝勒相国福文襄王相继为总督，公皆守正自如。在内阁修官书《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胜朝殉节诸臣录》，皆独当其劳。著有《书经述》八卷，子即嘉庆己未进士兵部主事周生先生宗彦也。按公家与予家三世同年，南昌知府与先殿纂公同成康熙壬辰进士，西安教谕与先高叔祖晦庵公同登乾隆丁卯浙江乡试，公与先曾祖铜梁公同登戊子浙江乡试，故余家族谱，方伯为之序，历叙三世年谊，字作章草，甚秀劲。据《春融堂集》，《胜朝殉节诸臣录》，乃陆耳山副宪奉敕编辑。今《殉节录》列陆公为总纂，许公为协修。）《云南临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志铭》、（名文治，字禹卿，以编修御试翰林第一，擢侍读，旋出守临安，罢归。高宗南巡至钱唐僧寺，见所书碑，大赏爱之，内廷臣有告之招其出者，不应。买僮教以度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客至其家，张乐共听，朝暮不倦。客去乐散，默然禅定，胁未尝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海内求书者，岁有馈遗，悉费于声伎。人或谏之，不听。尝自言吾诗字皆禅理也。年七十三，趺坐室中而逝。）《封文林

郎巫山知县金坛段君墓志铭》、(名世续，县学生，即懋堂先生之父也。)《光禄寺卿宁化伊公墓志铭》、(名朝栋，字用侯，汀州宁化人，受业于同邑雷副都御史鋐，为朱子之学。乾隆己丑成进士，历官至光禄卿，告归。子秉绶，知惠州府，就养署中。时提督标兵与岭南奸民通谋，秉绶先事请兵靖乱，触总督吉庆之怒，劾戍，而乱党遂起。公以为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岭南官弁纵贼与贼通之患不可不诘，身尝为侍臣，不敢隐，草疏将奏之。会总督阿什布至，秉绶得释。著有《南窗丛书》，多发先儒疑义；诗曰《赐砚斋集》四卷，尤有高韵，秉绶字墨卿，有名。)《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徐公墓志铭》、(名端，字肇之，德清人。由通判历任东河南河总督，著《回澜记要》、《安澜记要》二书。)诸作，皆考文献者所必需也。新城陈硕士侍郎为姬传弟子，姬传深重之，谓可尽得其学术及古文法，故集中为陈氏作文甚夥。有《陈母杨太夫人墓志铭》、(乾隆戊辰进士凝斋先生陈道之配，子五人，金衢严道守诚、陈州府知府守诒、举人内阁中书守中、江苏按察使守训、举人候选中书守誉，孙十余人，一即硕士侍郎也。)《陈约斋六十寿序》、(即守诒、硕士之父。)《约斋七十寿序》、《陈州府知府陈君墓志铭新城陈君墓志铭》(名吉冠，守誉之子，举人。)其后硕士侍郎以文学名，而所作字句迂冗，几不可读，可谓具体者。金衢严道子为仓场侍郎观，孙为给事中希祖、侍郎希曾，希曾子即子鹤尚书也。德甫为仓场侍郎之曾孙，尝为予道其家世甚详，而有一姓不再兴之叹。予阅鲁通甫集，有《新城陈君墓志铭》，其时尚书一房正盛，而志言某君以门户衰替，郁郁以死，亦可感已。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三日

惜抱轩尺牍　清姚鼐撰

阅《惜抱尺牍》，新城陈石士所辑者，共八卷，咸丰己卯秀水高伯平手书，杨致堂所刻。其论文章谓望溪不能见《史记》深处，远不如震川；又谓宋潜溪全是外道；谓《论衡》浅处极陋，深处极诞，其文全不足学；皆极有识。谓李安溪虽非真理学，其言

义理，亦有可取；惟好论文章，则甚可笑，亦是平情之论。至惜抱经学甚浅，为同时汉学诸儒所轻，因循而尊宋儒，贬斥惠定宇、戴东原、朱石君诸君子；至自夸其笔记中所论史学，谓足与钱辛楣相匹；且以与袁简斋素好，谓浙中可与竹垞、西河抗衡；则不识轻重之言矣。又谓淩仲子《文集》一无足取，此涂轨迥别，其是非又不足论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四日

实斋杂著　清章学诚撰

阅《实斋杂著》，乃沈霞西所录副本，据云得之其子。杂文及笔记，错出无次。有随时札记他书不应存者，有零星无首尾者，有刻入《文史通义》者，盖即其稿本未加甄录也。其中大半为《湖北志稿》。实斋于志学用力甚深，实为专家。而自信太过，喜用我法。尝言作史作志，须别有宗旨，自开境界，此固可为庸下针砭，而其弊也，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于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盖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卤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驾空虚无实之言，动以道眇宗旨压人，而不知已陷于学究云雾之识。后之不学之士，耳食其言，以为高奇，遂云汉后无史，唐后无文。持空滑之谈，以盖百家；凭目睫之论，以狭千古；自名绝学，一无所知，岂不大愚而可哀哉！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彻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实斋之论史，尊郑樵，薄班固；论学以马端临《通考》为浅俗；论文以昌黎为不知义法，而尤诋半山；论校雠谓当取大小《戴记》，依类分编各部，如《汉志》别出《夏小正》、《弟子职》、《小尔雅》例。至谓《周易》上下经及十翼，亦当分载，皆极谬妄。论国朝各省，当以总督巡抚

部院标目，不当以布政司标目；又当称各省为各统部，力与洪北江辨其撰《湖北省志》，遂称为《湖北统部志》，则不古不今，不知遵何王之制？几于文理不通。至于与戴东原辨言地志当以人物为重，不在考核疆域；与邵南江书，讥其于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无所发明；又谓其欲作《宋史》，成一家言，当以维持宋学为命意所在；又谓《周官》师儒本分，师者道学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学儒林传为是；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作文必寻宗旨，盖仍是时文批尾习气。其余谬论尚多，予已别有文论之，不具列。实斋为先曾王父乾隆丁酉乡试同年友，其学亦乡先生之卓然者，当从朱氏借得全稿后，并取其已刻者为之编次刊削，成一巨集，鸠同志刻之。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十二日

杂体文稿　清孔继涵撰

孔荭谷《杂体文稿》七卷。荭谷为衍圣恭悫公毓圻之孙，与从子众仲检讨，同成进士，官户部郎，缔交于戴东原氏，为其子广根娶东原女。尝校刻《戴氏遗书》，又刻《微波榭丛书》，中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宋刻赵注孟子》、《宋刻国语音》等，皆世间希有之本。其学邃于算术，旁及名物音训，《文稿》亦多考证之作，而好持高论，又文义僻涩，往往繁征杂引，不能自明其意。其第七卷为《孝感熊文端公年谱》，盖荭谷之父一品荫生传钲，娶孝感之女，故荭谷为外家作谱。其自述有云：涵九龄失怙，母氏婴疾，而舅家兄弟，间居南北，恐数传而后，罔识自出，用是编成一帙，期诸永永。并为熊氏世系女系两表附于后。据沈归愚集中《唐太孺人墓志铭》，言继涵为传钲侧室所生子，而亦云熊太宜人有心疾，不省饮食寒暑，是荭谷固因嫡母无子，故恐后人不知所自出也。所纂文端事极详，足资参考。《水经释地》八卷，条举《水经》，而专释其所载地名，辨证古籍，而实指

其今为何地，自为读桑经者所不可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红榈书屋诗集　砺冰词　清孔继涵撰

《红榈书屋诗集》四卷。诗学宋体，而喜用经疏中冷典僻字。《斫冰词》三卷，颇爱雕琢，亦有挦撦割缀之病，皆非当家。要之学人之文，虽工拙不侔，自与杜撰浅陋者异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复初斋文集　清翁方纲撰

阅《复初斋文集》，共三十四卷。自卷一至卷十五为序、记、论、说、书札、赠序、传赞、铭志、祭文、杂考之属，卷十六以下皆跋书籍碑帖字画之文。覃溪之学，长于簿录，其评法书，尤为专家，考求印记，辨别点画，南宋姜、岳以来一家之学也。文亦颇有真意，议论亦有佳者。惟于经学甚浅，而好诋诃，往往谬妄。又知并世经儒辈出，力不能敌，遂遁而言宋学，以程朱压人，实于宋学尤无所知也。其卷十六有《跋求忠祠记》及《书方忠文公忆钓舟诗艸》，言董文敏撰书松江书院方正学祠记，云徐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佥事于浙，奉诏收方氏族，脱其娠妇，事发，断一臂，家戍保安卫语，具《浦城志》；又云佥事公于立孤事未躬阅；又云，复姓始末，予友陈布衣能言之；又云吾郡之方有亢，则必是其遗孤之贤能昌大亢宗者；是则宁海方氏存一线之遗孤，托于他氏，后寄居松江，有复姓之事。董记作于万历三十九年，其文若隐约未尽者，盖其时尚多忌讳，不敢详也。覃溪因谓此事所关甚巨，而惜无所考。案明崇祯间知宁海县盱江张绍谦重刻正学《逊志斋集》，首载余姚卢文言(演)所撰《年谱》及《方氏本末记略》，谓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正学年三十八，为蜀献王世子师，幼子宪生于官舍，后被匿，更名德宗。正学致命时，德宗方

九岁,金陵魏司寇泽谪宁海尉,匿之,后潜托天台人余学夔航海抵云间,捕鱼以活,复走华亭,依正学门下士俞祠部允,以女妻之,寻改姓余。传九世,有名采者,官南昌训导。临海叶明经琰刺得其状,欲要之归宁海,未果,琰著《振发幽奇》一书以志之,王弇洲兄弟各传其事。至万历己酉,南学使杨延筠为方氏复姓建祠牒,其裔忠枝、忠弈、树节三人归宁海,文学翁櫆为谋居宅。后忠弈贡太学,官四川井研令;忠枝子振节,登崇祯己卯贤书;振节有子城及岳;其所叙正学有后事甚详。又国朝康熙中知宁海县淮南俞化鹏再刻《正学集》序,言岁戊寅,有门人叶大魁自郡携其族祖文岩先生《振发幽奇》一册,及正学裔孙潜家藏文集善本,善不自禁,是正学適裔固在宁海,俱有明证,覃溪盖未之知。且存者即正学之幼子,非其族之娠妇,亦不出于徐善安所为。思白之记,盖传闻异辞,惜寓斋无元美、敬美两家集,不得一考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四月三十日

节子赠闽中新校正翁覃溪《复初斋文集》。是集本覃溪门人侯官李兰卿兵备(彦章)所校刻,未半而殁,故集无序跋。近年兵备子以烜于钱唐丁松生(丙)处得所藏覃溪诗文手稿三十六巨册,属仁和魏稼孙(锡曾)补校印行,惜其诗尚未刻也。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八月十九日

阅《复初斋集》。覃溪于汪容甫、戴东原丑辞妄讦,于惠定宇氏之《周易述》、张皋文氏之《仪礼图》,亦深诋之,此由未窥门径,老羞变怒,不足深责。其为《钱梅溪金石图序》云,郑氏之说经也,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案此文出《仪礼·聘礼疏》引郑君《论语序》,本《孝经钩命决》之辞,作《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而《左传序·正义》亦引郑注《论语序》作《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

则《仪礼疏》尺二寸乃误文，覃溪作四尺四寸，不知何据矣。三分居一，当作三分居二，段氏《说文注》已正之。

八月二十四日

南涧文集 清李文藻撰

阅李素伯(文藻)《南涧文集》。凡两卷，皆考跋序记为多，其文散漫无纪，考据亦无甚关系。惟有《琉璃厂书肆记》一首，颇足见当日文物之盛，亦将来考都门掌故者所当知也。又钱唐韩太华《无事为福斋随笔》两卷，韩为今时人，亦有零星闻见。二书皆功顺堂所刻。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四月二十五日

树经堂遗文 清谢启昆撰

前日从问月处借得……谢苏潭中丞《树经堂遗文》一册。……今日阅《树经堂文》，仅二十首。苏潭名启昆，字蕴山，南康人，官至广西巡抚，所著《小学考》及《西魏书》，皆经史中必传之作。其文久已散失，问月偶于琉璃厂书肆，得其稿二十篇，乃汤海秋户部家物。问月即以寄中丞孙陕西知州某，遂登于木，亦幸事也。其文皆原本经籍，简洁详明，具可宝贵。与孙渊如辨汤陵在山西荣河两书，与赵云松论《西魏书》体例两书，与冯鹭庭辨浙东浙西书，俱考核精确，足垂之不刊。所论两浙分合，尤字字不苟，吾浙考方舆者不可不采此文。予日记丁集中有言两浙疆域形势一条，与之吻合。其《与姚惜抱书》，言汉宋小学之书，涂殊径异，或者互为尊抑，不知各有本原。六书九数者，《周官》周氏之教也；三德三行者，《周官》师氏之职也。刘《录》班《志》录《史籀》以下为小学，而《弟子职》入乎《孝经》，本末兼赅，皆学者所当从事。宋以来师氏之职大明，而周氏之教掩晦，近儒乃讲求之云云数语，平允精当，足释汉宋门户之争，

与阮仪徵《国朝儒林传稿序》(见《揅经室文集》)并为千古名论。盖姚姬传虽讲求经术,然颇为异论。以后桐城、宛陵及江右、新城空疏谬妄之学派,实自姬传开之,若方东树、陈用光、梅曾亮尤其著也。如谢氏、阮氏之言,则学者各行其是,国史两存其人,骑驿既通,冰炭可化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三月初一日

晚学集　清桂馥撰

阅桂冬卉先生《晚学集》。集凡八卷,说经之文十居其八,而于小学尤邃,惜未得其《说文义证》读之。其《薛君考》,谓《韩诗》有《薛君章句》,盖魏之薛夏,引《魏略》薛夏字宣声,天水人,博学有才。黄初中为秘书丞,帝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因谓《唐书·宰相世系表》,称薛方邱字夫子作《章句》为误。按《后汉书·儒林传》,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云云。予尝据《宰相世系表》,谓此传有脱误,盖当作父方邱字夫子,以章句著名,不特薛氏父子名字,《世系表》中明白可据;而既云父子以章句著名,又云汉少传父业,词气累赘,《范书》决不如此。且父子以章句著名七字,亦甚不辞。又《范书·冯衍传》注引薛夫子《韩诗章句》云云,桂氏失于考核,而云终汉世称《韩诗》者未有道及方邱,又强引薛夏之称薛君者当之,试思《魏略》所言,何尝有涉《韩诗》者耶?予尝谓读经难,读史尤难。洪北江《读书斋杂录》中,讥《齐东野语》以邓芝射猿为邓艾,谓其目未见《三国志》。予谓周公谨亦南宋人之知学者,何至如此。洪氏《录》中有马周、李泌恩眷始终不衰而殁后无谥一条,马周谥忠,《唐会要》、《文献通考》皆载之,岂得遂讥洪氏未见二书乎?学人好求新异,及轻诋古人,皆是大病。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六日

夜阅桂未谷《晚学集》。桂君小学专门，精于隶篆书，遍究其沿袭讹变。集中如《说隶玉篇跋》、《集韵跋》、《书陆氏诗疏后》、《书尔雅后》、《书广韵后》、《再书广韵后》、《答杨书严论音况书》诸篇，皆小学渊薮，治六书者不可不读。其他文考证，间有可取，而识见庳狭，又多措大气。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二十五日

经韵楼集 清段玉裁撰

阅金坛段玉裁《经韵楼集》，皆说经之作，札记数事：

《毛诗》有三睆字，一《凯风》，"睍睆黄鸟"，传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实"，传曰：实皃。一《大东》，"睆彼牵牛"，传曰：明星皃。《释文》皆华版反。《杕杜》篇《释文》曰字从白，或从目，非，此古本也。今本《释文》，乃改作睆，从目而删非字，由改经传从目，故出此耳。又《广韵》皖，户版切，明星也。睆、户版切，大目也，故《广韵》据此言《大东》作皖。《五经文字》虽无皖字，然目部曰睍，见《诗》，睆见《礼记》，则其所据《诗》不作睆，可知也。

《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左传》引之，云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毛公《传》曰：濯所以救热也，《诗》意执热，言触热苦热，濯谓浴也。濯训涤。沐以濯发，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诗》言谁能苦热而不澡浴以求凉者乎。乃《郑笺》、《孟子》赵注、朱注、《左传》杜注皆云濯其手，转致义晦，乃泥于执字耳。

今学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不知其非。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载于经典者画然，至魏而始乱之。《魏志》黄初元年幸洛阳，裴注引《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此黄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佳从水，而先以汉去水

加隹为辞，竟若汉以前本作伊洛而汉始改之者。汉果忌水，则国号汉者，将何说乎？即如颜籀所云光武以后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汉而改洛乎？考之《六经》，《诗》云“瞻彼洛兮”，《毛传》曰，洛宗周，溉浸水也，此即《周礼》之雍州其浸渭洛，与伊雒了不相涉也。《周颂》序曰：“周公既成雒邑”，其字《释文》尚作雒也。《左传》伊雒之戎凡两见；又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又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又刘定公劳赵孟子于颍，馆于雒汭；又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又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皆作雒，不作洛。《周礼·职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荧雒”，二字分别皎然。《淮南鸿烈·坠形训》曰：“洛出猎山”，高注，猎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诗》“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是也。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亦甚分晰。

《仪礼》夫妻胖合也，胖当作片作半，合二字为胖，此必俗字。《周礼》媒氏掌万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合传曰，夫妻判合。据此则郑所据《丧服》作判。然详文义，则郑引《丧服》半合之文，以证已合其半成夫妇之说，浅人转写，有所改窜耳。《仪礼》贾《疏》继母如母下云，继母配父，即是片合之义；慈母如母下云，继母非父片合；父卒继母嫁下云；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与父片合；字皆作片。考诸《说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假借字，判者亦半之假借字。古三字同音，义亦相近。本无胖字，《字林》始有之。至若《经典释文》宋本作胖合。《说文》曰：胖者半体肉也；亦用假借字而义甚近。《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亦皆无胖字。又《周礼·酒正》疏云：夫妻片合，亦是一证。

段氏极精小学，所注《说文》最浩博，此数条援据亦极明晰可据。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九月二十一日

阅《经韵楼集》。其考据之精者，大恉已具《说文解字注》中，而微言绪论，尚觉探索不尽。惟与顾千里争西学四学一字是非，穷篇累牍，至于毒詈丑讦，且于顾所著《礼记考异》、《文选考异》，亦牵连攻诋，殊失儒者气象。在顾虽非段匹，而亦为段累不少，经学千秋之公言，不必如是忿争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初三日

韫山堂诗集　清管世铭撰

管韫山集中《追纪旧事诗》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予甫内值，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考竹垞此诗，止发挥映碧在南渡时请恤谥建文诸臣一节，于国朝绝无妨碍，所谓事在禁前者，以有旨禁李清著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犹收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载记类犹收其《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矣。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集者亦抽毁之耳。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躄斋遗稿　清刘玉麐撰

阅宝应刘又徐（玉麐）《躄斋遗稿》，《学海堂经解》节取本也。虽仅盈一卷，而古义确凿，典制犁然。其辨大夫士及妇人宗庙皆有主一条，极为明晰。所附薛氏传均、刘氏文淇、刘氏宝楠案语，亦俱详备。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初六日

竹初文钞　　清钱维乔撰

阅《竹初文钞》，武进钱维乔树参著。树参为文敏公维城季弟，乾隆壬午举人，官浙江鄞县知县。文凡六卷，笔近冗俗，学识亦浅。惟《跋臧在东束修说》一首，据《周书·武帝纪》诏诸胄子入学，但束修于师，不劳释奠，以束修与释奠对举，明以物言；《唐书·礼乐志》释奠之礼，皇子束修，乃束帛一篚，修一案，分为二物；《北史》冯伟门徒束修，一毫不受；《隋书》刘炫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诸文；谓当从《礼记》、《穀梁》、前后《汉书》，以修脯为本义。郑君束带修饰，乃古人展转借训之义。两汉以后，亦多用作检束自好之称，皆非实义。《王莽传》云，自初束修，《伏湛传》云，自行束修，犹云自初就学。《延笃传》云吾自束修以来，犹云吾自幼学以来，行者行此礼也，曰以上者，就其卑以起例也。人能束修其躬，虽大贤不外乎此，何至言之至易。其论甚通。又《纪云岩相公（章佳文成公阿桂）轶事》一篇，多它书所未及。又云先是文勤艰于嗣，尝梦喇嘛手折桂一枝以赠，已而生公，故名桂。公《五十初度》诗云："洞中老衲记前因，岩桂花开示梦真，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间原未有斯人。"文成诗不概见，此亦可传矣。又《文敏公家传》，言公本名辛来，字稼轩，十余岁时其父梦至官府，闻胪传进士，其第三名钱维城。旁一吏曰，是为若子，因改今名，字宗磐，乾隆乙丑年二十六中进士第一人，戊辰散馆殿三等末，上疑之。五月召至圆明园，试以《璿玑玉衡赋》、《五月鸣蜩诗》，日中命题，申时当纳卷。公振翰如飞，甫昳而就。卷入称旨，赐克食，自是欲大用公。己巳擢右中允入直南书房懋勤殿行走，旋擢翰林院侍读学士。（案文敏以辛未十二月由学士擢内阁学士，故云释褐。七年阶二品，此传失载。）丁丑，擢工部右侍郎，释褐七年，遂阶二品。辛巳，调刑部侍郎。壬辰，丁父忧归，遂卒，年五十三。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初二日

知足斋文集 清朱珪撰

夜阅朱文正公《知足斋文集》。大兴文无他长，而清雅简慎，自为可传。其传志诸作，多可备国史之采择。御史曹锡宝、知县武亿两墓志，尤可观感。盖大兴当裕陵末年，厄于和珅，几得奇祸，而两公皆能力与珅忤；虚谷风尘外吏，尤为难能，故以两志连属一卷，言之甚切，固亦有为而然也。《梁文定公墓志》，《封儒林郎邵翁墓志》、《何母申太夫人墓志》为吾乡文献所关。邵翁名升陛，乾隆丙子举人，精于经学，与二云学士为族兄弟，二云尝从受业者，世称梅林先生，其子即瑶圃编修也。此志略举其说经数则；又称编修秉其口授，故最精于朴学，甲辰会试殿试，皆以对策典核擅长，殿试以误书一字置一甲第二，云云。编修著书甚富，已梓者有，《说文群经正字》及文集诗集，余俱未见。又闻其于学士《尔雅正义》订正甚多。盖学士之学，精综经史，名满天下；编修杜门数十年，声华暗莫，专心考订，实视学士为尤密。惜两公之后，式微殆尽。邵氏族姓，讫今为显官、得科第者不绝，而皆瞢不知学。二云氏之书，仅传《尔雅》，瑶圃氏至世无知者，可叹也夫！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十日

二林居集 清彭绍升撰

夜阅《二林居集》，共文二十四卷。中其如《彭秋士志铭》之简秀，《书邓自轩先生集后》之隽逸，亦不多见。然天怀澹定，语皆心得，无一矜持造作之言，悠然令音，多可玩味。惜其佞佛参禅，时夹入《金刚经》字为可省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二月二十一日

南江文集 清邵晋涵撰

阅《南江文集》。卷一卷二皆应试经进文及赋，卷三皆所纂

《四库书提要》,卷四为记序杂文,而论说考辨碑状志传之属,竟无一首,盖其子秉华辑拾丛残所成者,失南江之真矣。札记四卷,条举《左传》、《穀梁》、《三礼》、《孟子》、《史》、《汉》、《三国志》、《五代史》、《宋史》之文,加以考证,皆其读书时随手签记,故零星奇只,不尽有关于要旨。惟《左传》、《孟子》为最详,各盈一卷。《仪礼》次之,余则寥寥备数而已。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三日

更生斋集　清洪亮吉撰

洪氏《更生居士集》,载毕总督沅在翰林日,以耕籍侍班,高宗顾问布谷、戴胜是一鸟是二鸟。毕对以布谷即戴胜,因此被眷。然考之毕语,殊未的也。布谷即鳲鸠,以鳲鸠合戴胜为一物,始于《方言》,而《广雅》因之。然《尔雅》鳲鸠鴶鵴,与五鸠自为一列;而鵖鴔戴鵀,自列七扈之下。(今本《尔雅》有八扈,以前已别出扈鴳及桑扈窃脂,而此处复重出桑扈窃脂一句,明是后人妄增。邵氏《正义》本去之是也。)《诗·召南·鹊巢》传云:鳲鸠,秸鞠也。《曹风·鳲鸠》传同。《礼·月令》"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段氏玉裁《说文注》云:《月令》"鸣鸠拂其羽",郑注鸣鸠飞翼相击,趋农急也,郑意鸣鸠即搏谷。)鸣鸠者,鹘鸠也,与鳲鸠皆五鸠之一,文以鸣鸠戴胜别言之,则戴胜非鸠类可知。故郭注《尔雅》鳲鸠云:今之布谷;注戴鵀云:鵀即头上胜,今亦呼为戴胜。其注《方言》云:鳲鸠,按《尔雅》即布谷,非戴胜也。《诗·召南》正义云:鳲鸠,《释鸟》云秸鞠,郭氏云今布谷也。《埤苍》云鴶鵴,《方言》云戴胜,谢氏云布谷类也。布谷者近得之。《月令正义》云:孙炎云,鳲鸠自关而东谓之戴鵀,非也。《左传》昭十七年《正义》引陆玑《毛诗义疏》云,今梁宋之间谓布谷为鴶鵴,则布谷是鳲鸠明矣。而扬雄云鳲鸠是戴胜,今戴胜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吕氏春秋》高注云:戴胜,鸱也,部生于桑。三月,其子彊,飞从桑空中来

下，故曰戴任（吕氏文作戴任）降于桑也。合考诸说，则布谷与戴胜，二物甚明。近儒郝氏懿行《尔雅义疏》、王氏念孙《广雅疏证》、陈氏奂《毛诗传疏》，皆辩正之。布谷者，以鸤鸠之鸣声言之也。亦作搏谷，（《月令》郑注）亦作获谷（《尔雅》郭注）亦作击谷，（《方言》）亦作结诰，（同上）亦作秸鞠，（《说文》）又转为郭公，（陈藏器《本草提遗》）亦作拨谷，（同上）亦作勃姑，（戴侗《六书故》）亦作步姑，（同上）皆方音之通转，而象其鸟声则一也。由是递演其语，则曰郭嫂打婆，又曰割麦插禾，又曰脱却布袴，遂为农俗野言。而词赋家谓之䳺鸪，亦曰䳺鸠，吾越方言谓之渴杀姑，亦象其自呼也。至戴胜则未能自谂为何鸟。《月令》郑注云：织纴之鸟，郭氏以为头上胜。《广韵》云头上毛似胜，《尔雅翼》云毛冠俱有文。王氏念孙谓其名又曰戴鵀，又作戴纴，则其义安可谛知。郝氏懿行谓小于䳺鸪，黄白斑文，头上毛冠如戴华胜，鸣声亦曰搏谷，又曰耧耧谷。按《月令正义》引李巡云：戴胜一名鵀鸠；高诱亦云戴胜鵀也，鵀萑头有簇毛如角。盖以戴胜头上有毛冠，故冒以鵀名，盖胜自为华胜之胜。郝氏得之目见，良不诬也。

至《方言》、《广雅》之合鸤鸠戴胜为一，则又有辨。考《方言》先云，布谷，自关东西梁楚之间谓之结诰，周魏之间谓之击谷，自关而西或谓之布谷，此一条言布谷也。（戴氏震《方言疏证》云：布谷二字当作尸鸠，今以《广雅》证之，戴说未确，然亦可证下条之不当作鳲鸠矣。）后云，鸠、自关而东周郑之郊韩魏之都谓之鴡鷎，以至梁宋之间谓之鶻，凡九名，此一条则统言鸠也。中有云其鸊鸠秦汉之间谓之鵴鸠，即《尔雅》所云鸤鸠鴶鵴也，是已包鸤鸠在内，而布谷又先已别出一条，则鸠之名已悉著矣。乃下复云，鳲鸠，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鶝鴀，自关而东谓之戴鵀，以下凡十名，绝不牵入布谷秸鞠等名。《广雅》亦先出一条云：击谷鴶鵴布谷也，此单言布谷者也。后云，鴡鷎鸠也，鹘鵃鹚鸠也，鸊

鸠鹀鸠鹏鹎鹗鸠鹓鸠也，此统言鸠也。后云，戴鸽戴纴鸸鸹泽虞鹁鸸尸鸠戴胜也。稚让所载，全本子云，两家精通名物，岂有不辨鸤鸠即布谷者。特以布谷自有数名，故别出之，而鸠之诸名，则自为一类。若《方言》于鸠下复别出鳸鸠一类，则何不并布谷一条入之乎？尸鸠自是主名，《广雅》何不以尸鸠领戴鸽诸名，而以戴胜领之？皆与二书体例不合。细核之，则《方言》鳲鸠乃鳸鸠之误，《广雅》尸鸠亦户鸠之误也。《尔雅》于春鳸鸽鹛等七鳸之下；继以鹍鸡鵟及鸳泽虞，郭注，鸳泽虞常在泽中，见人辄鸣唤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曰护田鸟。《御览》引孙炎注亦同。《说文》鲂泽虞也，《广雅》止称泽虞，盖即以《周礼》官名名之，是鸳泽虞固鳸属也。《左传》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注扈止也。《说文》雇，九雇，农桑候鸟，扈民不婬者也，或从鸟作鸤。《左传》屈荡户（今俗本作尸）之，注户止也。鳸者皆主农桑之候，戴胜主织纴，故与鸳泽虞皆附九扈之列。《方言》、《广雅》皆先言鸠，后言鸤，犹《尔雅》之例。其曰鳸鸠者，鳸虽雀类，亦可假鸠名，犹戴胜之称鸱鸠也。鳸取户义，故《广雅》作户鸠，鳲与鳸，户与尸，字尤易混，故讹作鳲鸠及尸鸠。据孙叔然、陆元恪、郭景纯所说，则《方言》在魏晋时已误，或稚让亦据误本，故遂以尸鸠入之戴胜。特以《广雅》全书之例言之，不当有是耳。古书虽多窜乱，推其体例，自可见矣。惟鸳泽虞与戴胜自为各鸟，而《方言》牵入鸳鸹，《广雅》牵入泽虞，则并为误。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八月初一日

阅《更生居士甲乙集》，其以后汉耿恭所守之疏勒城，为在今安西州西九十里之白墩子所谓疏勒泉者，是其遗阯，非西域之疏勒国。海宁俞氏思谦痛辟其妄。两家之说皆甚繁，然近儒之言地理者，皆以洪说为非。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初十日

卷葹阁集　清洪亮吉撰

阅《卷葹阁集》。稚存长于骈俪，而拙于散文。集首《意言》二十篇，意浅语庸，最为拙作，而以冠卷端，自累其书，深可惜也。

同治甲子（一八七四）六月十七日

终日疲茶，阅《卷葹阁诗文》。予于近人最喜北江、汪容甫两家文字，不特考据精博，又善言情变，其处境亦多与予同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正月初五日

亦有生斋集　清赵怀玉撰

卧阅《亦有生斋集》，共杂文二十卷，古今体诗三十二卷，乐府二卷，词五卷。味青晚号牧庵，恭毅公之玄孙也，其才虽不及洪北江，而考订精详，文章尔雅，亦一代之秀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九日

终日小极，阅《亦有生斋文集》，味辛笔力散弱，无作家气，惟议论平实，体例多不苟然，其人固绳尺士也。集中题跋颇可观，尤留心于常郡文献。其《与洪稚存劝速葬书》，深以其入都为非，有云：是月中正为足下又期之期，祥禫之祭，既不可不归；寻间传之义，大祥后素缟麻衣，倘游京师，恐无能以礼相处者，读伐樱桃之赋，可为三太息也。又规其求营葬之丰，有云：在足下之意，以为人子笃终，只此可以自尽，不知泷冈一表，为他日显扬者，正未有艾，固不在目前之观瞻。古者迟葬皆不幸有大故，然后逾期。今足下徒以丰备之故，遂至停丧，则古不又有敛首足形还葬无椁之制耶？足下寒士，势不能与世俗争侈。纵罄其家为一日之费，亦仅邀宾客交游之誉，非于先人有裨，况有识者并不以此多足下也。尽言救正，可谓直道之交矣。其《答孙渊如三书》，皆渊如署山东臬使时所致，多论为政之方，亦

征直谅。他若《秋圃翁行状》、《进士钱君行状》、《内阁中书舍人庄君行状》、《先考赵府君事状》、《特赠鸿胪寺卿礼科掌印给事中刘君碑文》、《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神道碑铭》、《甘泉训导郑君墓表》、《扬州府知府伊君墓表》、《刑部奉天司主事金君墓志铭》、《总督淮阳等处地方提督漕运管公墓志铭》、《广西荔浦县知县杨君墓志铭》、《四川布政使赠太常寺卿杨君墓志铭》、《翰林院洪君墓志铭》、《文学汪君墓志铭》、《户部员外郎前甘肃灵州知州杨君墓志铭》、《兵部侍郎刘公墓志铭》、《湖北荆宜施道崔君墓志铭》、《河南南汝光道署按察使崔君墓志铭》、《陕西邠州直隶州庄君墓志铭》、《刘赞善哀辞》,皆足备考证。其中十九为常产,尤想见一时人物之盛。其叙次颇谨严,于故旧之文,情辞哀备。

所为骈文,如《刘谨之碑文》、《汪大经墓志》、《刘种之哀辞》及《校刻独孤宪公毘陵集序》、《厄解》等文,虽未警卓,亦自清婉。《先兵部特征御史辨》,为恭毅公父继鼎辨其入本朝无起用事,而《黄叔璥御史题名录》,乃以山东德州人有同姓名者,崇祯时官御史,国朝再起用,遂致误合为一。此事汤修业《赖古堂集》亦辨之。味辛自言童时好谈桑梓轶事,及长从吾宗秋圃先生游,又与汤君修业过从,两人皆邑遗献,遂复增益所闻,则其文献之学,固有所受矣。

其考据之学,如《校刻国语序》、《论语束修说序》,《与洪稚存论妻丧书》、《几席考》,皆足见一班。《皇明修文备史书后》云:顾宁人所辑,凡四十帙,无卷数,所列书七十五种,而以《史乘考误》终之,赅而且核。然有援引,无断制,盖述而不作,有志于明史而未成书者。全绍衣作《亭林神道碑》,详载著述,独无此书。由是观之,亭林生平撰述,恐尚不止此。《康氏武功志书后》云:帝王发祥之地,前志间亦载之,然帝王自有本纪,非郡县之所得专,故近志往往不载。今《人物志》首载后稷,次载唐

高祖太宗。按《高祖本纪》云，陇西成纪人，《汉书·地理志》陇与成纪在天水郡，漦与武功在左冯翊，相去甚远。即云高祖尝为岐州刺史，治武功，太宗实生于此，然仕宦所及与生长所在不能牵合而为一也。列女首列姜嫄太姜，直接苏蕙，有直接有明之丁氏、乔氏、王氏三人，遥遥数千年中，仅此六人，罣漏恐不少矣。《藏密斋文集跋》云：吾乡朱二采，字立人，号复亭所著。复亭为明季遗老，贫困以终，自律历礼乐学校贡举田赋兵制，以至救荒弭盗河漕之得失，古今之盛衰，靡不贯穿，尤长于议论，虽博大未及亭林、梨洲诸君，而守先待后，亦隐以自任。《姜西溟先生杂著手稿书后》，谓先生之书在汪退谷之上，识者推为本朝第一。《书阳明释毁录后》，谓当湖陆氏宰嘉定，及为台谏，盖醇乎醇者。独攻姚江不遗余力，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贼而亡于阳明，长洲彭氏南畇《释毁录》一书，匪特为王之功臣，抑可为陆之争友，当湖复生，应亦自悔其失言。《书望溪文集后》，谓其喜删古书，官爵郡县皆沿旧称，犹染近代之习，然陈义甚高，时时以立言自任。至于遇国恤而昌言守次之制，居亲丧而首严复寝之期。其弟本，逾七月成婚，晚犹自讼其过，可谓心知礼意，非空言聚讼者所可同日语。《王文恪公手书谪解跋》，谓文恪告归后，虽朝廷眷礼不薄，特以未能得志行道，耿耿于中，故设为问答，作此解以明志，而卒归于大《易》之见幾而作。夫李茶陵、叶福清，皆有明一代贤相，其初亦欲以挽回自任。然自古君子不能胜小人，无有不被其龂龁者，迨奸党势成，悔已无及，求如公之引退几先，嚼然不滓者，岂可得哉？《跋王文成公家书后》，谓当时祸变叵测，微先生东南几殆，而诋之者，顾谓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贼而亡于阳明，噫，是何言欤！先生一屈于嬖幸，再屈于桂萼，迄于今诋诃未熄，道高毁集，何其穷也。此先生与太宰公书，与父书书姓，当时风尚使然，揭之以语不知者。《跋王文成公与徐曰仁书后》，谓黄梨洲曰：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

者，以晦翁为之主，如豪奴之慢宾客，猘犬之逐行人，虽未免过当。然戟手怒目以助晦翁，晦翁必不喜也。《王文成诗卷跋》，谓先生不以书重，而书之游行自得，机趣盎然，已兼诸家之妙。《唐襄文公手书诗卷跋》，谓公晚年以赵文华荐，商出处于罗达夫。达夫劝之，遂出。然分宜以达夫同乡，拟假边才起用，仍又力辞，则达夫是举亦似不恕。论者至谓太仓王民应之死，实由于公。太仓尝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贻严氏，公指图中博者张口喝六证其赝，不知此东坡论李伯时《贤已图》事。且公于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应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总之，民应之祸，其积衅于严氏父子者，已非一日，故滦河变闻，遂行其计。而公为兵部郎中时，尝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民应降俸二级。公又尝序《钤山堂集》，迹与分宜近，世人好为议论，遂缘此附会。顾世之士大夫慎于出处，偶一失足，众谤集焉，虽贤如公，亦不免也。《董文敏书跋》，谓董文敏集书之大成，其书约有三种：一则凝重古拙似颜平原，一则纡徐妍溢似李北海，此皆香光上乘，今世所行多非经意笔。《题祝希哲临茶录卷》，谓希哲真书为胜国第一，惟王履吉近之，然已不逮。《王履吉各种书跋》，谓明人多善书而深于晋者，宋仲温、祝希哲而外，惟推履吉。皆识议甚高，卓然可传者也。其《跋从曾祖太原公书》，谓公平日赋性慷慨，勇于为人，后日亏累，半基于此。亲祷雨捕蝗，皆爱民实政，故虽被祸，至今颂声未息，则辨恭毅仲子太原知府凤诏伏法事，私家之言，恐难遽信。至讥康氏《武功志》，谓其叙事多无关系，载典史张仪死事，直类小说。不知此对山特著之以为炯戒者。又讥其于校官或称名，或称先生，又往往以"浒西子曰"断之，率意而书。然此亦史家本有之法，况对山意专劝惩，不必以地志通例概之。又谓王贻上以为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宋牧仲以为简洁并马班，皆耳食之论，亦似过刻。此志

文章自佳，未可轻议。《李梦阳论》，谓梦阳特一意气用事、中无执持之人，不足与于君子之列。又谓其为尚书韩文画策，遂代属草劾刘瑾。梦阳诚激于义愤，则当露章劾瑾，乃计其利钝而为他人草奏，则言迂刻而无当。献吉之进说韩忠文，固以时刘、谢二公尚在阁，瑾犹未敢肆行，故言比台臣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诚能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易耳，未可谓非老谋深算。《空同文集》中自叙此事甚详。其不效也，徒以诸大臣心力不齐，迁延恇扰，遂为瑾党所乘，非主谋之过。使仅责空同以一部郎孤疏击之，必犯严谴，而于事无济。空同惟气过矜厉，果于报复，不能知机远祸，为可议耳。若谓不足列于君子，岂非过欤！《零丁》为翁学士作，求唐搨化度寺帖，殊为无谓。《零丁》之作，戴文让为失父者言，味辛虽由徇覃溪之请，然以金石之好而比于生我之戚，怪僻失经，求者作者，皆失言矣。又作《先妣大祥礼斗青词》，斋醮之文，虽亦孝子所不禁，顾以缟冠素纰之祭，而为妃青俪白之词，亦似可不必也。

诗集浅弱粗浮，全不足采。乐府俚率，词尤拙劣。味青自序总集，谓诗多牵率酬应，涉笔凡庸，文限于才，议论波澜，素非所擅，诗余一道，尤非性之所近。是固非不自知者矣。

味青在同辈诸君中，最为老寿。至道光初元，自题牧庵小像，作隶字犹秀劲，今并像刻入集中。其生平尝欲为韦氏《国语解》作正义，未果；又欲仿裴世期《三国志》注例，注《五代史》，以彭文勤为之，遂辍作，见所作《牧庵年谱序》及校注《国语》、徐氏(炯)《五代史补注》残本诸序文中。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初一日

授堂文钞 清武亿撰

阅《授堂文钞》，其文多裨考据，笔近涩滞简质，或如注疏家，或如金石文，其曲折层累处，亦颇有昌黎法，辞严义正，而出

以平实，多可玩味。其《汉制六马考》、《周礼名所由始考》、（惟谓《周官》之称《周礼》，始于王莽居摄以后，由刘歆之附会，近于武断。）《谏官考》、《原字》、（论人之以字相呼。）《广广韵注义》（补注中所载人姓名。）《毁五岳寝庙议》、《一切经音义跋》、《巳亭记跋》、（《巳亭记》，王霞西所作，言上巳义。）《题士壕镇壁》、《与李东川论安陵书》、《与朱少白论韩文考异书》、《答黄小松论隶释隶续书》、《与桂未谷论说文序所言礼记指仪礼书》、《与李书源论竹书纪年书》、《程侍御三礼郑注考序》，尤精确不磨也。

十月初一日

述学　清汪中撰

归阅汪容甫《述学》，中《释三九》二字凡三篇，引证明通，可悟读书之法。其《释周官媒氏文》一条，议论虽痛快，然终是有意图说奔而不禁四字之病，未免为《周礼》佞臣。惟谓《礼》言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乃先王悬其极以为之限，过此者罪之，非娶必至三十，嫁必至二十也。此却新确。若谓奔而不禁，即所以耻之者罪之，恐即化千万辩舌，不能以杨广、朱温所不为者，加之成王、周公矣。（绩溪胡氏培翚《研六室文钞》云，按《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谓以礼娶也，奔则不备礼之谓。《周礼》奔者不禁，奔字当如是解。昏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者，仲春为昏月之正，故谓当此时而有六礼不备者许之，恐其过时则伤，非谓淫奔也。此说甚精。）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正月初三日

阅汪氏《述学》。汪氏喜骋雄辩，颇似毛西河。同时凌次仲为作墓志，言其天资高迈，好嫚骂，尤恶宋儒，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云云，亦与西河相似，惜其著述传者仅此书耳。卷中《释三九》三篇，最足为初学读书之法，不愧通儒，予已于去年正月日记中论之。此外若《周公居东证》，言居东之即东征，并非辟罪出居。《为人后者为曾祖父祖父服辨》，言为人后者，服不二斩，

故降其父母，期功无敬，并服何嫌？援女子子适人者但降其父母兄弟服，曾祖祖父皆不降之例，则为人后者可知，俱极精确。又《广陵曲江辨》，言《七发》所称曲江，确在扬州，驳朱竹垞谓在钱塘之误，尤援据极博。至其《明堂通释》一篇，几五六千言，谓周之明堂有五，连鲁之太庙明堂共有六，繁征博引，殊苦词费。其力辟《月令》天子十二月所居宫室之谬，谓全乖古制，乃九宫太一之邪说，虽议论不尽可依，其雄辩亦不可及。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四日

阅汪氏《述学》。近儒中文章精卓，盖无出其上者，惟意不仅以文传，亦不屑屑于家数文法，而所据必经义，所泽必古辞，简栗谨严，故能自成一子。其余力所及，若《狐父之盗颂》、《吊黄祖文》，出于愤盈，语谐而益痛，亦太史公传货殖、游侠意也。至若《老子考异》，以孔子问礼者为老聃，乃周守藏史，其言行见于《曾子问》者是一人。著《道德经》授尹喜者，为周太史儋，秦献公时人。(据《史记》本传，有或曰儋即老子语。)其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者是一人。与孔子同时者，又有老莱子，亦称老子，乃楚之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尝师殷之商容，为隐君子者，又是一人。《史记》误合三人为一。《瞽瞍说》，谓瞽乃世官，非盲者之谓，《史记》易瞽字为盲者失之。此皆可备一说，不足以为深据。其《先考灵表》，通篇皆称其父曰君，虽古有之，然未免意过其通矣。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十日

汪容甫先生《述学》，余所最爱，其书包蕴宏深，隽杰廉悍，足以成一家言。然有两事可议，《上朱侍郎(即文正公)书》言欲为母墓立石，云汪氏母劳苦之碑，《凯风》之诗，既非佳事，即云断章，将置其父于何地？若谓古不合葬，则妇人无外事，独为志铭则有之，为碑则不可。东汉邯郸淳有《曹娥碑》，唐李翱有《高愍女碑》，皆以奇节特表之耳。且古时上下通得立碑，自唐至国朝，碑碣已有定制；况碑上加以题目，宋世天子以宠元老大臣

者，如云元勋之碑、旧学之碑。劳苦既非美称，又以庶人而僭重臣国老之制矣。《与毕侍郎(即弇山尚书)书》，有年伯之称。二字从无入文字者，唐人称同年丈人，必不得已，当依之称年丈。然考弇山子孙无登科者，容甫父为诸生，又无伯叔兄弟，盖弇山族子有与容甫同年者，则即以俗例言之，同年无叔伯，谓同年之伯叔父，但以世谊称之，无年伯之称也。容甫此语，尤为不典矣，盖其子孟慈刻集时不检之过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一月二十六日

有正味斋集 清吴锡麒撰

阅吴榖人祭洒集中游太山、焦山、西山记及诸书论碑铭。自二十一二岁时，阅《有正味斋集》，意便轻之，后遂绝不厝怀。今老矣，客气尽去，颇觉其辞旨清切，亦有过人处。今日即所见论之，榖人才弱，笔不能举其气，蹊径亦太凡近。焦山境窄，尚能传其幽峭，摹其葱蒨，惟收处二语云，依依相送，脉脉有情，全是俗笔，亦结不住，最为通篇之累。岱、西两记，琐碎散漫，绝不相称，间有考据可取耳。与人书善于言情，颇有佳篇。论亦病在体弱，碑铭尤不知唐以前人法。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初八日

阅吴榖人《游泰山记》、《游焦山记》、《游西山记》，皆叙次雅驯，间附考证，亦颇塙核。《泰山记》尤峭洁，《焦山》、《西山》亦皆有佳语。盖谷人才弱而体俊，思凡而语工，故作游记短篇，按日为书，能自修饰；其日记两卷，亦同此致。又生当极盛，联袵题襟，务萃胜游，故耳目濡染，学有原本，凡所考订，虽亦多按籍而稽，要能识其是非，有所甄别。世之为游记者，务据地志，罗列缕缕，喧客夺主，欲以自炫其博，不知适形其陋也。至沿袭里俗，动辄讹谬，益无论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五月初六日

两当轩集　　清黄景仁撰

阅黄仲则《两当轩集》，系常州新刻本，诗词俱较多，然都无取，盖仲则生平已删之作。又有诗话数则，其论李东川、高青邱诗，亦未尽当。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五月二十日

简庄缀文　简庄对策　　清陈鳣撰

《简庄缀文》六卷，对策《六卷》。《对策》去年曾于相国斋中，见有魏氏茂林钞本，意尚以为未刻者。此与《受经堂汇稿》，尤世间希有之书，得之可喜。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四日

阅《简庄缀文》，卷一史论，卷二自作诸书叙，卷三群书跋，卷四经典考，卷五杂记，卷六杂文。简庄博究经籍，尤精字学，文章非其所长，固以考据重者。集内《埤苍拾存》、《声类拾存》两叙，辨别古今字诂，多段、钱诸君所未及。《拟请汉儒许慎从祀议》，则不及予友昆山张星鉴所拟之详晰也。惜所为《论语古训》、《说文正义》等书，俱未得见耳。其《元丰九域志跋》云，天文似难而实易，地理似易而实难，以其沿革无定也。亦为名言。（天文二语，焦理堂驳之。）

正月十七日

陶山文录　　清唐仲冕撰

阅唐仲冕《陶山文录》，自颂赞赋至杂文共十卷。仲冕字六枳，善化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其牧江苏海州，尤有惠政。所著尚有《仪礼蒙求》、《家塾蒙求》等书，政事文学，著名一时。王述庵《湖海文传》中曾录其《郊祀有尸说》、《瞽人句读说》、《世妇说》、《内人吊临说》等四篇。今录中第二卷为经

说，虽鲜有师法，而实事求是，多可取备一义。文亦未成家，然笔力健举，颇无软俗之病。其《海州学正翁君墓志》，翁名咸封，字子晋，常熟人，乾隆癸卯举人，即太保大学士文端公之父也，所载世系甚详。（陶山子即太常卿硝慎公，父子继为布政，其号陶山者，因其父宰山东卒葬陶山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三十日

楚蒙山房集　清晏斯盛撰

阅晏斯盛《楚蒙山房集》。晏斯盛为江西新喻人，乾隆初官至山东巡抚户部侍郎。所著有《楚蒙山房易经解》十六卷，收入四库。（《四库书目录》经部易类，有晏斯盛《楚蒙山房易经解》十六卷，内为《易学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说》八卷。）裒然巨集，而轇轕扼塞，几于一字不通。颇亦论说理学，有与方灵皋往复书，又为太傅朱文端作墓表，此亦吾服其胆者，中惟《江北水利书》两卷，虽不成文，而有裨实政。其人于世宗末由鸿胪少卿擢江苏布政，殆亦吏干之材；书即其藩吴时所作。尝视学贵州，于黔中水道，亦多所记载。足见灾梨祸枣之中，未始不可收牛溲马勃之用。随地留心，开卷有益，特吾辈心力有限，不暇看及此等书耳。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正月二十日

晚闻居士遗集　清王宗炎撰

阅王穀人《晚闻居士遗集》，为文八卷，诗一卷，共九卷。先生名宗炎，字以除，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未授官而归，著书教授，垂五十年。至道光乙酉冬卒，年七十一。越东学者奉为魁艾，而萧山人至今犹以小进士呼之，盖先生登第时年甚少也。先生聚书甚富，于《易》、《诗》、《书》、《礼》、《公羊》、《春秋》、《尔雅》、《孟子》皆有论撰，与同郡章进士实斋、同邑汪吏部厚叔，交最

厚。实斋通史学，攻古文；厚叔精于诸子之学；而先生族弟福建巡抚南陔先生深研经义文字，互相淬厉，所得甚宏。（先生受学于其邑人汤滏。滏字绍南，号湘畦，乾隆甲午副榜，官杭州府学训导。集中有《汤夫子家传》，言所著有《明谥法考》、《五代史闰季录》、《湘畦杂佩》、《学制编》、《自怡集》、《暖姝漫稿》诸种，其学为继毛氏而起。）据集中《复实斋书》，有《浙东学术》首条今又改定数语云云；又《答南陔弟诗》注中，有日课校读《尔雅》、《孟子》简端记录之语，其著述之略，固可想见。今此集为其子庶吉士端复等所辑，字皆本《说文》体，板亦仿宋刻，虽似精工，而满牍古文，艰苦骇俗，转为文章之累，殊无谓也。集前有相国汤文端公序，后有南陔中丞跋。文端为先生弟子，其序言先生暗然自修，不欲以著述名，每脱稿辄弃去；跋亦言著书时为人取去，故仅存此数，盖皆实录。

其文一意简古，虽蹊径太甚，多病局促，而谨严可喜，终非不读书者所能。诗亦大致相似。五古颇有峭洁之作，与南陔所为文同出一轨；盖皆承前明张（元忭）孙（镛）诸乡老之派者。然南陔究心汉学，自闽归后，颜其斋曰许郑学庐；而先生颇出入汉宋。其《答实斋书》有云：来谕以儒者学识不广，囿于许郑之说，此言深中近日之病。鄙人尝谓西汉经学深于东汉。董、刘无论，即匡衡亦岂易几？若叔重《说文》，自是一家之学，而谓违此者即非圣无法，此拘虚之见，非闳通之论。若郑不及毛，则近人已见及之矣。语虽持平，然稚圭经说，自其本传外，见者寥寥，何由知说诗解颐者，真无遗议乎？舍康成众义完具之笺，而欲求匡鼎单文旁见之学，固尊古之盛心，亦好奇之通惑矣。集中所收诸文，大半应酬之作，寿文像赞，时艺序言，一并阑入。又好为萧山、诸暨两邑富人作文字，家传志铭，多系贾氓，无关文献，而叙次简洁，尚不令人生厌。其为敦甫相国、南陔中丞之两封翁墓志，尤谨严不苟。最佳者，如《孟子赵氏注》、《孟子音义》、杨甲《六经图》、卢云英《五经图》、戴震《原善》、《原象》、《续

天文略》、任大椿《深衣释例》、《吴越备史》、《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戴震《水地记》等叙录十三篇,考证碻核,卓然可传。《与汪苏潭校勘潜夫论误字》,亦精核。余如陆农师《尔雅新义》、辛文房《唐才子传》、孙同元《弟子职注》、於士达《湘湖考略》、桂未谷《札朴》、汪汉郊《东里生烬余集》、《合刻嘉兴徐秋涓先生遗书》等序,及策问廿二条,论书法十三条,俱可备考证。先生工于书法,旁及绘事,故所载题跋时有名论,笔墨亦雅洁,固吾乡先辈中一巨集耳。所惜南陔中丞著书至二十六种,其中《国朝八十一家三礼集义》四十二卷、《仪礼图》十七卷、《说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袁宏后汉纪补证》三十卷,皆褒然巨集。闻其《仪礼》、《说文》两书。尤一生心力所萃。其子曼寿亦传家学,著书八九种,俱以家贫未及刻。今经乱后,当已无有存者,可叹也! 中丞在闽,以布政使李氏赓芸自缢事,与总督汪稼门同被高邮王文简所劾罢官。中丞不待言,稼门亦有时望,乃俱不能容李郝斋,何欤?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十七日

校礼堂集 清凌廷堪撰

阅《校礼堂集》。次仲精于礼学律乐,赋颂诵法萧《选》,虽少精警,亦未失雅道,诗亦不俗。经解古义,皆确实有本原。间有偏执,精者为多。又以同时诸儒,皆略于乙部,独称钱辛楣之史学,所载戴东原、汪容甫事迹甚备。其自著有《后魏书音义》,惜未及见,今集中有自序甚佳。洪稚存《更生斋文集》中亦有是书叙,言有四卷。

先生为翁覃溪弟子,故集中称覃溪不无过当。又少与阮文达为布衣交,集中屡见之。考次仲以布衣入都,覃溪首知之,力劝之赴举。及落解游扬州,时文达甫冠,尚未游庠,次仲即极相推许。致覃溪书,言扬州惟容甫、伯元二人,于此亦足见先辈眼

力之高。

《校礼堂集》中所载书启，往往具首尾称谓，殊多不典。盖其集系后人所刻，全录其稿本，不知削去，故有称大弟大人之类。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八月十二日

点阅凌次仲《校礼堂诗》。其格调清俊，时有佳句，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诗可以上肩西庄，下揖芸台，其中往往自出名论，又时证发经义，则诸家所未及。如《齐河怀古》云："镜龙八载帝中原，曾筑孤城济水边，鳞角未全成底事，残碑犹纪阜昌年。"《余忠宣公祠》云："碧血当年莽绿芜，至今祠庙枕江孤，忠臣一样封疆死，谁吊南台福大夫？"《过公家城子》云："公家城子枕溪流，野老迎人语不休。犹指柳边遗址在，侍郎当日读书楼。"《过杨霍林司城故宅》云："几曲颓垣半亩苔，苍凉石兽没蒿莱，更无甲第连云起，剩有辛夷作雪开。浊世未容淆正论，清流岂必拒奇才？请看桃李茄花侧，都是司成手自栽。"《读张太岳集》云："嘉祐万言王介甫，会昌一品李文饶。"七古如《采石望虞雍公战处》、《周忠毅公宗健玉印歌》、《姚江篇》，皆议论独绝，不愧名作。《高堂生墓》五古一首，《河间城北三十五里毛精垒，相传为汉毛公冢》七古一首，《题吴上舍读七易图》五古一首，《前学古诗》五古二十首，《后学古诗》五古十首，《次吴石厓进士见赠》五古二首，《小游仙诗》绝二十首，《题陈仲鱼说文解字正义》一首，皆名理湛然，深裨经学，而诗律简雅，不失之腐。《热河八观诗》（一秀峰书院，二武列水，三磬锤峰，四布达拉庙，五扎什伦布庙，六夜光木，七金莲花，八杏春园酒楼，仿东坡凤翔八观作也。）及《望齐云岩真武殿》七古一首，《己未四月阅会试题名录》七古一首，亦足备掌故。其《题谢益之崇之昆季常棣图》云："披图真羡二难并，常棣花开照眼明。敬以事兄荣覆弟，说诗应忆郑康成。"《题瞿苌生杝庭读礼图》云："道学儒林辙本乖，淹中

一卷久尘埋。礼堂别有千秋业，授受还应异勉斋。”(茇生为辛楣先生婿。)《答姚姬传先生》云:“皋比廿载拥名都，言行真为士楷模。谈艺不矜明七子，说经兼取宋诸儒。是非原有遗编在，同异何嫌立论殊。传得桐城耆旧学，直偕熙甫继欧苏。”《孔㧑约检讨过访》云:“周髀遗经传赵爽，公羊绝学继何休。”其宗恉概可知矣。《论曲绝句》三十二首，亦言此事者所当究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二十日

晚读《校礼堂集》。其《县象赋》、《复礼》三篇、《七戒》、《气盈朔虚辨》、《觐义》、《诗楚茨考》、《射礼数获即古算位说》、《仪礼释牲》上下篇，俱不可不读也。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八月十六日

凌氏《周礼九拜解》多改旧文，又历诋顾亭林、毛西河、阎百诗、惠半农、江慎修诸家之说，吕氏飞鹏《周礼补注》全取之，然其以顿首为相敌者之拜，云礼经宾主相敌之拜皆顿首，则犹沿贾疏首顿地即举为顿首，头稽留至地多时为稽首，及宋人易彦祥(袚)《周官总义》谓至尊稽首，其次则顿首，敌以下用之之说。以肃拜为妇人拜不跪，如《左传》郤至之三肃使者，则亦沿先郑注肃拜但俯下手介者不拜之说。段懋堂氏谓郑注顿首为头叩地，注《士丧礼》及《檀弓》稽颡谓头触地，叩触一也。《周礼》之顿首，即他经之稽颡，顿首未有不用于凶者。慈铭案谓顿首用于凶者是也。《左传》言顿首者二，皆非常之事。《史记》谓：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秦汉以后至六朝，人臣上书者皆言顿首死罪，则顿首固凶事也。谓顿首即稽颡，非也。贾疏谓稽颡还是顿首但触地无容，是也。盖稽首者，首至地而不叩，顿首者首叩地而无声，稽颡则有声矣。陈氏乔枞《礼堂经说》，以九㨃之四曰振动为稽颡，是也。杜子春注振读为振铎之振，动读为哀恸之恸。《记·问丧》曰“稽颡触地无容，哀之至也”，此为振动之义甚明。郑大夫以为两手相击，后郑以为战栗

变动，易氏以为施于事变之不常，皆未得其解。凌氏谓即丧礼之拜而后踊。夫丧之云拜稽颡成踊者，拜稽颡一事也，踊一事也，踊何与于拜乎？至肃拜则以段氏说为致塙。段云，凡不跪不为拜，跪而举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肃拜。程氏瑶田曰，肃拜言举首者，以别于䭫首顿首空首三拜之必下其首，是也。肃拜与《左传》郤至之三肃使者不同，肃不连拜，所谓介者不拜，今之长揖而已。肃拜为妇人之拜，古妇人拜，亦无不跪者。慈铭案，《荀子·大略篇》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以拜与稽首等并言，而曰平衡则拜，必跪可知。平衡即肃拜，其不下首亦可知。杨倞注以平衡为磬折者，甚谬。《左传》但言肃而不言拜，则肃乃今之揖，异于肃拜可知。贾疏及凌氏陈氏皆以肃拜与肃为一，而谓肃拜不跪者，非矣。吉拜凶拜陈氏引《杂记》曰：三年之丧，以其丧拜；非三年之丧，以吉拜。《逸奔丧礼》曰"凡拜吉丧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也，吉丧故吉拜。然则凶拜为尚右手矣，其说亦最确。郑注以拜而后稽颡为齐衰不杖以下者之吉拜，稽颡而后拜为三年丧之凶拜，似由未知振动之即稽颡，故有此说。《士丧礼》及《丧大记》皆云拜稽颡，无言稽颡拜者。而《檀弓》本文两事，皆指三年之丧言，故郑君又以拜而后稽颡为殷之丧拜，义颇出入，自以尚左尚右之说为得也。奇拜者，郑注引或云奇读为倚，倚拜谓持节持戟拜身倚之以拜者，是也。褒拜者，褒读如褒衣大袑之褒，《尚书大传》所谓拱如抱鼓。盖褒之为言包也，圆拱舒张而拜也。褒拜与奇拜对文，奇谓偏倚，褒谓舒博也。若如旧注以奇为一拜，褒为再拜，则䭫首顿首空首等拜皆有之。段氏谓褒拜不止于再拜，则顿首等拜亦有之，不得列之为九。于是贾疏始有䭫首顿首空首肃拜四种为正拜，余五者附之之说。段氏、凌氏皆各分经纬，言人人殊。段氏又谓振动者本不必为䭫首等三拜，而以变动故为之，则拜非由礼，大祝安得职而辨之？又谓吉拜者拜之常，当拜而拜，当

韻首而韻首，则上所云诸拜，岂皆不当拜而拜乎？且如其说，则九拜实只七拜，尤不合矣。大抵九㨗惟韻首顿首空首郑注确不可易，余当参伍证之。（陈恭甫氏谓辨九㨗下云以享右祭祀则九拜，皆当主祭时言。慈铭案，郑注虽以享为朝献馈献，以右为侑劝尸食，然享实当包燕飨，右亦当包侑宾义，疏谓享右祭祀，举其重者，其实五礼皆该是也。）

八月十八日

阅凌晓楼《礼论》，考辨精晰，卓然郑学干城。惟大夫士无主一篇，必申许、郑而驳徐邈、元怿之说，则非也。

十月二十一日

阅凌氏《礼论》，其驳金辅之氏《礼笺》阴厌阳厌之说，不特为郑注功臣，亦足深明礼意。金氏谓阴厌阳厌，因阴童阳童而名，不得通于成人之祭。凌氏谓阴童阳童，即因阴厌阳厌而名，真破的之论。至成人之祭，尸谡之后必备阴厌阳厌者，孝子求神非一处之道，尤名言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云山房集　　清恽敬撰

拥衾阅恽子居（敬）《大云山房集》。子居与文僖为婚姻，其学亦出入汉宋，而杂于佛氏。喜为高古简奥之文，颇盛自标置，诋訾明以后诸家，无一当意。其文其学，殆与姚姬传并时骖靳，而碑志诸作，峭洁精严，自成一子，乃远非姬传所及。其《大庾戴文端碑文》，尤极用意，固近世之奇作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初六日

跋《大云山房集》一通。略谓其文从子家入，由史家出，故简洁峭深，其学本于法家，故其言峻刻寡情，然嘉庆以来，无其敌也。

十二月初五日

感凉小病，卧阅《大云山房集》。大云文自足传，惜其标置

过高，好自为例，乃时失之纷杂，此包慎伯所以病其破碎也。又喜说经，而议论无根据，令人有蛇足之叹。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八月十九日

阅恽子居《大云山房集》。其《潮州韩文公庙碑》、《广州光孝寺碑》，皆称奇作，而议论皆有过当处。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二月十二日

邃雅堂集 清姚文田撰

阅姚文僖《邃雅堂集》。凡杂文四卷，进御册一卷，进御诗一卷，古今体诗三卷，赋一卷。文僖虽早登阮文达之门，又以己未龙首，领袖儒林，然其学出入汉宋，殊少家法。文亦无古意，不识记事体裁。是集第一篇为《宋诸儒论》，首云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明。又云：汉孝文时，遗经稍出，惜诸儒抱残守缺，仅令遗文不至失坠，而不能及乎其大，能知此者，惟董生而已。又云天下一日不昏乱，即宋诸儒之功无一日不在于天壤。至其著述之书，岂得遂无一误？然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今之学者，粗识训诂，自以为多，辄毅然非毁之而不顾，此何异井蛙跳梁而不见江海之大也。其言深攻近儒，似并不为师门地，而议论自为醇正。予尝谓自程朱生后，天下气象，为之一变。束发之儒，耻事两姓，曳柴之女，羞醮二夫，尤其明效大验。故虽雅不喜读宋儒经说，尤厌其语录，而从不敢非毁之。盖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也。

是集中《诗经匡说（沈昆贻著）序》有云："汉去古未远，其说典礼名物，终胜于后世，至深求其意义之所在，则来者难诬。何则？名物者积久而愈晦，义理者推阐而愈明也。"数语尤为精确。名物两言，深契汉宋之要。

文僖素研说文之学，集中《说文论》上下篇，其解转注为转

相贯注。如木部则义必皆木,水部则义必皆水,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许书五百四十部,其例自明,而诋休宁戴氏以《尔雅·释诂》为转注之谬,其论殊不可通。至云六书惟指事最难明,凡物皆有形可象,而事则托诸无形。故如上下之字,必先列一画,而施直画上行,谓之上;又施直画下行,谓之下。此直画者,非形非义,但以之表识而已。如尹从又(又即手)握事,其为事不可得名,则中作丿识之。本末言木之上下,其为地不可得名,则以一上下识之。使人察之而自喻,故曰可以见意,既无形义可言,殆尚近结绳之意,故以为六书之首。其论甚精。又谓《说文》自有遗漏之字,如�字见康成《周礼注》,幽字见康成《仪礼注》,希字见《周礼注》,徐铉等新附字固多舛谬,然如"涛,大波","阓,市门"之属,见《文选》注引《仓颉篇》,塾为门侧之堂,经传习见之,是塾自有字,不得以埻字当之。昇字见《释文》云,《易·升卦》郑本作昇,不得谓古止升字。刘钺(当作戉)属,镏杀也,不得谓镏即刘字,亦足见考订之密。惟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叔重至桓帝时尚存,桓帝名志,《说文》无志字,当以上名而去之。按《西南夷传·夜郎》下云: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然许冲上其父《说文解字》,在安帝建光元年,时称慎已病;至桓帝建和元年,凡历二十六年,叔重虽或尚存,当亦笃老不应复能讲授,此自可疑者。又云汉人避讳极严,故许于上讳,皆不言义,原书如禾艸火戈示诸部,必于部首但言上讳而不载其字,其有此者,皆后人所加,则金坛段氏,已有是说,钱竹汀氏已谓其不可信。要之文僖集中,固以此二论为最可传也。

他若《佛法论》、《春秋大事表序经序》、《毗陵恽氏族谱序》、《与孙云浦论文书》,其识议皆可取。《唐虞至三代年谱序》,谓《竹书纪年》古书可贵,不得尽以为妄,取《纪年》所述年世,以校《史记》,多所是正。《史记共和考》,谓当从《竹书》作共伯和,

《索隐》引《鲁连子》尤详。《左传》王子朝言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若是周、召二公，则本皆王朝卿士，不当言释位，知《史记》之言为不足据；而因《鲁连子》有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归国于卫语，谓共伯和即卫武公和。卫本古共国，其称共者，如晋称唐、楚称荆耳。共城今卫辉府辉县，狄人之乱，戴公东徙，共民实从，亦一证也。其说新创，亦足备一说。《金坛十生事略》及《重建姚公祠记》，叙顺治己亥袁大受之狱，及文僖之高祖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缘坐冤死事。十生者，吏部郎王重，(字有三，崇祯四年进士。)两广监军道袁大受，(字亦文，顺治三年解元，四年进士。)兵部主事王明试，(字雍侯、顺治八年进士。)大理评事李铭常，(字纪公，顺治二年进士。)布政使王梦锡，(字纳吾，天启五年进士。)建宁知府段冠，(字文殊，号蘧觉，崇祯十年进士。)杭州推官江潢，(字度生，崇祯十六年进士。)临安知县史宏谟，(顺治四年进士。)绍兴推官史承谟，(顺治八年进士。)封御史冯徵元(字善长)也。其事因顺治十六年六月，朱成功破镇江，而金坛知县任体坤(山西贡生)遣诸生虞巽吉等诣府乞缓兵，而潜弃城遁。及成功败，体坤欲掩其逃城罪，遂嫁祸士民，诬以通款。主谋者大受，发其事者徵元之子御史班，(字而闻，顺治二年进士。)原审者按察使姚延著，复审者按察使蓝闰，推官刘源深，勘狱者侍郎叶成格厄满，而体坤重贿要津，遂反诬绅士逼之送款。时提督哈哈，又力主罗织，王重大受等遂与县丞、教官、诸生、书吏、耆民、团保六十余人，骈斩于市。体坤以非本谋，减等论绞，班以叛逆遣戍死，延著以失出论绞。惟进士曹宗璠、(号惕咸，崇祯四年进士。)宗璠子刑部主事钟浩、(字持远，顺治十二年进士。)编修蒋超(字虎臣，顺治四年探花。)三人幸免。重、大受、铭常、明试皆多为不法，大受尤凶狡，本欲借投诚杀诸生之不便己者，卒以自及。班以素与重有怨，遂草疏尽发重、大受前后奸状，使兵科孙际昌入告，致移刃其父，而身亦连坐死。(班为诸生时，文尚险怪，督学耿某置末等。后耿巡抚甘肃，班诬以通虏，灭其家。)梦锡、冠、潢鼎革后皆杜门不

出，宏谟、承谟皆端静自守；诸生虞巽吉等八人，恐邑遭屠戮，故公给资金间道诣府；蔡默等七人，皆足未尝出里闬，且有城守功，为大受所陷，皆以冤死。结案时十八年辛丑八月也，章皇帝已宾天矣，以叛逆故不蒙赦。予向知金坛己亥之狱，（见稗史中有《金坛纪事》。）未得其详，兹文僖据《金坛公是录》及《十宦被戮本末》二书，参互考订，最为可据，并札记于此焉。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初五日

阅姚文僖《邃雅堂集》。文僖文有清气，其议论独到处，予已于《孟学斋日记》乙集中札记之，今再读一过，中如《春秋大事表序经序》（《序经》为楚雄知府包敏所辑，摘取顾氏议论，仍以经为次，而附以己意。）备言修《高宗实录》采辑六十年事之艰，以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纷国别，阙失必多，而公、穀仅为经生家言，据一字以穿凿，自不如左氏之有所据依也。《河南试牍序》极言近世文法之谬妄，而小题尤甚，其害始于方文辀。《与孙云浦书》备言古文义法，当斟酌古今，无一定之例。皆极为名通。

文僖笃于伉俪，其夫人周氏，有国色之目。文僖言其作合，由于吾乡王方川先生（增）主湖州爱山书院称赏其文，夫人之父武功和县鼎枢求其择婿，因以得谐也。王先生以进士第二人官翰林，才名甚著，竟左迁知县，旋被劾罢，偃蹇以殁，后嗣凋零，迄今乡里不能举其姓字，其文字亦一无表见者。《洪北江年谱》中言乾隆辛丑会试出先生之房，荐而未售。即此两事观之，其识拔奇士，固非常人所能及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十一日

阅《邃雅堂集》中诗，略点识之。文僖诗俱率口而出，间有清语，略无作意，而屡言苦吟索句之劳，不可解也。卷中附其配周夫人诗数首，清丽实出文僖之上，如“一襟杨柳月，双鬓杏花风”，文僖不能道也。

二月十八日

珍艺宧文钞　清庄述祖撰

阅庄葆琛氏《珍艺宧文钞》，皆论辨经说之文，而附以诗赋及志铭行状数篇。庄氏究心《夏小正》一书，谓其中有经有传，经者即孔子所定之夏时，因为之著说义音读等例，而更考定其文字。据季冬纳卵蒜三字，谓古文民字似卵字，蒜即《说文》祘字之讹，当为纳民祘，即《周礼》孟冬之献民数，遂尽以隶古字校正其文，改名曰夏时明堂阴阳经；谓即此可以得夏礼夏数，并知《连山易》之不亡；皆好高之过。予尝谓本朝经学极盛，而如孙渊如之酷信谶纬，主以说《诗》《书》；刘申甫之言《春秋》，力主黜周据鲁以《春秋》当新王之说，谓夫子借此行天子之事，损文用忠，变文从质，为通三统；及庄氏之以《夏小正》为《连山易》，皆意过其通，不免于惊世骇俗。其后姚姬传倡言宋学，异论一出，方植之、陈硕士辈起而和之，至诋诸儒为异端，虽瞽谈狂吠，旬就销灭，而乘间抵隙，因缘为难，亦诸先生授之以口实也。庄氏诸论难之文，皆考证邃密，确有本原。其所为《先妣彭恭人行述》，言其外王父芝庭尚书与其祖南村观察，同举雍正丁未进士，读卷官拟庄一甲第一，彭一甲第三。宪皇亲定彭为一甲第一，庄为二甲第二。其后庄之长子存与（即方耕宗伯）为乾隆乙丑一甲第二人，次子培因为乾隆甲戌一甲第一人，即先生父也。科名先后，天若有意为之报，亦可谓盛事矣。先生成乾隆庚子进士，殿试二甲第四，以知县待铨，后任山东昌乐及潍县。所著书以《尚书考证》、《毛诗考证》、《弟子职集解》三种为最佳。《说文古籀疏证》（本名《古文甲乙篇》）仅刻其目，谓即此可以考殷之《归藏易》，其僻殆与《连山易》同。《五经小学述》二卷，亦有可采，而辨糜饘鬻三字至居半卷，亦太繁碎矣。

国朝经学，首推徽州、常州，次扬州及苏州，又次吾绍兴及宁波，而太仓州下嘉定一小县，其人物乃与常、歙相埒，尤为盛

事。常州即以庄氏一家论，方耕侍郎启之，葆琛先生继之，而侍郎有孙曰绶甲，先生有子曰又朔，皆有撰述，而绶甲尤有名。李氏兆洛序《珍艺宧遗书》，称庄氏又有若士、申受两君，皆著《公羊》学，不知其名，盖皆宗伯之孙。先生集中又有《答族孙大久论说文书》，称其所著有《春秋》及各经小学考；《刘礼部集》中言其弟子有庄缤澍，邃于经学，足称份份彧彧矣。吾越自黄梨洲氏权舆于前，毛西河氏起而和之，已有廓清宋学之功。至邵二云氏、卢抱经氏出，遂为汉学之大宗。范蘅洲氏名辈间于卢、邵，虽著述未富，成就卓然，茹三樵氏、王汾原氏名不甚著，其书皆足不朽。而王方川氏、胡稚威氏皆博学有盛名，所业竟无传者，可惜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七日

岱南阁集　五松园集　嘉谷堂集　　清孙星衍撰

阅孙渊如《岱南阁》、《五松园》、《嘉谷堂》三集。《岱南阁》者，其官山东兵备及摄廉使时所作也，《五松园》、《嘉谷堂》者，其居母忧寓江宁时所作也。中皆考辨之文，间附传志杂著。《岱南阁集》中载《公移文》四首，一咨山东学政曹詹事请奏立伏郑博士，一咨河南吴布政言伏羲陵在山东鱼台县，不在河南陈州，其二皆咨山西布政谢苏潭言汤陵在山东曹县，(即古亳境)不在山西荣河县，又附载苏潭咨复两首。苏潭前咨援据各书，争执甚力，及渊如驳其十误，后咨遂亦游移其词，意求息兵而已，盖渊如证繁而辞辨，固足以胜人也。其《与朱石君尚书书》，言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尤为精辟，高出前贤。此与东原氏之言性，次仲氏之言礼，芸台氏之言仁，皆识绝千古者。《五松园稿》中杂文甚多，其《孙忠愍公祠屋藏书记》，分十二部，括经籍之要，可为藏书家津梁。他如《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传》，深辟西法之谬。吾乡《章孝廉宗源传》，痛斥佛教之害，而深惜孝廉嗜古力

学而惑于异端，为所牵染摈斥而卒不悟。武氏亿、汪氏中两传，皆视诸家所记为详。其为书贾陶正祥作墓志，极言其关于学术盛衰，其人足传，而志河督司马驹墓，缕述其年劳官阀，乃竟无一事可传。陶由浙乌程迁苏州，即所称五柳居主人也。河督亦浙宁波人，迁江宁，以高文恪公幕友由河工从九品洊历开府者。《嘉谷堂集》中书阿文成公遗事，所记皆小节，内一条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也。先是中台官谒长官皆长揖，因亲王领部，乃有加礼，俗相沿不能改云云。一足跪者，俗谓之请安，今外官自知府以下皆行之。司官汉员，初见曹长，于署则长揖，于宫门则垂手立面而已；满员则皆一足跪。闻兵部汉员亦有行此者。然予问兵曹诸君，则皆言无有。又予去年到官时，有汉军一人同见曹长，亦未见行此礼也。盖嘉庆、道光间，屡降旨中禁，而无耻小人，卑躬献媚，何所不至。近闻外台监司渐行之，部中士气日靡，流品日杂，恐将及我曹矣。

国朝毗陵之儒，林立辈出，与广陵、吴郡、新安并甲天下，而毗陵孙、洪、张三先生，尤诸儒魁桀，其著述皆足立学官，其行谊皆足祀黉序，而渊如之学，微有杂博之蔽。如黄帝五书，乃《道藏》中下乘，六朝浅妄人所为者，渊如既刻之《平津馆丛书》，而按察山东时试士策问，亦及黄帝授三子《玄女经》，殊近迂怪。同时若临海洪筠轩、元和顾千里皆有此病，洪、顾固不能望渊如，要亦以精力过人，故于经史之暇余事为之，又意在流传古书，不觉遂为贤知之过，适以助不学者之攻，而指考据为异端者，必将藉此为口实矣。渊如辟佛而颇喜道书，予谓道书鄙诞，实更在释氏之下。《道藏》中除所援入之老、庄、文、列、淮南诸子外，惟《抱朴子》以《外篇》足传，《真诰》以文辞自熹，《参同》、《悟真》，存备丹诀；《度人》、《内景》，资采藻言，余直无足观者，不如释藏中尚有一二十种可节取耳。（自惠氏栋言《道藏》多儒书古

本，钱氏大昕遂记其语，谓于玄妙观借钞得二百卷，皆吾儒所当读之书。孙氏益表章之，然实诸儒好异之过，不可不辨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三日

平津馆集 清孙星衍撰

终日小极，阅孙渊如《平津馆集》，其再起为山东督粮道时所作也，考证诸史，精确固不待言，而《拟请复孔子王爵表》、《请立郑博士议》，关系尤巨。《江孝廉声传》、《孙御史志祖传》，皆叙次详雅有法，余亦多足资考订。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五日

鉴止水斋集 清许宗彦撰

阅许周生《鉴止水斋集》。周生少颛力词章，而诗甚浮滑，其词尤拙，中年颇事经学，而以同时魁儒辈兴，自知不能并驱，遂遁而欲言性命。其《答陈恭甫书》，谓经义大者数十事，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今日岂复能了之。典章制度，诚不可考，使孔子生于今世，所学不过由明溯宋而止，必不远追三代，为无征之言。其小者校勘文字同异，辨析训诂形声，又不屑为。其言几于倡狂，故周生之学，深为余所不喜。其最有名者，为《庙祧考》，亦全是武断，疵谬百出。他文皆牵率应酬，绝无义法。阮文达以与丙午同年，又为己未所取士，又申之以婚姻，故极力称之，其名遂盛，要不得为定论也。惟《跋天圣明道本国语》云：宋公序取官私《国语》十五六本，以较宗人缄之本，实较天圣明道本为胜。学者惟新异是尚，而不求其是，因举昔我先世后稷，（天圣本先下有王字。）瞽献典，（天圣本典作曲。）左右免胄而下，（天圣本作下拜。）以及褒人有狱而以为入句正文及韦解之皆脱，据《诗·白华正义》引有之，王耕一坺下之脱韦解"一坺一耜之坺也，王无耦以一耜耕"等十四字，据《诗·载芟正义》引有王无耦七字，

《文选·籍田赋》注引有一拨七字，室如县磬下之脱韦解，但有榱梁四字，以为此类不可悉数，俱不如公序本之善。其说独与余合，足以令黄尧圃之以骨董为汉学者及世之耳食宋版者，去其大惑也。（周生《庙祧考》之谬，余于《学海堂经解》本略举正之。明道本《国语》之误，余于辛未冬校明道本，言之甚详。）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七月二十二日

阅《鉴止水斋集》。其《武经总要跋》据所载东西拐子马队为北宋西北面行营之制，选精骑为大队之左右翼，所以御契丹弓骑之奔突，金人袭用其名，犹云骑兵之精者耳。《宋史》乃谓金人联锁马足，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真三家村中语。俞理初《癸巳存稿》以《宋史》言拐子马近儿戏，不可信，尚未见此书也。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正月初八日

铁桥漫稿　　清严可均撰

阅《严铁桥漫稿》。共十三卷，一、二为古今体诗；三为议，为书；四为对问，为考，为说；五、六为叙，共四十七首，皆其所撰辑编录之书；七为传墓铭碑；八为书后；九至十二为金石跋；十三为时文。铁桥之学博综精到，力兼百人，文笔亦崭然不群；而时不免措大气。诗太粗率，不入格，然亦不俗。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一日

阅《铁桥漫稿》。铁桥锐意搜寻古人逸书，心力之精，殆无伦比，不特纪文达诸公所不及，即同时如孙伯渊、章逢之、洪筠轩亦俱逊之。其识别真伪、校勘微芒，足与顾涧蘋相匹，而较顾为大。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前年在上海一书肆，陶子缜曾见之，其为伯渊所校《北堂书钞》流入闽中者，今为罪人周星诒所得。

十二月初三日

思适斋集　　清顾广圻撰

元和顾河之孝廉(瑞清)以其祖涧薲先生(广圻)《思适斋集》见赠，即覆书谢。《思适斋集》凡十八卷，为赋及诗三卷，词一卷，文十四卷。先生邃于考订之学，尤精校雠，其序诸书及题跋，皆一时绝学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八月初一日

为《思适斋集》作跋。因此集系上海徐渭仁所刻，校勘未精，又有妄删去者。河之再三为予言，属记之于书，遂系以三跋。

八月十二日

终日阅顾千里《思适斋集》。其《释名略例》、《焦氏易林后序》两文，不但为读二书者之津梁，亦通诸经之圭臬也。余如《盐铁论考证后序》、《宋本淮南鸿烈解跋》，皆荟萃经学，深有功于古书。《重刊宋本名臣言行录序》、《广陵通典序》，以骈语疏其考据，亦尔雅可观。此书庚申岁为千里文孙河之所贻，今河之已亡，重理此编，不胜人琴之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二日

阅《思适斋集》。顾氏校雠之学，实为古今第一。其时年辈，在前者如卢抱经、孙渊如，皆此事专门，深相引重。至高邮王氏父子，尤善读古书，而于涧蕡极口推服。盖其交好有张古余、胡果泉、秦敦夫、顾抱冲、黄荛圃、张月霄、彭甘亭、陈仲鱼、袁绶阶、吴山尊、汪阆原、叶纫之，皆经苑老宿，收储极富，赏奇析疑，不遗余力。而又多见钱遵王、毛斧季、季沧苇三家藏书，故独步一时，无惭绝学。乃近世如张石舟、苗仙鹿、王菉友辈俱力诋之；诸君之学，虽各有所得，而闻见既远不逮，校录又非专家，执一相攻，亦多见其不知量矣。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二日

李养一先生文集　清李兆洛撰

夜阅《李养一先生文集》。养一名兆洛，字申耆，亦号绅琦，阳湖人。其先本王姓，冒李氏。嘉庆十年进士，由庶吉士改知安徽凤台县，丁父忧归，遂不出，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者二十年。其人粹然儒者，宰县有惠政，殁祀安徽名宦祠。所著有《凤台县志》十二卷，《地理韵编》廿一卷；所辑有《皇朝文典》七十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骈体文钞》三十卷，《旧言集》三编，《江干香草》若干卷，《所见帖石刻》六卷。所铸有天球铜仪一，日月行度铜仪一。又尝刊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著有《海国纪闻》、《史略》、《研坑记》、《游记》、《日记》诸书。其门弟子蒋彤，又述平日所闻，为《暨阳问答》二卷。是集凡廿四卷，亦其及门所编辑。卷一至卷四，为诗及诗余，而冠以赋二首。卷五至卷二十三，为杂文。卷二十四为杂考，而末附以《石经考》一卷。申耆之学，本出于抱经卢氏，颇研精于考据训诂。后交魏默深、刘申甫、庄卿珊诸人，则薄东汉而尊西京。再后交陈硕士、姚石甫、方植之诸人，则又薄汉学而尊宋学。自谓兼综虚实，不分门户，而究之出主入奴，泛滥无归。其《与方植之书》，谓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而于朱子亦时时腹诽，今当痛改前失云云。植之诞妄不学，其文章芜鄙，盖无足言，而剿窃语录余唾，自谓圣学复兴，诋毁汉儒，恣肆无忌。申耆性素拘谨，故虽好其学，而尚不敢昌言攻击，同其猖狂。其文亦颇欲溯源两汉，气格自矜，而才弱辞枝，又不知义法。其持论谓古文当宗两汉，不当仅宗唐宋；而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其旨趣尽见所选《骈体文钞》两序中。庄卿珊谓太史公《报任安书》、诸葛武侯《出师表》不当入选，而申耆复书盛言其不然，谓秦汉子书，无不骈体也，推而至老子、管韩等，皆骈也，何独为司马、诸葛讳骈之名？然文章自有体裁，既名骈体，则此二篇皆单行之辞，自不得厕之俪偶。且由老、韩推之，则《尚书》、《周易》，亦有近骈体者，申耆何不竟

取《禹贡》、《尧典》等篇，以冠卷首乎？近世言古文者，仅取裁于村塾之所谓唐宋八大家，固为固陋，然学者但能菑畬经训，沈浸《史》《汉》，则所作自高古深厚，不落腔调小技，亦非必自骈体入手也。惟文之有偶与有韵，同皆文章本质，事由天造，东晋以后，从而靡之，遂以月露紫白，为世所轻，而后人至薄骈体不屑为，则不知眉睫之论耳。申耆颇服膺桐城姚氏，而其讥古文家谓一挑一剔，一含一咏，乃正中姬传之失，则又何也。集中志传文颇夥，如《东湖县知县洪饴孙孟慈墓志》、《江西巡抚吴光悦星一墓志》、《明经叶廷申保堂墓志》、《湖南巡抚左辅仲甫墓志》、《顾涧蘋墓志》、《礼部左侍郎江苏学政辛从益谦受行述》、《光禄寺卿前安徽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巡抚康绍镛镈南行状》、《泰州知州叶维庚两垞行状》、《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绶甲卿珊行状》、《桐城姚氏薑坞惜抱两先生传》、《庄珍艺先生传》、《河北兵备道庄振龙见家传》、《举人董祐诚方立传》、《礼部主事刘逢禄申受传》、《馆陶县知县张琦翰风传》、《吏部文选司郎中薛淇应霖家传》、《训导黄汝成潜夫家传》，皆足征一时文献，惟牵于酬应，不能别择，叙次芜冗，苦少剪裁。其寿人之文，至盈二卷，大率马医夏畦之流，尤令人厌。其卷首凡例，言生平所作，散失甚多，殁后多方搜辑，或有率尔应酬，宜从简汰，以待选者，则概可见矣。集前有小像，有赵振祚序，有包世臣所作传及薛子衡所作行状，文皆不佳。安吴自负其古文，而所作率拉杂，与申耆相似。尝讥恽子敬文太破碎，然实不足为子敬作舆儓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三月初三日

拜经堂文集　清臧镛撰

阅《臧拜经文集》。其为《妾服总议》，盖在阮文达两广督幕时，因文达有爱妾死而为此以献媚者，其论偏谲，不规于正。后世既无侄娣，安得有贵妾乃以齿长有子者为贵妾？而又云今之

尚书总督，犹周之六卿，当准《仪礼》缌麻三月章公卿大夫服贵妾例，不论有子无子但年长者皆为贵妾，皆当服缌。斯言也，舞文造例，媟经害教，是率天下以乱嫡庶之序，溃夫妇之防也。今制既令妾子无论父在適母在，俱为所生服斩缞，已骎骎无贵贱之等矣，嬖宠之惑溺，抑之犹惧其犯义，而又扬之。致近世如江夏陈巡抚、钱塘许侍郎皆以妓之为妾者为妻，冒封制服；而官太保在武昌，其妾之死，至官吏皆白服送丧，一品夫人之称，且形之章奏矣。儒者立言，可不慎哉！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十六日

阅《臧拜经文集》。拜经之学，长于校勘搜辑，盖守其师卢抱经氏家法，而又加密。集中所载校《尔雅》语，致为精详。然《释兽》騋牝骊牝一条，则陈恭甫言当作騋牡骊牝玄者为确。其论《仪礼》冠字辞昏醮辞之韵，则迂僻乖谬，几于文理不通，自必不可从者也。其解经亦多烦碎偏执，汉学之遭妄人掊击者，实常州之臧氏、庄氏诒之口实耳。

九月二十日

高邮王石臞文简父子两先生集　清王引之、王念孙撰

终日疲困，阅《高邮王石臞文简父子两先生集》，文简之孙工部某所刻者也。文各仅一册，又校刊不精。石臞先生集中，如致宋小城、陈硕甫等书，俱言经旨，确密可传。高邮父子之学，至今已绝。文简三子：寿昌，官至广西按察使；彦和，官安徽池太广道；寿同，道光甲辰进士，官湖北武昌道。闻寿同尚传家学，其后无闻云。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九月三十日

揅经室集　清阮元撰

手录《揅经室集》中所存《国史儒林传》已删者毛西河、沈求

如、钱饮光、朱愚庵、汪双池、王西庄、任芝田、孔顨轩、阎怀庭、金檠斋、丁小雅、谈阶平、桂未谷、臧拜经、张茗柯等十五人;又附传陈长发、刘端临、汪容甫等十人及衍圣公世家。各传皆采辑群书而成,每句下必注出处,然往往未备,并有漏略其籍贯科第者,盖校刊未审之故也。西河今改入文苑传,实未足餍其心。茗柯闻为山阳汪文端所黜,然芝田乃文端之师,又何以遗之?西庄尤儒林魁桀;顨轩之《公羊》,与西庄之《尚书》、茗柯之《易》,皆可列学宫。檠斋、未谷,亦撰述卓然,终身训诂,皆右文之世,亟宜表彰,是后日史官之责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二日

阅《揅经室集》。文达之学,与王石渠父子最近,故训诂名通而别以声音,辨文义时亦失之偏谲。其甚者至以一事之偶合,尽改古书,以就己说。其笔舌亦颇冗漫,似并时之程易畴,其考证文物,亦雅与程氏近。若《尧典东作南伪西成朔易解》、《释明堂论》、《禹贡东陵考》、《南江图考》、《文言说》、《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论语论仁论》、《性命古训》、《论语一贯说》诸篇,卓识精裁,独出千古,固足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四月初二日

阮文达《揅经室集》,《一集》文十四卷为经,《二集》文八卷为史,(碑志传状皆入之。)《三集》文五卷为子,《四集》文二卷、《琅嬛馆诗略》十一卷为集。《续集》亦分经史子集,首一卷为经,次一卷为史,次一卷为子,次一卷、又《文选楼诗存》五卷为集。《外集》五卷,为《四库未收书提要》,共五十四卷,皆官云贵总督时其子福所编。此例古今所罕见,故史子两类,颇多出入,未能犁然悉当,校勘亦疏,多有误字。文达经术名通,文章尔雅,固不必言。诗亦清华婉丽,取则中唐,与李文饶为近。《琅嬛馆诗》起于乾隆己酉通籍以后,《文选楼诗》,福为之注,皆督两广滇黔时作。(《续集》有《南昌府同知徐璧堂墓志》极详,可采入吾

郡志。)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一日

夜觉精神稍佳,阅《揅经室二集》。文达说经,博辩名通,而叙事之文颇沓冗,不知体例。自为其祖墓志,称曰太府君;此今日承重孙为其祖讣状之俗称,而文达亦为之,可怪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二月初六日

如不及斋文钞 清章完素撰

拥衾阅章完素《如不及斋文钞》。完素一字子卿,由乾隆己亥举人,宰江西东乡县,罢官。及交容甫、懋堂、易畴、镛堂诸君,故学有指授,文亦尔雅。其《朕兆解》,《跛且字考》,尤为小学精言。《释楼》一篇,足补《耒耜经》之阙,而文章古泽,可入雅书。《雉度解》、《肤寸解》,亦名物之通诂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拥衾阅章完素《如不及斋集》,文共三十六首。其《衣絮解》,据《说文》,絮,挈缊也,一曰敝絮,引《易》需有衣絮,谓絜训为麻之一耑,缪训为枲之十絜,缊训为绋,绋训为乱系,合以《玉篇》缕絮相著貌,知是揃乱麻绸缪成缊,用以充衣,故谓之衣絮。《韩诗外传》士褐衣缊著,《礼仪·士丧礼》注,著、充之以絮也,音义同褚,皆即此也。古无木棉,贫贱之服,难得緜与絮著,率用絮。絮之正用在著衣,而以之弥补舟隙亦最宜,是以《广雅》、《玉篇》又训絮为塞,从其功用而名之也。《易本义》繻有衣袽引程子说,繻当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此依《玉篇》袾袽之训作敝衣解。揆之情事,舟之罅漏,微细已甚,非褴褛之所能纳。邴君所引需有衣絮,传受自属古本,其说极精核。懋堂称其深于《说文》之学,诚不虚也。余若《世父释》,以世父但专称伯父之长,非通称父之诸兄,则礼经本自明白。后人不知宗法,遂有如《颜氏家训》所云世父当以次第称之者矣。《天下老人传》,为

乾隆四十九年莆田郭钟岳作，钟岳以年九十二始隶诸生籍，年九十九己亥恩科赐举人，明年赐进士，越五年百有四岁，赐官司业，明年入京预千叟宴，高宗赐诗有诚云天下老之句也。其文亦流畅，余无甚可取，诸铭辞尤拙弱。然有六七篇卓绝之作，传后无疑矣。

十一月初一日

梦余诗钞　　清邵飙撰

阅吾乡邵无恙《梦余诗钞》。其《述怀》五古三首、《忆花树》五古三首，皆至性蔼然，诗亦清老。《风篁岭》一首、《龙井》一首，秀炼似岑嘉州，近体尤多明秀之作。最爱其《出白门》一绝云："杏花如雪柳丝轻，渡口濛濛细雨生，惆怅行人过江去，十三楼畔正清明。"淡远自然，可入《唐贤三昧》。邵氏世居龙尾山之𡽱(俗作𡽱)石湖，岩壑清疏，故其诗善言越中风景。如《忆村居》四首云："白鹭斜飞破水痕，雨余山绿满晴村；北邻渔父频相过，老屋临湖不闭门。""轻舸徐泛向南陂，黄叶声疏欲暮时；水葓丝丝秋岸净，一湾凉月放虾罾。""雁声飞上蔚蓝天，远岸收痕净碧烟；水叶半欹湖渌动，夕红斜上采菱船。""淡云脱木净寒墟，渔网高悬蟹簖虚；最爱雪晴风信暖，绿梅花放唱银鱼。"一何清绮，足令久旅增感，羁目暂娱。吾乡乾嘉间如平中书远、(字蕴山，亦字三山，户部侍郎恕之弟，乾隆庚子进士。)柴中书模(字絜亭，乾隆庚子进士，庶吉士，改官直军机处，早卒。)皆能诗，与无恙交好，今其集皆无存者。是集中载平君断句，有云："玉缸影过催行酒，铜碗声来唤卖冰"，为当时传诵。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十二日

九水山房文存　　清毕亨撰

阅《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文登毕恬溪(亨)所著也。本名以

珣，改以田，嘉庆丁卯举人，以久困春官，改今名。由大挑一等知江西崇义县卒官，年已八十矣。九水者，即墨劳山中地名也。文为咸丰初聊城杨至堂所刻，只廿二首，多考据之作。惟《说迪》一篇，为治《尚书》者之达诂，最为可取；余则未甚精博，亦多意必之谈。前有至堂序及包慎伯书后一首。恬溪为东原弟子，亦在孙渊如门下，其学固不敢望东原，即较渊如亦远逊；而至堂序言孙所纂丛书悉恬溪所改定，其《易》、《书》二经疏义精当处（案：此盖谓孙氏所撰《周易续集解》、《尚书今古文疏证》两书。）多本恬溪，此乡曲阿好之私言，不足据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九日

小谟觞馆集　清彭兆荪撰

阅《小谟觞馆集》及《思适斋集》，略校讹误。千里先生深于汉魏六朝之学，熟于周秦诸子之言，故其为文或散或整，皆不假绳削而自合。甘亭毕力于文，骈体自为专家，然工丽虽胜，而痕迹亦显，此文人学人之别焉。顾集有《钱竹汀、可庐两先生对床风雨图赋》，彭集中有《钱可庐征君六十寿序》，皆艺苑之鸿制，合之以胡竹村先生集中《钱竹汀先生入祀乡贤记》，而嘉定之学发挥尽矣。文至寿序，可谓恶道，然如甘亭此序，及胡集中《王石臞先生八十寿序》，龚定盦集中《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即《文达六十寿序》）是三首者，包括群言，错综六蓺，实可作《儒林传》、《经籍志》读。此等皆奇绝之作，非古来所有者也。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十二日

点阅《小谟觞馆诗》。甘亭一身坎廪，诗多郁抑忼概之辞，骨力遒上，采色亦足。《楼烦》一集，状塞上风景，尤多名篇，乾嘉以还，莫能及也。《佣书》两集，多落宋调，率尔之作，时见累句，于全集中最为下乘，盖依人结辖，滑手应酬，故以刺促减其性灵耶？余雅不喜评抹诗词，今日寒风掩帷，霿晦匝宇，羁苦穷

悴，以遣无聊，亦以处境与甘亭颇同，穷鸟之鸣，自有合契，世之所谓工拙，不必计耳。后有得此集者，玩其品隲，于学诗亦非无补。

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初七日

左海文集 清陈寿祺撰

阅《陈左海文集》。左海尔雅有法，而颇推其乡人朱梅崖之文，则乡曲之见矣。张亨甫为其弟子，而亦盛称其诗，尤近阿好。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月十六日

阅《左海文集》。其《与何郊海书》，规其称何氏学之非体，讥弹先辈之过当，及谓福建当称东越东冶，不当称闽之偏驳，皆足为高明者之针砭。

十月十七日

刘申受集 清刘逢禄撰

阅《刘申受集》，其才力足雄一时，而学术不足法。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六月初十日

阅《刘申受集》。其《论语述何》篇，误据《北堂书钞》以"女为君子儒"章何晏注为何休注，遂妄断邵公有《论语注》，其谬既不待言；而以此注"君子儒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二语，谓汉儒中惟董江都及邵公能道之，马、郑诸儒皆所不知，真是梦语风谵，大惑不解。（二语《集解》本作马曰，皇《疏》亦作马融曰，邢《正义》作孔曰，《史记·弟子列传集解》引作何晏曰，以其见于何氏《集解》也，《书钞》遂误作何休曰。）申受知读旧钞本《北堂书钞》，而不知读注疏，自来郢书燕说，无如是之可笑者。流毒溃疽，遂有如今日之戴附生，窃其粪秽，以成梦书，急当以大黄峻药，痛下其疾，令出狂汗者也。

六月十三日

礼部集 清刘逢禄撰

张问月以武进刘申甫先生(逢禄)《礼部集》见赠。礼部为庄述祖氏甥,与李申耆先生齐名,称二申。博综群经,兼通《说文》音韵之学,尤精于《公羊春秋》,著《公羊释例》等书十一种。又著《易》、《书》、《诗》等经解十余种。其音学、星学、算学及它撰述复十余种。《春秋》诸书,阮仪征及李绅琦已为梓行,予未及见。《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诗声衍》二十七卷,皆最所经意而未出于世。又尝欲仿陆氏《经典释文》例,集异文古训为五经考异。尝病《说文》部首过繁,稽考不易,且多有所从得声之字,反不见于本书;而一字重文别体,或分收各部,欲仿《尔雅》体,并其重俗,补其故训,增其阙文,以便初学。三书尤足以津逮后人,为必不可少之书,惜皆未成。予向欲为之,而荒陋鲜暇,未敢属稿。他日得书略富,当穷数年之力,以毕斯志,盖不过钞集雠校之功多,而穿穴研贯之事少,径轨可寻,或犹可勉强卒业也。

先生集十一卷,为赋一卷,杂文一卷,诗词一卷,其余文八卷,皆说经议礼,及所著各书序。先生他学本外家,而《公羊春秋》则所心得,最服膺何氏之学。其集中说礼论学,皆推本《公羊》及何氏,精核博辨,自为专家;而过尊邵公,上自《左氏》、《穀梁》,下汔许、郑诸儒,皆致攻驳,是其所蔽。诗赋皆肆力于汉魏,而理致肤拙,所得者鲜,然赋皆缅缅数万言,郁勃闳肆,诗亦多古色古调,亦足见汲学之深矣。其第十二卷,附录其子承宠诗文,博丽自喜,有得于家学者。先生为相国文定公孙,由庶常官仪曹,遇事据经断律,有古人风。行状所载道光四年,河南学臣请以汤文正公从祀圣庙,议者以汤公康熙中在上书房获谴,难之。先生奋笔议曰:"后夔典乐,犹有朱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议遂定。是年,越南贡使以所颁谕旨称之以外夷,请改为

外藩。部臣难更易诏书，先生牒示曰：《周官·大司马·职方氏》，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也。使者忻然而退。即此两事，可以为儒臣重矣。是集板藏于家，坊市无传者，深可宝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九月初十日

阅刘氏逢禄《礼部集·谛议》，则以为周有二禘：禘喾以配上帝于明堂，以禘祖宗之功德；禘文王以配上帝于明堂，以禘子孙之功德；而不取郑康成以冬至圜丘之祭为禘，及南北郊皆名禘之说。又言郊祭配天为配祈谷之帝，郑氏谓配感生帝者非。谛谓审谛功德，汉张纯谓审禘昭穆者非。禘谓王者之大祭，鲁自僖公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庙为诸侯僭大禘之始。郑氏注礼每混举禘祫，不辨天子诸侯之义为非。然刘氏但言五年一禘，而不能言禘之在何时。又言《春秋》闵二年夏吉禘于庄公者，此乃犆祭于庄宫，非《明堂位》所谓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之比。然则周既惟二禘，诸侯又但有祫而无禘，此吉谛之礼，鲁人何以行之？刘氏亦不能言其所自始。刘氏既云周人以喾与文王同为文祖，同禘于明堂，乃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并配上帝，下及有功德之君臣，凡毁庙未毁庙主之主及功臣皆配。然则喾与文武二禘礼必相同，当禘喾之时，将仍合文武之主否乎？如其合也，则文武且飨二禘之祭；若其否也，则祖宗咸秩而独阙文武，将何以序昭穆？其说颇多牴牾。刘氏虽精于礼学，然偏信《公羊》，左袒何邵公而好攻郑氏，故不能无失也。山阳魏默深（源）跋其说后云："其异于郑氏者，在不信《周官》、《月令》而取征六艺。惟是禘喾之礼，终不可知。今既不取圜丘昊天之说，又云非冬禘春郊季秋大飨之谓，则未知同于五年夏禘行之而时有先后乎？抑别有说乎？郊祫明堂，古今聚讼，前修既逝，请益无从"，云云。盖默深亦有不满其说者矣。予在家时，尝阅惠氏栋《禘说》，亦主配天之祭，其说颇醇。素性健忘。客中今无此书，

不能记忆，要之此等事，学者不可不考，但得其大义已足，不必钩抉遗文佚义，决臆逞辨，以争胜前人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一日

跋《刘礼部集》前后两通。礼部承其外王父少宗伯庄方耕氏（存与）之学，专究心于《公羊》，著书至十余种，皆深造有得，精深博大，不专事章句，可谓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者。又从其从舅庄葆琛氏受《书经》、《夏小正》及六书小学，从同邑张皋文氏受《易》学，皆著述裒然成一家言。此集系其子承宽属邵阳魏默深（源）所编辑，多其诸经说之绪余，而附以他文及诗词。其学由《春秋》以通三《礼》，欲发七十子微言大义，为天人之学，故深慕董相，兼备体用，尊西京而薄东汉，好与康成为难。其言《公羊》，则以同时孔巽轩氏不用汉儒三科九旨之旧说，为尚不知《春秋》，而深斥钱辛楣氏、郝兰皋氏言《春秋》无褒贬之非。言《尚书》，则力诋孙渊如氏、王礼堂氏尊主马、郑说之缪。于《诗》则谓《毛诗》不如三家。皆未免偏谲。然其得失皆有家法，非同宋儒之逞臆妄断。他如《礼无二适议》、《姑舅从母之女子子不得为婚姻议》、《嫡孙为祖父母持服议》、《张贞女狱议》、《马贞女论》皆援据定律，深得礼意，具见明体达用之学，固可谓通儒矣。

六月十六日

《刘礼部集》中有《古今百里考》一条，甚精核，录之于此云。古者三百步为一里，（《穀梁传》、《大戴·王言篇》）唐宋三百六十步为一里，（李翱《平赋书》、马氏《文献通考》）元二百四十步为里，（见陶宗仪《辍耕录》，明如宋，见《洪武正韵》，今仍之。）自明至今，皆依唐宋，大于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司马法》、《汉食货志》）今一步五尺，（见杜氏《通典》，宋明及今因之。今步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颁，当今裁衣尺之九寸。）以古尺较今尺止七寸四分，（此据周尺，《汉志》刘歆铜尺。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今尺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三百六十步，

当古四百又五步，百之为四万五百步。其今之三万六千步，为古之百里，以四百又五步除之，则得七十四里强也。（举步为跬，二跬为步。又：今之及六千字，原书所无，想系脱误，今以意增补。）

六月十七日

简学斋试律 清陈沆撰

夜偕叔子看陈秋舫殿撰《简学斋试律》，颇有佳句。此虽小道，然肇自有唐，盛于当代，其流传当远于制义。制义数十年来衰弱已极，不复成文字，而试律犹有工者。故制义窃谓不久当废，试律法度尚存，其行未艾；即或为功令所去，人必有嗜而为之者。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九月十四日

养素堂文集 清张澍撰

阅张介侯《养素堂文集》。此书两帙三十五卷，去年春借之缪筱珊，粗阅一过，庋阁经年，顷将还之，因复重览。其学极博洽而未有家法，好刺新奇，其文之病亦在此，然渊雅实不可及也。集中解经者惟《六马说》一篇，据《月令》、《公羊说》、《王度记》、《石鼓文》、《王会解》、《荀子》、《汉书·礼乐志注》、《文选·西京赋注》、《白虎通》、《独断》诸书，证古制天子六马，以申许难郑，而驳近人姚姬传、武虚谷等言六马为秦制之非，最为详悉，余俱以肊见浮辞说经，多不可训。它文则多可喜。其第三、第四两卷，皆其所撰辑诸书之序四十二种，洵凉士之杰出矣。其文如《茂学篇》、《释衣篇》、《郑司农弟子录》、《名字录》，尤考古之开薮。《平襄侯姜伯约论》、《建文帝君臣论》、《游紫气山》、（在贵州玉屏县城西）《记梵净山记》、《龙关楼（在四川屏山县城东）铭》、《罗睺山（在四川铜梁县城东）铭》、《吊龙丘苌文》、《谯国冼夫人论》，亦骈文之佳者。其第三十二卷，为《鲁齐晋秦楚宋郑卫陈大夫名

字释》，国为一篇；又《吴越莱大夫名字释》一篇，《蔡曹郑纪大夫名字释》一篇，《孔门弟子名字释》一篇，其时尚未见王文简《周秦名字解诂》之书，虽严谨不及，而亦时有独见，可以参考也。介侯以乾隆甲寅举陕甘乡试，年止十四，嘉庆己未进士，由庶吉士改知县，历宰贵州之玉屏，四川之屏山、大足、铜梁，江西之永新、泸溪，皆有治声，可谓本末兼晐者矣。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闰七月初二日

阅《养素堂文集》，其《书广韵后》谓《广韵》引姓氏多舛，钱竹汀、武虚谷纠之未尽，因条举三十七事。《书玉篇后》，谓《玉篇》引经有与今本异者，足征古人训诂，因条举四十五事。此二首最精确，惜其所驳姓氏，往往不载所征引之书，于经文之异，亦未及疏通证明耳。又《书玉篇后》云："《法苑珠林》云：梁顾野王太学之大博(慈铭案：当是太博，六朝唐人称太学博士为太博。)也，周访字原，出没不定，故《玉篇》序曰，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春申是周末六国时人，隶文则非并吞之日也。今本无此序，此亦足以广异闻。"余尝阅《法苑珠林》一过，未能举出此条，读书粗疏，甚愧前哲。

闰七月初三日

松心文集　清张维屏撰

夜阅张维屏《松心文集》，仅二十七首。文未成家，学术亦未深奥，然笔性明快，如顺水放溜，沛然而来，充然而止，亦近来辩才也。其《春秋始隐公解》、《存楚论》二篇，尤为快论。《禹尽力沟洫说》，谓以《周礼》遂人匠人沟洫之说观之，禹之尽力沟洫，是其治平地之水；尽力河、济、瀔、汝、汉、淮、泗，是其治大川之水。殷人不修沟洫，故河屡为患，邦至五迁。《周礼》一书于沟洫特详，故周世五、六百年无河患。至商鞅开阡陌而河患无极，至近时平地水患且不必因江河矣。谓殷人不事沟洫，论固

无据。冥勤其官而水死，岂有成汤、伊尹而不讲此者？《王制》开方，即是殷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三分去一，亦与周制无异；特殷礼无征，不能详知其事耳。至谓尽力沟洫即禹治平地之水，名论独发，可为《禹贡》补一义。《虞许篇》，谓虞舜之虞，许由之许，皆黄帝时封国。以瞽瞍为有虞之君，舜以见逐而为庶人。（据《左氏》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语。）浪穹王乐山曾言之。松心更据《左氏》许太岳之祚语，谓尧时虞之贤有舜，许之贤有由，四岳皆荐于尧，《书》为虞作，故不载许由事。亦为独辟之论。《知形篇》，备举人身之脏腑经络，缕晰言之，可以知保生之要。《陆大夫祠碑》，为广州祀汉陆生作，亦佳篇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初三日

青溪旧屋文集　清刘文淇撰

阅刘孟瞻《青溪旧屋文集》。其中如《宝应乔循吉（德谦）传》、《戴静斋（清）传》、《方端斋（申）传》、《刘迪九（履恂）墓志铭》、《甘泉薛子韵（传均）墓志铭》、《江都梅蕴生（植之）墓志铭》，所记皆一时朴学，而毕生坎廪。循吉、静斋皆以诸生老；端斋五十二岁始补诸生，两年而殁；迪九四十九岁始得乡举，未十年卒；子韵十赴省试不中，岁科试亦屡被抑，甫就福建学政陈侍郎用光幕府，未一年遽客死；蕴生年四十六举于乡，越四年而卒。孟瞻亦终于优贡。其道光辛卯秋作别号舍诗。言前后省试已十一次，此后不复入场；然次年壬辰恩科，以父病不就试，其后甲午、乙未、丁酉仍皆就试，己亥始复作诗，叠前韵，誓不复往。其辛卯同作诗约不应举者，刘楚桢（宝楠）与孟瞻同以嘉庆己卯贡太学，其后至道光庚子始举于北闱。盖皆不能守约，终身场屋。区区科名，世上小儿如拾地芥，而经师宿儒，穷老尽气，不能一遇。然则近日之所号为名士者，涂抹挦撦数行浮滥之文、险怪之字，自矜华藻，以吓聋瞽，声誉翕然，目无古人。入试则牛腰捆书，联席共

坐;出闱则遍投行卷,互相标署。一旦得隽,狂叫乱舞,啖名之主司,避席加礼,逐臭之贵势,相贺得人;岂知有发白镫青,霜浓夜永,丹黄铅椠,槁饿自怡者乎?然不实之华、无源之水,转晌萎落,卒归无有;而诸君著述,长留天地,固狐猲所不能噉者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九月十六日

躬耻斋集文钞 清宗稷辰撰

阅宗涤翁《躬耻斋文集》。涤翁喜言道学,不能为有韵之文,故哀诔序记之作多可厌,笔苦冗滞,读书又少,故复时病陋弱。然其文法颇能由望溪、震川以上溯欧、曾,中年以后,所作碑志,往往有佳者。如《何恪慎公碑》,直到庐陵胜处。《宁池太广道王彦和志》,法荆公晁郎中等志,以铭序事,亦其杰出之作。他文亦多关文献。又每于起结间叙处见之,而唱叹往复,情味油然,是尤得力于望溪者,惜气力散弱,拙于叙次。盖涤翁少居楚南,与彭观察舒蕚等结苓社,又与蘅社中人故督师李文恭、今总督劳崇光等相倡和,皆非能文之人。入都后与同邑王太守藩、王太常某为文字交,而太守时艺以外无所知。太常以文章自任,然所作迂拙无法,远在涤翁之下。晚年里居,其门下士最契者,又为周白山、赵之谦等,皆诞妄不学之人。一生无良师友以相切劘,所就遂仅至于此。其集中如《恸子辞》等篇,尤为谬拙,而王太常亟赞之。所载太常评语,无一通者。予于涤翁有世谊,少时尝从质举业,涤翁固未知予,予尔时亦无可为涤翁知者。要之涤翁文,自可与包孟开、梅伯言骖驔后先,在吾乡中正与潘少白分军角立,此言固天下公论,非有所爱憎者尔。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七月十六日

程侍郎遗集 清程恩泽著

晨起诣厂市阅书,见有《程侍郎遗集》,乃歙县程恩泽春海

所著,前有祁相国及道州何子贞太史序。侍郎文章学问,誉重一时,是集寥寥,仅其梗概。诗赋以外,惟传志祭文数首,《肇十有二州》等经解三四则耳。阮文达为作墓志,言侍郎著述,惟《国策地名考》二十卷,写有定本,可知其散佚者多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三日

阅《程春海侍郎集》共十卷,其门人道州何绍基及平定张穆所编。前有张穆序、上元梅曾亮序、仪征阮文达所撰墓志铭,为赋一卷,古今体诗五卷,文四卷。侍郎字云芬,一字春海,歙县人。乾隆庚子进士第三人翰林侍讲学士昌期之子,嘉庆辛未进士,由翰林入南书房,历擢侍讲学士,转国子监祭酒,改上书房,授惠端亲王读。稍迁至户部右侍郎,出上书房,以道光十九年卒,年五十有三,诏赏其子德威举人。侍郎以博学负盛名,而所传仅此集及《战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盖质敏学锐,而不轻著书,纪文达、戴简恪之流也。诗学韩、苏,喜以生峭取胜,而体格未成,不能出以大雅,然崭特自异,又时润以经语,非枵腹者所能至也。散文亦学刘蜕、柳开,其《答祁淳甫论承重孙妇姑在当何服书》,谓今封建废已久,惟世袭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长子不幸死,辄引长孙加于诸父之上,曰吾行古礼,此宋以后拘儒不达世变之所为也。今律文所以著承重之服者,以封建虽废,承爵土者则代代有之,律文盖为承爵土者发也。若士庶家承重已失礼意,其妇之服,当在不论不议之列云云。真通儒之言。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二十一日

刻楮集 清钱仪吉撰

阅钱衎石《刻楮集》及《旅逸小稿》。《刻楮》诗法略本山谷,而多参南宋格调,宁拙毋巧,意不犹人,然斧凿痕太多,未足成家也。其境诣于岳倦翁《玉楮集》为近,自名《刻楮》,殆有意耳。

集中《题宝真斋法书赞五十绝句》，小注附识，多有可观，亦可想其宗指矣。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正月三十日

衎石斋记事续稿　清钱仪吉撰

钞补《衎石斋记事续稿》。卷九、卷十缺叶共四番。《衎石续稿》之文平漫冗弱，远不如其初稿，盖晚年笔力渐退，不能副其意也。然议论醇正，多有关于名教。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二月十四日

研六室文钞　清胡培翚撰

阅绩溪胡竹邨先生（培翚）《研六室文钞》十卷。先生为凌次仲氏弟子，成嘉庆己卯进士，出高邮王文简之门，由内阁中书舍人官户部郎。先生之学精于礼，尝病《仪礼》贾公彦之疏，漏略牵附，多违失注意，重为《仪礼义疏》一书，尤其生平心力所萃，惜未及见。其他著有《燕寝考》二卷，阮文达已刻入《皇清经解》中。是集皆说经之文，其无关经义者概弗羼入。所考订礼制名物，皆深求经注之闲文，不逞私见，故谨严精碻者为多。其考燕寝谓诸侯大夫皆东房西室，无左右房；又室中惟东向开户，南向无户，力申其说，与同时诸经生反覆论辨，至数十万言。又谓庙寝之室，止有一牖在室之南，其北无牖。燕寝则有北出小牖，《诗》所云塞向之向者是也。皆独创之论。

他如考宗庙、路寝、明堂之同制。大夫之无二朝。（以《国语》所云外朝内朝，据韦昭注，谓外朝君之公朝，内朝家朝也。又据《考工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郑注，九室如今朝堂，诸曹治事处。及《诗·缁衣》郑笺，卿士所之之馆，在天子之宫，如今之诸庐，谓韦氏所云君之公朝者，非路门外每日朝君之所，乃治朝两旁之室，诸臣治事之处，其地在公朝而实为私朝。若大夫家内，惟寝门外有一朝。《玉藻》云：将适公所，居外寝，下云乃出揖私朝是也。）

东夹西夹之与东箱西箱，左个右个，左达右达，各义实同。屏为天子诸侯之塞门，而庙惟天子有屏。（朝则天子外屏，在应门【天子正门】外；诸侯内屏，在雉门【诸侯正门】内。《礼记·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明非诸侯所得有。郑注疏屏云：今桴思也。【桴思亦作罘罳，或作罘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亦作复思。】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据此则桴思是覆屏之屋。近儒金氏鹗谓屏上有屋以覆墙，刻画疏通，故曰疏屏也。《释名》曰：罘思在门外，此言天子之外屏；又云萧墙在门内，此谓诸侯之内屏。诸侯不得有桴思，故以屏墙言之。萧者肃也，屏皆筑土为之。）

孔子生月，《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书庚子孔子生；《公羊》于是年书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又谓生年当从《史记》作襄公二十二年。）以今所传乃《公羊》之误本。（据陆氏《经典释文》，于《公羊传》止载庚子孔子生五字。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则知《公羊》本与《穀梁》同。其一本作十一月者，即今所传之误本。而宋濂《孔子生卒辨》，载冯去疾之说，谓是岁八月置闰，十月庚子，已在十一月之节。《穀梁》云十月，据月书；《公羊》云十一月，据节书者非也。）

《仪礼·聘礼》"宾及郊"郑《注》：郊，远郊也。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差之，远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侯下脱四十里三字，子下脱二十里三字。（据《毛诗·鲁颂》孔疏，引郑此注，正作远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故《仪礼》贾疏，谓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为远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国城，面二百五十里，故远郊五十里，是皆以五之一为远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见孔、贾所见本同，而今所传本，为脱误无疑。又按《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郭注：邑国都也。假令百里之国，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邢疏引《聘仪》注，亦作侯四十里，子二十里。近邵氏作《尔雅正义》，反据《仪礼》讹脱之注，削去邢疏之文，是其一失。周制五等之封，见于司徒。侯与伯，子与男，封疆广狭既殊，则郊制不得合为一明甚。）

《礼记·丧大记》，寝东首于北墉（墉，今本讹作牖。）下，郑注谓

君来视之时者,未的。此经系总记君大夫士之礼,不得以此句专为大夫言。(据经文上云,君大夫彻悬,士去琴瑟,下云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可证。且果系君来视疾,则经当直云君视。且如下文大敛君至节,必更详其仪矣,亦不得仅云寝东首于北墉下。盖此是君大夫士疾时所同,故记者不复别之。)

《曲礼》夫人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乃记者之误。寡小君是臣下对他邦人之称,《聘礼杂记》、《论语》可证甚明。诸侯不得自称寡君,夫人安得自称寡小君?孔《疏》谓古者诸侯相飨,夫人亦出,故得自称。考之礼,飨食宾主皆有摈赞传辞,亦无夫人对他国君自称之礼。

《论语》言斋之居必迁坐,谓常居在燕寝,斋则迁正寝。而江氏《乡党图考》,谓平时坐于奥,斋则将祭,有不敢居尊位之意,乃臆说之误。皇侃《义疏》,谓祭前先散斋于路寝门外七日,又致斋于路寝中三日,路寝门外,无堂无屋,非可居之地。于经无据,当从孔、贾《礼疏》散斋致斋皆在正寝为是。(正寝,天子诸侯谓之路寝,大夫士谓之适寝。)而祭义所云致斋于内,散斋于外,内外以身心言。故郑注致斋思其居处笑语志意所乐所嗜五者,散斋不御不乐不吊耳。陈氏祥道《礼书》曰:散斋夜处适寝,亦豫外事;致斋昼夜处适寝,不豫外事。《檀弓篇》云: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斋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郑注:内,正寝之中。皆有明证。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为食礼言之。唯酒无量不及乱,为燕礼言之。(此本其师凌氏说。)引《仪礼》公食大夫礼,初设正馔,有牛俎、羊俎、豕俎、鱼俎、腊俎、肠胃俎、肤俎、醓醢、鹿臡,加馔有牛膷,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鱼脍,而黍稷六簋,宰夫设之;稻粱二簠,公亲设之。宾初食稻粱,卒食黍稷,不以酱湆,是所谓不使肉胜食也。燕礼,尊于堂上东楹之西者两方壶,尊于堂下西者两圜壶,自献酢酬迭行,以及爵行

无算，而君有命彻幂，则必降阶下拜，明虽醉正臣礼也。宾醉而出，钟人为之奏陔，则以所执脯赐钟人，明虽醉不忘礼也，是所谓不及乱也。

《仪礼·丧服》小功章，"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不言姑。郑注不言姑者，举其亲者，而恩轻者降可知。郑义殆谓举姊妹可以概姑也。然经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丧服》言为人后者为本宗之服三：一曰为其父母；二曰为其昆弟，三曰为其姊妹。是三者，一为人后即有之，是凡为人后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后在稍疏者有之。苟后于同祖之世父叔父，则姑即其姑，无本宗与所后之别，是以经只言姊妹不言姑也。（《左传》疏云，古人谓姑为姑姊妹，父之姊为姑姊，父之妹为姑妹，此后世有此称，周公制礼则无之。《尔雅·释亲》，止云父之姊妹为姑。《白虎通义》云：父之昆弟不俱谓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谓之姑，何也？姑当外适人。疏，故总言之也。惟《左传》襄公十二年，灵王求后于齐，晏桓子曰：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既云姊妹，复云姑姊妹，或当如疏所云。）

《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内则》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礼》谓以礼娶也，奔则不备礼之谓，此经奔字当如是解。贾《疏》解为淫奔，违失经注之意。

舍采当从康成说。舍为释，采为菜，始入学必释菜礼先师。菜蘋蘩之属，以《月令》、《文王世子》，皆有释菜字。《学记》云：皮弁祭菜，不云释而云祭，则其为祭先师之礼益明。而郑司农解为舞者皆持芬香之采，及或谓见师以菜为挚。或谓学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饰，舍采者，减损解释盛服，以下其师。或谓舍犹置也，初入学必礼先师，置采帛于前以挚神。诸说皆非。（释菜之礼，古人不独入学用之。《周礼》，占梦舍萌于四方。郑注舍即释字，萌，菜始生也。《士丧礼》，君释采入门。郑注礼门神也。《丧大记》作君释菜。《士昏礼》，若舅姑既殁，则妇入三月，乃奠菜。是祭祀之礼多用菜。）

《仪礼》郑注，丰形似豆。贾疏谓此丰若在宗庙，或两君燕

好，亦谓之坫，致爵在于上。不知《仪礼》有承觯之丰，有承尊之丰，皆与反坫无涉。皇侃《论语义疏》云：坫筑土为之，形如土堆，《礼记》孔疏亦云筑土为之。则与丰似豆之形及用木者（丰斫木为之。）迥别。《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则坫之设在尊南，非以承尊；又所承者为饮毕虚爵，与丰承实觯者异。公食大夫礼，饮酒实于觯，加于丰。射礼，饮不胜者，未饮，洗觯酌奠于丰上；既饮，奠于丰下。是丰所承者为有酒之觯，非虚爵。（贾疏又云匀和谷豆多有，故从豆为形，尤误释豆字义。谷豆之豆，古多谓之菽，其以豆言者，始见于《礼记》投壶壶中实小豆焉。《说文》丰字下云，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一曰乡饮酒有丰侯者。按《仪礼·乡饮酒礼》无丰。聂氏《三礼图》云：丰罚爵，象人形。丰国名也，坐酒亡国，戴盂戒酒。崔骃《酒箴》，丰侯沈酒，荷罂负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说文》丰侯之义当如此，其句必有讹脱。）

《毛诗·硕人》传云：君听朝于路寝，夫人听内事于正寝。以古者后夫人皆别有正寝燕寝，下至大夫妻亦然。其制前为君路寝，次君燕寝，次夫人正寝，次夫人燕寝。天子路寝一，燕寝五，后亦然。诸侯路寝一，燕寝三，（孔、贾疏谓燕寝二，非。）夫人亦然。夫人常居在燕寝，每日听事在正寝，正寝即夫人朝处，《左传》所谓内宫之朝。《考工记》云：内有九室，九嫔居之。注疏谓内九室，九嫔治事之处。此王后礼，其诸侯夫人正寝之前，亦当有世妇群妾治事处。《齐·鸡鸣》传云：夫人缅笄而朝，即谓每日朝群妾之正寝也。孔疏昧于古义，乃谓缅笄而朝君，不知君听朝，群臣咸在，夫人安得至前？即云夫人有朝君之礼，亦当在内寝，非君听朝之时。诸说俱精而博，有功于经学甚钜。

至其论《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一条，谓自父母昆弟、姊妹及昆弟之长殇、姊妹之适人者外，其他期功之亲，经所不言其服者，皆当以所后之亲疏为断。《仪礼》之所谓人后者后大宗，古者惟大宗得立后，大宗尊之统。重大宗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明一本，故不得不抑小宗。为人后者，其本生之父母昆弟姊

妹，先圣以一体之亲与他亲异，特制为降一等之服，不以所后之亲疏为断。其本宗余亲，固不得援生我及我所同生者为例。自贾疏有本宗余亲皆降一等之语，是则为所后之正亲旁亲外亲，既悉如亲子为之服，而于本宗之正亲旁亲外亲，又悉以亲子之服推之而一一为降等之服，斯一人而二本矣。

慈铭按：汪容甫氏《述学》，论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曾祖父母祖父母之服，礼经无文，以记于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盖本宗之曾祖父母祖父母，虽不为之后，犹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齐衰三月，降则无服。准之经意，其服本服无疑也。持重于大宗，服不二斩，故降其父母，期亲无数，并服何嫌？曾祖上杀，益无嫌矣。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为曾祖父母祖父母并不降，传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可为例。而胡氏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谓为人后者以女子适人者为例，《通典》已载崔凯驳议云：女士出适人，有归宗之义，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为父后者，与孔伦谓妇人归宗故不敢降其祖义同。但凯谓为人后者为本生祖当服大功，尚未合《仪礼》后大宗之义。且女子出嫁，祖父母止一而已，不闻又有祖父母也。(夫之祖父母，从服大功九月，不服期。)若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祖父母及本生祖父母皆服期，非二祖乎？云云。窃谓汪氏之议通乎情，胡氏之议执乎礼？胡氏谓如果本宗期功之亲皆降一等，经何以独无一言？传注亦无一言及之，则安知非如汪氏说皆服本服，故经传不必更言。且余亲皆以所后之亲疏为断，经传注亦何以不见明文？要之胡氏谓古重大宗，及人无二本二祖之义，自是正论，所谓天经地义，而汪氏谓期亲无数，并服何嫌，二语尤精当不易。权而无失乎礼，足以辅翼经注。

且胡氏固为古之立后惟大宗而言。(古惟诸侯大夫士得立宗，有宗法即有世爵禄，故特重大宗，所以承宗庙，明祖统也。天子诸侯绝旁期，则士大夫之为后者自不得顾其所生之余亲矣。)若晚世则小宗支子，无不立

后，有以小宗继小宗者，有以大宗支子继小宗者，固不得概援尊祖重统之义。古人同爨尚相为缌，如皆以所后之亲疏为断，今往往有授室后出继五服之外者，其幼为祖父母鞠养，以至娶妻，而一旦自居疏属，视其祖父母之殁，恬然若路人，岂先王制礼之意乎？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矣，所当通经权以为之制，不害乎礼，不伤乎情，酌恩义之际，救厚薄之偏，则为人后者为本宗曾祖父母祖父母，从汪氏说可也。余亲期功皆降一等，从贾氏说可也。若出后大宗与凡为世爵世职之家及有承荫者，则犹古诸侯大夫之义，当从胡氏说。余亲悉以所后之亲疏为断矣。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九月二十八日

阅《研六室文钞》。胡氏诸经说甚明白晓畅，考据邃密，而议论和平；粹然有儒者气象，阅之甚足乐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九日

小重山房集　　清张祥河撰

阅诗舲司空诗。司空华亭人，少以诗名江南。为秦抚时，尝以耽情诗画，为言者所劾。今尽观其所作，实亦未足以致人言也，其工拙固不暇论。集中记其自部郎观察山左时已将及艾，迄今三十余年，扬历中外，晋位六卿。顷以上三旬万寿，加恩与大学士桂良、吏书许乃普俱加太子太保，福寿之隆，固不数有唐高常侍矣。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十九日

籀经堂集　　清陈庆镛撰

阅晋江陈颂南侍御（庆镛）《籀经堂集》十四卷，其门人光泽何比部秋涛所编；补遗两卷，其同邑龚编修显曾所编，而以活字版印行之。何氏所辑在道光丙午，有跋言先生所作，恒为人持去，箧中仅存数十篇，又得乙巳冬至丙午夏所作数十篇，合

而缀之，盖不复别择。故其第二卷所载虽寥寥数行，公事公折，亦具列之。又诗文共百三十七首，而第十卷载寿序至十九首。显曾所补诗文共十七首，时侍御已久殁，而仅得此数，盖遗佚者多矣。侍御一代伟人，穷经博览，所著有《三家诗考》、《穀梁通释》、《古籀考》、《说文释文释本》、《齐侯罍铭通释》，皆未见于世。是集虽仅一斑，而所收策问钟鼎考跋诸篇，湛深古义，弥可宝贵。其与李子迪检讨(光彦)书论等韵双声之学，尤晐洽绝伦。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八月二十四日

䜣欲亭集　清祁寯藻撰

得绂翁书，并以寿阳祁相国《䜣欲亭后集》见赠，即复。相国早负诗名，比年致政，闻望益高。其诗原本香山、东坡，致力颇专，故其前集颇多清雅之作。惜书卷不足，工夫未纯，如三五村家女，姿首明秀，练裙竹钗，楚楚可人，而时不免寒俭气、鄙俗语。后集则皆甲寅移疾后所作，老年颓唐，可采者殊寥寥矣。中惟《哀歌》五章，为乌壮武(乌兰太)、吴文节(文镕)、塔忠武(塔齐布)、江忠烈(忠源)、罗忠节(泽南)、吉勇烈(吉尔杭阿)六公作，其序以六公最有功于国，为盛衰所系，故歌以当哭，乃最有关系之文，其词意亦老卓。《哀塔忠武》一章，稍有嫩句。以江忠烈、罗忠节合为一首，曰《楚两忠》；又为吴文节辨乘骡出走之诬，尤足为诗史。吴公黄州之死虽烈，然一战即败，丧水师数百艘，与五公之转战数千百里，力屈而死，似为有间。相国盖以其殁而遭诬，又其历任填抚，皆廉勤有为，故跻之五公之列，亦可谓公是矣。予谓六公中尤难者，罗忠节公。公以诸生从戎，视诸公之当重任，握兵符，难易相去千百。而倾赀结一旅之众，辗转虎豹之窟，卒能自奋，大小百余战，战无不克，复郡县以数十计，江西湖南北以其身为安危，死之日，天下闻者无

不丧气。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加官至布政使，赠官至巡抚，赐谥建专祠。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六月初五日

松寥山人诗集　清张际亮撰

阅建宁张际亮亨甫《松寥山人诗集》。亨甫极负时名，诗亦规模作家，而粗浮浅率，豪无真诣。尔时若汤海秋、朱伯韩、姚石甫、叶润臣所作大氐相同，时无英雄，遂令此辈掉鞅追逐，声闻过情，良可哂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二十九日

清白士集　清梁玉绳撰

至文渊堂书肆，买得明椠《秦淮海集》五册，梁（玉绳）《清白士集》一部八册。玉绳字谏庵，翰林学士同书之子，所著有《史记志疑》及此。集内共六种：《班史人表考》九卷，《吕子校补》二卷，《元号略》四卷，《志铭广例》二卷，《瞥记》七卷，《蜕稿》四卷，又《庭立纪闻》四卷，乃其子学昌所辑。《元号补遗》一卷，半为日本国号，从其国所刻《大成年代广记》录出，半乃钱塘诸以敦校补。谏庵以诸生终，《蜕稿》乃其所作诗文，肤浅不足存。《人表考》搜采颇博，尤便于省览。《吕子校补》乃补毕秋帆校所遗。《元号略》取古今帝王纪号及僭伪盗贼外国，皆采及钱币金石，分专号、重号二目，以韵编次。又帝王俱详书全谥名字年数陵号，皆为自来所未有。《志铭广例》以元人潘昂霄《金石例》、明人王行《墓铭举例》，及国朝黄梨洲《金石要例》三书标采错杂，兼别漏略，为之别正摘补，体式大略具备。《瞥记》多参考经史，亦近来说部之铮铮者。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月二十九日

甘泉乡人稿　清钱泰吉撰

莲舟处借得嘉兴钱警石训导(泰吉)《甘泉乡人稿》，凡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书札题跋；卷七至卷九，为《曝书杂记》；卷十至卷二十，为题跋序记铭志杂文；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卷，为古今体诗；末附《校书年谱》。警石一生以校书为事，其文大半言此事，不立门户，随其所得，缕缕记之。虽学识有限，而谨慎可法。近时浙人著述，及收藏诸家多借以考见，古今杂陈，罕所轩轾，一言一字，皆若恐伤人。其他文字，虽多冗拙，而性分真实，乐道人善，盖有古人醇朴之风，不当以工拙论者也。严事其从兄衎石给谏，诗文学业，悉所禀承，于家世见闻，拳拳称述，惟恐或遗，其门风孝友，家法谦谨，亦足垂型薄俗焉。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十三日

儆居集　清黄式三撰

阅《儆居集》。本十八卷，今先刻《内编》，《经说》四卷，《史说》一卷，《读通考》二卷，《读子集》三卷，《杂著》四卷，共十四卷。前有刘星若(灿)、傅肖岩(梦占)两序。刘君镇海诸生，著有《诗辑补义》，余旧有之。今是集《杂著》第四卷内有《刘君传》，言所著尚有《续广雅》，戚鹤泉为之序，已两次刻之矣。其未刻者，尚有《诗古音考》、《论语集注补》、《孟子答问》、《小学校误》、《日知录记疑》及《支雅》十篇。《释人》、《释礼》、《释舟》、《释车》、《释岁》，集名士所撰；《释词》、《释官》、《释学》、《释兵》、《释物》(案此字可疑，不知所指何物，恐有误。)则自撰之，盖薇香先生论学之执友也。是集皆考辨硁硁，实事求是之言，于古人无所专主，而申释近儒汉学诸家者为多。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初八日

阅《儆居集》。其《读通考》二卷，议论通达，文亦浑朴。《读子集》三卷，摘抉旨要，多为精确，文尤谨严可味。《读史》一卷，

文仅九首，多平情之言。《杂著》四卷，其论经者多可取，他文议论，不尽惬心，(如《对帝蜀帝魏问》、《对程伯子为条例司问》、《对复仇问》、《对为人后问》，论皆偏驳。《对唐氏振军气问》、《平海盗议》、《备外寇议》，皆空言无裨于用。)叙事之文，尤非所长也。其与严铁桥、许印林、夏弢甫诸书，皆持论岳岳，不肯苟同。

十月初十日

阅黄氏式三《儆居集》中《释一》二篇、何氏秋涛《一镫精舍稿》中《释三》、《释算》及《明数》篇，皆小学家微言大义，足以益人神智。何氏《释算篇》末辨亥有二首六身，以杜注及梅定九引诸家解亥字三六为身，如算之六为非，则思有所蔽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五)正月初六日

万善花室骈体文　清方履篯撰

大兴方彦闻大令(履篯)《万善花室骈体文》三册。予向见常熟重刊《法苑珠林序》，末题万善花室女弟子吕琴姜撰，其文高丽博奥，逼真初唐，知必名手代撰，而求之近代诸家文集，俱未得之，今即在此集中，乃其代妇所作也。彦闻与董方立交最挚，方立有《方彦闻鹤梦归来图序》，言图为彦闻悼亡而作。昨定子言，悼亡者乃其原配陆孺人。庭芷之曾祖桐城君，奇爱季女，必欲择名士相攸，因以归方君为继室。方君嘉庆戊寅科举人，官福建闽县知县，所至喜拓碑，聚古钱甚夥，善八分书，年五十三，卒于官。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五日

阅《万善花室文集》。其文博丽清缛，深于徐、庾、王、杨家法，不及董方立之警炼，而格韵超秀，则过之也。

正月二十七日

落飘楼文稿　清沈垚撰

阅沈垚子敦《落飘楼文稿》共四卷。其学深于地理，尤熟于

西北形势，所著如《后魏六镇释》、《新疆私议》、《葱岭南北河考》、《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答问》、《与徐星伯论西夏地理书》、(星伯撰《西夏地理考》，子敦言其同里张秋水尝撰《西夏纪事本末》，从旧本《范文正集》景钞一图。)《漳北滱南诸水考》、(釜水、寖水、渴水、滱水、渚水、泜水、济水、槐水、洨水、绵曼水、木马水、忻水、虖沱水、滋水、鹿水、泒水，共十六篇。)《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皆洋洋大篇，虽或引证冗芜，文繁寡要，而钩贯精密，令人不能测其涯涘。《为人后者为所生服议》，谓古惟大宗立后，持重于大宗，故降其本生，示不贰斩之义。后世既无宗法，今之立后，皆与古异，无所谓持重，则不得降其本生之服。其言精确，为向来议礼家所未及。《殇不当立后议》、《晋书贺循传书后》、(辨兄弟不为世数之说。)《丧服足征记书后》、与张渊甫三书，论礼服之学，断制精严，有裨世教。张硕洲为之序，言子敦为诸生时，以试《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考》为学使何文安公所首拔，又以试《尚书古文考》、《毛诗古音考》为学使陈硕士侍郎所赏，(又言其作字模范钟王，而偏旁点画必蕲合于六书。日照许印林【名瀚】在何陈两公幕中，言锁院得子敦卷，如辨古金款识，浅学者或不能尽识。)遂以优行贡成均。初馆徐星伯先生家，后为姚伯昂总宪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道光庚子十月以瘵卒于于会邸，年仅四十有四，星伯为经纪其丧。子敦之师，为施北研，名国祁，乌程老儒，熟于金元掌故，著有《遗山诗笺》。(石舟言尝戏谓子敦生鱼米之乡，而慕膻嗜麦，南人足不越关塞，而指画绝域山川，笃精汉学，而喜说宋辽金元史事，可谓三反。)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三日

古微堂集　　清魏源撰

魏默深《古微堂内集》三卷，《外集》七卷，前年戊寅始刻于扬州书局。《古微堂诗集》十卷，同治庚午刻于长沙。今日从爽秋借阅。内集卷一为《默觚》上，皆分条说理，如子家语录之类；

卷二为《默觚》中，分学篇十三，卷三为《默觚》下，分治篇十六，亦仍条系说之。外集皆其杂文也。诗集分体编之，前有罗汝怀、郭嵩焘两序，后有邹汉池跋，汉勋之弟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三月二十九日

阅《古微堂外集》。默深为经世之学，其文笔兀奡，在并时包慎伯、张石舟之上。此集卷一皆论经学、小学及诸序，卷二为《孔子孟子年表》，《孟子年表考》五首及诸儒赞，卷三为子史诸书序，卷四为碑志铭传书后，卷五为《筹河》三篇，卷六为各省河渠水利书议及史论，卷七为论漕盐海運诸文，其中如《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海国图志》、《叙拟进呈元史新编序》、《苗疆敕建傅巡抚祠碑铭》，最为佳作，其余议论多可取。而于经学实无所解，乃大言自矜，援西汉诸儒，托于微言大义，掊击郑、许，于乾嘉诸儒，痛诋不遗余力，猖狂无忌，开口便错。其史学亦甚疏，驳之不胜驳也。

四月初一日

阅《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穷年莫殚，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创为西汉之说，谓微言大义，汩于东京以后，张皇幽眇，恣臆妄言，攻击康成，土苴冲远，力诋乾隆诸大儒，以为章句饾饤名物繁碎，敝精神于无用，甚至谓内外祸乱，酿成于汉学，实则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书，寱语醉酱，欺诓愚俗。其所尊者《逸周书》、《竹书纪年》、《春秋繁露》、《尚书大传》，或断烂丛残，或悠谬无征，以为此七十子之真传，三代先秦之古谊。复搜求乾嘉诸儒所辑之《古易注》、《今文尚书说》、《三家诗考》，攘而秘之，以为此微言大义所在也。又本武进庄氏存与之说，力尊《公羊》，扶翼解诂，卑《穀梁》为舆皂，比《左氏》于盗贼，盖几于非圣无法，病狂丧心，而所看之书不过十余部，所治之经不过三四种，较之为宋学者尚须守五子之语录，辨朱、陆

之异同，用力尤简，得名尤易，此人心学术之大忧，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气浮，心傲而神很，耻于学无所得，乃遁而附于常州庄氏，遂作《书古微》。谓马、郑之古文，与梅颐同作伪，而伏生、欧阳夏侯之今文绝也。又作《诗古微》，谓毛公之《诗传》与《郑笺》皆俗学，而齐鲁韩之古谊亡也。于《说文》之转注，谓部首所隶之字是转注，而痛詈戴、段之说，并谓《说文》亦有俗误，且集矢于许君。于《论语》谓十篇中不及子思一字，是记者之疏。于《孟子》谓其门人自乐正子外皆不堪问，而孟子不敢斥，其七篇中不免迂妄之言。盖臆决窍谈，无待驳辨。兹姑举其考据之谬者略系于左。

《治篇》十五，光武之才，岂胜伯升；孙权之才，岂胜伯符，姚苌之才，岂胜姚宏？

案姚苌兄为姚襄，非姚宏。

又十六 司马氏既言天下者景王之天下，吾身后大业，宜归齐王攸。果能守此信，则平吴之后，传位于皇弟齐王攸，而以长沙王乂为太子，遹为皇孙，令其递传至遹可也。不然，即及身立遹，而辅以攸乂，亦可也。

案宜归攸者，昭私其少子之言，非武帝之言也。昭本欲以攸为嗣，何曾等固争而止。及武帝立昭，与其后临殁时，方深忧攸之不保，并无更传于攸之言也。平吴者，武帝也，长沙王乂者，武帝之少子也。遹者，惠帝之子，武帝之孙也。既欲传位于攸，何得又立乂为太子，遹为太孙？天下有此儿戏事乎？且遹为惠帝子，武帝及身何能舍惠帝而立遹，古今有此事乎？此似全不读《晋书》者。

又 高洋灭拓跋之族，宇文周武帝灭高氏之族，隋杨坚复灭宇文之族，皆不旋踵而天以逆子报之。

案高洋无逆子，此文之疏驳也。洋之太子殷，于高氏为最贤，而以与周天元、隋广同被逆子之名，不太冤乎？

又 晋亡于庄老，而汉以黄老得之；秦亡于申韩，而子产孔明以申

韩治之。

案汉之得天下者高帝，其刑法峻急而惨刻，非知黄老者也。文景之治，号为休息，文帝尤长者，然亦间族人，未尝言用黄老也。惟曹参相齐，用盖公，治黄老言；景帝、窦太后好黄老；史文两见而已。且庄老与黄老异，汉之用黄老，清静无为也；晋之尚庄老，玄虚纵放也。孔明之治蜀也，以开诚布公为要道，非用申韩也。惟为后主为太子时，写《申》、《韩》、《管子》、《六韬》，此与昭烈之敕后主观《六韬》、《商君书》，（皆见《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皆以后主柔弱，故令观兵刑名法之书，益其意智耳。子产虽有水懦不如火烈之言，迥与申韩不同，且在申韩前数百年，而云用申韩，亦有语病。

《说文转注释例》 初哉首基，可训为始，而始不可为初哉首基，乌在其为考老之互训也。推之而弘廓宏溥介纯夏朊庞坟嘏丕弈洪诞戎骏假京硕冢箌将席可训为大，而大不可训为夏朊等十余字；赉贡锡畀予贶可训为赐，而赐不可训为赉贡锡畀；衎豫妉般可训为乐，而乐不可训为衎豫妉般；适遵率循由从可训为自，而自不可训为適遵由从云云。

案《尔雅》一书，所以通经训，博异名，本不为六书而设，而六书中之转注一门，因之以传。戴氏、段氏以转注叚借为六书之用，以《尔雅》为转注之法，圣人不能易也。且即以始字言之，始初也，见于《国策·秦策》今日韩魏孰与始强，高诱注及《吕览·有始览》天地有始注。始首也，见于《论语》“太伯师挚之始”郑君注及皇侃《义疏》。盖初首者，始之互训也；哉基者，始之异名也。哉从才声，才者始也，故假哉为才，此即六书之叚借也。基从土墙之始也，故引申为凡始之称；此即六书之转注也，其余可以类推。至自之训由训从，乃经籍之恒训，见于《诗笺》、《三礼注》者不可枚举，何并忘之邪？

又 脅禾麦吐穗上平也，部内只一𪗉字，即等齐之齐，当以脅入月部，而以𪗉为齐之古文，则齐部可废。朿木芒也，部内只枣棘二字，朿本从

木，当入木部，而束部可废。[illegible]即克字肩也，古文作[illegible]，并无相隶之字，应入合部，不当别立部。朩部只一枲字，麻部有𪎊䵆黂三字，林部有[illegible]字，当以朩部麻部并入林部，不必别立部。垚土高皃，尧字从之，当并入土部。

案亝上象形，下从二，二即土也，爿是何字，许书有此部乎？齐即亝也，齍谊自别，何得为齐之古文？合是何字，许书并无合部。束入木部，则枣棘二字将即附束下乎？朩是象形单体字，不得反隶重朩之𣏟部；且枲字将即附麻下乎？麻入𣏟部，则𪎊等三字从麻者亦将即附麻下乎？垚入土部，则堯将附垚下乎？许书皆绝无此例也。

又　庚部壬部均无一字，然赓字从庚，妊望圣任衽饪纴等字从壬，何以不为收入？此部中字之应收不收者也。

案赓乃续之古文，安得入庚部？姙任饪絍皆以壬为声，默深方持钱氏塘之说，以许书钩笱入句部纠朻入丩部舍形从声为非，何以妊等可以声为部乎？望聖下皆从壬音挺，不从壬，此则并未识字矣。

《说文叚借释例》　旧本黄离而叚为新旧之旧。

案旧为雎旧，即鸺鹠，非黄离。

又　《说文》中亦有俗体滥收者，如喿旁加口为噪，尊旁加木为樽，嘫字加口，此与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何异。

案许书并无噪字樽字，不知默深所见何本？然为火然，与嘫否义绝不相通，必加口方别。然之加口为嘫，犹不之加口为否也。嘫字经典仍叚然为之，犹否字亦多叚不为之也。

《孟子小记》　信陵君将五国之兵，大破秦师，使不听魏王之召，咸阳必破，秦灭而各国必皆戴为盟主，不数年赵武灵王少长争国，李牧以谗死矣。

案赵武灵王少长争国，在信陵将五国攻秦之前四十余年，李牧死而赵亡，何以属之武灵之世？此必误记幽缪王迁与其兄代王嘉争国而以为武灵也。

《书古微序》《后汉·杜林传》言林得桼书古文一卷，桼书竹简，每简一行，若四十五篇之书，竹简必且盈车，乃谓仅止一卷，不足欺三尺孺子。

案简可编为册，不能合为卷。卷者缣帛之类也，汉世简缣并用。（见《后汉书·宦者蔡伦传》）此云一卷，盖本桼书竹简而以缣素写之可知矣，默深未识卷策之别耳。

又　东汉诸儒亦谓佚十六篇，绝无师说。夫东汉既自有桼书之本，力排今文之说，而自有其师说，则此佚十六篇，何以今文无之者，古文亦无师说乎？十六篇既无师说，则其二十九篇之师说既不出于今文，又出自何人？

案《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于西州，以授东海卫宏、济南徐巡。《儒林传》云，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不言林所受之人。考前书《儒林传》云，孔安国以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名谭，见《后汉书》。）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平陵涂恽。而后书《贾逵传》云，逵父徽，受古文尚书于涂恽，（今本范书误作惲。）逵传父业。是东西京古文相传之正脉也。又后书《儒林·孔僖传》，言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以至于僖，僖又传其子季彦，季彦于安帝世举孝廉，此尤古文之適嗣也。又《尹敏传》言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周防传》言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皆在光武之世。又丁鸿本从桓荣受欧阳尚书，而《杨伦传》云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是东汉之初，古文师传甚广，皆出于安国。安国于十六篇无师说，诸儒慎守，不敢出入，无有如后世之以意说者也。林所得本，以桼书之，故文字更真，诸儒宝爱而传之，要惟考其经文，未尝易其师说也。且东京诸儒，何尝力排今文？郑君尝为伏生《大传》作注，其《三礼注》中多用今文说，默深何足以语此乎？（《经典释文叙录》云，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按陆氏时马、郑两家注见存，言必无误，是马、郑虽兼传古文，而所注仍用今文之本，然则近儒之述郑注《尚书》，必别为古文者，说亦未确。）

《书宋名臣言行录后》 纪文达不喜宋儒，其撰《四库总目》云，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灭公，是用深憾。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于《清江三孔集》发之，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然未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祐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至《书目》于《庆元党禁》，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之侂胄；于《杨龟山集》谓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则固无讥焉。

案文达诚不喜宋儒，书目中于《通鉴纲目》、《伊雒渊源录》、《小学集注》等书，亦或有言之小过者，然皆循其终始，反覆折衷，虽至语录诸编，最为芜杂，亦深求其编辑之先后，去取之是非，未有不检其书轻肆诋诘者。盖《名臣言行录》传刻者多，众本杂出，四库所收，或非足本。今考《提要》于史部传记类，载《宋名臣言行录》，但云于安世不登一字，而载赵普、王安石、吕惠卿等，终所未喻，并无以私灭公是用深憾之言。史部奏议类，载《尽言集》，子部杂家类载《元城语录》，皆无是语。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并无其书，盖是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炎集》之误，然《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载及丁谓诸人，未尝言安世也。(亦见史部传记类)《清江三孔集》，《提要》无一语及之，惟于孔平仲《珩璜新论》，略言平仲与安世、苏轼皆不协于程子，未尝及朱子之《言行录》也。(亦见子部杂家类)至《庆元党禁》(亦在传记类)《提要》本高宗御题诗章，以赵汝愚为开门揖盗，因谓党禁诸人，声气交通，贤奸杂糅，酿成门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兰艾同焚，国势驯至于不振，春秋责备贤者，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其言最为平允。《龟山集》(在集部别集类)《提要》谓时受学于程子，三传而及朱子，开闽中道学之派，其东林书院存于无锡，又为明季讲授之宗，乃盛推其渊源广远，身系学统，并无

再屋明社之言。要之官书自有体裁，况《四库总目》禀承高庙睿鉴，朱子之学，国朝所尊，岂有任肊放言，攻击先哲，如文士私家著书之比。默深亦未尝喜宋学，集中偶有一二推阐理学之言，皆掇拾皮毛，装点门面，以自附于真儒，而其讥弹朱子者，不可枚举；此不过自知考据非其所能，嫉忌近世汉学诸家，乘间肆詈，学问自有公言，无取妄诋也。

《赵汝愚拥立宁宗论》钱詹事大昕谓汝愚此举冒险侥幸，万一宫中有奉帝出门者，何以御？幸而不胜为秦王从荣，犹可言也，不幸而竟胜，为公子商臣，不可言也。夫秦王从荣之起兵讨武三思也，兵从外入，其败固宜，彼岂有中宗念欲退闲之旨，岂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悬绝，比拟不伦。

案秦王从荣者，后唐明宗子也，事见《五代史》。讨武三思者，唐中宗子节愍太子重俊也，节愍非欲代中宗者，钱氏自用五代史事。

以上皆其误谬之显然而关系巨者，略条辨之。其余文字之疏，引据之失，不及偻指。又诋諆先儒，指斥近献，尤多违戾很愎之言，亦不足与辨。即此十四条，于经史之学，亦甚浅，所以断断及之者，以近日之一二自谓名士者，颇深憙其说而尊行之，以其易于欺人也，而此一二名士者，已为世之所难得，故冀以祛其惑。且默深之文，亦实有不可磨灭者，其经世之学，议论多名通，其说理亦有精语，是集必传于后，故抉其瑕以全其美，亦爱护古人之意也。

四月初二日

归朴庵稿　清彭蕴章撰

《归朴庵稿》十二卷，文敬督学闽中时刻也。予题其首云，相国之文，局于学识，体格未成，然生长故家，久官禁近，耳目濡染，自有见闻，较之凭兔园一书，平进台阁者，犹为解事仆射耳。其辨《论语稽求篇》、《书许氏说文后》及《中庸锲》诸文，则又强

作解事之害也。文敬后居政府,识暗而忮,即可于此觇之。数言可以尽文敬一生政事学业矣。

同治癸刻(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定庵文集 清龚自珍撰

阅《定庵文集》。瑟人承其外王父段氏声音文字之学。又与吾乡徐星伯氏游,通地理学,尤究于西域、蒙古。与邵阳魏默深游,通经世学。与吴县江铁君及海盐王昙游,通释典杂学。而文章瑰诡,本孙樵、杜牧,参之《史》、《汉》、《庄》、《列》、《楞》、《华》之言,近代霸才也。其集共三卷四十六篇;又余集五篇。若《太仓王中堂(掞)奏疏书后》,《武进庄公(存与)神道碑铭》,《海门先啬陈君(名朝玉、经儒奂之曾祖。)祠堂碑文》,真奇作也。若《平均篇》,若《农宗》,若《西域置行省议》,大文也。若《写神思铭》,佳作也。《乙丙之际著议》六篇,则饰而浅矣。《五经大义终始论》,则奇而驳矣。《黄山铭》、《哀忍之华》、《别辛丈人文》、《定庵七铭》,则拙而露矣。他文皆瑕瑜互见。《与人笺》四首,简洁多名言;其第三首论交接夷坦之易受侮,曰:"道无畦者,事有阈也;中无险者,貌有畔也。与之为无涬,无择,又不制于外,必受侮矣。言难则听者重,步难则与游者重,爱憎难则受者重。重则不予侮,乃全吾爱。"数语真涉世之药石,于吾生尤刀圭也。又曰:"纤夫佻人当吾前而不有忌惮,君子深耻之! 曰:我之不足忌,彼窥之矣。"至哉言乎。故昔人谓为伯夷易,为柳下惠难;马文渊所以有宁为龙伯高、毋为杜季良之诫也。予一生受侮,政坐坦夷,不夷不惠,庶免于今之世矣。其余集《水仙花赋》,六朝之劣驷耳。《明良论》四篇,议论亦可取。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八月二十七日

阅《龚定庵集外文》一卷,杭人谭献所传录者。定庵通经制训诂之学,以奇士自许。其文学杜牧、孙樵而未成,然自崛强可

喜。此卷共五十六篇，雄诡杂出，亦多有关掌故。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五月十六日

阅《定庵续集》。是集予于都中曾见钞本，云是仁和人曹籀所传者，今苏松太道钱唐吴煦即从曹本付刻。煦本不识字，不知校雠，讹脱甚夥。其前冠以籀序，辞理拙劣，所谓佛头著粪者。《定庵初集》之文，宏奥奇玮，《续集》乃远不及。其中如《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京师乐籍说》、《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保甲正名》、《地丁正名》、《答人问关内侯》、《升平分类》、《读史雅诗自叙》、《干禄新书自叙》、《上海张青雕文集叙》、《江南生橐笔集叙》、《陆彦若所著书叙》、《江子屏著书叙》、《书果庸侯入觐诸篇》，皆识议名通，有关掌故。《工部尚书王文简公墓表铭》、《福建海坛镇总兵官丁朝雄神道碑铭》、《两广总督卢敏肃公神道碑铭》，皆叙事谨严，典重有法，余则多以艰深文浅陋，支离近小说家言。一概刻之，转失定庵之真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十七日

阅《定庵文集补》，亦杭人吴煦所刊，凡续录文八首，古今体诗《破戒草》二卷，《己亥杂诗》绝句三百十五首，词一卷，(《无著词》，本名《红禅词》，四十二阕；《影事词》六阕；《小奢摩词》二十阕；《庚子雅词》三十五阕。)其诗不主格律家数，笔力矫健，而未免疵累，其情至者，往往有独到语。《己亥杂诗》则其以礼部主事乞假出都，又自杭入都携家归，述其身世交游著述及道途游览赠答作也。词胜于诗，而自出名隽，亦复不主故常。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七月二十八日

夜偶取定庵诗略评点之。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其独至者往往警绝似子，诗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赞，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常州高材篇》，亦一时之奇作也，词则非所知耳。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九月十二日

悔过斋文集　清顾广誉撰

阅顾访溪《悔过斋文集》七卷，附札记数叶，续集七卷，附补遗九首。其文喜言理学，私淑桐城，而以姚春木为本师，虽边幅窘狭，时落庸俗，而心平气渟，颇多笃实之言。所作志传诸文，不出村师里妇，而多纪善言苦节，足为观法。其与高伯平书，论宝应成心巢所著《仪礼释宫笺》之得失，为之辨正六事，多驳近儒之说，皆有据依。《齐必变食说》、《辨志说》、《春秋字义》、《三传异同考》，皆持论甚核。《金縢有亳姑逸文辨》驳孙氏星衍据《史记》以秋大孰以下为亳姑文之非，亦有见地。《兼祧说》折衷古今，其谊最善，此有裨于经学者也。开卷《刘向扬雄优劣论》上下篇、《唐李郭战功为中兴第一论》上下篇，皆言所不必言，枯率无谓。《士希贤论》亦浮游无著。《训练沿海水师议》，亦纸上常谈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五月十八日

东津馆文集　清潘曾沂撰

阅潘功甫《东津馆文集》，其文多见道语。前有小赋数篇，清远可诵，状景叙情，间学归熙甫。小品文字，亦有佳者。其《戒浮议》、《劝力耕》，论家庭孝友之事，如《和孝先生说》，（舍人之伯父理斋先生世璜，榕皋先生子也，私谥和孝。）《送朱兰友宫赞归养序》，皆足为格言，盖不愧善人信人之目也。惟好为婆罗门语，如《傅先生论》，以傅说与佛家之傅大士，花中之傅廷年，并称三傅；《圣人当治国平天下论》，谓儒在琉璃瓶中，佛在琉璃瓶外；《吴玉松太守别传》，满纸禅机葛藤，尤为自累其书耳。《吴枚庵（翌凤）墓志》，自言学辛文房《唐才子传》，《周娘志铭》学昌黎《乳母墓志》，亦皆可观。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二月二十一日

杨汀鹭集　清杨传第撰

阅《杨汀鹭集》，文三卷，诗二卷，词一卷。汀鹭为包慎伯之婿，学有师法。是集其友人张知府丙炎掇拾奇零，非其全矣。文未能佳，诗亦率硬，词稍清婉，固当以人传耳。其《内阁学士河南学政俞子相(长赞)行状》一篇，可采入吾郡县志。俞君为大兴诸生时，予族父青田先生入都见其文，以为必贵，欲妻以女，而族母嫌其贫，遂不果。后族姊嫁一湖北县令，旋被劾憔悴以殁。而俞君入翰林，二年而至二品，然三十七岁即卒，无子。荣悴易观，亦不知谁为得失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十七日

阅《杨汀鹭文钞》，其文仅十八首，惟《致范少兰书》，简洁有六朝家法。骈体之佳者，《记南字本音》，以《诗经》南字皆协侵韵，证以《说文》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之语，谓古读南如任；《说文》以音为训，南男同音，故南之谊亦为任，其说致确。又《正祭次序备忘之记》，据《三礼》及《诗·楚茨》，以推天子诸侯正祭之礼，分节诠解，虽鲜所断制，而明晰可观，其名则仿顾千里《学制备忘之记》也。即此三篇，可以传汀鹭矣。

九月初五日

阅《杨汀鹭文钞》。其文余前已论之，固为未工，其人则不可及也。片光吉羽，皆当宝贵，况亦清雅可诵。其第二卷为《正祭次序备忘之记》，所考亦颇详核。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廿七日

阅杨氏(传第)《汀鹭文钞》中《正祭次序备忘之记》，据特牲少牢士大夫馈食礼，以推天子诸侯之祭，证引经注，极有细心。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五月十二日

守默斋杂著　清何应祺撰

阅善化何镜海(应祺)《守默斋杂著》及《诗集》共四册，去年

平景荪所寄者也。应祺以监生得官，后需次江西，尝署吉南赣宁道，后改广东，又署惠潮嘉道，旋卒。颇以古文自负，而不知学。前二册为《江西忠义录》，自张文毅（芾）至江西士民，人各为传。巡抚沈文肃（葆桢）、刘（坤一）等设局采访，其稿创之夏嗛父，而应祺继之，文虽不工，足备参考。一册为杂文，其中有《王壮武（鑫）传》，叙战功甚详，云其事实得之壮武之兄（勋），盖可信也。文亦颇有笔力，惜用字无根柢，多不如法。诗亦微有才情，惟太浅俗耳。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正月初四日

衣谸山房诗集　　海天琴语录　　清林昌彝撰

林昌彝《衣谸山房诗集》，卑冗鄙陋。其《海天琴语录》，杂载近人诗词，全是谄媚达官富儿，书仅数卷，于定远方氏记载至百余条，其厮养婢仆之诗，亦加谀颂，以数年来游乞粤东，而方氏兄弟相继为彼邦监司也。中朝官于尚书宝鋆之诗，采至百余首，其语言之夸诞俚鄙，亦足相副，阅之令人作恶。伯寅题其首曰乞食之书，真不谬也。其中载吾乡吴蓉峰先生（寿昌）督学广东，清修绝俗，以不附和珅由侍讲转侍读，复由侍读改侍讲，遂告归。又歙县程问源督部（祖洛）官刑部郎，在秋审处最有名。宣宗在潜邸，一日尝问宗人府司官曰：此事程老问所办耶？盖京师士夫皆呼督部为程老问，其受眷始此。惟此二事足采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月二十八日

林皐间诗文集　　清潘谘撰

阅我乡潘少白（谘）《林皐间诗文集》。少白足迹半天下，借终南为捷径，旅京华作市隐，笠屩所至，公卿嗜名者争下之；而邑人与素游者，皆言其诡诈卑鄙，盖公道可征也。然其文实修洁可喜，虽洼泓易尽，而一草一石，风回水萦，自有佳致；写景尤

工，惟满口道学为可厌耳。或更夸其高谈，则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当作一名家，越中与胡稚威差可肩随；铁崖、天池则跨而上之矣。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初三日

秋室集　清杨凤苞撰

阅《秋室集》，共五卷，归安杨凤苞傅九撰，近日陆心源所刻也。卷一有《释雅》、《释颂》等数首，皆寥寥短篇，余至卷三皆题跋之文，究心史事，尤熟于明季掌故，其《南疆逸史》十二跋，最有关于沧桑文献；卷四、卷五为与人书及传记之作，亦多涉鼎革间事，其记庄廷钺史案本末及记同坐狱之李令晰、茅元铭、朱佑明诸人事皆极详，足订《鲒埼亭外集》之漏略。其书孔孟文事及钱瞻百《河渭间集序》，皆记孟文于顺治十八年夏首告归安钱缵曾潘龙基及慈溪魏耕通海事，至十二月始就获，康熙元年二月皆受极刑于杭。瞻百名价人，以缵曾族人与晟舍、闵氏兄弟、南浔朱少师之孙皆以尝匿缵曾牵连死，吾乡祁弈喜先生以匿魏雪窦亦被祸，此事与南浔庄氏狱皆发难于已革归安知县吴之荣，而镇浙将军柯奎主之。史案结于康熙二年五月，柯奎亦以匿奏，免死归旗。谢山《祁六公子墓碣铭》及《雪窦山人墓版文》所记时月事迹，亦尚有舛误，皆赖此订之。其《南疆逸史跋》第六首，据施世杰《酉戌杂记》、茅元铭《三藩总记》，以魏国公徐弘基为死于吴江陆醇儒之变，永明王赐谥庄武，而以《明史》为误，则不足信。明代公侯世家无身乞休而子袭爵者，况弘基守备南京，为勋臣之首。迨弘光之立，由其家定议，尤为南渡宗臣，其人庸庸保位，绝未闻有与马、阮忤之事，何至乞休。即使有之，而当大兵下江南时，其子文爵等迎降，全家北行，弘基曾为上公，何能洁身潜引？且近在吴江，岂无人从迹？盖寓袁世奇家谋募兵起事者，必是徐氏族人，或假弘基名以相号召，如楚人之

托名项燕耳。弘基卒于甲申春，明见《绥寇纪略》、《圣安本纪》诸书，必无错误，故庄武之谥亦是承平典礼；若以起兵死而谥出永历，必用忠烈等字矣。沈果堂《吴江县志》疑此非弘基事者，是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七日

颐彩堂文集 清沈叔埏撰

阅沈带湖《颐彩堂文集》，其《钱武肃射潮考》及《记长兴徐文贞（阶）墓》、《后唐东阳令张忠愍公一家殉节事》颇足资掌故。张名潮，字均彰，汴人，由后唐进士宰东阳，（今金华之东阳县）晋开运二年，死括苍魔寇之难。幼子天宥获免，遂居县之托塘，邑人于县治筑台为庙以祀。至宋绍兴间毗陵吴炯令是邑，遇寇警，祷于庙，得破贼，遂请于朝，赠太常卿，谥忠愍。其事史传、郡县志皆不载，惟据吴炯所作《吴宁台记》。今其庙尚存，祷者甚著灵异。又言其系出唐东平公艺，后迁于汴，其父灿官礼部尚书，天宥后登宋雍熙进士，官天章阁学士，移居玉山，而东阳子姓亦甚盛。明季少傅大学士忠敏公国维、国朝鸿博武承赞善烈皆其后人，则谱牒之言不可尽信，宋人文集中不知尚有可考否？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闰四月初七日

可仪堂古文 清俞长城撰

阅俞长城宁世《可仪堂古文》。宁世以制义名，古文殊未窥堂奥，然如《读说命》、《读金縢》、《放相辨》、《叩马辨》、《坐怀辨》、《轮回辨》、《晏婴论》、《汉高祖封项伯杀丁公论》、《平勃诛诸吕论》、《王祥非孝子论》诸篇，议论尽有佳者。文笔务以简峭取致，乃其制义长技，然亦痛快可喜，较之芜冗者固胜矣。其《宋太宗论》，谓宋非太祖之天下，乃太宗之天下，太祖之传弟，势所不得已，太祖不为厚，太宗不为薄。《明景帝论》，谓南宫之

变，祸由王直辈劝立英宗太子，而于谦不能引大义以明斥其谬，英有辱社稷之罪，景有安社稷之功，天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则于情事皆未确当。宋祖禅代之际，太宗居内，或有阴谋，然非太祖威名素著，岂足集事。而俞氏乃谓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不亦谬乎？至太祖践祚之后，削平诸国，仅遗太原一隅，又杯酒解诸将兵权，内外安帖，功德日盛，岂不足传业子孙者，而俞氏乃谓太祖以鼠窃狗偷之才，岂能以母后一言，弃万乘如敝屣，朝为盗跖，暮为夷齐？诚恐德明即位，太宗将为刘曜（当作聪，俞氏作曜亦误）、石虎，皆无据之谈。景帝固为有功，见济亦非不当立，然至见济薨后，则上皇旧储，复前星之位，夫复何疑。景帝、忠肃之失，在于此时不亟定东宫，使中外皇惑，变生意外。俞氏乃引晋元东迁，不立愍帝之子为嗣；宋高南渡，不立钦宗之子为嗣；谓亡国之子不可复立，尤为迂谬。建兴、靖康之元嗣，皆陷没胡虏，二帝亦未闻更有他子，何得援以为比？羌无故实，空言取闹而已。至《张说证魏元忠义》，谓元忠以唐臣仕周，张昌宗诬元忠欲挟太子反者，虽致之死，实加之美名，元忠当受其诬而死，不当辨而生；张说当证成其反，不当明其诬；而宋璟、刘知几救元忠，劝张说，皆为败元忠之名；则尤迂腐偏谲，不近人情之论。元忠既无此事，乃欲受诬以窃美名，则仍不得为忠。张说故欲成人之名，乃以一言灭人之族，且自为天下后世受党附昌宗之恶名，虽丧心病狂者亦必不出此。宋、刘更坐视人之夷僇，而以虚伪之高名报其死友。此等议论，宋明人最多，道学之弊，必至于此，思之真令人喷饭满案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六日

西垣诗钞　黔苗竹枝词　清毛贵铭撰

阅巴陵毛彦翔（贵铭）《西垣诗钞》二卷、《黔苗竹枝词》一卷。彦翔道光庚子顺天举人，本名文翰。其诗五古颇苍秀有逸气，

七古有健语而未纯，五七律亦爽朗可取。如《蓟门秋感》云："凉雨过关去，城西落早秋。空庭下黄叶，独客在高楼。感喟辞长剑，凋零惜敝裘。百年拼浪掷，知己更谁投？"《北冈小眺归途遇雨》云："暮鸦将雨色，一并落平芜。归近还余兴，寒生只半途。山随云气断，天共树低无。今夜斋头卧，萧萧听转孤。"《还乡河》(自注：宋徽宗过此，有还乡之叹，故名，在今丰润城外)云："汴水河头王气穷，还乡遗恨亦成空。千年花石留残魄，一笛牛羊归晚风。才解望天悲蓟北，可能挥涕忆陈东。家山念尽南冠客，五国城中断塞鸿。"断句如："雪浮高浪外，天汨大梁中"、(《蓟门秋感》)"乱云原上落，孤月雁边生"、(同上)"寺钟敲冷月，戍鼓落流星"、(《开平出郭夜归》)"马蹄敲石火，人影乱山云"、(《崤陵》)"驿路将通蜀，人烟尚带秦"、(《滴水铺》)"天边悬草树，井底出人家"、(《自草凉驿至凤县》)"险崖垂黑树，危磴碍青天。云脚远吞辽海日，石头横走太行山"、(《蓟州早发》)"万家黄叶滹阳树，一剑青天党峪山"、(《党峪投宿》)"远村日落衔红树，峭壁风寒坐黑鹰。乱草带花迷古寨，断云拖雨下空壕"、(《自渑池至硖石驿》)"寒磬一声兴善寺，暮鸦千点少陵原"、(《自韦曲望樊川》)"古松当路阴如屋，修竹连村绿到城"。皆可诵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九月十四日

五百四峰堂诗钞　　清黎简撰

阅顺德黎二樵(简)《五百四峰堂诗钞》，其诗幽折瘦秀，迥不犹人。二樵以绘事名，诗中皆画境也。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月二十七日

显志堂集　　清冯桂芬撰

阅冯林一《显志堂集》，其中言考据者，只《释鹑》一首。碑志书事之文，笔力孱弱，叙次尤拙，惟论事诸篇，尚有可取。序

记多近应酬，亦鲜可观。盖中允本以时文入手，中岁以后，从事公牍，于古文本非所长，虽亦讲经学，而根柢尤浅，故所就止此也。集为其子所刻，首列诸序及祭文，皆芜泛不体，吴云一序尤劣。

光绪庚辰(一八八〇)九月二十三日

阅《显志堂集》，其诸记及与人书有关时事掌故者，多通达治体，熟于沿革，有用之书也。

十月初八日

金源纪事诗 清汤运泰撰

阅青浦汤虞樽(运泰)《金源记事诗》。凡八卷二百二十七首，皆仿西涯《新乐府》，每首以三字为题。其子显业等为之注，所采取不出《宋》、《金》、《辽史》、《大金国志》、《续通鉴》、《南宋书》。诗亦仅规模尤西堂，间落庸弱，题目如《蹴阴叹》等，尤不雅驯；然大致清峭，亦可传也。诗既专以金源为主，而其《巡边词》、《割地使》、《六甲兵》、《青城行》、《青衣叹》、《神马渡》、《虔州叹》、《章安镇》、《五马山》、《假官家》等，乃咏宋事；《贺正使》、《问天词》、《瞋目睡》、《茭石壅》、《柱础血》、《豆汁饮》、《颊箭穴》、《庆阳围》、《王枢密》、《魏海州》等，皆咏宋死事诸臣事；《老鹳河》、《仙人关》、《同州曲》、《守城录》、《顺昌城》、《朱仙镇》、《黄牛堡》、《陈家岛》、《采石矶》、《枣阳城》等，皆咏宋人胜金之事；喧客夺主，殊为非体。老鹳河等捷，多宋人夸大之辞，按之《金史》，事颇失实，尤疏于别择矣。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五月初五日

第六弦溪文钞 清黄廷鉴撰

阅常熟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廷鉴字琴六，以诸生终，昭文张月霄(金吾)之师也。精于校雠，有其乡冯已苍、陆敕先之

风。《文钞》四卷，多所考证，文笔亦洁。所为《张若云海鹏行状》、《张月霄传》可以见照旷阁、爱日精庐一时文献之盛。其《古文尚书论》持议甚平；《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论》，申释孔疏，最为有本；其《考床》一篇，《五谷辨》三篇，《亡无字辨》一篇，尤说经解颐，精细可传。（黄氏谓古人以床供老寝者，坐寝之具，大约如今之榻而小及櫈之阔者相类，故可执可移；若平时之坐，则以席，寝则以衽，皆于地，不于床。案其说甚是。《南史》谢瀹移吾床远客，是齐梁时床制犹然也。其解粱为米之美者共名，驳程易畴以粱为小米之误，与余旧说合。其以今之高粱为稷，小米为黍，驳邵南江《尔雅正义》以高粱为黍之误，未确。）是书刻于常熟鲍廷爵《后知不足斋丛书》中。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四月二十日

赖古斋集　　清汤修业撰

夜阅汤狷庵《赖古斋集》。其《于忠肃为都城隍辨》、《陈杲仁非忠臣辨》、《薛方山掌察抑王龙溪辨》、《吴复庵与唐凝庵争馆选辨》、《题黄忠端汪文言传后》、《书李恕谷集后》、《书吴次尾夺情论后》、《书丁自庵先生（乾学）家传后》、《与朱南崖学士（珪）论明史纲目书》、《王节愍（之栻）传》、《恽逊庵传》、《陆桴亭先生小传》、《郑姜庵（郊）传》，皆考据精确，持议平允，其为郑鄤申雪尤力。言所作有《郑案传信录》四卷，是集所载有《郑峚阳冤狱辨》五首，《传信录序》一首；又《书刘念台先生年谱后》三首，亦为峚阳而作，因年谱中小注论峚阳事有未确也。反复详尽，无疑不决，而亦咎峚阳父子之恃才取祸。又谓《念台年谱》中语，殆出刘氏后人之笔，非伯绳原本，论亦近理。自来名士取祸之酷，无过峚阳，且峚阳以击魏阉削官，而得此祸于思陵时，尤可骇异。予昔睹《南雷文定》中《郑峚阳墓表》，湔雪甚力。又阅《北略》所载竹畚跣足及三千八百刀之事，辄为酸鼻。而《北略》又言剐后零肉，京师药肆中竞买之，以五十年节义文章之身，一

且尽为药料，语涉谐戏，为此言者，殊无人心。今得汤氏诸文，茔阳地下，可以无恨矣。狷庵文亦赖此一事，便足自传。其《忌祭说》、《生日之祭说》及《家祭管窥》五则，尽情酌理，亦多先得我心。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初二日

倚琴阁诗词　清吴麟珠撰

灯前偶阅庐江闺秀吴倚琴诗，颇有足采者，如《夜读先大人我意草有感》云："捧读遗编漏欲残，迢迢人静夜生寒。形容恍似承欢暇，手泽须防继世难。犹忆退朝时起草，每成佳句喜忘餐。伤心东阁梅梢月，倦倚窗前泪暗弹。"《送兄入楚》云："浩劫凭谁问，飘流涕湿巾！同为避乱客，独作宦游人。亲老犹无恙，官清不厌贫。廿年逢故土，相见亦前因。"皆全首格律浑成。绝句如《有感》云："雁序分飞后，凄凉各远游，可怜明月夜，五处泪同流。"《哭弟妇》云："鸾飞凤折忍相抛，阿母年高幼女娇！奉倩神伤宜自爱，凄凉莫忆可怜宵。"《送仲芬侄女于归》云："怕听楼头旅雁过，几番离别奈愁何！多情不及天边月，随处清光照绮罗。"皆不愧诗人吐属。其他断句如"浅醉香教浪蝶痴"，及《归宁诗》云："十五年来憔悴甚，笑人还说旧容姿"，则不胜风流自赏矣。女史名麟珠，字绂媛，故左都御史吴芳培女孙，章子实室也。以庐江家破，偕子实随其翁璧田太史流寓绍兴云。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十五日

集虚斋学古文　清方婺如撰

阅淳安方婺如文辀《集虚斋学古文》凡十二卷。首杂著两卷，为考辨题跋纪事之文；次书札两卷；次序四卷；次碑记一卷；次墓志墓表两卷；次传志一卷；附以《离骚经解略》。文辀仕而即废，以时文盛名教授浙东西，著录至数百人，杭大宗、孙虚船、

梁文庄、任承武等，皆其高第弟子，故盛名益著。其古文颇自矜重，喜镵刻为工，而学浅语佻，多近小说。叙事尤无义法，惟议论间有可取。如校《大戴礼》，谓《公符篇》当为公冠，后来孔氏广森、阮氏元皆因之。读《史记》伯夷、孟子、荀卿、游侠列传诸解，深得古人文章微意。又极贬宋儒，虽或言之过当，然《书毛诗名物解》云，陆农师、方性夫皆从介甫新学，然说经铿铿，类能敷通危疑，杰然自建，而号为得不传之学，其门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四不逮之。元度此解，穿穴囚锁，远有致思，杂解以下诸条尤奇，故曰王氏之学未必不佳也。此公论也。《书集古录》云：后汉延熹二年孙叔敖碑载叔敖名饶而字叔敖，此立碑人妄作，饶乃叔敖之切音耳。欧阳公信之，后遂有郑清之谓《公羊》、《穀梁》为姜氏一人幻作者。《与全绍扆(即谢山，扆当作衣)书》云："读《易》谓取象不必泥，谓互卦不必论，即不敢与言《易》。读《书》谓篇序伪，谓多错简，谓文王不受命称王，谓武王封康叔，谓命公后非封伯禽，谓迁顽民而后作洛，即不敢与言《书》。读《诗》谓序说可废，谓郑风即郑声，谓笙诗本无词，谓《楚茨》以下十四篇非变雅，即不敢与言《诗》。读《礼》谓周公不践天子位，谓成王赐鲁重祭为非，谓赐鲁重祭者非成王，谓禘礼当如赵匡说，谓《周礼·冬官》非缺，误散入五官中，谓《仪礼》为末，即不敢与言《礼》。读《春秋》谓三传可高阁，谓春王正月即夏时，即不敢与言《春秋》。读《论语》谓主皮为贯革，谓山节藻棁即居蔡，谓左邱明非传《春秋》者，谓师挚适齐，为孔子正乐之功，即不敢与言《论语》。"又谓：近作《经说疑》，经无敢疑也，所疑者诸儒经说耳。于汉十之一，于唐十之二，于宋十之七。前儒说经，解说而已，至宋而说之不足，则论而议，议而辨。往往于无可疑者而疑，既疑之则以身质疑事，小则改张前说，大则颠倒经文，俨若有圣人复起，言提其耳而命之更正者。《郑注拾瀋》自叙云："呜呼，宋儒火焰久矣。汉人解经，不播国序，如去墠而

鬼,今郑氏《诗》、《礼》注故在也。诸生家鱼愕鸡睨,震于怪物,而况收合余烬,欲然死灰之已溺而传于为薪,其不唾而不顾者有人哉!抑欧阳子云: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斯则区区之心所愿为执鞭者也。”皆可谓名通之论。是时汉学未盛,尊高密者无几人,而所言如是,亦一时之达识。其《答李雪崖杂辨》,凡十八条,皆辨文王有受命改元之事。据康成《礼大传注》文王称王早矣,于殷犹为诸侯,谓惟受命改元,而犹率叛国以事殷,所以为至德。据《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以证《大传》郑注之可信。且据《左传》国君十五而生子,以证文王生伯邑考在十五以前之无足疑。据《周官》掌六梦,以见古人重言梦文武之梦龄锡龄,正圣人尽性知命,通昼夜之道,知死生之说。据文王受命惟中身,飨国五十年,及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语,即文王之年,推太姒之年,以驳《竹书纪年》称武王崩年五十四之谬。亦极明确。其末一条云:三古以还,汉为最古。当日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遣求书之使,收拾余烬,火传穷薪,辛苦而有之,以遗后人。后人当陈而拜之之不暇,何暇登枝捐本,呫呫焉动其喙者。《淮南子》谓侏儒问天径于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乎我。仆于汉人所不敢辄以意突者以此。其言尤可味。惟不知《古文尚书》之伪,而援引纷纭,近于知二五而不知十,是则其所蔽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二十九日

东井文钞 清黄定文撰

阅《东井文钞》。共二卷,四明黄定文著,文皆谨严有法度。《岳忠武论》二首尤佳。《礼部侍郎邵公墓表》(名洪,字海度,号双桥,鄞县人,吏部侍郎基之孙,父铎,官检讨。侍郎为故相和珅所扼,由吏部郎改刑部,十余年始得郡守。睿皇帝亲政,一岁中自江西知府擢至布政使。)《屠凫园先生墓砖铭》。(名继序,字淇篁,鄞县诸生,尝为《困学纪闻》补注。)

为考鄞邑文献者所必需。又有《何烈妇传》,则吾乡志乘,亟当采入者,略最于此。何氏,山阴平溥之妻也。溥从其兄春江游幕揭阳,娶何氏;春江亦娶番禺某氏,同寓家揭阳。未一年,溥病卒,何氏娠八月,方依其兄翁以生。又一月春江亦暴卒,某氏遽挈其资飏去。且讽何氏,何氏唾之,独殡其夫兄弟于县西门外,归依母以居,弥月而子寤生,(此用《史记》难生说,寤者迕也,亦作遻,寤生者,谓儿胎交迕产门不得出也。)宛转床蓐不可忍,医者言母子不并留。何氏疾应曰,留子。既而子下,何氏瞑眩中问其母曰,生矣,男乎? 母曰: 女也,且死矣! 何氏噭然呼曰: 是复何望? 举首击床棂,血瀵溢而死,年二十七。烈妇亦山阴人,父贾于丰顺,生烈妇云云,读之感人。黄字仲友,少师其乡董秉纯少钝及蒋学镛樗庵,为谢山全氏再传弟子,而婿于卢镐月船。由乾隆丁酉举人宰粤东,历七县一州,擢江南同知,又历署扬、徐、松、常四郡守。父绳先,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知县,近日浙人罕能道其姓氏,问之鄞人亦不知,故特署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五日

存悔斋集 清刘凤诰撰

阅刘金门宫保《存悔斋集》,诗文共廿八卷,半为应制之作。最可观者,其《读杜诗话》五卷,考订颇密,议论亦多可取。宫保一生学问,在《五代史注》、《全唐文》两书。其居官时,值修《高宗实录》,独总其成,故以文字受知睿庙最深。擢太常寺卿后,仍兼翰林侍读学士,近世所无者也。后以任浙江学政,监临戊辰乡试,有诸生贿吏,得连铺坐,宫保知而不问。事发,谪戍新疆,遇赦归。戊寅,再起为编修。其著作不自收拾,殁后遗散殆尽,此特奇零偶存者耳,不足见宫保之真矣。书为其子元龄等所辑,而门人杨文荪编录者。又附外集四卷,为应制赋及排律诗。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九日

白云艸堂文钞、诗钞　　清吕星垣撰

夜阅《白云艸堂文钞》七卷，《诗钞》三卷，武进吕星垣叔讷撰。叔讷为大学士宫之五世孙，官教谕。少与洪北江、孙渊如、杨蓉裳同里相善，又为钱文敏之甥，而山阳阮侍郎葵生复极称之，故其名颇噪。然古文蹇劣而冗滞，喜为短句，益形拙俗。其中如《太保公家传》、(太保即宫，字长音，一字苍忱，号金门。顺治十年二月，偕侍讲法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等试《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世祖亲擢第一，遂以右中允诏授秘书院学士。闰六月，即授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大学士员缺，阁臣援前明故事，次第推诸尚书督臣，上特擢公弘文院大学士。尝请免签点江浙富民运白粮，请免选报民充织造，皆报可。又欲减江浙浮粮，格部议未果。偕大学士成克巩荐御史郝浴有文武才，可制吴三桂。郝即露章劾三桂不法事，三桂驰疏辨。上欲且慰三桂，下郝刑部，公及成各镌二级留任。十二年正月晋阶太子太保。旋以病乞归。十三年六月命御前近侍刘有恒赍敕存问，赐羊酒。公在朝严别流品，深疾前明阉党，尝屏绝之，忌者切齿。故归后交章弹摘，上不为动。最后上谕不必苛求，言者始息。康熙三年四月卒，年六十有二。上闻赐奠及祭葬。)《湖北巡抚卢焯神道碑》、(焯字光植，祖籍山东益都，后为奉天镶黄旗人，世袭子爵。由山东武邑令擢至福建巡抚，移浙江，其治海宁，尖山塘功最著。以平反狱事被劾戍军台，起授鸿胪卿，出为陕西巡抚，调湖北。)《湖南巡抚查礼墓志铭》、《礼部尚书曹文恪公(秀先)墓志铭》、《云南迤西兵备道唐扆衡墓志铭》(扆衡字南屏，江都人。湖广总督绥祖子，先让荫于其弟秉衡。高宗特授以通判发云南，擢至迤西道，自劾落职。复起为知府，再擢迤西道，征缅甸时有功。)稍有关于掌故，而叙次亦多不合。卢、唐两碑，微有作法，为其集中之最。王述庵选入《湖海文传》，有以也。诗亦粗犷率易，颇似其乡人赵瓯北。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初四日

通甫类稿　通甫诗存　清鲁一同撰

阅近人山阳鲁孝廉(一同)《通甫类稿》及《通甫诗存》。《类稿》凡四卷,其《胥吏论》五篇、《复潘四农书》、《与左逸民第二书》、《与于司马书》、《与吴中翰论时势书》、《复戴孝廉第二书》,皆识议绝人,笔力亦足相副。拟之杜牧、尹洙,良无愧色,叶适、陈亮,非其敌也。潘、戴之书,名论独创,实近世之奇作,《与左逸民第一书》、《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书》,辞意深醇,于学术源流邪正之辨,反复详尽。《与王学博书》、《与黄通判书》,气宇崭然,足以扶翼名教。《安东岁灾记叙》、《王翁小传》、《沈贞女传》、《关忠节公家传》、《裕靖节公死节事略》、《汤文端公神道碑》、《孙节母墓志铭》、《拟论姚莹功罪状》诸篇,俱足于古文家中自树一帜。余如《盖宽饶论》、《秦论》、《舜论》、《沭阳仲氏族谱叙》、《邳州志后叙》、《吴城义塾记》、《王氏旌孝叙录》,俱极有关系之作。《二燕记》,亦不减李义山、陆鲁望诸小文。通计四卷文四十八篇,多闳肆而谨严,演迤而峻峭,几于篇篇可传。道光以来,殆无第二手。梅宗亮辈,不足道耳。

诗亦四卷,气象雄阔而未成家。蹊径亦多未化,然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固为偏师之雄矣。中如《李元忠歌》、《题元颍川王父子清秋回猎图》、《三公篇》(裕靖节、王文恪及浙抚刘韵珂。)《投赠东阿周制府四十韵》(即周文忠)诸作,气象岳岳,想见其人。他亦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恨其人已往,不得起九原而友之。呜呼,以视世之绨绣粉绘津津词赋之末,行诡品污,搔头弄姿者,岂特鹏鹍之于斥鹦乎? 士夫平日学问,不求根柢,专为浮靡,以自炫鬻,必至堕操裂节,或下流为异类,甚可叹也! 如通甫者,其志岂顾以文自见者哉。宋人谓杜司勋非文士,恨唐无知而用之者,吾于通甫亦云。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初八日

汪梅村文集　　清汪士铎撰

阅《汪梅村(士铎)文集》,共十二卷,又外集一卷。士铎字振庵,江宁人,道光庚子举人,今年八十余矣。其地理考据之学多称于时,文亦修洁。集中如《后释车》以戴东原《释车》专释经,今为释史,故曰后也。《释帛》以任芝田《释缯》征引繁博,而鲜端绪,为董而理之,况以今制也。《谷释名》以程易畴《九谷考》太繁富,其言亦未必皆可信,曾为删定之,复作此正之也。此等颇皆便于省览,而《释谷》亦时不免参以肊说。它若《释缘中衣》、《释带》、《三楚考》、《三吴考》、《九河既道解》、《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解》、《答曾孙为庶曾祖母后问》、《答妾为其父母服问》、《记声词》、《方言补注序》等作皆足资采摭。其《释嶓冢》、《禹贡扬州畺域考》、《三江说》、《伯男说》多意必之谈,《无后为大解》、《女子祔于王母说》、《外孙主祭说》亦多驳杂语,《魏相论》等尤失是非之平。它文多立意不纯,时涉偏谲,盖矜气过甚也。志传拙于叙事,尤不足观。其人尚存,而自题《汪梅村先生集》,虽托于门弟子编辑,然从无此体。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二月二十八日

㞎斋文集　　清张穆撰

阅《㞎斋文集》八卷,《诗集》四卷,平定张穆著。穆字诵风,本名瀛暹,字硕洲,后以石州为号,编修敦颐之子,道光辛卯优贡生,以教习候选知县。己亥,试顺天,被诬黜革,己酉卒,年仅四十五。石州以文章经济自负,与徐星伯、俞理初、程春海、沈子惇、苗先路、何子贞、陈颂南、何愿船交游最契,而寿阳祁文端为姻家,交推重之,身既斥而名益高。所著《蒙古游牧记》及编辑顾、阎二谱,已刊行。《说文属》、《魏延昌地形志》、《重修平定州志》、《元裔表》、《外藩碑目》、《汉石存佚表》诸书,则皆未见也。是集为其门人吴履敬兄弟所编,前有祁文端、何愿船两序。

石州长于地理，其文峻岸舒嶒，善言事势，率臆而谈，绝无媕娿之态。中如《昆仑虚异同考》、《海疆善后》、《守令论》、《弗夷(即法兰西)贸易章程书后》、《俄罗斯事补辑》、《与祁叔颖(文端字)枢密论夷务上书人书》、《与徐松龛中丞论瀛寰志略书》、《蒙古游牧记自序》、《魏延昌地形志自序》，皆考辩精晰，议论铮铮。卷七为《会稽莫公事略》，吾乡宝斋侍郎也。编修为侍郎督学山西时辛酉拔贡，侍郎后以内妹为编修继室。石州幼从继母，依侍郎居，亲承教诲，故知之独详。所载侍郎总督仓场时，力争御史以放代盘之议，与户部两尚书枢密抗，遂以左官，悉载其奏议劾疏，至今读之，凛凛有生气，而宣宗之保全侍郎，主圣臣直，尤古今仅见也。侍郎身后碑志阙如，此文当亟采入志乘。惟石州于经学小学，本不甚深。集中卷一《经说》，如《舜典二十二人解》，以彭祖足二十二人之数；《允征序义》谓征当作正，言命允侯往正历候；《淇奥正义纠缪》谓唐人欲文太宗杀建成之事，故曲护《卫世家》以武公弑共伯为解；《翦商解》谓翦与践通，言太王始践商之朝；皆臆说支离，不可以训。然如《爻法之谓坤解》，谓王辅嗣改爻为效，其义浅陋，失《系辞》之本旨；《舜典王肃注考》谓今本伪孔传，以《释文》所引王注证之多不合，知又为姚方兴、刘炫所乱；《隰则有泮解》谓隰当作溼，溼为古漯水字，与淇皆水名为对；《正月瞻乌义》谓乌为周受命之符，诗人忧周将亡，言符命将归它姓，乌又不知何集矣；皆卓有识见。又如《释媒氏文争义》引《诗·摽有梅传笺》，解奔为不待备礼，讥汪容甫以不禁奔者耻之为失言。案以摽梅《传笺》证《周官》此文，江慎修(《周礼疑义举要》)、吕云里(《周礼补注》)皆已言之，石州盖未见其书，然其说固足以补汪氏之未及也。其叙事之文，简老而奋迅，惟喜用案牍，称谓之间，往往古俗杂出。其《考妣行述》中载编修典试福建时纪恩诗七律三首，既为非体，诗又甚拙，尤为失于持择。(编修以嘉庆戊寅科为福建正考官，行至严州而卒，副考官为内阁中书陈诗，独藏

试事。陈字竹君，己巳进士，宛平籍，实会稽人也。）卷八为其大父泗州府君事辑，实年谱也。（泗州名佩芳，字苏圃，乾隆丁丑进士，官安徽泗州直隶州知州，著有《陆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及《希音堂文集》，皆已刻。）诗共一百七十六首，虽工候未深，而直抒所得，气盛词富，亦如其文。末附词六首，则不过具体而已。相传陈颂南劾琦善等一疏，出于石州，潘伯寅尚书为颂南弟子，亦言颂南博学而涩于文。余幼读此疏，雄直振厉，固石州笔也。今集中有《与陈颂南先生书》，谓先生以直谏闻天下，而年来日以招呼名士为事，从无闭户读书之时，所谈者皆泛泛不关痛痒之言，经学既日荒废，治术又不练习，一旦畀以斧柯，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其言甚直。又有《丙午元日送陈颂南给事还晋江诗》五古五首，亦勉以读书慎交，固足见石州之抗直，而给事年位远过石州，其言为平交所不堪，而绝不以为忤，此岂今人所能及哉。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七日

依旧草堂遗稿 清费丹旭撰

丹旭字晓楼，以画名道光间，尤工于仕女。稿仅一卷，诗百余首，词十阕。丹旭未尝读书，而所作颇有婉逸可取者。如《题仕女图》云："旧梦曾寻碧玉家，东风何处问年华？小红桥畔春如许，吹满一池杨柳花。""朝来无赖鹧鸪啼，舍北村南雾欲迷，新种陌头桑树小，比来刚与阿侬齐。"《为人题玉台商画图》云："生绡一幅拟徐、黄，砚北香南子细商。笑我山妻随荷锸，只知晴雨较农桑。"《梦回》云："梦回纸帐小窗明，积雪还留已放晴，疑是晓妆人乍起，冰檐时有断钗声。"断句云："炉香未烬烟犹袅，窗纸新糊雪有声"。《菩萨蛮》词云："画罗裙换秋纹裥，齐纨扇底秋痕浅。归梦卜秋期，钗头燕子飞。瘦鞋弓窄窄，立近阑干侧。惆怅晚来风，海棠花未红。"《点绛唇》词云："袖底凉生，翠荷雨过，池塘晚，越纱新换，髻堕香云绾。金凤花枝，不妒钗

头燕。分明见，水晶双钏，自把湘帘卷。”皆有风致。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二十三日

经德堂文集　清龙启瑞撰

阅《经德堂文集》，内集四卷，外集二卷。文颇质实，其说《春秋》之文，乃多肊断。外集末附骈体七首，甚庸下。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三十日

位西遗文　礼经通论　清邵懿辰撰

阅邵员外懿辰位西《遗文》一卷，又《礼经通论》一卷。员外仁和人，以文学负重名。辛酉杭州陷，死焉。所著多散失，遗文仅三十五篇。沿桐城之派，疏冗无法。其议论亦依附戴祖启、方东树诸人，力攻汉学。至云千古师传之学，至乾隆中而亡；又屡言乾隆中俗学横流之弊，是不特妄诋名儒，且显背高庙昌明正学之盛心，近于猖狂而无忌惮。其文第一篇题云文人少达多穷，第三篇题云夫妇有别，非论非辨，自来亦无此体制。惟其中如《论立子》、《书赵秉文侯守论后》、《书靳文襄生财裕饷第一疏后》诸篇，言浅旨深，关系颇重。《记汶上刘公抚浙事》、《湖北粮储道林培厚墓表》、《前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墓表》、《葛壮节公墓表》诸篇，皆足征一时文献。《礼经通论》共上下卷三十篇，皆泛论大旨及传授源流，古今分合，仅刻其上卷。亦多武断不根之谈。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初三日

未灰斋文集　清徐鼒撰

六合徐彝舟（鼒）所著《未灰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读书杂释》十四卷，《小腆纪年》二十卷，其目列未刻者有《周易旧注》十二卷，《礼记汇解》、《月令异同疏解》、《四书广义》、《说文

引经考》。《小腆纪年》傅节子去年书来，言已购得之，则诸书皆非虚目矣。《读书杂释》自十三经以次间及子史，多主《说文》及近儒惠、段、王、阮之说，本原诂训，虽未见精深，而参证折衷，实事求是，无凿空逞肊之谈。文则散俪皆非当家，且多酬应之作。然其论说诸篇，颇多名议。其《春秋书子同生说》云：桓六年经书子同生，《公羊》以为久无适子，喜国有正。《左氏》谓十二公惟子同适夫人之长子，备礼故书。向疑其不然。庄公二年至六年，经书夫人姜氏会齐侯者三，享齐侯者一，如齐师者一，书奸者屡焉。《春秋》之例，内大恶讳。君夫人禽兽之行，大恶也，胡弗讳？夫《春秋》之讳不书者，圣人有不忍书者也；《春秋》之书不讳者，圣人有不敢讳者也。《齐风·猗嗟》章之序曰：人以为齐侯之子焉。《穀梁传》曰：疑故志之，时曰同乎人也。盖齐鲁之间，臣民疑惑，流言错缪，有以吕秦、牛晋之事疑庄公者。圣人惧是说行，则我周公、鲁公之祀忽焉斩也，因详考旧史，桓三年秋九月齐侯送姜氏于欢，夫人始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此三年中无夫人会齐侯事，则子同为桓公子，确乎不惑矣，故书子同生。而又虑后人疑鲁史于夫人会齐侯之事不尽书也，故五年之中五书之，频烦不讳，则子同生以前之三年无是事，而子同之为桓公子，益确乎可不惑矣。床第之言不逾阈，岂故以墙茨不可道之丑播之后世哉！《穀梁》曰疑故志之，盖深得圣人之微意也，惜乎范宁、杨士勋之不能发其微也。案送姜氏于讙者，文姜之父齐僖公禄父也。桓十四年经始书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是时襄公始即位。十八年公与夫人姜氏始如齐。三传之经皆同，则《春秋》之旨本自章显。《左氏》又载申繻之谏及齐侯通焉之语，其事尤明。徐氏更取庄二年以后之屡书夫人如齐以明不讳内大恶者，所以昭旧史之实，而先君继体疑似之辨为重，则夫人内乱禽兽之行为轻，故不得已而不暇讳也，深得《春秋》属辞比事之教。圣人所谓知我罪我，即在此等，深心特

笔，万世共见，其有功经学，非浅鲜也。又《刑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史公致俨神道碑》，代阮文达拟，其中有云：嘉庆己未，元副朱文正公珪为总裁，宫保中式第一名。仁宗问元曰：会元是汝扬州人？元对以寒士有品学，及居尊经阁读书状。自注云自元副至书状四十五字，相国增入。又云：是科得人最盛。绩学如武进张惠言、高邮王引之、歙县鲍桂星、全椒吴鼒、福州(当作闽县)陈寿祺、德清许宗彦、栖霞郝懿行、武威张澍；其通显扬历中外者，则自汤相国金钊、卢敏肃坤以下又数十人，而宫保为之冠。是年太史奏五星聚奎，文正因作《五纬联珠图》，议者谓国家科目，斯最盛也。其后铭辞，亦注相国自撰，曰："五星聚奎，为文之祥，人文大启，为邦家光。尚德缓刑，皋陶拜飏，帝用刑官，空冬居阳。故所褒者，学行为长。一曰明允，再曰纯良，以此铭碑，佳城后昌。"可见嘉庆四年之榜，空前绝后，亦文达一生最得意事也。铭文亦甚尔雅，可补入文达集中，故录之。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初三日

一镫精舍甲部稿 清何秋涛撰

得心云书，以扬州新刻何愿船《一镫精舍甲部稿》见视。愿船名秋涛，福建光泽人，道光甲辰进士，官刑部主事。咸丰庚申，尚书陈孚恩进其所箸《北徼汇编》八十五卷，晋员外郎，在懋勤殿行走，赐其书名《朔方备乘》。次日诏毋庸入直，旋以忧去官，主保定莲池书院。同治元年六月卒，年三十有九，所著多散佚。此稿仅五卷，卷一《孟子编年考》，卷二《周易爻辰申郑义》及《爻辰图说》，卷三《禹贡郑氏略例》，卷四《经解》五首。有目无文者五首，其《周礼故书考》一首，亦不全。卷五考据杂文九首，有目无文者二首。其《祁大夫黄羊字说》，备载苗先鹿、王菉友、何子贞、陈小莲(瑑，嘉定人。)诸家之文，而附以己说。寿阳相国已别刻之。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正月二十九日

阅何愿船《禹贡郑氏略例》，分为十三门：曰援东汉图籍，曰驳正班志，曰地理证实，曰地理志疑，曰导山释义，曰导水释义，曰言过言会皆水名，曰言至于者或山或泽皆非水名，曰改读正字，曰明书法，曰政令，曰礼制，曰名物。其所采郑注，大抵本于王、段、江、孙四家，间有补正，亦多驳王、江孙之说，而颇取胡氏《锥指》，钩擿异同，殊为邃密。又阅《周易爻辰申郑义》一首，凡列十六难十六申，于高密之学，可谓尽心焉矣。

二月初三日

古红梅阁骈文　清刘履芬撰

阅《古红梅阁骈文》一稿，近人江山刘履芬彦清所作也。文仅三十一篇，胎息于洪北江，简贵修洁，虽少力少弱，未宜长篇，而古藻盎然，善言情状。如《送家弟赴里序》、《与宋咏春书》、《十刹海观荷小记》、《夏君妻王孺人哀词》、《殇女埋志》，尤情文骚楚，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其余佳著尚夥，固一时之俊也。此君入赀官主事，改同知，与谭仲修素交好。集中有《秋日游陶然亭记》，为咸丰己未京兆罢举后作。予是年亦被放在都，惜未与之相识。是集有泗州傅桐所致一书，文亦古雅，论骈文家法，识议独高。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二十九日

景詹闇遗文　清姚谌撰

施均甫以归安姚谌子展杂文一卷见视。谌又名宗诚，咸丰己未举人，卒时年仅三十，所作率散佚。此卷惟文十五首，其文私淑姚姬传，简洁清雅，无宣城、新城诸家冗滞之病。中有《答人论写中文经书》，言欲遍考经文古今同异，条列诸儒考辨之说，而断以己意，正其俗书，为《中文经议》，其诸经卷第篇目，以至汉儒家学异同，原流分合，下及于卫包、梅赜之流所妄造者，

别为考若干卷。又以诸经多假借字,欲为《群经假借考》,是亦近世杰出之士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十八日

复堂类集 清谭献撰

阅仁和谭献秀才诗集,摘数则于左。《渡江》云:"大江浮白日,客子去何之。万古滔滔意,愁心共此时。长天乱春色,无处寄相思。帆拂西陵树,兵戈泪暗滋。"《遣兴》云:"深竹有人语,野花随径香"。《杂感》云:"临危思猛士,横议起书生"。又:"空谈知误国,未敢请长缨"。《题刘太守祠》云:"一钱留宦橐,十里寄高名"。《赠周葆昌》云:"秦宫悬明镜,光夺月与星。愿身化作镜,照子婉娈形。龙门思素琴,宫商五弦起。愿子作琴弦,哀声绕余指。宝镜有昏日,朱弦有断时。寸心泰山重,力士不能移。"《山行》云:"夕阳绣层峦,余辉乱林木"。《夜行》云:"流萤点疏竹,欲堕忽复起"。《赠钱塘王汝霖》云:"四海干戈日,蓬蒿尚有人,壮心托文字,知己慰风尘"。《怀友》云:"前辈爱才当世少,穷途仗友古来难"。谭武林廪生,年二十余,颇喜《选》学,作诗盈千首,素负才名而狂不可一世。季贶(周星诒)与之交,因以其集属点定。其中非无杰句,惜无完善之作,乃录其最佳者存之。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三月二十一日

高陶堂遗集 清高心夔撰

得爽秋书以新刻《高陶堂遗集》属阅。陶堂名心夔,字伯足,号碧湄,湖口人,咸丰庚申进士。朝考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诗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闿运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京师以为口实。久馆故尚书肃顺家,肃待之厚。庚申殿

试，肃方篼权张甚，必欲为得状元。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完？高曰，申酉间可。至日，肃属监试王大臣，于五点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钟雨人学士，素不能书自分必三甲者，竟擢状元，说者以为有天道焉。然高实名士，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后为令于江苏，两署吴县知县，无政声。其后任也在庚辰冬，尝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为它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自缢。巡抚吴元炳将严劾，会以忧去，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吴中刻其遗集为《陶堂志微录古今体诗》五卷，《陶堂遗文》一卷，附《恤诵》七十四章，《汉碑執》一卷。诗文皆模拟汉魏六朝，取境颇高，而炫奇襮采，罕所真得。自谓最喜渊明诗，故号陶堂，然其诗绝不相似。大抵诗文皆取法于近人刘中甫、魏默深、龚定庵诸家，而学问才力皆远逊，然思苦词艰，务绝恒蹊，文采亦足相济，固近日之卓然者矣。《恤诵》者，述其家世之作；《汉碑執》者，取孔宙、韩敕、史晨三碑字，集为七言楹帖五百联，取《太玄》谨于嬰執，名曰三汉碑執，以執为古仇字也。继又取孔、韩二碑阴字集五言百联，名为《執偻》，虽近游戏，亦典雅可观。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十月二十六日

阅高陶堂遗文，其文亦多模近儒张皋文氏，而学力更远不逮，佳者可仿佛皇甫持正、孙可之，下者遂堕小说。文仅二十一首，如《灌园记》、《代理江苏嘉定县知县刘君墓志铭》，其佳者也。次则《贞烈萧宜人祝文》、《许氏玉芝园记》、《丁徵君书库抱残图记》，词意已不免稍杂。《石钟山铭》铭辞工而序之文亦稍杂。然此六首，固可传矣。《灌园记》为山阴傅怀祖作，又《灌园先生集序》皆极推重之。余尝见刘彦清（履芬）《红梅阁骈文》一稿，首刻傅所与一书，论骈文甚有名理。《陶堂志微录》亦有傅

序，奥特可喜。又尝于人扇头见其古诗数首，亦不落庸俗。闻其人以布衣老于幕府，吾乡之畸士也。代理嘉定知县刘君，即彦清，江山人，由户部主事改江苏同知，升知府，己卯秋代理嘉定县，一夕忽以翦自断其咽死，远近骇之。其骈文学洪北江，亦时之能手。《玉芝园》为许仙坪作，《书库图》为杭人丁丙作。

二十七日

宾萌内集　　清俞樾撰

阅《宾萌内集》凡五卷，分《论篇》、《说篇》、《释篇》、《议篇》、《杂篇》，其议论隽利而颇涉肤浅，又喜新巧，而偏驳者多，文笔亦太轻滑，故为时所诟病。然读书既富，时有特识。如《先縠论》、《滕文公论》、《秦始皇论》，下篇《马援论》、《邹元标论》、《明代争国本诸臣论》、《周书明丑说》、《左氏春秋传以成败论人说》、《蜀汉非正统说》、《释盘古》、《释姜嫄》、《释公主》、《释佛寺》诸篇，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明丑说》借古之象刑，为申明其义，尤有功于名教。以左氏之论成败，谓不欲穷天道之变，所以著兴亡之理，绝祸乱之源，深得圣人微意，亦为有裨经学。《学校祀仓颉议》欲以沮诵、史籀、胡毋敬、程邈为四配，以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扬雄、班固、贾鲂六人从祀，而不祀李斯；又以书法之羲、献，韵学之周、沈，破坏字体，变乱古音，为六蓺之罪人，八体之巨蠹；亦折衷平允。虽今之所谓帖体者，非始于二王，今韵亦非周、沈之旧，而力创新意，风俗靡然，为古今之一大变，实自四人始也。《考定文字议》谓经典之字，皆宜壹以许为的，一曰正字义，二曰正字体，悉罗列许书、《正字》，辨俗体之误，尤学者所不可不读。自乾隆后通儒辈出，卢弓父等耑事校书，遂谓经典自有相承之字，不必姱依《说文》，于是黄荛圃辈墨守宋版，至以骨董为经学，岂知字之宜正者先在于经，经文既讹，何论它事？宋椠俗误甚多，其结体多依法帖为之，即上而

《唐石经》及《五经文字》，亦不免参以俗学。再上而蔡邕一字石经，姱用隶体，已渐开碑帖临摹之习，取便流俗，岂三代竹简之所传，汉初缣素之所留耶？俞氏此议，实获我心矣。其《释左右》二字，谓左右对文取义，当相配。今左从工，右从口为不伦，工当是巨之省，巨所以为方，从巨即从方也。口是囗(读围)币字非手。口字囗者圆象，从囗，即从圆也；𠂇执方又执圆，天地之道也，论甚名通。然方圆之方《说文》自有匚字，何不云左即从匚，而必从巨作媘文以为迂曲乎？《外集》骈文四卷，皆其旧作。俞氏亦自谓鄙薄卑下，其气体浅俗，词意纤佻，诚近于吴薗次一派，然终是读书人语。如《与友人谢不饮酒书》、《答汪莲府书》、《报孙莲叔书》、《谢梦渔香南忆梦图序》亦典雅清绮，足称佳构也。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九月十四日

3. 诗文评类

竹坡诗话　宋周紫芝撰

阅宋人周少隐(紫芝)《竹坡诗话》。其见闻颇陋，而论诗亦时有悟处。如言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东坡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又言东坡和僧守诠诗：“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未尝不喜其清绝过人远甚，及得诠诗云：“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随行屦。时闻犬吠声，更入青萝去。”乃知其幽深清远，自有一种林下风流，东坡虽欲回三

峡倒流之澜与溪壑争流，终不近也。又言"银烛秋光冷画屏"一诗，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当是建诗。盖二子之诗，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险侧，(案当云峭隽)建多工丽，(案当云流丽)此诗盖清而平者。所论皆能辨别气格，深有所契。惟谓东莱蔡伯世作《杜少陵集正异》甚有功，亦时有可疑者，如"峡云笼树小，湖月落船明"，以落为荡，且云非久在江湖间者，不知此字之为工。以余观之，不若落字为佳。又"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阴"，以宿为没字，没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远。案荡字之妙与落字相去天渊，谓非身习江湖不知，尤是妙语。盖此船是行船，荡字如见天水晃漾，取景不尽；落字庸甚，且对不过笼字。没与宿字亦工拙相悬，天河没殿阴者，形其坐久，而殿之高亦见。宿字袭孙逖语，亦与浮字不对。《石林诗话》谓诗下双字极难，唐人记"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竹坡诗话》亦言之，皆得诗家三昧。王渔洋最重神韵，独以为不然，何耶？二句去此四字，便成呆语，精神景状，全在叠字中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三月二十七日

麓堂诗话　明李东阳撰

阅《麓堂诗话》。茶陵于诗，自是当家，而有誉儿之癖。《诗话》中屡称儿子兆先；尤可异者，自举所作《上陵诗》"野行愁夜虎、林卧起秋蝇"之语，而言兆先谓愁字与起字不对，屡次驳诘，且为改定曰回夜虎。夫此二语，本是恶诗，乃荆公"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之流弊，在《西涯集》中，最为下乘，而津津标举，以其子为一字师，真可喷饭。兆先小慧薄行，所传其父子讥谑，有"柳巷花街秀才秀才，淫雨疾风相公相公"之语，较之瓜葛争棋，鹰犬改过，家庭纵弛，殆为甚焉。不料文正老牛舐犊之

爱，至于如此。兆先之夭，固山神童阁老自卖其儿耶？书此一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六月初五日

唐诗品汇　明高棅撰

高廷礼《唐诗品汇》，言七古以李太白为正宗，杜子美为大家，王摩诘、高达夫、李东川为名家。王阮亭非之，而以王摩诘、高达夫、李东川为正宗，李、杜为大家，岑嘉州以下为名家。然高以太白为正宗固非，王以三家当之，亦不然。三家自不过名家耳，此事总当推杜陵为正宗，太白为大家。阮亭平生嗜好稍偏，其于七古，才力亦所不逮，故集中无一佳篇也。谢在杭谓明诗远胜于宋，又谓宋人尚实学而明人多剽窃，故究竟不及宋，语固矛盾。然予谓明诗过于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岂仅及东坡哉！中叶之空同、大复，末季之大樽、松圆，皆宋人所未有。宋人自苏、黄、陆三家外，绝无能自立者。明人若青田、西涯、子业、君采、吕谷、子安、子循、沧溟、弇州、梦山、茂秦、子相、石仓、牧斋，皆卓然成家，即孟载之风华，亦高于昆体；中郎之隽趣，尚永于江湖。后代平情，无难取断，贵远贱近，徒以自欺。至于国朝，实鲜作者，渔洋七绝，直掩唐人，此体之余，仅为宋役。愚山五律，伽陵歌行，皆足名家，亦专一技。三君而外，则推竹垞、初白、太鸿耳。然竹垞瑜不胜瑕，初白雅不胜俗，太鸿颇多隽语，苦乏名篇，余子纷纷，慨无足数。文章有待，风会相因，方驾古人，或在来哲。昭代文至刘海峰、朱梅崖，诗至沈归愚、袁子才，可谓恶劣下魔矣。而近日文更有桐城末派，如陈用光、梅曾亮者，则以归、唐之藷苴，为其一唱三叹也。诗更有西江下流，如张际亮、朱琦者，则以王、李之臭腐为其三牲五鼎也。而大臣之好文，名士之能诗者，震矜以张门庭，依附以窃声价，于是文人则有某某以为由桐城溯史、班而一字不通矣；诗人则

有某某以为由西江溯杜、韩而一语不成矣。书种既绝，名家益多，外此者则又自居非复人类，耳目所及，指决鼻烟，车马所趋，军机西老，虽国有颜子，不复知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月十九日

南濠诗话　明都穆撰

都穆太仆《南濠诗话》，载杨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词》，云"上叟前致词，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词，寒暑每节宣；下叟前致词，百岁半单眠。"陈后山诗中一词亦此意，皆出于应玚。玚诗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助禾莠。往前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二叟前致词，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词，暮卧不复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云云。今俗传"量腹节所受"句为"晚饭少吃口"，按"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二语，出古诗。

韩诗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东坡谓公身坐磨蝎宫，而己命亦居是宫，盖磨蝎星纪之次为斗宿所缠。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显。高季迪命亦舍磨蝎，又与坡翁同生丙子，亦见《南濠诗话》。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八月初七日

梅村诗话　清吴伟业撰

夜阅吴梅村《诗话》，不盈一卷，皆纪明末人佚诗遗事者，摘录数则：

莱阳宋玫，号九青，年十九，登乙丑进士，官至户侍，以枚卜遇谴归，城陷不屈死。过南中有云："草迷三国树，水改六朝山。"尝曰：天下之山，未有不由水改者，其用意精刻如此。

华亭陈子龙字卧子，年二十，与临川艾千子论文不合，而斥之。其诗好推崇右丞，后又摹拟太白，而于少陵微有异同，要亦

倔强语，非由中也。余尝问曰：卿何诗为第一？卧子曰："苑内起山名万岁，阁中新戏号千秋"，此余中联得意语也。"祠官流涕松风路，回首长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犹带砺，断碑落日海云黄"，此余结法可诵者也。余赞赏久之。

临江杨廷麟字伯祥，别字机部，为文排宕峭刻，在韩、苏间；诗则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尝忆其《浑河诗》中联曰："春至军中草木冤"，亦奇句。机部后守赣州，隆武朝进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有诗十余首，多高浑深丽之作。《寄李尚书》云："朝同驿使向江楼，虎帐鱼文耀列侯，戎服昼消南浦雨，汉家云护北陵秋。崆峒山下看双节，天柱滩头领八州。今日传呼新仆射，临江依旧拥貂裘。"《丙戌元日》云："黄华岭外瑞云齐，白鹤洲前战马嘶。五道将军临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风斗帐降铜马，细雨戈船斗水犀。此日建昌(二字疑)应拜舞，近臣还解赋凫鹥。"又一首："朝元帐下领高班，稽首春风动百蛮。九叶云雷开万国，一时江汉拥三山。宫中胜帖盘龙出，仗里芳樽藉草颁。从此镐景传盛事，年年虎豹度天关。"《丙戌九日》云："河西猎火照高楼，五岭风光异昔游，木叶屯云寒戍晚，菊花宜雨汉宫秋。山城野幔开三市，江表轻裘署九州。且晚功成萸酿熟，凭君一笑旧田畴。"又次首但记其中联云："将军话啸多文史，群盗纵横半旧臣"，想见戎服赋诗，从容慷慨气象。

梅村诗取材六朝，树骨老杜，而熔铸香山、玉溪、飞卿、冬郎诸家，以自出面目，故一再读之，哀感顽艳，使人意消。余偏嗜之，常推为云门嫡嗣外一大宗。独其文集，殊多六朝骈俪中肤语，远不及诗。而杂著如《绥寇纪略》、《复社纪事》诸书，简洁有法，又未尝不能剪裁也。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三月二十日

静志居诗话　清朱彝尊撰

阅朱竹垞《静志居诗话》，此乃钱塘姚某即先生《明诗综》内

录出者,刊校不精,然殊便于省览,不特有明一代朝野人物,巨细毕见,而审定格律,别白体裁,无不精慎,巍然为诗教指南。又间附考据之学,自来谈艺家无此大观。予自辛亥夏,手钞几十之七,生平得诗法之正,实源于此,瓣香所在,不敢忘也。先生殊不满于后七子,沧溟、子相、明卿诸家,俱未免诋諆太过。选于鳞诗只七首。予尝见李、吴二家全集,固嫌芜陋,然佳处自不乏。即陈忠裕《皇明诗选》一编观之,沧溟七言律绝,本领卓然;宗吴亦尽存名什。竹垞至讥明卿为不知诗,抑何言之过欤。又言永嘉张萝峰深嫉文人,忮刻过于夏、严。然文忠立朝自有本末,其以议礼进,亦援经据典,具有识力,不得谓诡道进身。生平又服膺姚江之学,表章甚至,其同时八子之罹贬谪,多由桂文襄主之,竹垞乃挤之分宜之下,亦乖好恶之实矣。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二十八日

蠖斋诗话　矩斋杂记　清施闰章撰

阅施愚山《蠖斋诗话》及《矩斋杂记》。愚山读书不多,识议亦隘,然《诗话》论自来诗中用之字焉字哉字等优劣,及论少陵乐府太切尽,其《石壕吏》篇"老妇出门看",看字乃首字之误;又论诗固贵含蓄,然唐诗如崔护"昔年今日此门中"、刘禹锡"当年何事柳名桥"等绝,皆一直说下,绝无曲折蕴蓄,而自然入妙,皆知言也。《杂记》所载琐事,多可备劝惩。吾乡盛传紫洪山樵者,以夜闻土地神许以饲虎,遂先杀虎,仆神象,踞坐而化一事,亦见于此书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四日

柳亭诗话　清宋俊撰

终日阅宋俊《柳亭诗话》。俊,山阴人,国初诸生,著有《岸舫集》。诗学晚唐,颇有佳者。是时萧山毛西河方主越中风雅,

故俊诗颇似之。《诗话》引征群书，虽间伤细碎，然杂博均有可取。其论诗亦瑕瑜互见，大致得者为多也。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正月二十二日

西河诗话　　清毛奇龄撰

《西河诗话》云：杭州宝叔塔，《旧志》一谓僧宝所建塔，所叔形误；一谓钱王俶入觐，民建塔保之，呼保俶，叔俶声误；皆无据之言。考是塔甚古，《郡国志》云：宝石山上有七层宝塔，王僧孺称其巧绝人工，则其来旧矣。是塔以山得名，宝叔者宝石之误。山本多石，有巾石、甑石、落星石、缆船石，旧名山足曰石塔头是也。案宋董嗣杲《西湖百咏·保叔塔诗序》云：在巨石山上，又名石甑山。《郡国志》云：上有七层古塔，开宝中钱氏建寺，咸平中土僧永保入市募修，当坊俗人呼为保叔，以此名保叔塔。《方舆胜览》作保所塔，非董、毛所引《郡国》，不知何人所作？其文又有小异。董说杭人呼永保为保叔，颇近无稽；毛氏说甚古雅，而不知所据。又董氏《雷峰诗序》云：在显严院，开宝中钱氏妃建塔院，院侧有雷峰庵，郡人雷就故居。《塔记》：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事力未充，姑营七级。此山出黄皮木，以众山环绕，故名中峰，林和靖有《中峰行乐诗》。庆元元年，庵院始合为一。今止五级，塔身矮肥。而《西河诗话》云：南屏山前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吴越王妃建塔其上，本名回峰塔，俗作雷峰，以回雷声近致误，而淳祐、咸淳《旧志》造一雷姓者当之，可笑甚矣。又俗号黄皮墩。黄皮，王妃之讹。《志》云地植黄皮，误。案以地产黄皮木而号塔为黄皮，亦俚而无理。《十国春秋》云：吴越忠懿王有黄妃者，尝于南屏山雷峰显严院建塔，奉藏佛螺髻发，始以百丈十三层为率，寻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已又用形家言，止存五级，名黄妃塔；后以地产黄皮木，遂讹为黄皮塔，俗称雷峰塔焉。忠懿王有建黄妃塔《碑记》，其末有塔

曰黄妃之语;又引《净慈寺志》作黄妃塔,或作王妃塔,误。然碑文中但云宫监等合力所造,不言出妃。且吴越诸王自武肃母赵国太夫人水邱氏以下,皆止称夫人,惟忠懿元配孙太真于宋太祖时,由贤德顺睦夫人进封吴越国王妃,出于特典,时宰相尚以异姓无封妃故事争之。孙妃旋卒,其继配俞氏亦不封妃,黄氏何得有妃称?疑此碑记采自净慈寺,不足深据;抑或钱氏于国内皆僭称妃,亦不可知也。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十一日

带经堂诗话 清张宗柟辑

从德夫处借得《带经堂诗话》三十卷,乾隆间海盐张宗柟所辑。凡取渔洋说部诗话十三种,以及文集、诗选中凡例之论诗者,分为六十四类,依次排纂,间附识所引原书出处。国朝诗家,渔洋最得正法眼藏,商榷正伪,辨别淄渑,往往彻密味之中边,析芥子之毫发。至乎论古或歉读书,而语必平情,解多特识,虽取严生之悟,迥殊欧九之疏,大雅不群,庶几无愧。张君备为搜集,心力颇勤,亦可谓有功艺苑者矣。惟门类太多,或嫌琐杂;重文并录,又近赘疣,是其病也。(宗柟号含广。)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月十七日

王渔洋论诗,悟绝古今,尤善分别。其谓何水部诗:"薄云岩际出","孤舟浪中翻","初月波中上",佳句也。少陵用其语云:"薄云岩际宿",只改四字而便有伧气。温飞卿《古戍落黄叶》一首,高格也;其"鸡声茅店月"一联,便是俗调。又谓陈无己诗终落钝根。陈简斋之学杜,亦所未解。刘改之《龙州集》叫嚣排突,风雅扫地。东坡诗独七律不可学。南宋人小集中,以姜白石为第一。明末程孟阳之诗,娄子柔之文,李长蘅之画,足称三绝,竟陵钟退谷史怀,多独特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又谓刘桢之与陈思王,相

去不但斥鷃之与鲲鹏，而自来以曹刘并称，殆不可解。晋人阮嗣宗别为一派，左太冲、刘越石、郭景纯三公鼎足；二陆三张，概乏风骨。宋以谢康乐为冠，鲍明远高于颜延年。齐以谢玄晖独步一代，王元长辅之。梁以江淹、何逊两雄，任昉之诗，胜沈约远甚。又谓晋人陆、张辈惟景阳差胜。傅玄篇什最多而可录极少。（又谓《严沧浪诗话》云：黄初之后，惟阮公咏怀，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阮嗣宗、陶渊明后，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人之下。又云：颜不如鲍，鲍不如谢。与予意同。）唐人孟浩然诗未能免俗。储光羲诗多龙虎铅汞之气，田园樵牧诸篇，又迂阔不切事情。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剪裁。韩退之诗，可选者多，不可选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难。白乐天诗，可选者少，不可选者多，存其可者亦难。元、白二集，瑕瑜互见，持择须慎，初学人尤不可观之。《万楚五日观使诗》，最为恶劣，沧溟诗选取之，殊不可解。李卫公一代伟人，其《忆平泉》五言诸诗，较白乐天、刘梦得不啻过之。何大复歌行，如《听琴》、《猎图》、《送徐少参》、《津市》、《打鱼》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钱蒙叟诋沧溟拟古乐府，是也；并《东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则妄矣。凡此诸条，皆得正法眼藏，推较是非，不失锱黍。惟其极推梅都官诗，则予所未解。又称元人王逢《梧溪集》中，《宋高皇寿成殿汝甆觯引》、《孟郡王忠厚佩印歌》、《制置彭大雅玛瑙酒椀歌》诸篇，有一唱三叹之妙。予读之亦不知其佳处。

徐祯卿《在武昌作》云："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寒雨夜，独卧武昌城。重以桑梓感，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南征？"诗格固高而乏真旨。既云洞庭，又云潇湘，又云江汉，地名错出，尤为诗病。此所谓碔砆混玉，似是实非者。而渔洋极赏之，以谓千古绝调，非太白不能作。又举曹学佺《秦淮送别》一篇云："疏篱豆花雨，远水荻芦烟。忽弄月中笛，欲开江上船"，以为情致殆不减徐。二作蹊径迥殊，而石仓"忽弄月中笛"

十字，自然实妙，实非昌谷所能及，要其妙处，亦止到钱、郎耳。以拟王、孟境诣，尚相悬隔，遽能及太白耶？“渺渺太湖秋水阔，扁舟摇动碧琉璃。松陵不隔东南望，枫落寒塘露酒旗”，徐迪功《题扇绝句》也。“夹岸人家映柳条，元晖遗迹草萧萧，曾为一夜青山客，未得无情过板桥，”曹能始《林浦绝句》也。渔洋谓二绝可以相敌。予谓曹诗托寄萧寥，情韵独胜，徐诗不过吐属清丽耳。取相比拟，殆似不伦。渔洋谓郭祥正功父《青山集》，诗格不高，惟取其《原武城西看杏花》三绝句，余谓功父“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二语，刻状清妙，千古佳句也。吴炯《五总志》载其为半山一诗僧所訾，殆未必然。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十三日

拜经楼诗话　　清吴骞撰

阅海宁吴槎客（骞）《拜经楼诗话》四卷。槎客号兔床，乾隆末贡生，以经学名，此书论诗俱无所解，所采入诸诗，亦都不足取。而考证数条，多新确可据。如据《独醒杂志》，辨柳永墓在枣阳县之花山，而真州仙人掌地之有柳墓，为传闻之讹。杜工部诗云“一戎才汗马”，刘须溪以一戎为不成语。海盐胡宣子谓唐高宗有“一戎大定乐”。槎客更据梁元帝《答群下劝进令》有“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语，谓杜公有本。《容斋三笔》误据《张茂先诗》有“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之句，遂谓《礼·缁衣篇》引《诗》“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乃周任所作。槎客更据茂先诗上下文“责重因才轻，负乘为我戒”二语，及《文选》此诗李善注，引《论语》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语，谓《诗》意乃恐违周任陈力就列之戒，而容斋云云，乃不观上下文之过。元钱惟善以《七发》之曲江为即浙江，朱竹垞复以钱唐江干有广陵侯庙，赋诗证之。槎客更据《西湖游览志》，广陵侯乃宋陆圭，宣和中引兵攻方腊，败之，没而与其三女效灵江岸，淳祐中封为广

陵侯，赐庙号协顺，谓宋之神号，不得以证汉之疆域。（江容甫《述学》中《广陵曲江证》，言竹垞所据，以《七发》本篇有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子之场语，不知浙江乃越地，非吴地。春秋吴越交兵，皆在今苏州、嘉兴二府之境，内外传所称江，并吴江也。又力辨竹垞谓江都更名广陵在元狩三年之误，皆甚确。）白乐天母看花堕井事，按陈直斋《香山年谱》，引高彦休《唐阙史》所载甚详，谓今鲍氏知不足斋所刻《唐阙史》无此事，盖非全本。凡此类十余条，皆可传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十一日

北江诗话　清洪亮吉撰

阅洪氏《北江诗话》，凡六卷。稚存于诗本非专门，故所论多未确。其诗颇逞才气，涉风情，而时不免叫嚣浅直之病，故此编亦颇推崇袁、赵，至以陆放翁、查初白、赵瓯北三家七律并称；又时时自举其作，实皆不能工也。其仿钟嵘《诗品》，评同时自钱宗伯载、纪尚书昀、王方伯太岳以下至方外闺秀共一百三人之诗，据予所见者按之，亦多不合。然学有根柢，才悟绝群，如谓邯郸淳《曹娥碑》文笔平实，蔡中郎《郭有道碑》绝无异人处，盖东京文体之衰，此二碑又东汉之平平者，向日盛传，皆系耳食，为古人所欺。又谓有唐一代，诗文俱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小杜文有经济，诗有气势，分其所长，足了数子。又谓欧阳公善诗而不善评诗，所推苏子美、梅圣俞，皆非一代之才；自诩《庐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属中下。又谓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又谓皮、陆诗能写景物而无性情。又谓诗人所游览之地与诗境相肖者，惟大小谢。温、台诸山，雄奇深厚，大谢诗境似之；宣、歙诸山，清远绵渺，小谢诗境似之。又谓作家书最难，魏文帝《典论》引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常以此观亲戚朋友，其家书之简净明晰者，必善为文。所论皆具有卓识。又谓最爱明张梦晋一绝云：“隐隐江城玉漏催，

劝君且尽掌中杯，高楼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几回?”有思之惘惘尽而不尽之致。此尤极与予意合。

其标举近人之诗，如谓沈文悫《七夕悼亡》云：“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其全集中无过此二语者。吴门汪布衣绲诗曰：“斟酌桥西旧酒楼，楼中夜夜唱《梁州》，枣花帘外初圆月，一度销魂便白头。”以为不减张梦晋一绝。白门凌秀才霄《秦淮春涨诗》云：“春情从此如春水，傍着阑干日夜生”，写情可云独到。方上舍正澍诗云：“红豆楼窗悬小衫，年年一度忌辰开”，鬼气逼人。绩溪章炯(案当作洞，字酌亭，与凌次仲友善，见《校礼堂集》。)诗酷嗜昌谷，有神似者。如“娉婷儿女夜行役，漆灯照见双履迹，土花蚀面不分明，犹带生前小桃色。”年甫三十五卒，信为鬼才。管部郎学洛《雨中牡丹》诗云：“小窗灯影照无眠，檐漏声声欲曙天。更比落红还可惜，倚阑人不似当年。”可云丰神绝世。此等品题皆当。

其间记故事，如记一甲三人同时至八坐者，康熙癸丑状元韩菼为礼书，榜眼王鸿绪为户书，探花徐秉义为吏侍；乾隆乙丑状元钱维城为刑侍，榜眼庄存与为礼侍，探花王际华为户书，又皆直南书房。其鼎甲俱不利者，康熙丁丑状元李蟠以科场事流徙奉天，榜眼严虞淳以子弟中式降调，探花姜宸英以科场事牵涉，卒于请室；康熙癸未状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场事牵涉卒于非所，榜眼赵晋以辛卯江南主试贿赂狼藉伏法，探花钱名世以年羹尧党，世宗特书名教罪人四字赐之；乾隆乙未状元吴锡龄、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后未一年即卒，榜眼汪镛以胪传不到未受职，先罚奉，官编修几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殿试卷例以前十本进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尚书蕙田以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许以十二本进呈。至乙卯年恩科，大学士伯和珅以无佳策，止取八本呈览。今殿试传胪日鸿胪寺官立殿下唱第，引声甚长，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时始毕，盖古法也。宋

苏子容诗“把麻人众引声长”，苏子由诗亦云“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盖唐宋时宣麻制皆曼延其声如歌咏之状。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慎重之意。皆足以资掌故。

又一条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学士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其言足为藏书家定评。

又一条论糕字云，今人以糕字为俗，并附会云唐刘梦得作《九日》诗不敢用糕字，此说未确。《方言》糕谓之饵，《广雅》糕饵也，惟《说文》不收此字。然诗人所用字，岂能尽出《说文》耶？

又一条云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胜；秦淮泛舟，以丝竹沸耳胜；平山堂泛舟，以园林池馆胜；若西子湖、鉴湖，则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时时有之，又加以山水清华，洞壑奇妙，风云变化，烟雨迷离，觉可以娱心志悦耳目者，无逾此也。外如鸳鸯湖之百重杨柳，消夏湾之十里芙蕖，柳色花光，亦其次也。又云山阴镜湖之舟，船船皆画，则又令软红尘土中乡思倍深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六月初五日

湖海诗传　清王昶纂

阅王述庵司寇（昶）《湖海诗传》。此书去取颇为失当，予素

厌之，然所载《蒲褐山房诗话》，皆有资掌故。高庙六十年中，下逮仁庙之初，朝野文献，半赖以足征。其体裁全仿朱氏《静志居诗话》，几亦足与相亚。惟过尊沈归愚，谓为一代宗主，虽师门之谊，然述庵于诗固无所解，宜其见嗤识者耳。卷中江浙人十居八九，其时海内富乐，三吴尤繁盛，为裙屐所归。上而公卿，多投簪早退，优游山水；下至商贩，亦争羍金结客，投辖题襟，风流骀荡，饱享太平之福。乌乎，可为羡艳者已。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六日

阅《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此书于癸丑、壬戌岁评点两过，一归劫火，一为周叔云携去。述庵生极盛之世，又享大年，交遍寰中，国朝人物，是集已得大半。而拘守归愚诗法，短于鉴裁，故所选者往往肤庸平弱，腔拍徒存，求如明之青邱、二李大复、大樽，国初之牧斋、梅村，以及稍后之渔洋、愚山、伽陵、翁山，竟无一首。盖自海珊、樊榭、宝意外，无能成家，而自沃田、西庄、白华、兰雪、云伯外，并无堪节取。此固去取未精，而我朝诗学之衰，亦可概见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一月二十六日

诗巢香火证因 清沈复粲辑

阅沈霞西（复粲）所辑《诗巢香火证因》，始于唐之贺朝万、齐融，终于国朝道光时，共五百人。纪其官位著述多误，体例亦甚错杂，盖仅据府志、《越风》及《明诗综》等书，所见既隘，又不能考证，惟以钞撮了事，要不出书贾伎俩耳。霞西，寄凡之父也，颇以博学称越中，所著有《熙朝书家姓氏纂》二十一卷、《越中金石广记》八卷、《续别号录》十卷、《于越诗系》六十卷、《于越访碑录》一卷、《小云巢金石目》三卷、《甎文类聚》二卷、《汇刻帖目》四卷、《越帖》四卷、《笺纸小疏》十二卷、《刘子全书补遗》二十四卷、《沈氏古今人表》四卷、《霞西过眼录》八卷及《王门弟子渊原

录》、《徐文长遗事》、《娥江诗辑》、《大善寺志》、《河东君事实》等书。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初五日

听秋声馆词话　清丁绍仪撰

无锡丁绍仪杏舲寄阅所撰《听秋声馆词语》四册二十卷。丁君于词学用力颇深,此书所校正为万红友《词律》之误,朱氏《词综》、王氏《明词综》、《国朝词综》、陶凫乡《词综补遗》诸书之阙漏,及所载宋元别体,皆有裨倚声。其杂举古今,因人论世,亦近出之佳书也。丁君自言久官福建,所辑尚有《国朝词综补》六十卷,共一千二百余家;又其人存者,仿王氏例,汇为二集十二卷。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初三日

四六丛话　清孙梅辑

《四六丛话》,乾隆中乌程孙松友(梅)所辑,凡三十三卷,附《选诗丛话》一卷,捋集各家之说,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例也。胡元任(仔)亦居湖州,故以苕溪名书,其体本之阮闳体(阅)《诗话总龟》,而孙氏此书序例未尝及之。其论四六,推重欧、苏而薄徐、庾,其序以骈行之,亦不工,盖非深知此事者矣。(康熙时有归安人吴景旭,字旦生,著《历代诗话》八十卷,体例亦与此书相似。此书第三卷论骚,第四卷论赋,吴氏乙集六卷论楚词,丙集九卷论赋,而序例亦不引及吴氏。)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四月二十四日

楹联丛话　清梁章钜撰

阅梁章钜中丞《楹联丛话》中《胜迹》一门,载西湖花神庙联云: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又称

其像塑尽态极妍。予于壬子岁过之，室宇尽圮，仅余一堂，亦露处矣，而钗钿俨然，环列飞舞。杭人言已不及旧塑像，盖非中丞所见矣。此联亦无有。中丞又言，庙堂有月老祠，联云：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记》语。)是前生注定的莫错过姻缘(《琵琶记》语：案二语出《荆钗记》，梁氏以为《琵琶记》，误)今亦不见，月老像故在也。庙相传为李敏达公督浙时所建，自像其貌居中，而旁肖姬侍，(乾隆中有诏斥去李像，正其名为湖山之神，见《国史·名臣传》)蒋心余有诗讥之，然敏达政迹，至今浙人尸祝；又酷耆风雅，尤眷眷于西湖，为白、苏后所仅见。敏达故不知书，而能如是，人尤难之。即此一举，其风流气概，足以艳彻宇宙，令人想望不置也。中丞又载湖旁苏公祠集公诗为联云：泥上偶然留指爪，故乡无此好湖山。余去秋亦曾见此，集句至此，亦巧矣。又见苏小坟联集句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冲壁香车不再逢。藕香居茶肆楹联集苏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皆并足补此书所未备。(藕香居联语，《丛话》中已载之矣)至其他所载集句，如苏州沧浪亭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上系欧阳文忠句，下系苏子美句，皆沧浪亭本事。太仓昙阳观集昌黎、少陵诗云：云窗雾阁事恍惚，金支翠旗光有无。盖观祀明相国王文肃公女号昙阳子得道冲举。相传昙阳子以梦感宣城状子沈文节，病瘵亡，托辞仙去，文节亦旋夭殁。汤玉茗《牡丹亭》传奇即演其事，王弇州、汪伯玉文集中皆见之，真伪殆不可晓，故联语云云。金陵淮清桥门联集刘梦得、韦端己句云：淮水东边旧时月，金陵渡口去来潮。袁简斋随园楹帖集唐句云：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某氏水榭楹语集宋词云：波暖尘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上四字玉田句，下两句白石词也。)醉轻梦短，在灯前欹枕，雨外熏炉。(上四字毛泽民句，下两句梦窗词也。)撰句如亡名氏虎邱花神庙云：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二十四番风信，吹香七里山塘。王梦楼扬州府署客厅云：上客尽知

名，杜牧诗才，鲍照赋手；前贤有遗韵，魏公芍药，永叔荷花。李松云中丞莫愁湖水阁云：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徐青藤蝙矶孙夫人祠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近时杨庆琛题云：空江蘋藻祠灵泽，故国松楸梦惠陵。亡名氏黄鹤楼云：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尊，看州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俱足资吟讽。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七月初九日

4. 词　曲　类

(1) 词集

白石道人集　　宋姜夔撰

夜寒甚，坐床头拥衾藋烛看《白石道人诗》，清绝如啖冰雪也。白石以词名当家，律吕甚谐，不失分寸，而语意疏拙。其盛传者《暗香》、《疏影》二词，读之似幽咽可听，而情味索然，又多率句，予尝谓可与张玉田《春水词》并置不论。予初学倚声，颇似白石，人亦多以相拟，十年来屏不一观矣。然其诗颇可诵，《江湖小集》中之最佳者。五七古殊飘飘有逸气，所谓语带烟霞者也。律体则殊不足观，盖排比声韵，固非所能耳。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二十四日

草窗词　　宋周密撰

阅周公谨《草窗词》。南宋之末，终推草窗、梦窗两家，为此事眉目，非碧山、竹屋辈所可颉颃。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六月初二日

赤城词 宋陈克撰

阅陈子高词。子高名克，临海人，著有《赤城词》一卷。中如《浣溪沙》云："浅画香膏拂紫绵，牡丹花重翠云偏，手挼梅子燕郎肩。病起心情终是怯，困来模样不禁怜，旋移针线小姑前。"《谒金门》云："花满院，飞去飞来双燕。红雨入帘寒不卷，晓屏山六扇。翠袖玉笙凄断，脉脉两蛾愁浅。消息不知郎近远，一春长梦见。"《菩萨蛮》云："绿芜墙绕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蝴蝶上阶飞，风帘自在垂。玉钩双语燕，宝甃杨花转，几处簸钱声，绿窗春梦轻。"又句如"薄衣团扇绕阶行，曲槛幽树，看得绿成阴"。(《临江仙》)"帘额好风低燕子，窗油晴日打蜂儿"。(《摊破浣溪沙》)"檀炷绕窗灯背壁，画檐残雨滴"。(《谒金门》)"帘外落花飞不得，东风无气力"。(又)"鲤鱼不寄江南信，绿尽菖蒲春水深"。(《鹧鸪天》)"梨花院落黄茅店，绣被春寒此夜同"。(又)"月胧胧，一树梨花细雨中"。(《豆叶黄》)皆清绮婉约，直接花间，在北宋诸家中，可与永叔、子野抗行一代，虽所传不多，吾浙称此事者，莫之先矣。

浙之词人，两宋为盛，然仁、英以前无闻。自元丰、熙宁间，山阴贺方回铸、慈溪舒信道亶，始驰声南北。至钱唐周美成邦彦出，而《片玉》一集，遂为天下所宗。南渡以后，则山阴陆务观游、高宾王观国、永嘉卢申之祖皋、四明吴君特文英、陈君衡允平、会稽王圣与沂孙，蔚然代起。梦窗、碧山，既为眉目；放翁、竹屋，骖驔后先。而同时史邦卿达祖、张叔夏炎、周公谨密，虽或称汴人，或称秦人、齐人，顾梅溪久居鄞，玉田、草窗皆世居杭，实皆为浙产。是南宋百余年中所号词中大家者，惟辛幼安为历城人，姜尧章为鄱阳人，余皆浙人耳。予尝论词固莫富于南宋，律亦日密，然语芜意浅，俚鄙百出，此事遂成恶道。盖《金荃》、《兰畹》之旨，固荡焉尽失，即小山、六一、淮海、安陆诸公之风神格韵，亦无复存者。嗣后延元及明，吃菜事魔，乐府几绝于

世。周叔子谓南宋骫骳之习，实清真开之，是则艺苑之公言，诚不能为乡曲讳也。盖其先若耆卿之图俚，介甫之粗劣，山谷之率硬，皆为南宋人权舆。而晁无咎、晁具茨、叶石林等，接续其间，向伯恭、陈了斋尤为庸恶，皆以重名参会南北之际，正声日替，群妖毕呈。清真喜用滞字沓语，后进效之，遂成风俗。就中作者，惟稼轩最为清矫，不锢所溺，而石帚名最盛，业最下，实群魔之首出者。以我浙而论，当首推赤城，次推庆湖。清真分别观之，所传名什，要自无愧作手。梅溪、碧山、梦窗、草窗亦皆有佳处，惟不宜学其累句以为当家，剟其拙字以为宗法，甘图僿以为沈著，习粗疏以为大方，则得失在人，鉴裁由我，博观约取，夫复何伤？放翁词格，殊清快近稼轩。竹屋痴语，日湖渔唱，朴野之音，二家相似，虽间有佳唱，存而不论可矣。呜呼，今世填词家，方奉白石、老仙为周、孔，见予此论，有不骇而却走者哉。

近日吴中填词名辈，若戈顺卿、沈闰生等，皆以《白石词》为金科玉律，斤斤于一字半字之辨，以为乐府正声，赖此不坠。夫大晟久亡，宫音不正，诸人生千百年后，徒墨守其去上之字，咀含其重墆之音，不计工拙清浊，以为概可被之管弦，亦可谓至愚极陋者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四月初六日

纳兰词　清纳兰性德撰

摘录成容若（德）《纳兰词》。

容若为纳兰太傅明珠之子，少年侍卫禁廷，好学能文，与国初诸名士相角逐，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多说经之书，而词特传，华峰顾贞观首刻之，其后杨蓉裳又为续刊，所谓《饮水》、《侧帽》□□□恒不得见，所见者《昭代词选》及《词综》所载数阕耳，幽情侧艳，心焉系之。去年秋季贶（周星贻）自禾中归，以全帙示余，盖娄东汪氏所刻本，共三百二十三阕，殆搜辑无遗矣。今摘

其尤者于此。[1]余尝论作词之道，固另有一种婉丽软媚之致，必性情近者始足语此，然亦须书卷富才力厚，草堂骫骳，元明浅陋，岂彼之人皆性情拙欤！国朝谭词推朱、陈两家。伽陵病在熟，竹垞病在陈，顾伽陵胜于竹垞者，笔意灵也。余子不足数。求与伽陵鼎峙者，其容若及金风亭长乎！

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余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予尔时实能辨他人之工拙，而未能辨己所作之工拙，盖所悟者在下笔之先，而思力俱未至也。自记。）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屯田近俗，稼轩近霸，而两家佳处，均契渊微。本朝董文友小令最佳，惜不见其集。次则厉樊榭，真宋人滴髓，而太近白石、草窗，兰荃遗韵，夐乎邈矣！纳兰词在当日为伽陵□□□□□徐菊庄、吴薗次辈皆推许之，今则鲜有举其姓氏者。其词弦弦掩抑，令人不欢，洵有如顾梁汾所谓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者，然根柢太浅，每露底蕴，长调犹时若不醇，此不读书之故。徐健庵、韩慕庐作容若墓志，言其所作多于扈跸侍猎时得之，容或然也。余尝见其所著《渌水亭杂识》，固不见佳，而词独哀怨骚屑。以承平贵公子，而憔悴忧伤，常若不可终日，虽性情有独至，亦年命不永之征也。

大约词与诗之别，诗必意余于言，词则言余于意，往往申衍□□□□□□□以盛气包举之，词则不得游移一字，故异曲同工。词之小令，犹诗中五绝七绝，须天机凑泊，不著一字；以字句新隽见奇者，次也。或以小令为易工，是犹作七绝者，但观摹晚唐南宋诸家，而不知有龙标、太白也。长调须流宕而不剽，雄厚而不竞。清真未免剽，稼轩未免竞，东坡则或上类于诗，或下流

---

[1] 按：共摘录六十阕。

于曲，故足以鼓吹骚雅者鲜已。伽陵词如丝竹送迭奏广场繁响中时作渊渊金石声，纳兰词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近来汴人周誉芬《东沤词》则如儿女子花前月下，喁喁私语，温丽闻芗泽，故虽未能尽两家之长，而实为两家所未有也。余词非叔子所服，顾尝自谓如松竹间语，清婉无响，（此实未见得，尔时所作，殊鲜悟入处，自记。）不肯一语同《东沤》，而心实喜之。或有讥其不醇者，虽未必知言，然能再加洗伐，则五代两宋无人矣。因论容若词及之。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九月初十日

终日无事，去年定子太史以成容若《纳兰词》属评点，久庋不还，今日既暇，因为加墨一过。容若词，天分殊胜而学力甚歉。予于乙卯秋曾选其佳者录之，时于此事犹未深入，故别择尚疏。其词长调殊鲜合作，小令中令，多得钟隐、淮海之悟。如"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刚与病相宜，琐窗重绣衣"。"没个音书，尽日东风上绿除"。"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烟丝欲袅，露光凝泫，春在桃花"。"满地梨花似去年，却多了廉纤雨"。"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闲看燕子双雏飞"。"一般心事，两样愁情，犹记碧桃影里誓三生"。"画船人似月，细雨落杨花"。"帘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甚日还来，同领略夜雨空阶滋味"。"一钩残照，半帘微絮，总是恼人时"。皆清灵婉约，诵之使人之意也消。故所作不及伽陵、竹垞之半，才力亦相去远甚，而汔今谈艺家与朱、陈并称，繇其独契性灵，冥臻上乘，亦非二家所能及也。此本为道光丁酉岁镇洋汪元治所刻，合《饮水》、《侧帽》二集，又搜其遗賸，共得三百二十三阕，所作大约已备。惜校雠不精，又指其《琵琶仙·秋水》等调为自度曲，盖全不知

此事者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十八日

冬青馆古宫词　　清张鉴撰

阅乌程张秋水(鉴)《冬青馆古宫词》。凡三百首,自为之注,亦伯寅尚书所刻也。诗杂咏自春秋迄明代,不能甚工。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五月十五日

瓶隐山房词　　清黄曾撰

阅钱塘黄菊人(曾)《瓶隐山房词》。菊人道光时举人。官直隶知县。词共八卷,律细音谐,致严去上平入之辨,而吐属名隽,用字极新,远出同时黄韵珊、姚梅伯、张海门之上,可与沈闰生、周稚圭相骖骥也。卷首有自述凡例十二则,论声律颇详。其谓填词须试难调,故所作颇多,然终为调所窘,鲜有佳构。又谓怀古宜雄浑,然集中以金粉之作为工,若登临凭吊,则非其所长。盖根柢太浅,蕴蓄不厚,故于比兴之指,寄托之思,亦均不逮焉。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二十八日

金梁梦月词　　**怀梦词**　　清周之琦撰

阅祥符周稚圭中丞(之琦)《金梁梦月词》两卷,又《怀梦词》一卷,缠绵谐婉,深入南宋大家之室。《金梁梦月词》自题自嘉庆壬申至道光辛巳十年中所作,皆其官京师时与屠琴坞倬、钱衎石仪吉、刘芙初嗣绾及吾乡布衣陈小云致熯等相唱和,共百五十四首。《怀梦词》皆其为浙臬时悼亡之作,共四十五首,时为道光乙丑,其词凄丽妍约,情不自胜,令人诵之回肠结气,几欲掩过纳兰容若。昔人谓《饮水词》过于哀抑,决其不寿,若中丞者,富贵寿考,又将何说耶? 是集刻于杭州,写椠精绝,惜今不多觏耳。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初八日

清梦庵二白词　清沈传桂撰

阅《清梦庵二白词》，长洲沈传桂隐之著，隐之一字闰生，道光吴中七子之一。其词分五种，曰《莺天笛夜新声》，曰《今雪雅余》，曰《兰骚賸谱》，曰《小临卬琴弄》，曰《霏玉集》。每种皆有小引，其总目下有短序，皆骈语，极幽隽之致。所作长调为多，严于阴阳去上之辨，研求律吕。与其曹耦戈顺卿称同志，而辞情妍雅，寄托清深，迥非顺卿俚率槎枒所堪并语。《小临卬琴弄》，皆闲情之作，盖仿朱竹垞之《静志居琴趣》；《霏玉集》皆集词中成句，亦仿竹垞之《蕃锦》。前有吴嘉淦序及闰生自序，亦皆集词句，又仿黄唐堂之《香屑集序》也。词都为一册，前有潘功甫、董翰卿(国华)、蒋子于(志凝)三序文，皆小品可观。(闰生著有《东云草堂诗文集》、《匏叶斋诗稿》，已毁于兵火，此集为重刻本。)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十九日

拙宜园集　清黄宪清撰

阅黄韵珊大令(宪清)《拙宜园集》词。大令以词名江浙近三十年。余顷在省垣，季贶(周星贻)达大令意，谓少留将见访，余以事匆匆归，卒未得大令词读之。今日莲士以一帙出视，谓尚不及周叔云(誉芬)之《东沤词》。余谓其词固多平易近素，然律切深秀，固所谓词人之词也，于词中为当家。《东沤词》从诗入，故云气拂拂然，是诗人之词，此中固不可优劣，亦不可不知。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初三日

(2) 词谱词韵

词林正韵　清戈载撰

卧阅戈顺卿《词林正韵》，前有《发凡》一卷。顺卿自以专力

于词，能辨别宫商，较量分寸，其实不过奉白石、玉田之词为金科玉律，妄言律吕，不识乌焉，一村学究之见解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四月初三日

词律拾遗　清徐本立纂

《词律拾遗》四册，今人德清徐本立诚庵所纂，前有俞荫甫序，共八卷，以拾万红友之遗也。卷一至卷六为补调及补体，补万书未收之调、未备之体也，凡补一百六十五调四百九十五体。卷七卷八为补注，订万注之未尽也。缀辑考证，俱有据依。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七月十六日

(3) 南北曲

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

病渐愈能起，看书数行，便苦心目不继。因检汤若士《牡丹亭》阅之。临川此书，全是楚骚支流余裔，不得以寻常曲子视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二月十六日

燕子笺　明阮大铖撰

得《燕子笺》一册，大字旧纸，尚是百子山樵原刻也。直六千，上下卷各有图六幅，极精妙。首标雪韵堂批点。圆海于曲为专家，非玉茗、青藤文人寄兴者比。南都草创，蜗角经年，玉树后庭，以此为师涓之乐，故其书转因凶德参会，足为鉴戒而传。予旧有小本，为周素生借去，此亦甚难得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三日

夜阅《燕子笺》。大铖柄用南都时，尝衣素蟒服誓师江上，观者以为梨园变相。然此曲情事宛转，辞旨清妙，殊似读书人吐属。予于戊申之秋观之甚熟，时年二十岁耳，今日观之，历历

如昨日事，而所读之《四书》诸经，则往往迷其句读，郑声艳曲，入人之深，固如是也。其《春灯谜》予亦于癸丑春从王孟调借观之，其事极曲折，而曲文简略，远不及矣。

正月二十八日

桃花扇 清孔尚任撰

夜与叔畇珊士共阅《桃花扇》院本。幼時甚喜此书，谓出《长生殿》之上，今日观之，拙劣殊甚。《访翠》、《眠香》、《寄扇》、《观画》四出最名于代，《访翠》、《观画》虽稍有色泽，亦未当行，余则粗硬浅陋，不足寓目。又多拗句涩调。东塘北人不知平仄，往往有甚可笑者。爨演科白，尤多可厌，事迹亦殊失实。传奇固不碍与史相出入，大节目亦不可不依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三日

长生殿 清洪昇撰

洪稗畦《长生殿传奇》爨演科白，俱元曲当家，词亦曲折尽情，首尾完密，点染不俗，国朝人乐府惟此与《桃花扇》足以并立；其风旨皆有关治乱，足与史事相裨，非小技也。《桃花扇》曲白中时寓特笔，包慎伯能知之而未尽。其序及评语皆东塘自为之，不过借侯朝宗为楔子，以传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于朝宗也。其于史道邻、黄虎侯虽写其忠，而皆不满。故于史之《解哄》、《哭师》，皆极形其才短；于黄口中时及田雄，明其养贼而不知。高杰、左良玉人并不足言，而杰之死最可惜，良玉之死实非叛，两人皆南都兴亡所系，写之极得分寸。马、阮之恶极矣，然非降我朝而致死，夏氏《幸存录》之言非妄，故全谢山《外集》亦辨之，非开脱巨奸也。东塘传其死亦核，且深得稗官家法。惟言袁临侯之从左起兵，以黄澍为末色，以郑妥娘为丑色，皆未满人意，然传奇亦不得不然耳。《长生殿》寄托尤深，未易

一二言之。吴梅村《读史有感八首》，其二云："重璧台前八骏蹄，歌残黄竹日轮西，君王纵有长生术，忍向瑶池不并栖。"其三云："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恩深未敢前，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其八云："铜雀空施六尺床，玉鱼银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皆与《长生殿传奇》同意。至梅村《古意六首》，其一云："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那得恨长门。"其二云："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其四云："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其五云："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约，此去惟应礼玉真。"又《仿唐人本事诗》，其一云："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所指皆别是一事，盖孝陵末年有被选入宫、未得幸而遭国恤者，味其诗意，似当日栋鄂贵妃（即追谥为孝端敬皇后者。梅村《清凉山赞佛诗》所谓"可怜千里草"，盖本董姓改为栋鄂氏，犹佟佳本佟章，佳本张也。）宠冠昭阳，故天眷虽深，而贯鱼未逮。《长生殿》中有《絮阁》一出，亦其微意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三日

院本四种　　清尤侗撰

阅尤西堂院本四种，甚恶之，尤不耐其所谓《钧天乐》者。人生升黜有命，亦何足恨，即伏猎入省，曳白登科，皆非意外事；乃必刻画无盐，穷极形相，夫亦谁不知之而烦丰干饶舌耶？其间浅陋可笑处，尤不胜指驳。西堂人品，余素薄之。其初注名社籍，驰骛声气，全不为根底之学。及鼎革时叫嚣诅骂，一以俳谐芜鄙之词，寓其假饰忠孝之意，迹其所著，似非怀沙抱石，即披发入山矣。未几而列仕籍，膺征车，终以真才子老名士之煌煌天语，炫耀邻里。立身若是，无怪其文章之浮薄也。余幼时

阅其诗，已不喜之；然颇喜观其曲。频年落第，郁伊易感，亦喜其刘四骂人浇自己磊块矣。乃今日复之，至不能终卷，殊足征迩来心地中进境也。然亦陋矣！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四月十二日

帝女花传奇　清黄燮清撰

阅海盐黄韵珊孝廉所作传奇杂剧。韵珊以诗曲名江浙间，其中如《茂陵弦》、《桃溪雪》，亦尽有佳者，（余若《鸳鸯镜》、《凌波影》等，皆拙劣不足观。《桃溪雪》传国初永嘉徐烈妇吴绛雪于耿逆之难完城死节事，有关名教之文，其词亦颇有工者。《茂陵弦》传相如文君事，佳处已寥寥矣。）《帝女花》传思陵长平公主事，事本独绝千古，而曲反不足相称；间有隽语，亦未能哀感顽艳。其以周介生作嘉定伯之子，尤可骇怪。以为故意弄奇耶？则传奇虽小道，亦不应打诨如是；况事关易代名义之重，尤不宜颠倒耳目。以为不知而误耶？则金沙名士，竟作吴门牛医儿，真堪喷饭。又出中出四伪官，为魏学濂、张缙彦、□□□及介生。魏以忠臣之子，孝子之弟，屈意俯从，思所以报，继未得逞，遂以死节，诸书载其事甚明。而韵珊偶据所见，入之逆案，嗣知其非，乃刊板易以朱纯臣。夫纯臣乃宗室世公，其事当与李国桢、魏藻德、陈演辈为一类，不应入张、周诸词臣列也。不学之弊，乃至于此，宜世之嗤鄙填词家为浪子生活乎！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

75 种(78 册) 定价:683.10 元

传统文化书系 22 种(14 册)136.00 元

1 文史通义 12.00
2 晏子春秋 4.40
3 书林清话 附:书林余话 12.60
4 唐才子传 6.30
5 古今注·中华古今注·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刊误·苏氏演义·兼明书 12.50
6 古今岁时杂咏(2 册) 24.00
7 竹汀先生日记钞(附八喜斋随笔)·钮非石日记·曝书杂记·前尘梦影录·破铁网 9.80
8 困学纪闻 14.90
9 兰皋明词汇选 附:兰皋诗余近选 10.80
10 法书要录 8.30
11 东潜文稿 4.70
12 南村辍耕录(2 册) 15.70

近世文化书系 27 种(36 册)319.10 元

1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3.50
2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11.40
3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 10.40
4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2 册) 14.70
5 高　阳:高阳说诗 9.30
6 废　名:论新诗及其他 9.30
7 杨联陞:国史探微 11.60
8 夏志清:人的文学 7.70
9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9.00
10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2 册) 15.30
11 张伯驹:春游纪梦 12.00
12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2 册) 29.00
13 孟　森:心史丛刊 8.70
14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2 册) 20.00
15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 10.00
16 张荫麟:中国史纲 8.70
1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3 册) 34.40
18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9.50

19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5.00

20 钟 泰:中国哲学史(2册) 13.80

21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6.20

22 曾昭抡:缅边日记 4.10

23 夏济安:夏济安日记 8.70

24 董 康:书舶庸谭 5.70

25 郑 骞:永嘉室杂文 9.80

26 严耕望:治史三书 11.70

27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3册) 19.60

外国文化书系 26 种(28 册)228.00 元

1 莫扎特:自画像与自白——莫扎特书信选 10.10

2 阿罗频多:瑜珈的基础 3.50

3 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 8.60

4 奥威尔:一九八四 11.10

5 威廉·魏施德: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12.60

6 梅花鹿——普里希文散文集 5.90

7 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 9.80

8 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 5.60

9 塞居尔:一头驴子的回忆录 7.40

10 狄克森、司麦斯:短篇小说写作指南 10.80

11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布尔加科夫散文集 5.40

12 魏列萨耶夫: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3.80

13 狱中家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 5.70

14 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王尔德的两出喜剧 7.80

15 高士密、薛礼登:屈身求爱与造谣学校 8.00

16 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 10.20

17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4.80

18 村中三日——列·托尔斯泰散文集 7.60

19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 11.30

20 柏拉图《对话》七篇 10.20

21 利希滕贝格:格言集 9.20

22 茨威格: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 5.70

23 基思·萨嘉:被禁止的作家——D.H. 劳伦斯传 11.70

24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 8.30

25 F. 达尔文:达尔文生平(2册) 17.90

26 绳在细处断(2册)——屠格涅夫戏剧集 15.00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7-5382-5937-6/Z·150
定价：53.00元（共六册）